

東洲初稿序



古文自尚書周禮儀禮記
論語繫易辭皆大聖人之
作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是後有莊子篇章次第跌
宕豪放亦文也然背於道



所貴於道者得於心而通
於政也可以制作可以施
措若孟子七篇其論身心
之學教養之政皆畫一法
鑿鑿乎其可試然以制器
有未備焉固不得當作著

之聖而列諸經歟夫以孟
子之文而猶有未備下此
可知已唐韓子以文起八
代之衰因而適於道史臣
推尊以配孟氏豈獨以其
文哉觀其忠犯人主之怒

勇奪三軍之帥類非尋常
文墨者所能也吾同年夏
君子中因言事與余同南
還舟中日久示以東洲初
稿凡若干卷閱之旬月驚
曰富哉無物之不有也竒

哉有物之難窮也其贈送
賦述絕時俗空言不類而
奏疏狀議綽綽乎通于政
也非有得於道者邪所論
邵子皇極縱橫布置不出
八卦起首蓋知象數也余

嘗憎邵之學蔽以夏君之
明惟取陰陽爻畫求之則
所以制作所以施措可一
吐於文矣矧茲行也有玩
心高明之地哉于中於芬
道德事功相期之至者因

初稿謹書此以俟其終

正德十四年六月下弦日

賜進士及第承務郎福建

市舶提舉司副提舉前

翰林院

國史脩撰進賢梓谿舒芬

書于錢塘舟次



跋夏東湖南浦詞

去歲鑄甲申予與涇野

呂仲木以濠梁下轄中

有示倡和東湖復于中

道而讀之因出正德己卯

秋中法帖以相示予讀之

即日始畢卷因書其後
均之曰程奪吾子中許國
之勇也許國勇故憂世
切視天下之事為家人
米鹽新水罔不預定而
於

重躬之漸多父母疾病
皇之求湯藥進之雖受
撻被逐泚死而無悔蓋
天性也較恍然思為子
時而規摹素定如此曾
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

而道遠夫舉天地之與
象者金而補之不以為
矣矣鈔我武者不搖
撼至死而不變此天下
之大勇其孰能之于中
古貴言也其尚日致

焉予雖孱弱尚以蘭
菊子以送君之後君其
何以恤我乎安能郵守
善之



東泐子者有宗國天下之志
而學術才力稱之凌其文
可志也其門人輯其和業而
傳之夫文有存而有用也
者信可傳已哉吾見吾東
泐子之進未見其止他日惡



業所就愛為如印而其所
可傳者物此也哉

正真歲己卯重九日友生

萬潮跋



南歸錄序

十二年東游夏子服且闕未行
或語曰先生其有待乎曰是
何言也學古入官吾何敢忘吾
君已守焉

詔趣請賜告者宿嗣下明年春
遂行於是

天子方以特色夏意測理以目見

於文未幾

詔西征朔野惶惑入跡諫不能又
明年

詔南巡民苦勞卒疲舟車待祭
宗儲潘伯觀張言涕騰東海子
奮曰此後不言何以爲臣子遂奏
曰臣已勝謹言功忽於垂成倖
不可再恃云七東南之禍不獨

淮西然之憂近在楚車穀矧

廟祀之盛位不可以久虛

聖母之孝哀不可以恒曠

宮壺之孕祥不可以不早圖機務

之繁重不可以盡委又言師臣

之號生覬覦之階家將之昵忘

戒虜之患若以為

成命不渝巡遊七考度臣實不知其

死所矣跡入

天子不震也群小者從而擠之

詔係獄辭問時諫者百數十人東
沙子與舒太史國書表黃武選
部伯固實倡其議遂自考功
員外部放歸南城及淮陰寧
城潘公果作從建陽取道以歸
我自草跡訖於是卓馬不亂

又禮見於文其門人輯其書
傳之題曰南歸錄諸凡為南歸
作者皆附焉於戲孔子曰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其在我乎東沙
子不希於是欬至其少時事敢
言簡切多顧忌感懷寓物忠
厚多然言是則在東沙子者東
沙子其偶於也哉觀是錄善可

晴矣

天子幸留都方舉群臣以銷惡
運迎星吉候孰謂如東海子者得
久處田間哉推以為行放以為辭
優哉游哉予日望之

正德十五年二月望友生金
碧曾漢序



業所就憂當如印而其所以
可傳者獨此也哉

正嘉歲己卯重九日友生
萬潮跋



南歸錄序

十二年東泐夏子服且闕未行
或語曰先生其有待乎曰是
何言也學古入官吾何敢忘吾
君民乎

詔趣諸賜告者詔嗣下明年志
遂行於是

天子方以狩色憂烹測謹以見



於文未幾

詔西征朔野惶惑入跡諫不睦又

明年

詔南巡及警方卒瘦舟車待祭

宗儲潘伺窺詠言沸騰東海子
奮曰此復不言何以爲臣子適奏
曰臣良勝謹言功忽於垂成傳
不可再待方々東南之禍不獨

淮西然之夏夏近在犖輟刻

廟祀之靈位不可以久虛

聖母之孝卷不可以恒曠

宮壺之孕祥不可以不早圖機務

之繁重不可以不委委又言師臣

之難生覬覦之階家將之既忘

戎虜之患若以爲

成命不渝巡遊七考度臣實不知其

死而矣跡入

天子不養也群小者從而播之

詔係獄辭問時諫者百數十人
東澍子與舒太史國表黃武選
部伯固實倡其議遂自考功
負外郎放歸布城及淮陰寧
以潘安果作從建陽取道以歸
此自草跡訖於是卓馬不亂

又漢見於文其門人輯其家言
傳之題曰有歸錄諸凡為有歸
作者皆附焉於戲孔子曰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其在我乎東澍
子不希於是欤至其當事敢
言簡切多顧忌感懷宗物忠
厚多然言是則在東澍子者東
澍子其偶哉也哉觀是錄善可

詰矣々

天子幸留都方舉群臣來以銷惡
運迎善候孰謂如東沙子土有得
久傷田間哉推以為行放以為辭
優哉游哉予日也之

正嘉十五年二月也友生金
路曾漢序

東洲初稿卷之一

雜著

砥柱賦

稽古先生方與中州君論砥柱為天下奇勝東觀
子西遊子揆所見而造焉稽古先生謂中州君曰
夫二子以遊觀名何大觀乎何遠遊乎試叩其素
於砥柱何如東觀子曰予嘗慕渤海之勝也而往
觀之刺柱為舟刺蘭為楫放乎中流與風疾徐隨
波上下惟適所如四顧無垠萬象入目水蒸醴醜
天光倒浸蛟妖蜃怪驚側鯨駭為洞為崖為樓為

門人滇池羅江編



東洲初稿卷之一

門人滇池羅江編

雜著

砥柱賦

稽古先生方與中州君論砥柱為天下奇勝東觀
 子西遊子挾所見而造焉稽古先生謂中州君曰
 夫二子以遊觀名何大觀乎何遠遊乎試叩其素
 於砥柱何如東觀子曰予嘗慕渤海之勝也而往
 觀之剡桂為舟剡蘭為楫放乎中流與風疾徐隨
 波上下惟適所如四顧無垠萬象入目水蒸釀魄
 天光倒浸蛟妖蜃恠鰲側鯨駭為洞為崖為樓為



東洲初稿卷一
一
臺若釣天王都宛然在眉睫而不可以階雖瞻掉
神痺瞑目尸坐中望隱隱蟻浮不置停梗泛槎休一
楫可到是曰三島方丈瀛洲蓬萊未掃曰井曰竈
丹黍未老琪樹交花賦爾瑤草有鹿斯迎有猿斯
導玉簫寶瑟惟鳴所好童服清爽鵠侍有道鬚髮
如畫頰渥如赭羽衣霓裳燕越黛冶鳥寫鳳騎雲
車鶴駕安期羨門王喬赤松不約而來錯雜廡下
於是知神仙果出於塵想而秦皇漢武所以慕而
求之也西遊子曰子之觀其盡是也蹈危犯險以
究荒忽茫昧吾弗為者而敢望於砥柱也耶吾嘗
以山自西來天地有判恣一蹇之力一僕之幹是

陟大華而俯視於長安終南為表牛首在冠
林扼藍田漆經于東沮纏于西千里沃野陸海奚
疑周卜協吉鎬都曰宜歷秦與漢自唐及隋相禪
于茲獸墮鳥棲惟智攸墜狂或舍之廟曰既黍社
曰既屋搖搖遠思動罔不觸而遺構故築遺風餘
俗紛華競奢猶有存者有蘭其阜有椒其丘披香
蕙草噴氣芷洲明庭深宮別殿離寢翼尊崇塔梗
榭其材丹堊其顏紋殺疏綺金玉其班曲閣迴廊
飛甍雕闌周遭其間絕壁粉光殘流膩香荷屋葺
房繚以芬芳朝可過日夕可延明冬毳氍夏浴
其冰因人之勝而奪天之靈彼甘泉建章長樂未

東坡志林卷一
一
央翠微大明阿房華清與夫石渠金馬天祿麒麟
之名入煙光而麗繁星每怪夫班生未辯張子短
才相如社牧不足以盡上林之奇哉吾思得周遊
其間將置海島於度外矣中州君曰神仙有無愚
者惑焉富貴餘物知者不道二子將不能上下矣
顧予不翺遊不騁觀舉目而望真意在穎是砥柱
之壯將吞二子所見於曾中而不妄二子白有是
哉中州君曰藐躬之降在洛之陽天地所會陰陽
所藏嵩丘隆居伊纏中貫百爾鳩孕莫之具狀試
舉巨麗之殊絕者而與子講夫柱之在中流也
非逾渤高不逮華以為金部火不可治以為石

溜不可瀉惟孤撐於寥穹而混碧於長空想像其
巔摩天之連續錯其趾奠河之底岍岐犄之太行
比之雷首壺口析城王屋以輔以翼以引以縮若
振紫驅馳御主於僕遠應近瞻順氣使虜可怒可
訾而莫違其所至若揮雲遯雨擊霧祛霞宿月落
星風颺號下晴空濛濛惟幕可架朝隳未斷削出
嵯呀欺雪山眇冰谷下視巫峽之非險而鐵崖之
在陸其所足多尤據黃河駕山轟虓翻海蕩波躍
躍金壁澄澄綺羅擊射撼震齧伊邠欲究其源
之出也亦不知其幾何吐蕃有泉殆百餘泓火敦
腦兒水母乃生是星宿海自天而受隴西出塞弱

不負芥悶磨黎岷崑崙突起中高四下東北濱瀛
而與積石相比葱嶺于闐萑蒲海徙潛行地中濁
流伊始龍門湮淪流沙孟津華陰洛汭涇渭並濟
九河分合綿亘萬億而柱之屹然適要其會亦有
巖崖傾欹礧砢逶迤峻嶒呀欲隨所附麗然而望
之不可登濟之不可繫故禽獸是尾萬翼千蹄射
彈奚驚而畢羅不至又安得供三豆而獮豸以至
浮鷗浴鷓濯鷄吐鷓落鴈漂鳧輪芒有蠚孕珠有
蠃文身跛足毒螭靈龜鱣鯨魴鮪鱧鱉之類
一有負固則若水府所畜天吳所妬大罟絕網麗
星鈎餌亦何所借釣徒榜人垂涎朶頤安能致之

膏鴆鹵就齧切而厭飫於口脂若夫夏木蔽光殆
不可章苟命以延若倚若眠若犇若騫根絞枝壓
若龍虎之鬪風霆之顛帝王屈力匠氏黜巧終不
得以斧斤而尋焉是所託也猶然固宜歷古今窮
造化無尺寸之推遷是故大人君子忠臣義士振
爾頽波奮激陳義不知刀鋸鼎鑊之在前而任天
下之重足以扶危而持顛將舉是而名旃爾二子
之所見者視此為何如焉稽古先生喟然嘆曰予
東西南北人也固知中州君探禹穴者言大而
非夸夫二子真不逮也耶嗚呼噫嘻流俗滔滔莫知
所裁擬斯柱者幾何人哉中州君無較也無較也

益以傷予之懷

求放心論

或曰心之放也欲誘之於外也放而求之也理存於內也其然乎曰皆內也蓋其放也未見其出也而求之也未見其入也非無出也馳千里以彌六合皆其外也非無入也斂一掬以至毫髮之不可破皆其內也出而無外非可見之外也入而無內非可見之內也凡可見者內亦外也而不可見者外亦內也欲也理也皆不得而見之也故心之放也與求之也皆內也如視也聽也言也動也外也而所以視所以聽所以言所以動者內也視聽言

動一於欲焉心之放也非視聽言動之有欲也心之欲加之於彼也因其欲而易以理焉求吾心也則固非視聽言動之理加於我也理也欲也出入之無時內外之無迹也如其迹焉一器也槌鑿之失不缺則裂心之放也猶缺裂也反而求之則固若初為完器矣故是心也亘古今而獨存者也放為剝剝之極而碩果之生未息也求之而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人心也聖賢之心也學之道為聖賢以配天地而已皆人心也然而心之求也自敬始敬豈在外也哉

講官論

粹夫何先生以講官出倅開州良勝過而唁之相
語懽如也粹夫曰子知吾有樂於去乎吾無樂乎
講官樂講之有道也吾今而後知講道也失官以
得道得既多矣樂烏可已乎良勝曰講之道何如
曰講之儀也恭其辭也黜顧吾貌之癯吾鬚之荒
吾面之垢吾目之若矇吾冠之若岸吾木之若敝
吾聲之若啞又吾於詞也質而弗遂直而有緣故
習以深文隱義中含諷切志於示後而未必宜於
今皆非講之道也吾今而後知也曰儀之無餘履
其素也何害於道曰無餘以為已而盡餘以事君
曾參季子又曰魯君也過位而色勃足

躩豈必以素為道乎此吾所以非也然則詞以納
忠伊川之講賢哉回也亦不可歟曰伊川之可廼
吾之不可也且如與友居知其有未盡處正言以
相責猶或受也若以譏議動之則此心已不相孚
自非上知不以為訕則以為辱見之日且疏矣欲
相益以成得乎在友不可而況於君乎竊意伊川
之講博矣而聞者止此其詞曰顏回王佐之才而
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
舍如此非後世之鑒乎斯言也初若於神宗無預
而入之深聽之不厭矣若吾則必云

陛下用舍如何此吾所以非也又况講官之職輔養

君德而已輔若有所依也養則無所拂也使吾儀
之恭知有可觀敬之心形焉言之融知有可聽愛
之心形焉知吾賢士大夫之可親親而樂與之近
任之心生焉然後講之說得以日進焉今日進一
說明日進一說聖賢語意真切簡當心術治道各
有攸寓不必別立一段議論而薰陶漸漬入乎此
必出乎彼逸欲邪僻之念潛消而默奪之若其有
違臺諫之職固可舉也且人君講學豈必欲博古
今明性命但知學之必講知講官之可與居自有
相得處而後治可言矣此吾所以益知吾之非也
伊川晚年語辛執曰范純夫宜在講筵謂其色溫

而氣和也是或所見亦異於前時矣吾之非也何
疑焉曰粹夫於講道誠得矣得而去豈但已乎同
志君子皆得焉則固粹夫之講也是知粹夫樂於
去也曰吾子何樂之有曰藥石遠矣憂未歇也然
以粹夫之去而知講道之行也

君德之成吾其有大樂乎粹夫起曰臣罪當誅兮
天王聖明政吾所以樂也而吾子發之

議淮贈王水部汝直

凡經理天下曰賦與兵議者必倚江淮為重而淮
又江之蔽也自少室宗望至桐栢蜿蜒歷巢湖接
射陽老鶴京口彭城互有腹背廣陵衣步淝水潁

泗與河會流經其壩而為之表也壯哉英雄用武之地南北之限輕重係之矣古初帝王代興西北淮漢以南若羈縻外服舜肇十二州淮北居九周公九州居七漢十三部如舜時晉武平吳籍戶才五十萬隋文平陳如晉時李唐一家淮南漸盛宋置十三路而淮南遂當其八天下戶止千有六百五十萬而淮南千有百餘萬勝國起沙漠中國之地如宋時然漢以前兵爭止於隣壤淮無恙也貢道則自禹始入渭亂河輸幣九貢趨于冀粟止四百里米五百里總百里銓秸服二三百里周畿千里故無遠賦漢運巴蜀取足教倉時漕山東數十

萬鄭莊始議漕渠尚未及淮而武帝徙灌夫淮陽則曰天下勁兵處也後用兵者廼以淮為意魏與吳晉與符堅宋齊梁與拓拔戰爭尺寸謝安祖逖諸豪亦每每恃為要害淮是以兵為虛莫之賦也唐鎮不預度支而漕賦始辦於江淮劉晏輦轉運自江入淮自淮入汴入河入渭各以便習成國計而憲宗中興惟裴度淮蔡之績可紀宋漕四路自三門白波自惠民河自廣濟河而大農仰給淮江淮六百萬石宋造棄淮北世忠死戰卒不能遏我馬以重江之險我

祖宗開基淮甸以一區宇比都既奠民賦給中都官

而漕粟之重於江淮如唐宋時江以南運于淮淮以南于徐于清河以北于平原于潞以達都會漕卒更番支兌計道里式師禹意特不以五百里為限耳制因時利與晏相出入而文武重臣總其成戶曹即以董正刑曹即以治獄工曹即以視河渠以疏泉以職提舉事漕渠著今未止如鄭莊時而弛張法吏獨詳于淮則以淮南之盛視古數倍而成賦之會不特為勁兵處也日者大農歲計

京師無糸積而漕粟至者恒不及初南北兵荒之故亦多矣負經世之志者重有責也而况當其事者乎又况居其地而悼三國六朝且以吊望祖謝斐

韓之靈而增感慨者乎嗚呼淮重鎮也有事則倚以重兵無事則倚以重賦信也吾友王君汝直筮仕水部之淮蒞提舉事人曰散秩吾曰劇司人曰樂所吾曰非安流也人曰具賦吾曰兵之本也汝直知乎哉汝直知乎哉

原友

此有人焉取而友之其所有者予弗若也人謂予友益者也予亦曰益也彼有人焉取而友之其所所有者弗予若也予曰損友也人亦曰損也友非損予也予以其弗若予也易天下之人皆弗若予也予自損也使友也以予友之視弗若予也意天下

之人皆予也而思以友之也予之損也非友之益乎然則益亦非友益也予以弗若之也意天下之人皆予弗若也益自我也使友以予弗若之也易天下之人皆予也不足友也友之損亦多也而何以益予乎予之益也人之損也予之損也人之益也友在人者也予益益也因以損人亦損予也予弗損弗損也因以益人亦益予也友在我者也友也者以成德也德以成己亦成人也皆在我者也故曰雖有絲麻無奪蒯管何人而不可友也又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何友而無益也雖然絲以桑可帛也麻以草可布也初亦蒯管類也玉則石之

出也石亦可器者也族之同而用之須也故有取友也而有所益也下此而糞壤俱是不幸而遇惡必曰毋庸將自屏矣環觀其所有者無一若人也每為人取而友也亦每不自避而不為人取也其取也果以某為蒯耶管耶石耶顧某果不可棄為糞壤者耶某不知也作原友以問

原譽上

古之士譽於天下也曰道德曰功名皆盛譽也今之士則亦有然者也若之何未之聞也有譽若人於人人曰是志於道德人也志於功名人也駭而疑者參之一也反唇而訾之曰欺世曰矯俗者過

半焉確然信之而和之者殆無矣又其甚焉者道德自負鄙功名曰詭隨為通耳功名自立目道德曰迂曲為固耳是故道德功名之士不有聞於今也雖然古之所謂道德云者可施之功名也非今所謂道德者也所謂功名云者必本之道德也非今所謂功名者也古之士也一今之士也二二則角一則貞貞者譽之來也角者議之招也是宜道德功名之士不有聞於今也而譽獨盛於古也嗚呼欲今之士有譽於天下如古者耶則亦當何脩而擬於古也耶惟不效於今之世而師於古之人其可也若曰違道以千百姓之譽在君人者猶可

戒也在君人者猶可戒也而況為之下者乎

原譽下

譽可有乎曰可有也譽可無乎曰可無也可必有乎曰不必有也可必無乎曰不必無也是何也譽者過實之名也虛之近也進於真而趨於偽也惟其人耳故譽初加於人也有曰是過情也是過情也吾耻焉知事事而已有曰我未能是而稱者迺如是猶可為也思所以如是而後已何愧焉有曰惟我有之是以譽之喜沾沾自足矣復何為哉夫譽一也而譽之人有三焉上焉者無名者也次焉者好名而成之者也矜其名而敗者斯下矣無名

者謙以益也譽何能有無也好名者成也譽其可
必無乎矜名者敗也譽其可必有乎噫無名者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好名者斯可矣祇恐矜名者
日有也彼譽人也其欲成人而進於真也耶抑欲
敗人而趨於偽也耶亦惟其人也耶

初作原譽指令譽蓋原毀之反也同志謂過情
為譽予思未及也然譽亦有二義兼之乃備惜
無子厚筆力不改作也更補未盡為原譽下云

石淙私志

良勝弗類獲事

石淙翁逾二稔矣延辱示以石淙集皆名家為

翁言石淙也何言乎石淙

翁石淙人也故寓則以名名固宜有言也言有志
志自作者良勝雅不能言言之亦未可載集也故
逆作者之志私志之云徵名者曰東山曰濂溪曰
東萊以地也曰東坡曰武夷以人也尚象者確而
止清冽而鳴德也業也又

翁之徵也是言石淙廼言

翁也謂若謝之雅而曠進之蘇則文矣呂似聞道
周啓其秘而朱要其成也然而藏諸德顯諸業體
用惟一又若匪淙石罔以滋匪石淙罔以聲罔非
石與淙自能為勝也夫然後兼數子而以孔氏為

歸也孔氏封先人墓而曰吾東西南北人也不可
以弗識也夫墓猶慮有弗主也而何愛於廬是非
弗樂所自生四方之志非魯封千里能專而有之
也

翁師孔氏者非石淙所得有

翁亦安得據石淙而有之也石淙不有

翁天下有翁矣

翁不有石淙天下有石淙矣獨巴陵京口云哉若
曰孔氏慮忘之而卒老

翁也固有之而弗終則亦莫知為誰有矣是蓋臣
子之義毋以有已孔氏之訓也

翁之志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其此之謂也

演遠

有遠之為遠者矣有弗遠之為遠者矣然則君子
何居乎曰居乎弗遠者也遠之釋文為深遠為窮
隱之類也費而隱曰道徒隱不足以言道君子非
居遠也居道也是故非弗遠之遠弗居也今夫天
地道之宗也孰不見其有是日月寒暑山川草木
之數若陰陽幹運形色化生之妙則不可窮已六
經載道不類深文曲義而幽玄要妙探之愈力而
即之愈遠百揆亮采伊呂去就狄公周旋其間若
無意國事而顯設拳衡微婉意向皆所以行道也

若是而曰遠也是故難乎其入也而見乎

翁也翁以童子被薦登甲科歷今太宰進無師保或出或入或仕或起或右以文或填以武或司禮樂錢穀進退人物以均四海舉從彝彝迺奮庸言從惠惠迺底蹟而恢張永麗于世其陰翊潛字功在

社稷沉幾遠慮威在夷庭追古名臣而先後之若發六經之緒為文章疏議矢口如注頃刻可萬言覆視之不易幾字皆光明正雅畢見底蘊然欲繼之雖數十易稿每似一人作者窮而變變而通莫究其所以終也嗚呼

翁故天地之遠者也非遠之遠居思肖之矣不然翁之庵猶在非果為遠也而何以遠名於人人也立齋先生像贊

冠則魏昌佩委如貌則癯有內而腴噫翁為誰經之師與人之師與

養素庵贊

嗚呼五方之物水火木土而金最利也利故易四者而有餘五物之色青黃赤黑而白最朴也朴故施四者而無迹利則銳銳必養而後威朴則受受必養而後大養金以礪養白以涅大致然也素白之素也白金之質也子以養素自名必處吉而悔

各而一者也亦知命之士耶 此人善星學故云

月堂像贊

此真寫月堂者名墨也居墨也官與服亦墨也若其心儒也行儒也詩與畫又儒也墨可寫也儒不可寫也嗚呼月堂墨而儒者耶儒而墨者耶

清白流芳圖贊

贊曰太平之仁丹穴之智大蒙之信空桐之武地之為域何限入於今於古鄭刀宋斤魯削吳劍氣則使然互而遷之莫適為善清白之吏為世之彥昔也關西今則東陲計階以升于縣于州于郡于燕于晉于吳楚之町易尔易于尔于果以地而限

諸遷之而罔不善與川澤訐訐是之取象於魚魚化物也將附風雲于天之衢沛尔澤尚思餘潤于菱止之墟

沐齋道人小傳

沐齋道人汝川饒惠徵也汝盱之下流為密邇邑故予聞道人之故甚熟孤子佐請余傳其事不能以不知辭道人諱溥其先有以童子起家為文人故族右於汝為最父石泉翁號有學士道人少席其教頗欲向理道中以閔凶學不克卒業亦能通曉典故以饒智畧嘗曰計然之策吾弗能效于國亦足以治吾家擇人任時羸得過瘡於娥齋童畝

牧樹寢與封君埒舊居塘坑地無遺力畧大源迺
利為依依漸至數百戶恒尊事之若鄉有秩鄉人
亦待以舉火歲屢儉貸者若取諸寄無抱券返者
然亦以可恃而生而又可繼無敢逸去而折券者
孔道每置所行旅至亦優主之士夫或稅駕館穀
數日迺得去公府勸貸舉廢拯乏輒先往無幾微
難色故咸見禮重弘治壬子

詔下賑賙輸粟授千戶正德戊辰

詔下備邊輸粟授指揮使是亦急義非徒以賈譽且
榮也作祠堂再脩譜牒雅知重本而芘之教諸子
孫以經義於

京師作待舉所期以竟成詳李少傅徐宗伯張栢崖
羅圭峯諸公有譏次可傳信也然而氣足於體貌
任其心頗以魁岸雄桀號于時沐齋自命亦晚年
洗濯幾以老而不倦惜乎尋以病卒云

贊曰夫子之家事治所以為政也富怨之賈也亦
所以周其義者也允矣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
年之非所以為君子沐齋亦知所向徃而未已也
與

郭公輓

郭公輓世傳為郭公寢墓石也故名予始見于好
事家異而珍之顧視不已乃驗其迹面廣尺有贏

背似之旁博尺之半首似之引五於面而十於旁
四方一之外文而理焉中虛而磬焉投之而通焉
受之而容焉擊之而有聲焉拊之若應焉乘以几
焉薦以裯而覆之以罽焉謂主人曰竒石也琴之
友也請歸而試之置靜室焚香默坐理絲脩翎援
琴而操其上冰玉瑤琅風雪灑浙鶴鳴鴈唳清越
隽永脫然忘累飄然出塵凌虛厲空真有神思隣
之聞者皆為易聽扶服走吾室問曰易故琴乎藝
益精乎指而示之予素不嗜玩於茲亦不減愛隣
乃助予易之曰洗尔心而清吾耳也惻然有感謂
吾隣曰一陶也一坯也一水與火也他則塊然形

朴然重以之墉以之堞以之甃以之衢以之溷
躡之而已馳驟之而已穢汚之而已皆賤用也雖
斷缺毀裂十百千萬無失聲者磈焉礪焉錯雜堂
廡下僮必糞除焉恐後惟茲得以友琴琴雅樂也
上而帝王下而卿相文學清脩之士咸珍之珍琴
者未有不珍茲甄者也甄匪琴不友則匪帝王卿
相文學清脩之士不近惟近於帝王卿相文學清
脩之士則恨不能多致于堂飭為美觀直雖萬倍
於賤用者不惜也脫有毀圻其不頽然怒者乎隣
人曰果造物之有怪耶予曰不然其廣其博其隱
其質也皆可為也外之文猶可為也惟中之虛虛

則容容則通而以聲應於琴者妙焉工之巧也巧固工之業主之巧者何如人哉茲甄之工予不得而知也主之者必郭公也郭公墓志在古梁邇齊魯必齊桓問其何故亡者亡人之墓宜其窳而也然聞其上下伏羲文王墓尚在隆然如厦廊然而堂鬣然如封守衛嚴焉祀事明焉而郭公墓石已為人用用之如求其故是一戒石也豈徒示人以妙而已哉隣人謾足以進曰聞命矣移之政可乎曰可古之令有以琴治者也今邑侯楊君師獻肯之外文而中虛士夫樂與之近政通未稔而民說和大琴文也而妙自天成又非工與主者能為之

祗恐懸重價以思易之者其亟奪予與子有乎侯啓行述職遂書以贈而題其目曰郭公甄傳

一樂堂銘

有序

從兄文瑞差穀旦即新宅廟則翼翼厦則渠渠寢則孔安時太孺人菴康于堂甫希順母氏李斑白夔夔執子婦禮兄文蔚第某相次稱觴展慶燕譽之際自以一樂名堂蓋取孟氏所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樂之義而兄則有祖母在樂充宜也名充宜也孤方斬然在疚不敢預事而亦預聞自恨涼德罹酷罰獨不能得此於天而族中美事亟欲成之於人也故銘之曰

人以父母俱存為樂也天也然亦有不相見者天也至於父子爭國虎狼有不為者則世固有不樂此者乎天耶人耶人以兄弟無故為樂也天也然亦有離散者天也至於兄弟鬩牆莠蒿之不如者則世固有不樂此者乎天耶人耶是則以父母為樂君子則尔小人則否有此樂者天而以慈孝樂此樂者人也以兄弟為樂君子則尔小人則否有此樂者天而以友恭樂此樂者人也陟降斯堂絀繹斯義其以得於天者自頌乎抑以全於人者自規乎

鳩鵲硯銘

嗚呼爾硯鑿質以朴而逃名以頑胡假以一目而增重於兩間惟爾輔德亦爾文好爾莫知擇而事也負斯目也何顏

一舫齋詩集後跋

水陸二也齋于陸廼以舫名舫水具也本以利濟使藏于陸而濟之具固在也齋以居而倦水遊者恒思陸有齋焉斯適之矣名齋居者巖溪先生懷濟具而未忘者也欲發其義而粹以集者仲子天錫方大有濟而不溺於浮沉侍齋之教在耳也將不特思適而已然則仕與隱亦二也孰謂隱者無仕之心乎仕者無隱之心乎吾於斯集也知王氏

父子一之矣

平海錄後跋

先君伏枕至革無亂言但慷慨誦詩曰抱璞孤忠
還悟楚先鋒銳氣竟平吳聲色俱厲烈如臨敵乃
瞑目嗚呼痛哉此先君倅蘇郡時平海作也此孤
方寸既亂不能多思纍纍在疚迨今歸骨于壙追
思往事裂潰心腑蓋平海一節先君平生精神心
術所寓而榮辱進退繫焉故終事之訣更不及他
而責於孤者有在乃搜篋中遺稿幸存自叙功次
本末頗詳展誦之餘如見親歷百艱挫辱之狀哀
毀絕聲蘇而自言曰先君可以不死而孤之責亦

可塞矣遂繕寫成帙以士夫之言問巷之謠公移
成案畧舉其切要者徵之若孤書狀暨鄉哲銘誄
比次而附亦其迹相關而事定後之言可備攷也
統作平海錄嗚呼忠魂釁鼓義氣膏鋒使非燕然
峴首之勒誰則知之先君全勝之功建於腹心之
地視戰克以殫邊陲肘腋之患大有烈焉惜紀其
成者亦匠石之工之論也故茲錄藏以示後之人
庶不敢忘先人之艱難若夫野史君子則非孤之
敵俟

緝籬說

夏子居東洲規洲之隙為圃衍曠可蔬果自給且

具接賓者以濱于水不可堵推乃籬之或因其故
或革而新榦之以木橫之以竹編之以棘攜縛之
以藤而蒙之以蔓自為密矣踰旬月而莠牧童日
耗之或歌焉或缺焉或穴焉或踏焉馬牛得而場
馬往來得而蹊焉冥行者得而代燎焉舉火者得
而代薪焉未終歲而更治者三圃人以病告夏子
佛然曰惡用是耶勞吾慮費吾貲鞠茂草具財用
適資馬牛與路人吾將通撤之而不圃焉若我何
有僮跪而進曰誠費矣然朝夕而養殮堂與而賓
友蔬果必有其直計歲出幾何殆忍費甚也壤而
脩之功亦過半而撤之則天地不盡利而畜五僮

者何為請再治之保無慮也夏子曰唯僮乃窮
併力以治榦則益以深橫則益以高棘則益以厚
而藤蔓周遭若其素植視昔甚密鈎衣破面人不
得而近也刮毛掛角馬牛不得而衝也置析木以
警莠牧童不得入而居行者不得取也既旬而定
圃人得以利矣夏子往觀之進僮而勞之曰誠爾
治之密也爾志之定也人思審衛其身心者顧不
若僮於圃也哉僮有言亦可受也哉

觀騎射說

中州豪俠士來佐隣邑曰鄭璟氏蓋先君平海時
裨將也官既失以此復之故有善騎射名往來於

余且稔恐其忘皮之虎也廼試之偕登于曠苑授
之馬與策弓與矢定氣審顧卹勿之莖秣之視其
纒且密絡且壯吻且堅左指決右指拾既此連弭
箠據鞍上馬得所馭欲騁逸且按轡徐行三五匝
服習故道振策一奮方瞳如懸肉鬣如封鐵蹄連
錢真白義綠耳之逐奔星先飄風挽弓發率發一
矢中的而遂休褻觀者能之請繼焉曰技止此耳
歸而與之語曰子真善騎射也耶馬之性未馴氣
未定飭未備卒然而馳則外強中乾馬之病也折
肱傷胷人之災也一發一中巧也繼之屢發而不
則其巧者適也丁之不疾驅不矜能善不獨可騎

射也嗚呼世有輕僂驟進必盡其技以取高位之
以壞天下而自損者使得登塲而觀子之騎與射
也亦當重有感也夫

求贈孫大叅文引

孫君名燧字德成浙之姚江人其先自秦漢間濟
羨聞人至宋號燭湖先生者舉淳熙進士以道學
與晦翁善光聲奕簡宗益衍以亢迨德成曾大父
曰原彝教諭山陰祖兄泓舉永樂進士稱才御史
祖溥著逸成化間受

詔冠帶以老督第珩學應貢為太倉教授父新暨弟
彬初業舉子數奇弗值而德成方弱冠岐嶷可畏

廼曰吾以長任家惟力視養惟第時懋惟吾兒時
望後彬卒業成均典輝學教德成邃易學斬然頭
角為行輩推重時鄉之選而達者若木齋謝公海
日王公咸器之曰孫氏之仕者弗稱能隱者必種
德宜有後後其昌昌惟德成亦以光吾邦弘治壬
子果以所學魁浙省士明年癸丑舉進士例得歸
省素宗其學者強委業時出為名士越三年丙辰
授官刑部貴州司主事司職考屬最殿大司寇白
公率命列其繇稱量錄縷不遺隱曲又三年陞江
西司員外郎大司寇閔公尤異其精覈入轉章奏
凡三年言惠可績無上下累陞即中明允益勸而

濟以恕故刑罔得貸亦罔怨廷中無噬膚脂之議
今

天子改元年錄天下獄時以江右每為當事者先意
刻成厖黠難為辨必德成是克服

命以行弭節即按令曰今日之事于法于情以祗承
生意匪構爾是匪矜予能故多平反積案如蝟倉
卒數語析之若洗滌可脫去雖狹懷自護俟隙以
肆辨而遂其執者卒降心嘆服曰老法家也其可
宥可贖可肆赦者具疏周詳麗

恩典以出意見行為天下使者式計江右得全釋者
千計天下可知也時少司寇白洲李公在告家食

每有聞必賞曰不茹不吐不辱吾法吏文以華之
明年竣事方擬超擢尋以外艱赴及歸既免喪入
闕仍官于湖廣司是為辛未歲同列論事輒先輸氣
條格素為曠者質之矢口如按字也今司寇張公
每與決疑議目迎而送之適者寇滋東土蔓于甸
議按守臣之弗詰者簡部即偕給舍往張公特進
德成而諭屬曰法之練也惟汝賢事之理而期無
圯也惟汝賢往哉疏名以應

詔僉曰人哉會以翦霍未殄請緩期而選部按籍資
望徵上之者擢以闕藩參政使督賦事同官猶謂
不副所期而德成曰非所望也懼弗任於所厚善

必諮之曰天下之政厥刑與賦以弊民然刑而
以窮且盜者什一賦以驅之者什九也矧職賦者
益上下惟其咨益下上惟其詭今窮與盜遍天下
豈有全閩也哉刑嘗有事願以處諸君獨燧籍于
浙素不預司徒事凡則壤以正庶土寔未之聞也
諸君其裨予職贈斯言也哉嗚呼德成之欲言者
非獨閩也將以為天下也天下之言必信於天下
者言之而後信也今

先生以言信天下久矣德成又在所拔士類必先
意言之俾歸道其鄉以質於王謝二公俟閩賦之
成於中邦又必有耆舊如白洲者言之必以德成

不負

先生之言為稱德成將持以信天下及後世是先生之言亦非為德成為天下後世言也若夫草草交游贈行之作夫豈敢瀆耶良勝又德成所知布衣士也幸官同采得教伊邇且以少供長後序其履歷以俟采焉

雲根九節詩引

天下之頑物人之所喻必曰石天下之弱物人之所喻必曰蒲然石山也雲出焉膚寸之合天下之澤物也蒲附石以生秋其零之其本固在有上品焉天下之藥物也曰雲根九節蒲石之喻也曰

石人之喻也人獨喻於物已哉凡物之頑必鈍弗銳弗銳弗動弗動斯靜矣弱必柔柔維順維順維存維存斯永矣唐子西云靜者壽昌黎謂醫師以昌陽引年若其然善於觀物者矣推而進之愚思明柔思強有中道焉斯無疆也老友吳懷英氏好生術居常以蒲石自喻茲屆壽也同好為作雲根九節詩祝之予懼其溺於術而思示以道也故為之引語如此

仁壽軒解

刑部小吏夏良勝以次提督獄事時在盛夏宴休于堂之背曰仁壽軒仰思名義若不喻其意者既

而若聞其槩而未竟也積思以浹旬躍然而見未
必以為有也因作解曰獄者古之園土以居刑也
其死其不入疾不盡降年之數亦多矣奚以仁亦
奚以壽然仁理也刑亦理之也喜怒乘焉好惡參
焉偏聽獨任焉疑焉滯焉沾不省焉有其一理之
病也刑為仁病去是而明以允則無刑之刑理也
仁弗病死惟是生亦惟是生者吾良也良者壽弗
良而夭死益以壽良也哉是固乘除於數而足之
名軒之義懿矣然獄非聽所奚取而名於是凡刑
會于是也務之劇而聞益博責之深而思益廣思
之熟義斯得矣得之而有之仁在左右舉之而聽

於刑壽良必矣其行遠乎哉使假以煦濡而徼免
之報以苟年斯惑也然則仁以刑迺濟以愛壽於
民奚必於身况刑以天討君之仁也良之壽國之
壽也專之不可假之而可乎若夫明允以承無刑
之仁亦將諉曰不專與假也則非矣

刑戒贈汝信推寧國

若曰嗟邦士爾來聽余曰念厥初余與爾共均
天子師茲余蒞爾寔

天子明命惟牧爾司主爾戮爾惟閱實爾詞爾稼穡
余食爾桑余衣余弗宅爾若余嗣爾亦有咨

天子勅罰余何辭惟皇天降才於余匪通迺亦有秉

罔怠罔忽罔威罔貨罔反罔來爾惟無蓋庶麗于
中嗚呼戒哉爾邦士咸受厥中有淪胥以究訟肇
非祐惟府度詵爾貌弗匿于聽爾詞弗匿于藉爾
故弗故爾親弗親余實相爾孚輪上備疇克爾私
嗚呼戒哉惟刑若火爾克避若水爾溺爾尚率自
迪予弗敢易易復于

天子曰余罔有績嗚呼戒哉戒哉

循良私籍

郡置而守以易侯今之守古之侯也古侯以瑞輯
今籍代之自方岳朝儀不舉而中丞繡衣使者代
巡轍歲一參酌監司籍列郡郡籍屬邑統而上之

吏部加減否核實俟出入展

觀餘而黜陟幽明攸繫也若吾郡侯華亭宋公甚循
良偉績果籍之能盡乎籍自侯置而撝謙風味又
知其不自盡也按籍者不能盡自籍者不肯盡盡
所未盡匪邦人之責何居良勝無似識侯自布衣
時充宜盡也侯來吾郡方二稔羸其於學校興舉
幾何師弟子所承也訟獄剖決幾何案牘吏所執
也倉庫儲峙幾何攢輦所司也戶口之增收養
之密供億之便戎伍之清又分帖貳車委責丞佐
得而紀之也所謂籍者籍乎是侯豈盡是也哉茲
故得而私籍之也必欲盡侯須苞弁旁午搜揚剪

截成書傳又非所能特疏其大且奇者侯初以郡
隸

藩封連案輒經歲月守名益大而民亦告勞故謹事
賢主謙處左右事相犯輒關白各繩以法輯之而已
侯之和也籍之去年春夏交旱魃繼隆十壑九虛
張口待餉群聚村市剽斂褫劫相魚肉枕籍盈途
侯則治以重典貸以公粟禱于方社探激龍成祁
祁如注豕白蹄矣不廢秋事今年再旱再禱如之
侯之仁也籍之邇以屬邑廣昌地阻閩粵甯聚蛇
豕抱鼓震驚衆若攸攸恤恤侯視事如故戰守之
具亦不弛隱然雅歌投壺風度果幕有烏不敢深

犯蓋其胷中成算無遺侯之知也籍之嗚呼所謂
守者守吾民也惟侯以和以仁以智而吾民不敢
攘臂當轍則狐猩螻蟻之不媵臘也侯濟之者博
矣陳守之職此其大且奇者而侯之籍有是哉然
亦侯每自抑不欲為欲欲聲價故邦人不得以上
聞而監司不及知如知之則必上之使者而獎之
旌之亦得而籍之何以私為哉夫大羹玄酒體節
之薦味之至者而雜進以奇異小蟲水草辛酸苦
醎雖蜚吻縮舌人有篤好之者亦其情也侯茲行
若登天厨上供其得兼味者耶則旂常之下尚有
執孫吳之筆者在欲有所徵而後茲籍也不為私

矣

讀洪範

洪範謂帝錫九疇於禹而震怒不畀於鯀歸於治
水成敗之績嗚呼聖賢傳道之際其授受微矣若
謂天所以畀所以不畀其然哉夫道初無也以有
天地而有有於天地天地則付於物物以呈文而
道益著聖人成而應之矣其著與微固有其時而
著必有其人也蓋有有其人而不遇其時者未有
有其時而無人以應之者也故先天而天弗違道
在人而應之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道在天而應之
人也應以天者惟其人應以人者惟其時彼龍馬

負圖八卦廼畫是道寓於圖伏羲生當其時以
之然非伏羲不足以應也故曰圖為伏羲出也然
為八卦而出雖曰不為伏羲而出亦可也至於韶
作而鳳儀春秋成而麟至則道在人而著於韶與
春秋故天應之以瑞以昭其道也鳳與麟固非道
也然則龜負文而九疇敘亦龍負圖而八卦畫謂
禹當其時足以應之而敘彝倫則固也謂其專應
治水功成而出其不知何如也又謂以鯀績弗成
而震怒不畀其益不知為何如也夫功以人成道
以時顯若鯀誠足震怒然當其時有堯在矣有舜
在矣天果為震怒鯀而不畀獨不錫堯舜而畀之

乎是知道以物而著者故自有其時當其時必有
人也故某曰龜書為九疇而出非為禹也非為禹
而出則固非為怒鯀而不出矣况夫天本無心而
有象若謂怒是人而不畀錫是人而畀之豈亦市
井小丈夫任情而予奪者之所為殆恐天不若是
之小也是道之所係固自有理數又不若感應災
祥之論也傳曰治水功成洛龜呈瑞龜水族也固
以類應之則河圖為伏羲何功而出者乎然則箕
子何為云爾允執厥中堯之道傳於舜必曰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是君臣之間其授受之際警戒如
是禮樂為邦孔子之道傳之顏淵必曰鄭聲淫佞

人殆是師弟子之間授受之際警戒如是若箕子
武王之授受後堯舜而先孔顏者雖箕子不得而
臣而武王蓋以道之所在訪之若弟子矣故其云
爾者亦警戒之意也惟鯀匪人則不畀惟禹其人
則畀之是天之意也箕子惟其人故得道之傳武
王惟其人故箕子以道傳之也亦天之意也然則
道之所在天之所在非其人而傳則為逆天惟其
人而不傳亦為逆天逆天者廢道也此箕子所以
不死所以不臣而必傳其道而不避者亦天也則
武王所以得傳其道於箕子亦天也其所以示付
託之重而欲武王承天之意有在矣然則箕子何

若是隱也當其時君臣之名未正而師弟子之分亦未安也故不得如堯舜孔顏之名言警戒迺托天之付畀微示其意如此也故曰聖賢傳道之際其授受微也若夫聖賢之言固非淺陋所能窺亦非敢有所致疑於其間也

讀康齋日錄有感

細玩此冊康齋自是見道分明的人多於處困上做工夫漸漸有進盡其志則以顏子貧而樂者自任但顏子當時只有樂人知其貧而顏子不知也若康齋不免數數以貧為言是未能真忘貧者也

紀行

正德七年三月九日

帝遣官時祀

陛下良勝以刑部小吏法得從出郊行里許土崖若剛甕延亘無紀元氏故城也適野耕者方舉耜與耦有老有壯有童子老嫗往飼載耜耦以牛以蠶或代以馬晦中有表木者叢塚累累子若婦孫若族屬蘊崇宿莽而培之有哭有笑祝畢迺享雜以妓侑嘆敝俗文之按轡索詩得五言律五首同行者至雜話遂已至二十餘里曰沙河河故有魚人競為名味時方涸未見也又十里至玄福觀下馬少息一道士迎入甚禮言亦文供茶啗數換及脯

而去十里至清河村市輳集石橋五甕有碑樹其
旁曰安濟岸石半亂去年為泮水所激未葺又數
里橋四甕曰朝宗橋下水流如帶自玉泉黃龍口
出抵通州合潞而入海意即郭守敬欲歲省僦車
錢六萬緡而開者薄晚至昌平縣城卒其巖壑入
館穀于范姓者問竇氏宅曰今墟矣齋亦弱馬詣
劉黃祠拜之申夙懷也夜舉燭與同館三四人劇
談古今人事勞且困就卧甚適次日起齋食行數
里近見山趾影影黃屋耀日光知

陵在矣近神道交陰松栢夾植而序及門門三甕不
時關至者必下馬從垣左耳門以入更不敢就道

避尊也又里許亭翼入雲四面虛禁以朱闌可
級不可入內立

文皇功德碑高仰近尊字細密不能讀又里許至
皇門門六棖壁以琉璃砌門之前樹石柱二高與
門並天柱也門之後道左右列石獅子麒麟角端
象馬驃駝伏立各一對毳毼齒鬣峯肉如生武將
文臣各四對服飭器具如朝儀復限以門三甕如
常制又里許至七甕橋又里許至五甕橋河非故
流以洩潦水久無雨可通人馬行故自橋下登岸
及小坡橫袞如伏城抱入下則樹壓在道馬背伏
過尚欲鈎衣帽又數里復上下小坡如前延望若

數十里即山麓西見垣屋一區曰

回龍殿

梓宮待日所也東一區曰神功監凡營造肆也又一區曰東朝房慶有事者西如之至則少憩命僕從備膳訖與同官吳子敬夫孫子世其張子振之輩步履望中隴而上是為

長陵規制獨偉示有尊也緣衢而登有臺而砥有道如矢左屋一區治牲所也右一區

文皇帝工坐其慶志寓也臺之旁有怪松一葉密可蔽雨枝欲墜扶以他木上為門三甕惟祀則闕以迎神耳門上通守視者掌鑰甚固自隙窺之

殿陛如朝制少級以上為明樓樓聳絕額以金字可望而識之又內為

靈所闕亦土封也然環以城可仰不可近循城而登欲窮其岵而陡峻不可攀視其上脉隆隆融融蜿蜒磅礴王氣所鍾信也左曰

景陵右曰

獻陵

裕陵

茂陵

恭陵各據一手足而拱護又東陵一西陵一貴人所藏分列旁隴示有別也凡山川之名勝可志可按

因周視而模其形與勢若宸可負而立若座可據
而安若案可對而食若榻若褥可偃然而卧其上
也千峯萬巒轟轟如城如郭如環如玦撐突崩蹇
嵯岬欹傾若虎豹之蹲熊羆之馴幽恠瑰琦雜然
而陳者且無名也紆徐衍夷若鳶鶴之棲鸞鳳之
儀淵魚泳游而鈎餌不擾其適也其源流畢會于
于云云蒸而為雲瀉而為瀑濺而為湓組練駢越
波涵洞射若雪壓冰谷之積來莫知去去莫知來
進止起伏舉若同舟遇風而胡越之並濟至若草
木依麗竒態恠狀不以斤斧牛羊損其真性皆非
恒見者信其得所托而然也於山川之勝亦良有

益也哉日色既薄不能遠窺具冠服坐樹下待夜
欲分趨班而入畢祀事月影在地歸騎如雲若不
得其所出因嘆曰今而後可以已吾之觀矣是觀
也自生未有也竒也大也他尚何觀焉朱子曰紫
州有大風水此其類耶次日歸而紀之是為十有
一日

擇葬

葬擇何術有二家說巒頭主五行天星合四垣金
而窩木而節水而垣曲火而甯土而角胥尔形勢
則扶輿蜿蜒崩激呀欲而盖粘倚撞穴之壬亥直
紫微艮丙直天市兌丁直少微巽辛直太微土主

定脉審氣而納干配卦類耳腰臍受之就其異而
會於一天行隸地靜極取其動動極取其靜地氣
應天乾坤坎離為亢極震兌艮巽為中正本乎陰
陽生氣而乘其機畢竟歸吾儒避五患之說也惜
夫各業其一不通如衲鑿叫噉詆訾不能容室而
處食予為解之天星書最古多齟齬幽眇匪人不
行巒頭術簡便惟憑眼力人可為也譬之易筮聖
賢大道理大議論莫窮其際驗之事亦或不副其
占如今之知易者幾至如梅花枝數稍知字義亦
能推測一二知數之多初不可以病易而數固原
於易天星易也巒頭數也二家本相善而不相能

者業者罪也非術罪也噫天下本無術予非為術
者辨術之行顧非顛顛於寓知巧博衣食而於名
教無關係世有齷齪入於父母或小故間隙相視
秦越沒而營葬則美棺卜兆延術更歲月不厭不
吝其志固以徼福而先人死骨亦安而陰借使徼
此術有委溝壑而不能就土又大可哀也是作
淫福暴瀾浹旬紀而未能就土又大可哀也是作
人子之孝者此術累人子之孝者此術予安得無
辨人亦安得不擇雖然惟學有術惟學擇之泥於
術必非學者而今之術者問其書則句讀未了析
何有於義理驗其扞法亦或可觀猶市兒不識丁

字而登場傀儡詼諧百樣歌曲按調嘲謔奇中有
儒生未能者是可怪也尤當慎所擇也李生達貫
以世術通儒家故遠致為先君卜城與其知學而
欲無術也作擇葬歸之以廣其志云

祈雨告文

正德十二年夏四月廿五日良勝謹齋沐具疏躬
告于

名山大川暨英烈正神曰蓋聞古者肇州必封山
濬川山曰鎮謂可依而安也川曰浸謂其畜而澤
也率職效靈是用康乂以歆常事屬者旱魃作祟
禱請益驕雲合颺迴雨鳴虹止良勝實不德不能

導帥宗黨祇行以媚于上下致奸和氣又不能
翊吏治蠲潔以格于神明延速盈罰仰企山川鳩
靈徒主無藉手以相見是懼是辱噤不能詞伏竊
計之地荒穢不治士之辱也山童澤涸國之憂也
又冀天地至仁終無絕物父母於逆子雖怒詬而
可回也神斯聽之今茲旱傷未止千里絕流斷渠
瘠瘵膏坼吏徧群祀禮詞告虔民空四郊跣匍滋
病用敢齋核致詞歸誠徼惠幸神顧而哀之宥愆
納恫沛而甘澤以大休命若繼今以往五日不雨
枯槁之苗既死粒食之望必虛民無以為生更何
以致理若良勝者雖百死不足惜也但晏子有云

山以石為身草木為髮天苟不雨髮焦身然河神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苟不雨國亡而民滅矣神果無意于吏若民也將不圖所以自庇乎又聞名山多烈神闔闢造化雨暘攸柄迺餘事耳又多靈湫神龍居之有巫沉鐵臭其宮隨獲澍足竊謂或然而不敢施者龍果神其威靈與其奮而劫下術孰若順而應于人并茲請命以俟應響百爾司靈果終棄絕亦念

聖祖定國報祀有章山川暨英烈正神各食于土亦以維神加貺以奠外服世世享祀昭答在茲而天子發郊百神受職若茲澤既不流安無足恃神職

云負大禮嗣行神執何詞以往幽明黜陟當為一理幸神諭之庶其沃澤以綏吏若民以篤承天子之休良勝亟贖叢愆惟屏罄室以需殛命謹告

謝雨文

惟

天陰隲下民當早暵而賜之雨祁祁入土以徐而裕豕白頭矣桑柘于距我疆我里既耒既耜偃者可樹秀者可耕秋成之望庶其可預小人釋憂君子燕處陰陽停畜化機迺爾惟澤通氣惟山出雲惟忠烈奮其英蛟龍神其群爰集厥靈以啓玄冥江南一夜富莫與京矧茲沃澤功何能名貪天之功

刑曰無上詎云禱祀格于彤嚮雖然有誠斯神祭
則受福昭訓具在敢不祗肅良勝方陳齋次情辭
弗措憂械楛人比膝而訴攬衣廼興漢流繁星呼
我同人罔憂以驚夢語瀆告協應嘉穀是謂咸陟
毋問大小廼登崇岡廼臨淵谷羞文告哀待命越
宿屠猶觸禁囊頭乞貲宛然夢時逡巡避辭曰是
在有司惻我心思霖霖以滋豈神致期示若以私
顧孤弱菲薄冥頑罔覺神遐不遺囿于大廓矧若
守吏烝民精白師穆罔術弗施罔力弗戮天惟忱
斯契感在夙神若江河群飲自足豈以焦沃而云
我獨祈則有報勿暴勿浩歛幽雅頌田畷以勞而

方息斯老刲羊擊鮮終祈弗愆昭答神休永
年

乞收誥勅事畧奉贄南屏先生

先大夫諱泉席父兄之訓以能文飭行為鄉人先
比舉有司春秋經義第一試南宮不利者五勉就
選次通判蘇州府事廉而惠毅而有忠因革宜于
上下者以時敘直海孽弗靖守臣請命治之曰撫
曰捕贊決惟畢所見卒之取必帥臣董竒兵秘策
夜歷海引縛渠魁而人莫之知也議者以擬入蔡
之功時尚功者欲就屠之廼抗言脅從罔治得已
活者萬餘人暨功上方議賞格而請老疏下

太宰許公主奏剡謂積日未及考而捷書有錄者
三且曰引疾求退恬靜可尚為請

進階奉訓大夫加五品服以章有功誠異數也歸則
日伍山水為樂逾年而卒先母王有懿行治家以
儉約二宗女師之而大夫罔內顧故能肆力事事
年二十四卒良勝方二歲大夫以未及一日同公
食為痛甚繼母王類如吾母若字良勝輩則不知
吾母也先大夫數月而卒先妻趙足嗣二母音良
勝蹇劣弗肖大夫多矣方資以助而客殯于郟尤
可痛也繼妻黃柔順亦可備箕箒良勝苟祿且三
年幸避殿罰得請

恩命謹敘其畧以俟代

言采擇然不敢致詳恐鄉閭房闈之行非可以冒
絲綸之光而古雅之制亦非媿瑣不情之迹可檢
也况夫推恩重典益啓反本之恩生吾育吾相吾
以有今日者皆奄然泉下而孱軀弱婦並得生服
寵光恨不即死涕泗交頤亦有不能自詳者也惟
大人君子幸垂矜察

書程時昭分詩贈行卷後

贈與處為行與居者言也言者自淵路始哭墓而
行展而入過墓則式祀則下皆用情言也言不用
夫情者猶無言也然情微為上達次之徑斯下矣

諸君子贈程君行言也程君古侯寄也言山川國
之依也言物產政之和也言古今其否滅取舍之
別也斯言也直而不徑達而不遂情之微已讀者
有深長思焉程君所以處居者稱是也哉

建昌府推官危德校刊

東洲初稿卷之一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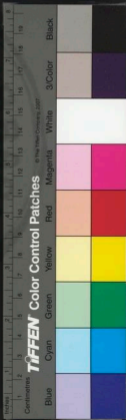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臺灣大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洲初稿卷之二

序

公餘文會序

王吏以劇名惟西曹最今年秋七月予選曹之湖
 廣署主事自意投入吏俗而鉛槧已束閣時鄉之
 選若歐陽君子重在浙江署萬君仕鳴在四川署
 俱員外郎吏事克克輒往諮矢口足解蹟而圖書
 左右猶舉子也且相謂曰于中無為吏窘久自習
 此緣飭具也越一月王君質夫亦授官如予子重
 仕鳴偕予諗之相語如昔比肩供職契誼藹藹雅

門人滇池羅江編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文會而大行歐陽君崇道進士萬君汝信贊成而參會之二君與質夫及余同舉于鄉而子重仕鳴之舉也亦然質夫同汝信舉進士而子重崇道及余之舉也亦然仕鳴與質夫同署視汝信猶子也其齒之先後皆一二歲而未及壯子則過之方愧不足與齒而顧以長見讓使定條約余以不可數亦不可畧故月之會三會之文一詩一書一篇而舉觴以導和式豆以崇儉觴以入數而旅酬一節之以禮也子重曰是未備以次出所見必貫穿必精覈無忌無滯無諱無侈而後可於是質夫定讀書法謂文必本經余業春秋仕鳴汝信業禮

子重崇道與若俱業易向所獵者可互而通茲先書而詩崇政也仕鳴論文法挫之欲斷擊之欲鳴飭之欲米味之欲和文也崇道論詩法如風林如雪滴如月波上下如琳如琅如黃鍾在簾而不窳櫛詩也汝信避尊仕鳴但曰諸君效官官有常守猶學也幸辱隨後願毋間毋忘庶可官也噫諸君之言如是諸君之會必如是誠非一朝好也然匪志於道莫有會匪一於心莫能會會而道與心一推之政天下無劇吏矣固宜公益餘而會益數也諸君翕然期無負約使予括前言為序

賞翁詩序

歐陽子子重過其寮之長趙子從之有菊約同官
賞之分韻賦詩各示所與屬而和之成卷子重及
予予弗能詩也應以序或謂菊逸品也逸人宜之
故有因以名焉若靖節者非達為法從人宜也非
所宜則不足有而况賞而詩耶予曰不然天之生
物庶也初無品以人之品品之而後品形假使牡
丹初為貧賤人有亦貧賤也蓮為小人所愛亦小
人也靖節逸也可為菊限而不入達人之觀也耶
然而觀則玩玩物則情肆惟其似之是以宜之宜
而玩玩之劇而賞音發侈歌之終非肆也而達人
之似莫菊逾也方其陳根之畜而蘊勾焉萌焉叢

叢茺茺未辨其為菊也條達可盈把分而植於
立之倚籬附徑未辨其為何如菊也及既花也若
黃若白若紫若紅又出其奇者蓋與線若臺與毬
窮其變若王之吐霞火之煉金美人妃子之醉至
園吏亦莫之辨獨怪其手之可拔爪之可斲風雨
之可拜而傲霜獨秀得以孤芳清節名爾若達人
淬礪爾成未卜為舉子也為進士也為舉子進士
未卜其為館為閣為諫為臺為部寺之屬之長為
學若縣若州若府若司進退榮辱係人者不知幾
何而不預知也彼主者亦不知也惟不逐時好而
險夷一節則褻然為世重信也吾不知達人之似

百濟精卷二
三
菊亦菊之似達人也是之似似其全也如逸達人
一節也靖節亦達人晉不能立則遜而逸托而逃
焉者也逸不足以盡靖節而菊可專以逸名耶茲
而後以子重輩之賞而詩也靖節之達也菊亦花
之達者也

擬東征凱旋序

世有論者謂儒必言兵而用之或莫辨是特儒未
真耳真儒無敵徒言者偽也古之儒至曰周孔次
曰韓范管蔡之征邱費之墮西賊以先聲相戒勿
犯孰曰非儒之兵哉今年春夏交附甸頑民倡亂
而拳勇持麾召號蹂躪燕趙齊魯曹滕兗魯之

亦云孔棘惟

天子隱憂元元之咨於是耆武允議儒臣董厥徂征
惜負荷弗力卒罔功時為儒病朝議方嚮侯維虎
臣而

綸音渙下尤儒是簡司馬陸公以壯猶往又之臣工
踊躍預為襄夷慶公素以身任國計拜

陛受鉞剛日提禁旅以行而邊臣許君太自宣府郤
君永張君縉自延綏饒君隆自遼以次率士調至
天子屬公統之然不欲重煩公命戶曹即以具饋工
曹即以具械給舍御史即以視師而奸慝糾公惟
一意制節或兩於前或伍於後或專為右角或參

為方角或犄之或踞之歷歷如預習軍中叢談偶
語曰老將不如得所馭願為齊致力露布所及幕
既烏矣陪日追奔而得雋必曰將校之勞若已無
與於筭捷日奏

手勅亦日下旌公功必慰將校勞然以奔逸百校而
都御史彭公帥將士自中州分克而協戮歷湖湘
江淮上下至狼山廼殲惡醜凡戰經數十合折首
數萬級公未嘗快意曰赤子也無知罹此耳故凱
歌之旋棄訊與馘而以全師報

天子慰勞議錫命以公上爵公偃僂而避曰是惟
廟惟社惟

祖宗之靈惟

天子之威而諸執事之勞也何敢貪天功而冒賞乎
辭弗遂時論益高之朝列胥往慶公公殊有黜黜
色未揚言也某門下士逆公志弗敢慶亦弗能頌
但進而言曰公之名在天下師周孔而匹休韓范
真儒者之兵也使後之論者不以言兵目儒矣公
雖不有功然

祖宗養儒之深

天子任儒之專至是咸底于績必有史氏秉紀其成
以昭示永永功也公安得終不有乎公曰吾職也
非吾幸也

天子之德也亦非
天子之意也

重刊鄒忠公文集叙

吾邦鄒忠公有文若干卷李忠定公序而傳之舊
矣其後生也素慕公益喜誦公文必盡紙墨能休
休且致思焉想見其風槩志節若仰視斷崖絕壁
煙雲入象與日月相追逐而不可即若大將秉鉞
臨戎而羅卒衛士不能出氣語若金石交奏鏘然
鏘然而飛蟲蟋蟀之聲不入耳也試匿公名摘示
名文者輒辨之曰忠臣之文也蓋文者心之徵也
豐美稱者有中和之氣溫潤稱者有孝弟之行皆

然也公之文不有忠直之心者乎公在宋元符間
劾章惇繼論劉賢妃事忤旨傳詆之竄新州宣和
召入蔡京忌之再竄韶州賫志以卒意公忠謹蹇
諤有未克盡者一於文是徵思而不貳直而剴適
不偏儉而可行又非若羈旅委瑣卑愁怨戾意象
故誦公文者益信公之心而慕公之心者益重公
之文也凡文之傳者遠亦離心之傳者邇亦惇公
其以心傳也獨文也哉彼奸人初志將謂嶺海足
以死公公死矣而遺文在木流布天下而傳之今
嗚呼是豈奸人之能死公也哉嘗慨古之忠直為
奸人死者自大家外鮮克以文傳必有以也公之

文使非李公同志而亟傳之亦未知至今何如也
然則匪公之文罔有李公之序匪李公之序亦罔
有公之文二忠莫有軒輊胥克以傳式重吾邦邦
人與有光也一有泯墜惟邦人是咎而况為之後
者乎茲公五世孫某等懼公文刻久且勞日就剝
逸謀重刻之某故獎而成焉且序于末簡

弭節壽親敘

天子在位之七年夏五月六日遣官蒞

蜀國典禮大行人歐陽子崇道將

命以往不及宿也時同年友在

朝者謝子立升郭子正學賀子朝卿毛子汝厲海子

質夫費子子和萬子汝信鄒子謙之暨良勝代相
于都門外竟蜀道險固時寇弗靖崇道或重是行
也圖以慰贈然而色甚喜若不能風翼而颺去譁
然笑曰異哉崇道樂是行也崇道曰使職也弗類
苟祿且五稔吾父母割愛弗忍今年三月十日父
六十壽又弗克展禮念及則涕交頤矣故不能聞
於君子請頌茲行便道歸得追壽省視

天子方新孝理不是禁蜀道雖險且艱胡不樂爾立
升主醮遂昌言曰樂哉父以鳴臯先生稱于鄉眾
父也將寄以頌粹不能作然今日有此契誼以業
經為時需爾也各舉舊聞可乎眾曰唯唯汝厲子

和讀高宗彤日曰降年有求不求則壽民惟天典厥義子歸將曰惟大人允義承天之休朝卿質夫講易之頤曰壽必期期以頤頤惟龜息以養子歸將曰茲大人方壽之基視養以宜立升汝信考王制曰六十不親學鄉可杖也謂不備弟子禮非廢學也子歸將曰大人素學存秩有望而何限於鄉謙之論春秋傳云不朽曰立德曰立言曰立功惟是之充乃有終子歸將曰集茲不朽于大人之躬壽安有窮正學誦四牡之三章四章曰彼使也使也不遑將父母也子歸將曰茲獲展慶大人君之私也胥以無忘良勝執爵而替之曰夫書行也

易靜也禮逸也傳久也詩正也行以其之靜以之逸以休之積久以致之守正以俟之皆壽之道也予何言哉特多崇道以親故險且難不避也冀其移以事

君亦如是哉崇道既酬免席拜是衆嘉哀而書之以歸

送鄧宜舉歸新城叙

自學政立而弟子非貢舉不克自向往故有四方之志者或老且鈍新城鄧子宜舉素憤是適

議下聽諸生補國計迺毅然輸緩而來銳其志者也崇大學先後凡二年以率教聞歷事夏官卿又一

年以勤敏聞茲注選籍于天官待格未及而歸且
行來別予聽其言若志弗舒也且冀有以張之也
予曰吾子御史公之胤也雖微子志猶將張之以
尚賢也予何辭顧予與子友行也有規之責焉宜
舉曰願有聞乃言曰子素業者易乎成天下之務
莫加也試摘一二與子商之子之歸也豈但已耶
且必為文人文其在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畜
之不極而施未遠懿於文也宜友可成焉友取於
兌兩澤相麗而講習之罔不有資資匪徒文也將
以見於身其觀於蒙果於行育於德而養之以正
則童蒙惟子之吉身之刑于家人也嗚嗚嘻喜悔

而厲且吝子戒之罔不在初家道成富且豐矣
闕其戶聞其無人凶之甚也子懼之惟不見是圖
若有慶譽子其承之以謙謙以涉川何往不濟子
泰之漸也拔茅彙征子欲賓于王而國之光也斯
大觀乎觀子之生可晉以錫命也將有臨民之責
甘臨其有憂乎予如不鄙予肉食者言其吉務滋
而咎務是去思其復也四方之志可行也臨民以
上之事又將探索而嗣規也予固多賢者之後豈
乎足以自張也其懋哉其懋哉宜舉謝曰君惟惠
徼先人甚善教也微而要核而可據且以藩吾身
殖吾宗也敢不唯命顧弱不足事事願服以歸而

思以變其初於是酌以信之揖而別去

送青厓士給舍視蜀師序

士叵移習也倭傑而下諱言時務有論及而搖目附耳語欲不遂言者有俛不答者有趨以避而去者聞人之言於私若是欲其自言難矣而况公言之乎至有言於公者不曰侵官則曰賣直不曰賈禍則曰生變詆人之公言若是欲其自言尤難矣而况行其言乎然吾江右之士楚習也每以曼言為世齟齬是亦負氣之偏而時論或假以不移於習故輒自信朝會竅立角論侃侃有目指者曰是江右人江右人至於鄉曲宴私亦世故料量而劇

談之無左右顧有所論建雖忤時觸禁不忌也若吾青厓王子又習於是矣青厓二十舉進士選入讀中秘書授給事中學優而氣銳又得以言為職故在刑科言刑行矣今復兵科言兵又行矣譽謬之聲動中外與第東石日有論著皆匡時之志不作俗文字以其與三厓歐子南漚王子補齋萬子振齋歐子立齋萬子可與言者示而商之斬斬可愛可信愧不能有所贊而咸樂有言如是也今天子以西征又敝欲底成績青厓將

命往視師又預計便宜條言之乃行時三厓請告南還振齋使

蜀國吾四人者在朝竊喜而往贈以言曰青厓今而後可以行其言矣天下之盜自蜀起而燕趙齊魯之墟江之西淮之上下河之南北湖湘之中延及江左連吳徑越擾劃半為盜區蜀不靖群盜之熾夷末也雖其犄角未有懸屬而盛衰聲援之勢不可謂無所倚者是私言猶在耳也今當其事將副統馭以正以竒惟機進止昔言兵者行焉有不恭命得折簡而刑之昔言刑者行焉惟言之行而預計者又多中則蜀盜之平也有日蜀平夷下之盜以次就息必如所言矣異時歸

命敷奏瓊瓊使人亦目指之曰是江右人江右人三

厓振齋當已復列與吾四人又必大喜而言曰吾江右人非徒言也言官得行其言也士習貴於有言也聞者將亦樂矣而何有詆於青厓者乎

藥庵陳先生輓冊叙

輓歌作於古也有二義斥苦虞殯挽車者以相力也薤露蒿里挽首者以禁哭而寓哀也今之作者固非有不得哭亦未必執紼人也若古義何良勝當思易此義而未敢也因讀藥庵輓冊竊有發焉夫車行而扼之曰輓是去而欲留之義人死而輓之顧非欲其不死也哉不死之道四爵祿不與焉教足以立師政足以飭吏仁足以御家義足以益

友有其一亦不死也藥庵其兼之矣初以鄉進士署南城學事曰豫曰時曰孫曰摩共乃職士樂以有成其教以立師者數才識稱上檄以董邑治因革惟宜厥廢胥懷以畏其政以飭吏者數寢疾京旅尚虞族之有喪弗舉者其仁以御家者歟大病而途殯知者咸慟之視斂臨棺慰其孤者如織操筆作誄凡數十家其義以益友者歟夫義也仁也政也教也皆不死也惜乎爵不滿若能祿不充若志使仁義之行者未究而政教之施不達也此所以輓藥庵於不死也若無所行能而徒久於人世則固死之矣死而輓之何為哉然則古之輓者其

義二今之輓者其義一古之義也疏以隘今之義也遂以通固有自我作古者豈必昉古而後作歟藥庵姓陳名義字以方閩之莆田人

送通政羅君允恕省親序

通政羅君允恕以尊翁國子先生在鄉耆老累疏乞終養重違其志乃易以省詞特

旨報可鄉士夫曾子元之郭子正學松於夏子曰羅君之行也子喻之乎曰羅君將益翁之壽而求其祿也二子曰子知然者天道乎抑以人也曰史也譬也未嘗學也天道何知近在選部讀君之疏矣其始也直而不犯其再也曲而不迂其三也懇而

不激其終也盡而不窮不犯則非陵不迂則非冒
不激則非怨不窮則非詖皆善言也言之善而成
文文生於氣氣役於心文之成氣之和也氣之和
心之平也能文則可以得天也孰不知羅君之然
也曾子曰若以言也亦有聞矣君嘗語曰吾伯也
司業國子時草疏矣移書告之曰

天子方敦教胄子敬寬在躬今貳秩宗裡身是代左
右罔有間吾仲也參議浙藩亦有志矣又告之曰
天子軫念溝壑惟奔奏恃活朝夕不怠某也凡食受
成又幸同采君子共事有恪故歸養是任且因以
省伯與仲也郭子曰予抑有聞焉君嘗私曰將視

伯也仲也年與資弗若也望固下矣而祿於其
吾以為泰也忘吾弗若而下者不獨吾伯仲也而
下吾之祿者又不獨吾伯仲也况舉必以次次又
及吾固不欲上人而因以避也夏子曰信也蓋知
羅君之然也夫某之見者文也曾子之聞忠也郭
子之聞謙也心以帥氣氣以昌言言以成文文以
感人忠以制事謙以刑善德之成也成德天之胙
也薄而後祿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况
天子之侈卿乎又况

天子之德卿乎羅君之欲有大於先親之壽者乎親
益壽祿未有涯也二子曰子之言羅君欲聞也因

書以贈可乎

贈允昭黃先生分教義興序

聞學之興于今人必曰自泉之

蔡虛齋虛齋學本性命於事物必通其曲演朱子之緒而風士教吾江右之學亦云爾者虛齋董學政士固黜乃心而不變也良勝最不善變幸與之進未能領命自要妙而虛齋不可作矣夫有所啓未竟所受益所慕莫知所從故思見聞之士猶虛齋也而况泉之士乎泉之士盡虛齋也况親炙而友之者乎然亦難於遇也去年秋初官刑曹親黃子希仁莊而雅默而有容以為虛齋矣希仁曰子未

見吾兄子應期乎今年秋調官選部獲侍應期左右惟所適温而文博而毅以為虛齋矣應期曰子未見吾大叔允昭乎友虛齋最久樹惇而栗無逸言嘆吾同輩事而憚之曰焦先生近以貢來矣亟造希仁之館而省之迺知應期示以虛齋也方意必得所從虛齋之教可以竟受而允昭拜

命分教義興遂悵然別去嗚呼天何假良勝於奇遇而迺致私恣於亟去耶其以良勝之過希仁應期已足為虛齋者耶又欲成彼之為希仁應期者使遇天下如良勝者耶義興之士固有欲為希仁應期者耶亦有亟欲一遇如良勝者耶又况焦伯強

隣洽之遺風有宜於允昭者耶朱子謂商老開性命道德之指而義興士知所學虛齋之學其所也孰謂今有異於昔耶然則允昭之去行虛齋之學也虛齋之學朱子之學古之學也古學之行使人曰天下之學與自衆之祭虛齋也是希仁應期之志也亦良勝之志也尚敢致私怨於允昭之去也哉

脩篁舞鶴圖序

人而有所可狀則擬之於象象而有所不足則發於詞詞焉者詩之謂也象者比於物物非必發其真繪而圖之亦象也故象以擬人者也詩以昭象者

也此脩篁舞鶴圖詩同年君子作以壽黎君乾性母也或者曰篁以象母之節而壽鶴以象乾性之清而貴也予曰若是夫篁與鶴有遺象而乾性母子有遺狀矣彼篁也脩然依巨石而立若得所倚其柔順以承天君者乎垂枝而俯其若為樛木所容而安命於宵征者乎比戟而叢玉異籜同本其善視諸子如雛稟者乎鶴則幽然若聽露之鳴其將和在陰之聲而期以孚其類乎昂然欲奮而騰其思羽以為儀乎不喙不睨而聳以立其有難進易退之志而以乘軒為辱者乎夫頌人者必表其微而愛人者思進於善黎母善狀若是微而張矣

而君子所以愛乾性者若是無已母之壽獨以年
乎哉乾性之力於善非所以壽母乎哉噫予恐詩
限於詞而非化工之妙有不能盡狀者也

贈阮君惟一僉憲陝西序

古衛阮君惟一拜

命陝西僉事予寮友張君元承同門世講好也踵顏
季之義而圖以贈行既自言之又約素善者言之
以末卷後余余胡為言也追惟顏季贈履數言而
足茲言之不足情之無已也予與元承兄弟也元
承之友予友也獨無情乎是故有以言矣顧於惟
一初未能悉元承為悉之曰惟一以進士為御史

按治陝西風力右衆上下人才之忤拳奸不以貨
免落職為成安令上下人信而寃之而惟一樂以
往循循於下吏事茲以免喪而來上章下部吾
邃翁先生直之故請于

朝遂茲超拜上下人宜之於世事稱一大快也惟一
輒曰具疏以白心迹而已敢望及哉予矍然起敬
迺悉惟一如斯人也如斯人也贈之言何以他求
夫自御史出為縣令亦奇禍也使非惟一入固有
幸而樂者矣其不然者必以為枉之也以縣令而
拜僉事非常裕也使非惟一入亦有駭而異者矣
其不然者必以如是而後直之也昔之退今之進

昔之枉今之直人心之公惟一可自念也特是以
往則舉錯幾何視吾進退何如也剖決幾何視吾
枉直何如也若是而舉於職無抑才無寃獄矣推
之天下快恢乎有餘也哉元承躋予言將以告惟
一可以抗手別矣

壽丁君仕玉七十序

山谷之民壽城市之民矣非其受氣殊也山谷
之俗野野則樸樸則不鑿生氣日完而壽然未必
皆壽而壽者恆多於夫城市之俗澆澆則離離則
浸薄生氣日索而夫亦未必皆夭而夫者亦恆多
於壽今予所見則又異是京師天下之城市也丁

君仕玉居之其伯也仕隆享年七十有奇仲也仕
元享年八十仕玉今又七十而貌也腴步也鬢
髮澤膩雙瞳碧光炯炯頤和茹實強健欲下壯夫
而伏之見者識者咸背指面卜以成數之壽其及
也嗚呼丁氏居京師獨非城市民乎而兄弟克享
有壽予固知其非城市民也丁氏吾南城人其故
廬在水南南城南條之盡脉天下之山谷也水南
又南城之山谷也巖崖峯巖原野夷曠湍瀑廉利
林居土屋之下童叟妯娌垢面蹠行尚有不能通
越境入言者仕玉兄弟或生於斯或長於斯亦嘗
耕於斯秣於斯饘粥於斯友族屬於斯連姻婭於

斯雖伍寓京師數十年而以雄貨商販不絕道路無三歲不展廬焉父母死亦歸葬焉子女之好尚求鄉人焉而鄉大夫宦游京師者招致而主焉仕王又往來燕冀齊魯吳越以極交廣閩粵之幽竒勝絕皆致遊思焉其心未嘗不在山谷也可以城市之居累之哉是故有仕王之心焉往而不壽也不然吾南城之民固有夫者矣京師寧無壽民已乎固知有山谷之心無山谷之民有城市之心無城市之民若壽與夭初不限於所居居亦移其氣也仕王且老有定力矣保無移也哉

贈郭君達誠守寧波序

刑部郎郭君達誠祿未及次

天官卿才之請于

上以守寧波郡蓋異選也同鄉諸君子往慶且諗之良勝與焉達誠懼而請曰灌夫人也不自意異亦不敢為異人口茲異選也何以及每思處其恒人恒視之委其異人異視之恒視者卒副而異視者罔克自全幾何以任良勝應之曰夫異人者果其異乎亦其恒乎異視之者果以其恒乎亦以其異乎達誠守郡曰寧波以濱海故名有微義也請以為喻波者海之餘也海者水之委也水靜物也波則動動之極則激激亦有所害是以思靜也故欲

寧寧則靜之極矣動靜見天地之心是天地之理也識動靜為天下其可也而况郡乎故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張弛動靜之謂也或張而弛之或弛而張之固非所以為異也而人顧不以恒視之耶且聞先守是者曰張君廣漢曰林君守仁皆名守也張君八面受敵才也今若流水民使之入曰賢林君日不足而月有餘也民亦安之入亦曰賢是固有以張弛而不異者也賈生曰不善為吏視已成事子視二君豫席之矣而繼之而張弛之恒焉而已矣達誠曰繼善者難此惧而又惧也諸君子曰惧者進善之門規者

與善之心以達誠之惧而有是規也寧波之守術曰張與林也其何日之有

荆庵太守毛公輓冊序

通天下與古今曰情情無與於人也而亦有與於人也惟其稱焉耳矣入之情一也而愛惡哀樂有異焉者聯階比舍至憎怨若以不及相見為快身後論定又恨不及生與之白而崇文弔古見於家傑憤慨者亦多矣劇樂叢歡意得者歸向隅有泣將不能引之道遇衰衣類乎其順頌乎其至其能逆咲語以荅之者非人也是惡之不若愛之之速也樂之不若哀之之盡也愛之斯錄之矣哀之斯

傷之矣此輓歌之作情與於人也而君子有不廢
焉者稱其情也菊庵太守毛公與劉安人俱以考
終外則官臣其惠也流內振家法其化也行行道
之人知愛之當其身已然也嗣子榮能棄官以養
喪之哀可沾也公赴及京師榮子伯溫官御史臺
有言職不得奔去廢業為位而稅充充而窮皇皇
如求弗得於相吊也為公來者為榮來者為伯溫
來者哭盡哀不能廓然而出戶又知劉安人赴及
時伯溫為紹興司理如是也是故錄之不能盡其
詞而傷之不限於不及見也而同鄉而同年而同
官又世講如良勝情若無與於人者俱弗稱焉而
已也程子曰禮者因人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
發乎情止乎禮義又詩之本也君子是非所由
禮義所由出夫安得不有菊庵之愛也夫安得不
有菊庵之哀也

贈王躍之還建昌序

文武一也後世而二焉今欲其一難矣兵農一也
後世而二焉今欲其一難矣此經世者之恆言也
然有易而一之者何哉每聞章縫談兵法指畫勅
虜如在目中譽之者曰文武才也介冑之士稍稍
事筆墨約束衣帶類寒士人亦異視之兵制襲壞
坐食以困農八籍半虛調發不足按籍刺丁壯威

貨廼訖猝有警備又驅以先之冀傷敗可以避法
求其故則曰是以賦出兵之意嗚呼若是而為文
武兵農一也是何其易易也歐陽子謂困天下以
養亂者虛矣而武士征行若棄于市書生制敵一
試而敗獨劉秩也哉是古之文也以資武今之武
也以冒文古之農也以寓兵今之兵也以厲農故
今之文武之一也余欲為昔之二不可得已今之
兵農之 也余欲為昔之二不可得已然而習尚
非可以旦夕移規制非可以草率議變而通之存
乎其人則懷天下之憂者於一方君長寧無有厚
望者乎千戶侯王君躍之余少以文字友者也茲

歸守禦吾邦其於武事固當深講者而邦伯韓君
又將家子躍之夫亦有所遇矣志相成而類有所
感則樹兵以衛吾農者可幾也且為謝曰余亦談
兵者而今則已矣然亦豈但已乎蓋思所以一之
者而未得其說也

雪峯歸隱序

隱之義藏也必有所有而藏故名之隱周官三百
六十屬其仕以道以術致仕而藏者有道有術江
雪峯官以陰陽正術名茲致其事則藏其有者術
也古以術仕曰馮相曰眡祲曰保章其掌則十二
歲十二月十二辰十日二十八宿之次而鳥火虛

昂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之數以天健行過一度日剛一周月不及日一十三度積為氣朔盈虛而置閏以成歲與曆曆紀其時十輝之法以觀侵象鑠監閭嘗彌敘臍想而妖祥吉凶以辯至守其變以動以野以相以雲以風詔救政訪序事上擬羲氏和氏職亦難而術非淺淺者

聖朝昉古立官內置

欽天監外置陰陽學學以精於術者主之而訓於後雪峯儒其術以仕其行者果以此術隱而藏者果有此術仕足重隱亦足重若以時議目為閑後

而混於驚例則茲勇退高蹈尤足重也况致仕故以老而術仕多以延世雪峯齒猶壯官幾再紀未坐嘉石入園土乃超然有見不欲貽於後尊翁西園先生以薦繡投老林下弟商濟諸子應乾應奎應瑞林林壁立行將以道仕盖有不得子者雪峯預為肥遯以子職娛老為命而龜於進退如此亦孝隱也哉雪峯名梅西園命也隱而有號亦西園命也梅本清素淡薄有處士風固非列紛華之植雪而後神矣推是義也固知雪峯之仕非西園意也雪峯之隱西園意也

送郡侯宋先生朝

觀行序

正德六年月正元日天下諸司長隨法從之班以朝駿奔虎拜成古觀禮吾郡宋侯計程而往於五年秋杪啓行行之日幢旗羅前杠蓋陳後武夫翼衛蒲梢上馳郡之民鰲老齒壯空巷易肆而夾轟以觀奔馬趨馬衝馬突馬追馬隨馬喘汗失次遮道願留至有感泣若失慈母凡在衣冠之末濟濟漆漆拜餞即祖目擊心語以為攀轅卧轍宛然古風也可以觀政與俗矣坐有起而頌侯之政者曰侯之先政吾郡者若舒公楚瞻趙公叔鳴俱克政者赤脚躡層冰遺聲猶足起敬難為繼者也侯監二

縉紳慶壽詩序

予館人周天德浙之山陰人也自為國子生旅食京邸幾越稔資僕兩貞故投刺縉紳之門若習貴者茲以業不愆素例得歸且以壽其母徐乞縉紳工為之言方而為用引而為卷又縣而為軸真珠玉爛然光奪人目予得括而繹之且驚且愕疏其比名而列書者有槐閣之老而春坊史館又其貳者也有棘位之卿而列署分寺又其屬者也有臺諫有皇華有中舍而諸進士又皆嗣為之者也是凡內階清要為縉紳望者無虛銜因叩其所以曰凡人脫俗累者孰不欲借縉紳之言為重然而假

門第托知舊通幣具狀走謁經歲月而縑素架高閣竟不成帙而恣恣鬱去者何紀蓋名為縉紳皆非苟於言者言之不苟則人知重之而難於得之也宜也天德何修而得此也耶天德曰禘寔不類然以先兄天兆嘗為翰林檢討弟天承今為刑曹員外郎母視之猶子也主事徐君大章又母之弟而禮之舅氏也在諸公言者非門生故吏則莫逆世講屋烏之愛而推挽之力居多幸賴此為地獲禮受知卒不敢以慢心承之謾足而進屏氣而語將事益虔存問益密得請而喜滿容月一造馬日一造馬或闈人致辭無遽言無變色退而自休休

而復往焉又不敢以怠心繼之諸公或涼禘之外是若不為吝予躍然而慶之曰不慢則敬不息則勤勤敬德之興也培養其地而為壽之基也今諸公稱述而母之德大率根於天性而敬以成夫之義勤以克夫之家者也今天德知以此得縉紳之言必知而母以此得壽矣何庸予祝

栢巖宦蹟錄叙

凡錄錄實也亦可錄也實斯錄錄斯傳矣史之遺也予讀栢巖宦蹟錄終卷撫然曰錄茲其可傳耶稽夫類矣若婁人抗裂膚之寒進之室而挾之纒也温乎形予愛焉若清秋之夜飲露酌泉猶意其

或滓也介乎勵于守焉若疎竹老松瑤琅偃蹇孤
立世外莫之能倚也予恍然不知樂且慕焉蓋栢
巖初以鄉進士守州子民職也在和在高郵有惠
政形予愛信其為循吏也繼遷河東益運司賄地
也廼克操持勵于守信其為廉吏也方登薦剡而
超然勇退使予樂且慕恨不能生與之俱而從之
又信其為隱吏也予頗蒙其感若斯感若斯上予
者感且深矣感之而儀之其為吏也多循矣廉矣
隱矣賸削者墨者迷不復者日省矣天下其日康
矣茲其可錄者可傳也然予未知栢巖者也以其
錄之有感焉耳但旌舉八疏獎勵六檄而張之

詰命煌煌也錄之實可沾也史職固嚴將不能遺之
而慮其或遺字之心也故有錄也栢巖姓程氏名
憲字廷章世為饒之浮梁人子名遠成錄者也

品士亭翫竹詩序

品士亭翫竹之什提學李君獻吉懷

泉齋先生作也和以荅者先生也屬而和者吾江
右門人也先生初官許州作品士亭獻吉率先在
游名亭之義先生記之矣去許十年提學江右亭
因遺構復名之環竹脩如也今官司徒去是又十
年獻吉往紹厥燬時休哦其間憶許亭之游廿餘
年矣故見而感感而懷懷而有作先生得而和焉

門人布中外聞而和者將日益就一時在朝而和者此也卷成適先生累疏得告歸省咸願以是歌于行之日先生可之亦樂以示後也命良勝序之夫良勝得立斯亭爾已見斯竹爾已聞之先生爾已竹之宜于亭也似士亦似教也植而固知其可以立也其虛知其有所受也比而倚而不亂知其相與有成而不黨也勁以直將以勵夫曲也靚以踈將以通其執也翳以密將以闕之靜也少者籜老者特將進之未已而作其氣以不衰也士之似也教行焉固有道德功名而不以富貴為也廼品士也是則獻言之所感者多於許矣懷而作作而

和者非竹也夫懷情也而感則心也見於竹不若於容也感則無與深也見則無與親也殆非詩所蓋也然而獻言之感將以教士良勝等夙負士教重有感夫獻言者况先生之行也哉

送驛宰鄧景昇之覲江序

日者鄉人鄧景昇以從事選新會覲江驛丞盛冠服來謁夏子夏子曰偉哉丞也若習於丞矣爾無卑丞矣乎景昇曰資也何敢卑發請所以丞者曰知之矣昔在學有師譚公新會人也嘗為言之於今未忘廣州會府隸州一縣十南海最大新會次之州縣所隸承驛十有一馬驛五惟新會隸水馬

驛二峴江其一是一必當水陸孔道也道孔而驛任勞縣大而辦亦劇焉卒舟人行資居甚委積於郊野衡鹿於山林薪蒸於藪澤蓋屨於祈望日填於驛巡比而出入專之者丞也使臨宿寓而節迎郊勞授館供帳致饗獻饋展車陳芻至者如歸歸之丞也峴江且岸海

聖化薄內外海國在服若暹羅淳泥占城真蟻蘇門答刺瓜哇之屬歲時朝貢候風潮而來者日集番舶胡賈交市奇物帖而人激而犬羊雖踈簡節目而必制之丞亦與有責也夫辦劇則勾稽富彊易其請者有矣爾不貸也益以守丞乎道孔則迎送

煩鞅掌其愉者有矣爾不沽也濟以幹丞乎古以候覘隣者矧茲夷夏爾脩能布常有藝不採蕪藿也於

國事有禪無壞丞乎惟職匪小曠匪大景昇無卑丞矣乎景昇曰丞亦有是哉何敢卑也嘗獲事費相公三載無敗言乃序秩少為

羅宰府所可得省辟幸服名言又何敢負曰范冠蟬則綾也蠶績蠅則匡也古之喻夫人也矧若景昇其丞也哉吾師尚健景昇往矣丞與否也將有開矣

新城最賞叙

古今肇置郡邑必有名名以義制者也或以山川
或以物產或以人事或以瑞應或以封域或以道
途或易其故或反其初若吾建昌郡隣於建封域
名者也郡隸邑曰新城者吾再過之無尺堞焉制
以義弗副考之志弗宣強附數者而弗受因隱度
飛鳶巖嶽與日山東巖相邈迤水循麓九曲洞滴
作鳴聲屐遊曳踵凌兢不敢俯仰視雨潦至涉弗
利也故歷茲年數猶完城然或曰邑多君子足以
攸墜今時出賢者若陳公員鞞段公敏民用以阜
阜則思義義可使而固又大於城然雖然未之安
也吾承乏刑曹時聞徐令繡上工築狀矍然曰有

是哉後其興也兆於命名時耶吾調選部聞徐令
以憂去懼其墮也代者得黃君瑞卿寮長鷗溪子
曰若署吾州學也其教行吾應之曰其校文於吾
省也為得八披籍而索之巡院之旌揚者再撫治
之旌揚者一於是預卜城之成也無難矣無何吾
郡守缺又得韓公韓公有賢名者又知相與以成
者不獨城也今年某月城果告成韓公狀胥監司
于按于撫咸下覆實瑞卿受功賞焉於是蓋信韓
公之亟於為民而容其下瑞卿之情信于上而安
於民薄尉而下不敢有其功而祈吾言以張之又
知事之成同而敗異之不誣也噫一城役耳而有

數百年之兆合數人之賢就數年之後又不知幾何之財幾何之力廼遂其成若此其艱矣乎而顧不思所以守之者乎然而成之者令以為民而守之者民以為令令弗愛委而去者有矣民弗固潰而逃者有矣獨城足恃哉使異時有登城嘆者曰新城新城不負名也殆與山川爭險勝憑城而生者思吾瑞鄉猶陳段也邑之君子志載之賞斯上已乎

贈何侯考績上京叙

何侯倅盱郡事既三年法書初考闕白于郡之長郡之長具治狀于監司于觀風使者咸曰貳職廼

脩惠可績廼宜課曰最侯廼介功狀上天官卿下功部就覈參以要會以獻于

天子余方專席在疚褻若罔知郡士夫以余嘗從事天官即私諭之曰黜陟幽明子所事事子弗曰在家弗知余免席應之曰何敢爾何敢爾但侯之政明矣以其最也余於其殿得焉侯之資當遷矣余欲祈以次之也侯嘗代執覲禮入京師余承乏選部部禁維密維嚴稔侯之賢弗以嫌避侯亦弗余鄙一過余刻燭讌語顯顯於理戎事畢出意見咨余以可否余亟賞之曰官臣也言不渝於職因與執論先是議者重於足兵請

命專憲職責以成勞限之格盈什之三者書其稱故
吏以市兒補亡為右職以按紙紀錄徼能名然問
其丁壯幾何莫得而知也籍削幾何莫得而知也
不知所補所錄者何自而有也月給于甲歲于乙
歛以配益之以贖遮食更衣道亡而牒匿及易吏
而訊之則曰前吏所補者逸錄者斃矣不然每吏
而盈什之三吏三吏而倍於初何積數十年之擾
擾而及籍之虛猶夫籍也哉侯不竟余言心動而
視流迺抗聲曰課寧以殿毋以病吾民罰寧以黜
毋以廷吾君侯歸逾年言若在耳余竊要其成
侯之政如其言余之言迺侯之心也余即是以知

侯之職也欲專謀也欲博治心也欲下充其量也
欲有所受是非取舍又欲出於恒情好惡之外者
也嗚呼有侯如此而忍其去吾民也哉第恐情有
不能以必副法有不敢以強通侯之心安於殿矣
而入最之余欲祈以次侯寧無祈遷侯而有之者
乎况夫涉明天下之公又非一人一郡之私所能
勝之者也郡士夫曰民有欲天必從之子母以廢
業辭第書之以壯侯之往而亟其還也吾民之望
庶幾其慰也已

敘別台峯御史

台峯熊君尚弼以足病請告得長休暇良勝往喻

之曰足之病也不可行耶不能行耶抑不良乎行耶尚弼曰亦難於行爾適然並笑若有所得良勝曰尚弼為士也以學名為令也以政名為御史也以能言名應時而舉志與職若取諸懷而視之行於尚弼豈其難哉况行其可人之可不可弗知也行其能人之能不能弗知也行之而良後之良不良弗知也行在尚弼又何難焉尚弼曰相聞車之行者澤之杼刀以割塗也山之侔搏以行石也故塗不附輪敝而不覲於鑿人惟見其行於難而紆之無難也不知圜之以規匡之以萬均之以水直之以縣適之以奉同之以量國工之攻其行者難矣故人或可之吾未見其可也人自為能吾不敢為能也人以為良吾弗良之也是以為難也於是命酌引滿舉白噓噉盡歡尚弼躍躍而喜距且踰不知其足之病矣嗚呼尚弼難於行者非以行之為難也人惟有所難而後無難焉他日登車皇路如砥國工之難廼行人之易也尚弼無忘之哉

別陳惟濬

陳子惟濬少負資翁益知教而慎得師故游予友饒德溫氏殖學茂聞方冠舉進士信于甘泉太史之教期以周旋也懇疏乞歸隱然有難仕志予忝

鄉舊請有益言時方讀易至蒙巽然有感曰惟濬於是無童心得於內外之養多矣遂演蒙之義傳而告之

夫蒙以坎遇艮曰險而止泉出山下象物生之初故曰蒙蒙昧也昧近於明發之者以志應其惟德溫身以行刑人弗用足以受也脩廼來離而不反家可任受斯大矣受將以施從仕也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女不有躬人勿取焉為不順也進不遂進知順於仕者歟順則反其初近實也飲于其泉和易以思實施溥也其免於困童蒙之吉其教刑也吉之謂何強立而不反真純全矣故曰利於禦

寇禦寇天下之難事備矣嗚呼蒙蒙昧未辨之際也養之功用大矣哉

贈廣昌令張君景川治最序

東洲夏子與天游陳子同官吏曹即友益善諮焉說以解應而恒有濟也語次及張景川調廣昌令陳子曰景川吾鄉振奇士也吾聞廣昌盜區吾私景川有懼焉夏子曰然哉廣昌郡喉嗑也敝甚湏也於陸為通之建之廣之度章貢而東盱而西隨所之也厥壤沃賦下專業數十家出其餘給于旁郡先是少司馬揭公冢宰何公司寇何公廉訪使

三才圖會卷三
九四
賴公群賢彙征恒得擇吏吏亦恒以治聞柰何氣
脉債發久廼息進士解蒸朝不坐地不齒通衢藪
澤逋逃是歸厚利腊毒寇偷是資倉卒變殺掠長
吏蒸鬱暴菴為厲為疫死傷枕藉編戶日就削吏
莫有治志曰下之人不以是望予上之人不以是
信予積數十年邑莫以治聞耳無何景川以建平
功課上考夏子進而與言若陳子景川凶臆開達
信有奇氣英英邁往矣逾年夏子居廬稱廣昌治
者籍甚曰邑完城疑獄平反賦惟正惟時是供矯
虔者部勒而成大家法細民裕逋復而所瘴毒不
害齒日籍寇至論守弗去哲人用章士彬彬蔚然

興文學治於是憲使楊公異之巡院徐公異之精
別之劄大書而踵至邑簿某以告夏子亟喜景川
出苛以就治思以釋陳子懼且冀張邑治如初也
因告同官諸君子曰邑無完敝惟其政事有成敗
惟其人將必有異夫景川者天下無難治無遺才
矣

贈邑侯孫君明甫賦政紀成敘

古郡吏得自辟屬韓侯雅師古先否臧惟難惟慎
過余言縷縷不絕口余隄塞莫之能應侯速余曰
啓事未忘選諸所表其可哉屬先令治理責亦先
之於南城而奚若余勉應之曰明甫余知之比余

校文禮部得士也知之以文焉耳其詞茂其氣迺
懿斯近於厚矣於廣昌而奚若余亦應之曰景川
余知之比余副銓吏曹調令也知之以政焉耳其
上說其下弗咨斯近於果矣未幾憲副楊公行部
曰廣昌令武備聿脩署職曰右余聞之曰果哉固
宜以兵顯若是宣使羅公繼至曰南城令供億惟
時考課曰上余聞之曰厚哉固宜以賦顯若是夫
賦奪民財也譬之水然川則流澤則蓄有蓄斯流
令弗厚民阜財亦弗厚賦之成也難矣兵殘民命
也譬之火然熾而攻蘊而守克攻廼守令弗果民
用命亦弗果兵之威也難矣况夫廣昌以盜賊四

境尚墟南城以儉劇百需孔棘禦盜莫亟於詰
裕儉莫亟於平賦邑之政有所先而令之才有所
宜豈

君相器使有微拳而造化默運有適會者歟雖然
余聞明甫必善景川景川必善明甫治境相接聲
實相通得喪榮辱相形南城有政越日而廣昌聞
焉廣昌有政越日而南城聞焉曰善則曰將掖而
成之曰未善則曰猶及柅之二邑之政交相師師
則達達則治理罔不效

君相代工精核吏治優異且有待獨兵賦顯名邑
治當郡辟已哉余方隱度而明甫僚若屬祈頌言

者踵日至余復何言哉有如此意期于成也有如此意期于成也明甫可余言將有聞于景川矣

褒功錄序

韓侯過東洲夏子之廬論兵若旅樽俎可指獲也夏子善之曰兵孰為功曰在將三軍之命也功孰為大曰在邊萬世之防也夏子尤善之曰侯邊陲將種也有所受矣曰唯足惟先公奮庸卒澤東土威外服爰舉祀典

國是具存轍不敏懼綫厥緒辱隨士夫後惟文墨事
事隨得有錄曰褒功尚虛首簡以累吾子夏子作
亟稱之曰武哉若考宜食茲報抵哉若嗣真謂能

予夫以功錄尚功也其功維何曰明微疏狀敢請
按議曰富哉莫之掩己團山之捷曰公遼人也習
聞何方突圍出萬均於赤水者乎八塔兒之遇曰
思遠哉軍有所不擊聯勒而陣濟河焚舟之遺也
定邊重圍曰奇哉以寡覆衆避虛而擊實奇之奇
也花馬池之守曰列軍示強左次斯無咎矣建州
工築曰千里沃野百世利也還虜以緩敵所就大
矣古城卧雪曰壯哉夜半入蔡州其足方諸中而
不傷安衆也卒射日不移孰不知睢陽之令者乎
懸瓶以激嘗曰示之信清河兵餌勿食信而弗可
誑也却飯於未葺曰示之仁鄆陽勞人息馬仁而

弗可煩也登高畫圖虜在目中泊珠江之通譯孰
謂今已無令公乎松林失期長子帥師其不與尸
而還也以智免乎哉若繫而不辱賚遷而不汰謗
而不辨深勒侈歌而弗耀屢登薦而益懼置而安
一召而即赴功成而退曰有是哉恢恢乎古名將
猶有憾焉表東鎮者其在斯乎是故宗伯掌祭法
司馬敘太常太史職紀載中丞御史任激揚以疏
則達以議則允以覆實則無異詞以讓次則確是
謂僉同其曰褒功云者舉重也君子於是有遺善
焉其後未可量也侯降拜稽顙曰先公有微吾子
表之錄其行也已

送郡侯韓先生入

觀序

比年予承乏選部逮事

宰肉質維邦人是私祈茲良牧廼屬韓侯維稔賢
聲為邦人預致私慶亦竊念之侯遼人也筮仕盧
龍繼遷朔遷絳遷太原郡咸近故土單車就道未
挾日而抵治坐於堂集其民人而理之若呼子弟
僮僕不出於其家吾邦介在南徼灌莽之區虎豹
魚龍之居長江大河斷崖落石之虞羸糧裹藥朝
戒夕奔逾時而後至其能釋然矣乎越數月邦人
至曰侯至矣殊不以南土之為異吾邦人亦安侯

若故吏也匪有政邦不知已易侯矣未幾侯以書抵余繹其意語若邦人言察其微若其書之言既而予以憂歸侯不予棄時來往輒及民事應口而發發中肯綮每速予以啓益侯無所擇披而納之懷也若川澤之汙也其無芥蒂于中也若日林雪涸容而消之也其見於施羅又若鞭風曠霆莫之測識有不俟日之終也余嘆服之然未能隱度侯之所以得此者逾年侯將入

覲益振邦治迺以郡書屬余輩時置遷史几上尋繹舊思究遷踪跡懷抱欲寰海內而吞之者八九故搜竒剔怪盡發之於史是故曰良惕然悟曰侯之

所以得於政者以此哉次侯所經周覽極騁俯瞻綠江越居庸窺太行望岱恒嵩少以超渤海踰河尋碣石遠近問鴈門雲中上谷之險沿濟瀆出淮泗放于江湖趨吳會入會稽以探禹穴歷洞庭彭蠡之涯以窮吾山澤之國幽竒詭秘之狀高壯遐邈之觀於遷為稱遷也發為良史侯也發為良吏其不然哉余方得此待有所發而侯僚友屢贈後余致詞因以質侯侯以為然否

敘別萬汝信

萬氏多賢也賢而顯庸于時自太守公始繼有仕時仕鳴太守公子也有汝信太守公之孫仕時子

也然予得親萬氏之賢也自汝信始丁卯歲汝信同舉于鄉齒最少仕時偕來畢薦事予因得識仕時明年戊辰與仕時同舉進士仕鳴以乙丑進士官刑部郎又因得識仕鳴汝信歸余亦有喪制汝信為道主得謁太守公於廬辛未釋禫來京仕時已出為鄞令汝信又舉進士予亦官刑部與仕鳴連署焉嗚呼何萬氏之多賢若是哉余何幸而親之若是哉故凡慕萬氏之賢者咸諮於予或曰知矣而未識或曰識矣而未親或曰親矣而父遺其子弟遺其兄叔遺其姪而孫遺其祖皆缺然也予輒狀以示之曰予見太守公若春谷澄淵莫之

類而和氣之襲人也若方屏端几不事績飾足以蔽而立者仕時也鶴癯竹瘦清雅鎮俗者仕鳴也敦厖靜好茁爾蘭玉而持以介者汝信也聞者益慕而信予之能親也顧寒劣不足自力資礪方深仕鳴調官吏部汝信又請告別予而南矣嗚呼人生親䟽離合何足深惜但賢之而慕之益切親之而去之為難仕鳴汝信亦自有不能已矣而況於予乎茲行便道省覲於仕時為予祝曰願亟來使得親如仕鳴也抵家而趨太守公之庭為予謝曰祭必先河而後海予固非忘其本者也汝信於祖若父益有聞將報仕鳴亦及予矣但事以時異而

官亦寄也汝信來時不知予又當在何處

別宜學太史

昔人有著說難者說誠難於君也一諉之難則曰非吾職其職也則曰吾將有待相胥以默而已矣有著行難者莫難行於用人也惟難於用或亦逐之逐任用人者猶難也而用於人者逐豈其心哉是故以默為道則天下無直士以逐為高則天下無蓋臣無直士則氣塞氣塞則不和無蓋臣則道敝道敝則不立不和不立而治者微矣是故說之難吾懼其難無樂乎為默者也行之難吾幸其難無憂乎逐者也吾友王君宜學職史氏一年以教

言見逐視饒平傳事攸攸以行尚若繼馬而未已者殆不以默為道逐為高識治理者重有望也故相率詩歌樂馬而別

贈羅邦鎮還滇南敘

吾夏姓受氏自會稽郡羅子邦鎮先為山陰人山陰會稽屬也吾先制置君自仁和別業建昌舊為楚國羅氏先補嵩盟籍古滇國也滇國之通中土又自楚臣莊驕始邦鎮第江舉進士吾濫主司且同業江司理吾郡郡多賢僚若屬吾與郡士人咸舉宗在編氓初同出也同治也同道也有師生僚友之義也有官民之分也江於邦鎮萬里別也鬱

鬱懷抱可無以道之耶道者道其情也人之情也
生乎動動則感感則有不能發而鬱鬱則陶陶則
有必待發而咏歌作是之謂道邦鎮自去其鄉國
歷五溪陟衡嶠洵湘泛洞庭彭蠡而至吾建人曰
勞乎曰無也吾弟在也望懷王趨越縱觀錢塘潮
汐探禹穴望鴈蕩信宿山陰人曰遨乎曰非也吾
祖在也是邦鎮情也吾知之人能道之茲歸循故
道而鳥疾入而鄉國滇池橫秋今長安殆百十昆
明已乎碧鷄金馬神亦安在而天竺之使亦已也
半歷中邦知世有諸葛雖孟獲欲何為者

國威遠屆南服先賓撫盟壇遺迹所以雪百王恥者
在斯乎忠文之墓未墟也吊且告曰中朝文學侍
從有慕而興者不獨無南顧憂也是吾有寄情焉
者邦鎮能道之否也異時次工在頂解積禮賓展
卷端几上必有知言者曰斯言也有一人情也有
一家情也有一國情也有天下古今之情也邦鎮
請謝之曰吾固知南之有士也可以見已

賀銀溪黃君廷貢六十壽叙

廣昌郡之僻縣也銀溪又廣昌之僻鄉也僻則窮
窮則隘隘則宜蒙翳灌莽榛枿若無人境卒然號
于人人曰某縣曰某鄉若莫知為輻員中域或得
其名亦莫究其所以為有然而廣昌自

國初即為聞邑何也有聞人也人之聞也二富則稱于鄉也貴則稱于朝也謂之聞也宜富于鄉弗賢為鄉不齒也貴于朝弗賢為朝不齒也亦聞也謂之弗聞也亦宜廣昌自

憲廟先以貴聞者比肩出余自志載自錄籍自文翰制作咸聞焉而最聞者惟何氏最賢聞者亦惟何氏曰東園公曰椒丘公焉富而聞者與貴並然而賢聞余者則自東園椒丘公得銀溪黃氏焉二公不可作余聞何從也自其言聞之也二公立言盈策牘並欲不朽余知苟非情也雖肺腑戚好不以一字假也而黃氏有希永希文希古者兄弟也東

園公咸有言焉有愈敬愈宣愈顯者兄弟也椒丘公咸有言焉或以年頌或以居志或悼志行而銘墜表咸謂其富而賢也余信二公賢者也其所與賢者信其為賢無失也故余於黃氏聞之且日博識其子弟且日衆久定交復遂委禽好焉若廷貢若者最初識之頎然長薰然和禮亦甚度渾然直且厚不失其世守者既而聞于郡有識君者曰君凡入郡境蔽匿踪跡未嘗中道而趨有侵侮語則疾避之若不欲聞者居然僻縣人也又聞縣之議君者曰衣無求華食無擇味遇僮僕甚輿輦詡詡咲語若俯而與儕居然僻鄉人也今年臘且生六

十年矣而強健若壯夫氣滿色充啖飯兼二人
為常性不嗜酒瘡不任藥汁夜啜水或至斗冬前
衣如暑時必足廼已故醫卜相史論量之與凡頌
之祝之私願之者必曰壽無量也比邑旁郡千余
言以壽君者踵相及門余無以應但告君曰君先
世多賢若希永愈敬公兄弟輩余生不目其面耳
其言取東園椒丘公言讀而思之則若與之掘趨
揖遜于堂序而宴好上下其論議無幽明間也則
謂諸公至今生可也他日有信余言若余之信東
園椒丘公言者則君之壽有涯也哉若曰余非貴
而賢者也余私其感者也將示余信則縣固有若
亦重有所警也

何氏父子者言之否也故余於斯言有所感也

建昌府推官危德校刊

洲初稿卷之二

何氏父子者言之不也故余於斯言有所感也亦重有所警也

風木詩引

一 審子啓道判南城簿亦既再稔政譽蔚若承干上
一 下弗以亟而厲循于下上弗以滯而尤且謙謙引
一 過歸善于令畏或遺焉無負簿也夏子知之重之
一 啓道先屬銓次禮濟而惇樹偶端一冊于斗湖之
一 几展讀之皆風木之什又初捧簿檄時士友贈言
一 也夏子異之為引語曰夫人生幼而學壯則以仕
一 仕而筮之重仕也重則將圖所以仕者不曰獲上
一 若何則曰治下若何不曰久次若何則曰超擢若

何夫人言也亦夫人情也皆重仕者也啓道今不
之然而汲汲皇皇以祿不及養為筮仕重孝思之
謂也是可以恆情輕重律之者哉嘗聞子路去魯
亦將仕也顏氏贈言則曰哭墓而行展墓而入其
處也則曰過墓則式夫孔門傳受師友淵源可見
之言者何紀皆不之及而顓顓以墓為居行告者
亦重孝也重孝則知本知本則求思求思則致敬
致敬則崇讓崇讓則師善師善則達政於仕也何
有啓道斯情斯言無亦暗與孫吳合者邪禮曰有
孝弟忠順之行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
以治人啓道率是以往獨不負于簿而已哉

卷之三

國初卽爲聞邑何也有聞人也人之聞也二富則稱
于卿也貴則稱于朝也謂之聞也宜富于鄉亦賢
焉鄉不齒也貴于朝亦賢焉朝不齒也亦聞也謂
之弗聞也亦宜廣焉白

富廟先以貴聞者比肩出余自志載自鑿藉自文翰
制作咸聞焉而最聞者惟何氏最賢聞者亦惟何
氏曰東國公曰椒丘公焉富而聞者與貴並然而
賢聞余考則自東國椒丘公得銀漆黃氏焉二公
不可作余聞何從也自其言聞之也二公立言盈
策讀並欲不朽余知苟非情也雖肺臆成好不以
一字假也而黃氏有希永希文希古希兄弟也東

聞公咸有言焉有念聚會靈念明者兄弟也椒丘
一公咸有言焉或以年頌或以居志或悼志行而銘
一隆表咸謂其富而賢也余信二公賢者也其所與
賢者信其爲賢無失也故余於黃氏聞之且日傳
識其子弟且日衆久定交後遂委禽好焉若廷貢
若者家初識之頗然長薰然和禮亦甚度渾然直
且厚不失其世守者既而聞于鄉有識君者曰君
凡入郡境箴陸踪跡未嘗中道而趨有侵侮語則
疾避之若不欲聞者居然僻靜人也又聞縣之議
君者曰衣無求華食無擇味遇僮僕甚重輩誦誦
咲語若俯而與儕居然僻靜人也今年臘且生六

十年矣而強健若壯夫氣滿色充啜飯飲二人
為常性不嗜酒齋不任藥汁夜啜水或至斗冬劑
水如暑時必足運已故醫卜相史論量之與凡頌
之祝之私願之者必曰壽無量也此邑旁郡千余
言以壽君者踵相及門余無以應但告君曰君先
世多賢若希求愈敬公兄弟輩余生不目其面耳
其言取東園椒丘公言讀而思之則若與之攝趨
揖遜于堂序而宴好上下其論議無幽明間也則
謂諸公至今生可也他日有信余言若余之信東
園椒丘公言者則君之壽有涯也哉若曰余非貴
而賢者也余私其戚者也將不信則縣國有若

何氏父子若言之否也故余於斯言有所感也
亦重有所警也

寒洲初稿卷之二

建日府推官危德校刊

何氏父子者言之否也故余於斯言有所感也而亦重有所警也

風木詩引

一 葬子肇道判南城簿亦既再稔政舉蔚若承于上
一 下弗以亟而厲猶于下上弗以滯而尤且譙譙引
一 過歸善于令懼或遺焉無負簿也夏子知之重之
一 啓道先厲銓吹禮節而悼樹偶端一冊于斗湖之
一 几展讀之皆風木之什又初俸薄微時士友贈言
一 也夏子異之為引語曰夫人生幼而學仕則以仕
一 仕而益之重仕也重則將圖所以仕者不曰獲上
一 若何則曰治下若何不曰久次若何則曰趨權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何夫人言也亦夫人情也皆重仕者也啓道今不
之然而汲汲望皇以錄不及養為並任重孝思之
謂也是可以恒情輕重律之者哉嘗聞子路去魯
亦將仕也顏氏贈言則曰哭墓而行展墓而入其
處也則曰過墓則式夫孔門傳受師友淵源可見
之言者何紀皆不之及而溯頌以墓為居行告者
亦重孝也重孝則知本知本則未思未思則致敬
致敬則崇讓崇讓則師善師善則達政於仕也何
有啓道斯情斯言無亦暗與孫吳合者邪禮曰有
孝弟塞順之行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
以治人啓道率是以牲鳩不負于簞而已哉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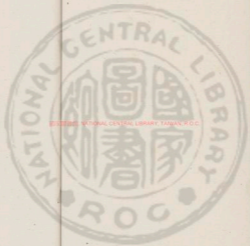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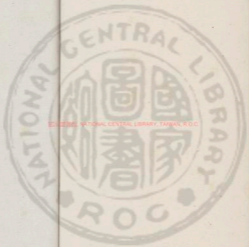
2025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2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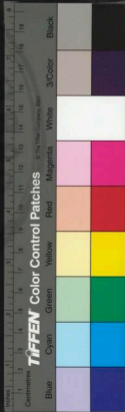




2025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SURVE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RMAN, P.032





東洲初稿卷之三

記

宋宗忠簡公祠記

正德四年御史謝君德温以風裁按南畿輔郡自
 北入京口首治鎮江郡方摘奸扶蠹而稽逸舉廢
 聞有宗忠簡墓矍然曰是可日沒於樵斲兔穴者
 哉長吏捧故牘入謝不職曰嘗奉議廟祀弗果君
 銳意再

請成之且曰因其墓不奪穡地工以徒庸費以刑贖
 而制取其備為堂陽面橫四楹縱三之而節二之

門人滇池羅江編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內虛如榭可置巨設齋容對越數席左右夾以室
備成嚴更浴東西翼以廡中露以臺而坎以埤足
列從祭諸執事者庖厨糜燎各有次夷庭高門合
二雷壯雅足稱表揚越數月告成君率從官將祀
孔嚴定為歲格予聞而義之議者或謂宗公宜祀
汴建祀非御史所先也廼詰而辨之曰宗公汴留
守也間關戰陣不克還二帝而齎憤以死地誠汴
祀也然公神每依帝蒙塵于杭累表請復汴竟為
一左議者所奪想公謫宦京口時經畧素茹或以金
陵重江之險可都也萬一誘衷悔悟汴不獲去杭
而就是猶可而生不能忘死不能去公卒汴而

歸定于斯也神亦戀戀於斯乎祀之以其神也况
古者祀以附教天地以教敬宗廟以教愛忠者祀
而貪者佞者巧令孔壬者一切邪族望風警去是
教之也教之道自法始御史法官斥邪職也此其
首舉之意哉議者伏謝君竣事以記屬予予以昔
為辨者告君曰虛石正俟斯言也即以郵至其所
刻之

重脩江西布政司譙樓記

譙樓之設以時政也樓之上有鞞人之鼓息氏之
鐘挈壺氏以水火守漏是具五行之用以候四時
在晝夜序櫟抱籌扶服告于有政者亦足警也此

署宜有而况布政司乎司以布政上之下者宣之
府若州縣下而上者亦不能越徑而達寓官撫於
是巡於是提刑於是王吏使事於是庖饗與皂之
屬於是責地主之禮流宥金贖補尺伍者於是歸
之籍都司屬衛所稍餼衣械於是勾稽取給凡布
政司然也而况吾江西乎江西凡政與浙埒而夷
道尤孔自甌至自嶺逾自蜀沿湖湘而來或出浙
之上而

寧淮盜國之封錯置分殿必預關報度支又浙之無
也政是以厖而擾厖則煩擾則滯司之長貳恒慮
其時之難也寧無警於茲樓者乎故有之當陽

以負城隅而樓櫓右峙數不利更立左旁昂而伏
之浮言胥定歲久有壞道更不之理若有所呵護
動罔不凶者予為童納試卷時見之如是歷五試
有名人與賓宴見之如是第進士服喪既免法當
易激入

闕見其昔時鼠雀所窺之瓦朽楹榱捕之蠹石壁蒼苔
蘇之蝕巧墁潘浥之侵丹堊之剝落者俱整然迎
日改觀矣時長則吳郡劉公貳則蜀江任公謂余
適覩其成當紀茲樓之裨于政者予不文嘗聞古
之政脩其業令攷其國職省典刑儆百工日之政
惟晝夜有在也布德遂賢斷獄固疆以飭死事歲

之政惟四時有候也惟是不愆不伏而五行之用
惟敘則濟五味發五聲民是以和而政以考其成
也况脩茲樓自二公始驅群惑而舉數十年之墜
迹嗣政者有類長也無惑無墜而政之時而成也
益有自矣獨樓也哉

新築劍江堤記

豐城治濱于江以雷煥得劍故江以劍名章貢表
言臨瑞之水必經其壩而後入豫章以潞彭蠡是
江為淮禹迹不及故道無廻折衆流淙滾擊刺着
岸廼善崩崩則齧齧之跡削崖剖甕割屢廬而入
江者先後無紀或曰劍雖去而遺光上燭夜十星

斗蛟螭潛窺時起而奪其精曜亦能作恠颶妖濤
益江之害也今是者咸知宜堤不曰勞甚則曰費
甚不曰干時議則曰吾傳舍也卒弗舉某年某來
令斬斬有見廼曰前吾令弗為也後吾令又弗為
也民其魚矣乎遂屬耆老召匠石而計所以為堤
者沿江之民踴躍聽令供役無避丁伐石于山斷
材于林畚土于隆岡隱阜無公私之域餽饘財用
既具基址既畧厚薄既揣量其工而命之日趨者
孔棘間投沉鐵使蛟螭不近而材者輳以蠹石者
壁以立畚者實之登登許許達旦暮弗有咨者越
一歲告成延袤數百丈其崇如雲江流循堤而底

定民以殿居者咸德令曰令居我也方礮石請紀其績令適以事忤上竟坐以堤之費有浮于籍者遂解官去民代辯弗聽懼泯令也請益篤予曰是不可無記也江之害果江耶果蛟螭耶皆天也堤成而害息人勝之也彼令之害人也以一令而已天之害民以一邑之民而不能免人之害令亦天也是所以敗天下愛民之令也然予聞開洪州者有常公築堤捍江功充博也迺以咎卒之誣弗及辨而卒以韓公之銘白于後後之思公者曰非公吾屍入海矣故廟祀翼如也豐城洪州部也令去而思以不泯惡之未已終必廟也若是而人之勝

者大矣可以起天下愛民之令也故不可無記也愧予文鄙非韓記也

虔州劉泰然先生暨配黃氏像墓圖記

宗子適遠載主以行禮也介子獨可愬然於親乎是禮文未備義起之可也劉生宗和肖父母像墓以便事且示永懷義起者耶劉在虔族為右腴畝千計僮指百計宗和父曰泰然先生亢其宗初業舉子伍甲乙場以終養不克祿仕受銜而卒于京邸配黃氏從行哀毀骨立面炭隨殯于途櫬歸時宗和相兄長宗信宗樂暨弟宗用協志以成塋如制元第相繼以疾弗藥粟主之藏翼翼有廟溪毛

洞酌之祀宗信子某尸之宗和惟家政是柄同事
薦羞若素履無慮及有仕志來游

京國就木之地必重有感得通禮家而謀曰已祔之
主不遷介子之職不祭載主以行不可脫然無慮
而去非所以億人子心也遂繪小像并歸骨之岑
潢為圖冊而奉以周旋雖瑣瑣旅次告面如生凡
滄滄果實黷互泛醜之奉異於鄉有者羅致而品
獻之怵惕慎愴有形輒展視若臨灌地居處咲語
恒觸所思松楸垂蔭萬里一目固雍絕而汎掃之
若是者幾稔今終事將奉以歸又乞士大夫之能
言者志之而質其成於余余未學禮竊聞之載主

之制宗法也亦祭法也泯泯於俗士若治絲而
者宗和此舉謂非主亦主也謂不載猶載也孰不
為廟孰不為祭如宗子而非亢守介子而非固於
古制重宗與祭之意兩無抵牾是謂以義起禮可
繼也亦可傳也孰曰非禮也哉然禮者訟之聚也
必世以顯而徵故郊廟正於玄成禪代集於小同
以常孟鄭玄為之先者宗和母謂崛起創見假吾
人之言以防訟議余固以泰然伉儷子焉以親而
不有其名妻焉以夫而不有其躬是皆身有禮者
將不必顯而後可徵也俟宗和之後有如玄成小
同者則吾人之言出矣故記

重建布政分司記

郡故有布政分司正德九年秋七月厄于火猝有
庚議逸廼口至再逾月韓侯來與郡紱播告底定
即故址新之謀於僚若屬曰惟茲出政使者罔有
攸居大懼協守茲土罔克諉于非辜顧時方紬茲
舉集于羸公弗出亦勿奪于私越明年 月戎事
糾工飭材節縮萃止應時而取而足日相而旬往
視時廼氣氣稱廼勞故巧者爭力者紓惰者墨者
梗弗順者咸警厥度閱幾月遂告訖工時貳守何
君以考績行司理趙君以召去通守張君陳君襄
厥竣事南城丞張延芳氏祇奉詢址 竭良勝以紀

斯成良勝郡也分宜執役力既見復役以言也
其何辭然欲悉侯斷度之宜往而縱觀焉中為堂
四楹政所也故亢且麗楹廣筵有半脩倍之前阿
重簷曲倨而侈吐疾而雷以遠楹廣視堂脩殺二
之一左右翼以廡胥以牘卒以候者居廡凡二十
楹楹脩視簷廣殺三之二廡迤南橫絕以門門六
張廣蕪於廡脩殺四之三門之中各一道左右若
矩中甬通于臺而臺高於道盈尺脩廣視堂而卑
於堂亦盈尺道上跨以儀門脩容而出入故盛飾
擬於堂非示汰也堂之北聯以蓬屋而弁廣殺堂
之二脩視之牕几維備退食以思左六蔽以耳屋

屋各六楹居從行者欲錮之也故邇於寢室六楹
脩廣視堂間以圻垣便燕息也室之北為墉墉堞
可乘周于門飲之以棘防微也備哉斯制古之遺
也乎自巡守之典弗舉而明堂之制遂湮沒不及
致詳群儒講張各信所習舊矣今制以布政命官
即古方岳布天子之政然長恒居守省會貳轄而
下均勞出入分布於郡若邑旬宣分署以示有尊
推原建置若古明堂於列國雖青陽總章玄堂太
室之制不必其備亦不必其似而猶以為遺也噫
意之所向信或過之雖得其似猶以為真雖似其
一猶以為全雖襲其遺猶反其初夏敦周彙莫之

考識一朝而獲漢鼎將不以為重器者乎
之遺者抑末也君子思稱其服矧厥居將有求政
之遺者吾侯他日之責今日之望於上之人者也
謹記

銀溪橋記

南條山自粵而閩嶠入吾郡境聳然而崧以大者
曰血木嶺嶺據今廣昌縣為最勝橫絕東南屹若
屏蔽廉利硤礪等樹劍戟百鋒芒寒櫛比立故一
名牙梳障土老石頑路蹊盤旋前往後失壠岡復
摩仰壓頽墜鳴壑萬雷喬林億矛時或黯然霧飄
然雨跬步拄掌矇若無所於覩故郡名山凡數百

十成以嶺為宗糾靈育氣故老云多寶藏卒無見
焉有泉百餘竇循麓出出異他清澈眉鬚可鑑是
曰盱源盱從日旦之象也明之喻也離奔坎行斗
折數十里勢悍駛或瀕洞射擊或組織練帶或擁
石而下或束峽飛洒驅潮捲海其聲如響佩環如
鳴球大震林谷撼岳如吼虎直下數千仞至桂湖
凡七折而燕石橫溜澗瀄不異離竇時故名白水
又名銀溪溪上下舟行失利破沒淪溺恒有之耒
徃閩粵人每曰陸便宋李居士那跨溪橋之是大
義舉紀其事者凡數家元末橋圯記無傳遂失橋
故處弘治間揭發婦樂於汙溪與銀溪會流處作

橋廣若干尺脩若干尺礫石維密維砥礪金
登登聲達逾年廼成費亦凡數百金鄉人義之沿
襲故名亦曰銀溪橋云比余載筆志館黃生選李
生宏與焉為余道樂事且速余記余領之既而免
喪訪親問故舊館穀廣昌再信宿探幽索竒道銀
溪立馬導從橋上若夷途舒望嶺障竒秀在目睫
遂不欲往步而殊勝納為已有者八九亦良便之
而甚樂之二生申請若初余亟諾之曰宜有記也
且曰樂先是於學宮作青雲樓費與橋稱近斥資
營司馬公墓封倍初焉余益賞之曰有是哉有是
哉是可謂善用其財者矣余嘗謂血木嶺峻而為

郡宗風土神氣所會非奇物能獨當而又無見焉
必有見于人者而肝源之感實多陰秀是宜有女
賢如樂也哉昔太史公傳巴寡婦謂其能殖余記
樂事善其能用樂選賢嗣曰興祈以傳樂者靡不
至橋斯母壞不然故橋安在哉獨余記足恃以傳
若巴婦云哉

夏氏家廟碑

良勝拜手稽首曰嗚呼君子必先重本知祖之為
尊迺重重在睦族族自祖出宗為大是故相厥宅
肇營于廟廟時厥祖位族胥以祀曰宗子在有弗
貢焉有弗賢焉有弗老焉廟秩有文天子七廟者

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祭寢曰時若觀德敘庸凡
今之人曷敢匪望幸備

天子使令是作元祀良勝曰嗚呼幸哉吾夏氏多前
聞人德庸迺丕不敢知曰澤其延于茲今稽若制
置公貴遭時喪亂允義于王弗底績其在季遠公
寔有隱忠世濟懿猷咸弗克譽終先民有言不羸
其躬遺其後以豐茲惟先公枯集慶鍾畜爾德時
奮于庸食祿五品作廟攸恭歷年不求良勝稽顙
曰嗚呼恫哉恫哉志賡禮格德亡否在其忍弗圖
爰度于宗爰相于基爰卜于盱黎之壩迺食吉天
降厥彝余宗矢槩于成相力越資則經營維歲丙

子越八月廼以庶宗攻工庶宗丕作用書命圖越
明年歲丁丑三月諏吉成位羊一豕一肴脩旅陳
用茲考祀于先祖先公面稽古若覩視功載載祝
載嘏載享載燕良勝拜手稽首敢告庶宗曰茲惟
我宗比介廟祀卜休恒吉匪余一人是責惟思前
人有以貽厥後廼有祀惟知後人有以克篤承烈
廼成祀冀今之人所以貽後若前人冀後之人所
以承于先若今日有夏宗拓其求求于世嗚呼本
盛其未必茂末比于本罔不滋庶宗合祝曰懋哉
懋哉其在茲牲石具麗願有警詞良勝拜手稽首
詩曰

夏以國氏

系延于帝

維帝燾王

天成地平

萬世攸暨

有封有陵

塗山會稽

爾植爾裔

敦若本支

曰祀曰陳

夏侯少西

若木其枝

若路其岐

並食帝報

代若新造

值宋之季

古吁是保

迄二百祀

實宏以肆

聲光聿生

徽懿孔嗣

維余先公

文具程章

武畧海邦

潤枯起僵

有奕有光

沿制作廟

遺祿備器

天媚完美

俾成再世

世克欽承

廟屋翼峙

在盱之涯

在黎之涘

陟降既舒

遷錫靖嘉

以報以告

曰念爾祖

賁翔而下

作夏疇先

禮重始遷

奪宗異宮

四代自公

分至維奠

裸衾畢獻 似禘似祫 義以起旃 享物維備
備用有常 曰昉圭田 田積祿餘 迺廩迺庾
曰族多艱 維時之頌 詎曰家殿 希文是憲
親以恩聯 宗以義顯 敢告宗人 以繼自今
立家立事 是所是似 曷其柰何 弗虔于祀

啓

謝

益殿下第一啓

謹

啓為謝

恩重 今月二十八日伏蒙

睿恩憫念在疚特輟珍饌益齋遣使就廬

賜以存問百拜登受感激不勝自念菲才涼德食
浮于人而不耕多穫蓄自宜及不即殞滅延禍先
人瘠毀奄奄苦席待盡誤辱加以
殊禮抱愧倍於恒情為此具

啓稱

謝以

知

謝

益殿下第二啓

良勝離索疚居京瘠待盡近涉浮名不棄斥於知
舊猥投艱大濫次列於編摩寄跡孤零感時益愴
仰荷

睿恩禮問垂及心維口頌登薦拜嘉雖
盛德邁河間罔遺一介而病駒厄轅下難任千鈞為
此具啓稱

謝以
知

謝

益殿下第三啓

謹

為謝

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伏蒙

恩賜問草野沛驚圭竦騰耀庭瞻百拜徒貌恭而
道虛文簡綴一詞輒心慚而莫形

直伏念良勝愆凶多疚毀瘠易衰聖室近昉于柱
相縑經未脫于苦塊趨

朝慶兩莫致尊而

上味名醪數推逮賤雖犬馬亦感

恩私顧禮法有所拘忌仰惟

殿下敬學時敏謙德日撝景福欵施于一方令譽稱
先於列國良勝幸懷一日之安重何百朋之錫無

任感仰之至謹具啓稱

謝以

知

謝

蓋殿下第四啓

謹

啓為謝

恩事蓋聞之禮大夫有賜於士則往拜之今

王爵古上公也良勝方為疾人尚不敢齒於士類荷

幣禮四及千門實為醲賞當是

恩然竟不能躬致謝私徒託楮墨以塵

睿鑒誠以衰麻

弁冕莫成相接之儀而

咫尺威顏不盡通瞻之頌更祈

德有蓋仰

啓名臨文感愧不知所云為此具啓稱

謝以

知

進書朝

見啓

謹以錄本太平御覽一卷隨

朝進者

良勝自結髮從學迎

馭清塵之道壯圖入仕瞻

顏拱極之庭每思

先帝軫念遐方分奠

賢王益貞元吉掄揚莫旣覆幬若私良勝以血屬喪
具凡七舉而先後家居逾六年每拜嘉於

晉錫托感謝於虛文茲當釋禫用面執贄顧惟古鑒
於今万冊具在而誠將於物珍異無從專函故典
冀助新聞式昭

素德此外更復何求少塵

淵思其中或自有益緣是書鈎玄探蹟多屬

內秘之藏而襲謬承訛莫究魯魚之辨闕史自備
陋可占尚祈

睿思特垂鑒正豈獨資討論之便且將裨治化之隆
使前王盛制信謂可傳而後學宗師美斯無教良
勝無任懇祈謹具

啓隨進以

知

謝

益殿下問安啓

謹

啓為謝

恩事是月朔日夜隣弗戾火延及敝廬不德良甚宜
在謹戾與隊先業者等禮稱焚其先人之宮者三
日哭豈謂自亡其貲實以不克世守為懼為辱重
荷

睿恩垂念感激不勝比以惶惑無狀未能百致稽首
今既小蘇力疾具啓稱

謝以

知

謝

益殿下賜曆筆啓

某年 月 日伏蒙

睿恩賜以

寶曆醫書黃香紫錠下拜登受揣分不堪仰惟
殿下隱德弗耀至仁無名雖

咸王德性自繫周室之安而河間禮樂欲補漢廷之
盛良勝昔在布衣今居苫次

朝慶未舉揚厲何能方虞涼德見踈遽意

厚貺疊至明曆法以節陰陽欲稽邵子玩方書以龜
壽夭迨進宣公清香可擬佩蘭金錠似逾面藥大
端欲補方寸之無丹遠播第推

仁心而有濟俯躬百拜鏤骨終身特以衰服絜絜尚
治兩襄之正舉故

朝班肅肅懸知一拜之難行謹治短箋仰塵

睿覽伏願

殿下所寶惟善當弗替於始終所愛惟書乃敢資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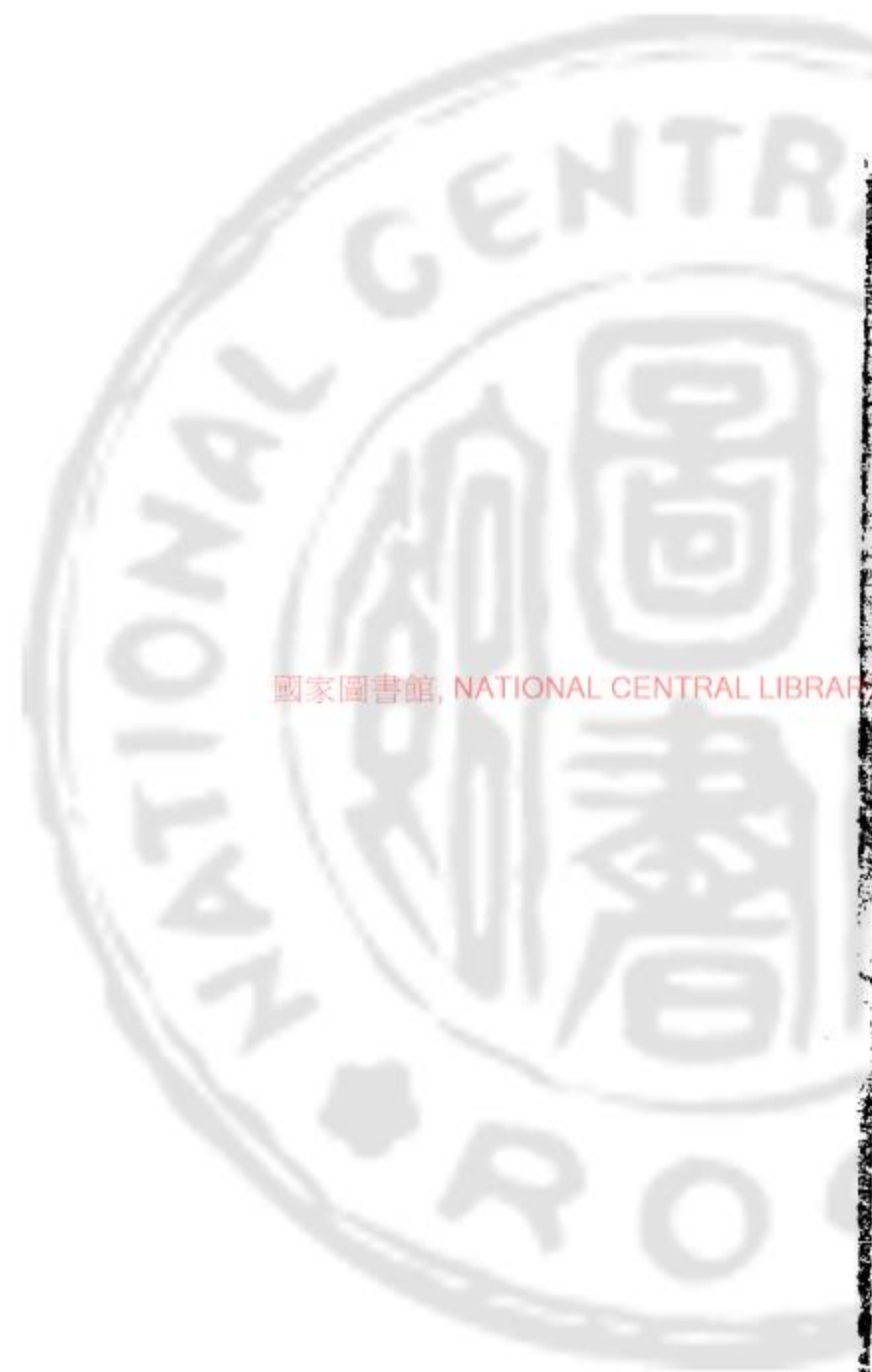
萬一良勝無任感激謹具啓連書一種隨進以

謝以

知

建昌府推官危德校刊

東洲初稿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仕感仰之至謹具啓

謝以

知

謝

九政下第四啓

謹

啓為謝

恩事蓋聞之禮大夫有賜於士則往拜之今
王爵古上公之良勝方為疾人尚不敢齒於上須荷
前禮曰及于門實為醜當是
深恩然竟不能躬致謝私徒託諸墨以庶

睿察詠以哀麻

弁冕莫成相接之儀而

咫尺威顏不盡遙瞻之頌更祈

德宥盡仰

啓名臨文感愧不知所云為此具啓

謝以

知

進書朝

見啓

謹以錄本太平御覽一卷隨

朝進者



良勝自結髮從學迎

馭清塵之道壯圖入仕瞻

顏拱極之庇每思

先帝珍念遐方分英

賢王益貞元吉翁揚莫既覆憐若松良勝以血屬喪

具凡七舉而先後家居逾六年每拜必於

晉錫托底謝於盧文斌嘗釋種用蓋執贊顛惟古崇

於今万冊具在而誠將於物珍異無從專函茲與

冀勒新聞式器

素德此外更復何求少塵

彌思其中或有益歸是書鈞玄探蹟多屬

內秘之藏而冀謬承訛莫究魯魚之辨關史自前

題可占尚祈

容思特善鑿正豈獨資討論之便且將裨治化之隆

使前王盛制信謂可傳而後學宗師美斯無較良

勝無任懇祈謹具

啓隨進以

知

謝

益殿下鴈安啓

謹

啓為謝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0Color Black

恩重是月朔日夜奠帝成火延及殿廡不德良甚宜
在誕辰與歷先業者等禮稱焚其先人之宮者三
日矣豈謂自亡其貴實以不克世守為懼為辱重
荷

睿恩垂念感激不勝比以惶惑無狀未能百致稽首
今既小蘇力疾具啓極

謝以

謝

益殿下賜曆等啓

某年 月 日伏蒙

睿恩賜以

寶曆曆書黃香紫綬下拜登受揣分不堪仰惟
殿下履德帝權至仁無名雖

咸王德性自繫周室之安而河間禮樂欲補漢廷之
盛良務昔在布衣今居苦次

朝慶未舉揚厲何能方虞涼德見疎蓬意
厚配疊至明曆法以節陰陽欲稽孛子玩方書以龜

壽大逾進宣公清香可擬佩蘭金鏡似逾面察大
端欲補方寸之無丹遠播第推

仁心而有濟俯躬百拜鑲骨終身特以棄服贊執尚
治兩裏之正舉故

朝班爾爾懸知一拜之難行謹治短箋仰塵
睿覽伏願

殿下所寶惟善當弗替於始終所愛惟書乃敢資於
萬一良勝無任感激謹具啓連書一種隨進以

知

東洲初稿卷之三

建昌府推官吳德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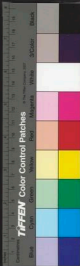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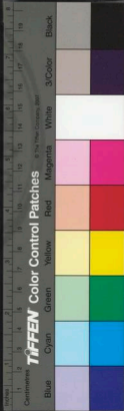




2025/05/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ERIAN, P.035





東洲初稿卷之四

書

答王時芳給舍論治盜書

公移之質而嚴使有人心宜於是焉變警集之餘
戰氣自倍矣奏疏又允於時議其間婉而激懇而
不踈最得古人臣告

君之體所謂儒者作用自別誠然也但字字敲琢必
步先轍容或有意隣於晦而詞弗遂要之別是一
家文字明白簡要而昌大之氣為主相知責備之
論當不以洗垢索瘢為訝也幸念幸念盜源之窒

門人滇池羅江編輯



更期深究僕亦嘗苦思一二未敢以聞於人以
吾兄當事而不以聞則亦胡爾思也今人心之思
盜者十之二三而免罪免稅之令猶下人孰不曰
吾不盜也試為之盜不吾仇也急則來歸焉可必
生矣復吾三年官府居隣不得擾吾以安枕也資
益殖自非有恒心者未信其不樂於盜也今但二
三已乎賞格之行在邊徼三顆一級其恒也覈之
者謂甲折之而乙功之則有也其夷虜形狀自是
可驗保無他矣行於治盜盜亦民也覈之愈嚴饒
之愈巧啓人多殺夫民者或坐是也况古者命將
不從中復而賞罰上下皆專制之是足以驅人也

彼偏裨將卒冒而忍者伺其便而殘取吾民焉積
盈其數吾可以籍于

上而賞之固有也初若非將為之也故曰重賞之下
有勇夫是固將之賞也今若是欲將令之行也難
矣夫驅民於盜者若此誘人以殘民者若此而制
將之不足以有為又若此盜之平未有日也又况
功成而後議賞皆制馭之微奉也如開國成家小
人勿用雖欲不用小人得乎曹彬不拜使相雖欲
不拜得乎

王言敷布一有不孚非所以示信於將來若必於信
按籍累官不知何所紀極祿食之濫又足以貧吾

東坡志林卷四
三
國國之貧民有裕者乎是又一大盜源也體國之
懷不厭覩無轉移之機尚有可致力者否也深惟
吾兄平生學動在此一着微所見則已如有之則
當自效不敢諉於愛莫助也幸鑑幸鑑日來憂瑣
縈牽文思就荒隨意錄幾首孤帳中可發一笑破
寥落且以慰遠懷庶知同輩尚未日委於吏俗也
演之憲副素以知兵能文名家不知在事何如僕
向吳中拜

風采不能通問者屢年洽論之餘幸一及之并以
就質必將有以可否其間又因

吾兄以教我也蜀中風氣日異宜加意調攝為

朝廷自重知與之私不暇論也

答圭峯先生

宗社之計方投而鄉國之念又種種

司馬主之

鵝湖先生翊之成謀必矣真後世之利也承喻歸
老最為高致以某之見或以時未可去亦非可去
之人耳古之欲去者必曰知幾幾者動之微也今
如去也得謂之知幾云乎其得去者必曰今而後
足為淵明也然淵明既去文仲之變幾移晉祚一
令之去固無大係輕重也使宰執盡淵明也如國
事何戴頭來者某固知事有窮感非奮激不足以

東洲初稿卷四
三
動聽然而大臣宰相之言自有雍容一堂氣象秋
公祔姑於廟非不知廬陵王立而武氏亦無祔廟
之宜典錢惟演恨不於黃紙押班何如人也王曾
太子安則劉氏安之言或假之為道使二公之所
為者盡非也某則不敢云爾也然某亦非欲苟祿
而軟美以諧人者但

先生舉動天下後世視以為則必天下後世無絲
髮可議而後安也某知

先生事浮於言者故先意輒效狂直如此

奉 洲老先生

比年獲禮

門下更辱藻飭拙製而額字大書借重足以昭遠
感激無任亦不能自喻也嗣是百爾追逐人後負
教負望報於馳報繼以降割孔殷連遭喪事苦居
毀齋外事盡廢又恐心憂種種輒發於詞益瀆
長者之聽坐此深罹于咎萬萬也初官西署故步
遺矩式昭積案徒能即事興思欲踵一迹而未能
前近得調

命鼎足故折鍊殆覆矣遺辱邦家尚勉以目前洗
深惟

長城倚重荆襄巴蜀不知去後橫潰如何臺端獨
坐延日以作風紀而鄉人來者恒云欲老西湖之

上故久不促裝聞之莫不曲距皆踊不但三百而已蓋聞隨時顯晦固一大議論而愛身存道者君子所予獨不曰屯難之時君子以經綸乎以存道為名為已則然也以經綸為責者為天下也天下之士則固以天下為心也一已利害或不甚計如使梁公憤時先退則廬陵王之演唐祚誰其任之昔召公欲老周公留之有周既受命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什者曰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之留不留其亦敢曰主於閣下之來不來也夫古今之為人臣者孰不曰周

召云哉是所深望於

閣下而宗工師讓攸存又不敢盡疑於夫人也若夫有所師法伊邇則真鄉後進之望不特良勝而已謬言縷觀惟

容而采之甚幸甚幸

奉圭峯先生

遠惟歸席向暖脫世界人自是怡曠垣弟日侍課益光前聞入蘭茁又孫可弄必預知能世其家樂事種種脩復磁龜勝槩以俟讀

佳製者按圖本索真迹無噫于懷也向謂瘡痍土炭之嗜其然哉廼珍奇大嚼令垂涎者求故鼎而

染指弗得也時事日見就下北虜睜目欲舉雲中
鴈門而吞之江右藥種隣封未足為壑而奔潰四
溢尚恐舊防無用而棄之蜀盜勢孤弱當日報殲
外寧內憂誰復敢昌言之哉

先生天下之憲恒耿耿詎曰在家不知乎

巡按李道長趨向甚近古最知尊仰相見間可與
言也良勝弗類逐逐行隊中苟祿而已家人弗解
初志草草就道使歸計欲遂而已柰何柰何追思
昔所云者竟付虛談甚愧甚愧

敬所先生日侍左右

鵝湖先生間一見焉喻以動履之迫為寒溫耳併

報

奉月湖先生書

辱不鄙夷示茲妙用其刪繁舉要令人信手拈來
皆真物也顯蒙若良勝亦似可尋端緒則在聰明
警敏又當何如計可必傳故重錄一番備草且恃
教愛輒有鄙見不敢自諱如祝氏總括圖有天地
卦而後有既濟圖得既濟卦而後入掛一圖今欲
省文者恐取用猶有未備也至於本數分數陽卦
陰卦彼疊書之此截書之又莫窺意義何所取年
卦三千六百歲圖午會起於損祝氏亦未發明其
所以起損之秘幸極究以昭示來學續編六十年

但見運世已遷若年卦雖更歷三千六百歲尚可
仍其舊也若堯即位則合運世入既濟掛一而取
師帝賚良弼則取世變之咸卦本吉而凶則曰當
數之窮事本違而泰則曰吉凶不協似此連類未
敢縷陳不知祝氏因往事而遷就其說以強合於
數耶抑別有其妙耶至於動植物數分左右而列
陰陽二圖不知世運之合取者何專在陽圖而不
用陰圖耶此與太乙歲計月計專用陽局日計時
計分用陰陽二局積疑於人人竟莫知所以辨之
也諒

高明心得之微益推以祛後世之惑則啓鑰之傳
相知厚望於無已者日者奉

教所副多矣固亦預有樂也樂斯慕慕斯欲見見
斯欲竊餘馥以自潤丘園之志宜亦少厭方今勿
謂無所事史職之脩大有可書以定萬世之公論
者

講筵輔德又吾

謙之責也念之圖之

東舜弼太史

喪禮之廢久矣自吾

舜弼迺克復古初孺子哭面墨不及一外事即奔
不限百里吾所見者如是次不離位寡相見歸則

倚廬如初喪不作浮屠事吾近所聞又如足故相
知往來道吾

舜弼事者吾甚樂之夫言喪而樂豈人情也哉哀
之極乃生樂也吾每哀夫夫喪也或致則生或致
則死嘉容飾事委巷所不為者夫安得不有吾
舜弼樂也然亦因是追咎吾喪吾父母也未能若
吾

舜弼也是樂也亦以生吾哀也祥琴方戒讀禮之
外無餘事禮經之失序古今學者每有遺憾是則
有望於吾

其他世故俗累種種有懷非可瀆時也

鑒幸鑒

荅吳都憲論邊務書

邊警日靖孤帳中尚思理會故物示之休暇亦將
體宜爾故澶淵飲博而上下恃以無恐非

執事素茹經濟安得有是作用昔沛國謂明道於
行師戰陣之法無所不講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
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是
謂通儒

執事素號師程氏學茲特見其末時也邇者承諭
兵弱糧匱勢有可憂誠巧婦不能以徒手炊也但
勢窮則變變則通雖天地陰陽理數亦必有是機

軸而後通可久之道必使之不倦而人宜之故
變而通之存乎其人方今如

執事人也疇曰變通非其能事也耶生末學何所
容喙然居常論議亦謂天下事無一不當留意
執事鄉曲丈人素不鄙夷有忠之責况

朝廷方倚重若長城百爾經畧又扼吭拊背心腹之
衛也使有寸長可以效忠於

執事迺所以忠

朝廷也敢不盡乎然為今之說者莫切於強兵兵本
土著必募之募之必練練之必養養之資惟芻糧
迺時其裕也轉輸之有度召買之有方耳然聞昔

之輸者納之弊非一也昔之買者出之弊非一也
狡猾恣高下之奸拳貴擅公私之利積習其詭而
效之上下坐困由是虛外事內者有焉奪彼與此
者有焉節下縮上者有焉僅僅支撐聊且自蔽若
懸磬之室坐一窘人不克完衣飮食敢望其波及
乎是固養之無具將有募之而不應者孰有斬木
益兵而練者乎所幸部落凋殘弗震驚吾師疆吏
日安則弛然卧矣洩忍卒歲旦夕自計累資及代
則曰莫予毒也已轉眄事若於已無與是亦我躬
不閱遑卹其後也君子以身任

國計如是哉如是哉故愚謂失今不為之所他日之

憂未歇也是在

執事通其變也變者常之反法之初則常也中而弊則變變之極亦常也以其變於常而變之故亦謂之變是變也廼所以為常也常固反其初而是已則謂之通通則人宜之趨之且不倦久之道也兵弱糧匱足為

執事憂也哉前輩有論充國遠圖方畧必魏相內主之廼克建立

執事之所遭又然也此愚所以厚有望也古制云五大不在邊今不盡然

吾君與吾相之憂亦隱矣執事其將有以釋此也哉

若夫地里遠近夷險之狀種類強弱之勢其出沒之踪跡鬼秘不能遙度竊願有所聞也

執事幸毋曰是非爾書生所知者

荅李空同書

方今以文行名世足為海內人物低昂者秉鈞則若

邃翁在告則若

泉齋退休則若

圭峯其人也

圭峯鄉文人也良勝少侍馬因語次及往年抗疏申救甚切知有

空同慕之已已既而罷去旋而復董江右學政為鄉人私慶曰有師嘗以慰

圭峯也筮仕刑曹吾師

泉齋召入為司徒親教如初出品士亭翫竹之什命同游士和之良勝序之又自慶曰得附于空同後時聞若虛之構

泉齋矍然失席曰何以有是於吾空同也繼以汝華以獻臣紛囂連禍

邃翁以良勝在屬或進與言曰若官臣也若苦節人也若天下士也何以有是也卒之議者如蝟聞輒異附和之未厭也良勝益懼海內之士疑吾空

同於三老也與天秀輩論及則太息不能入置一喙以辨之可若何幾欲作書訊爾所以因憶邢潞不通書問謂往來不熟不可先意結納是亦先賢守已一段法度迺已日者自仕鳴惠及洞志并得讀荅友朋書劄意空同亦或以良勝可與聞是退而圖以復於事理之顛末曲直較然明甚可無及也然性不習佞敢以聞於師友者瀆吾空同亦不自知其可空同謂之何哉夫天下士之所以自立曰德懲忿窒慾德之脩也忿者恨也必不平也若慾豈必是貪欲有不平則忿忿心熾則欲上人忿慾行而德罔滋美哉空同一念猶

未忘乎忿之甚則怒怒如以類焉已亂也故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空同怒也或避或因或棄欲遁去皆廢其官常而角知巧亂其少豸乎曰敢於任怨曰能與御史聞自夫人言皆難事也自 空同言似有英氣在先儒謂英氣害事固不願 空同以是右人也若曰儉邪曰假手此政不須辨亦不待辨也假之云者議自正詩始以汝華發之牢未可破又則定儉邪柔媚之尤剛毅如 空同誰謂似之傳曰高者有崩道也是宜 空同有是也汝華未有故也得之

泉齋謂其下獄時贊畫 周司徒有救狀於廣於

江右持憲得允名獻臣剛廉犯強禦屢折不回
圭峯友之

邃翁論薦之必可入也以若虛故自 空同敗名是或以重 空同議也獻臣疏至不辨而請去是則所以為 空同也不知汝華 空同宜何以處之也吾江右守臣重足久矣至是橫潰不為之所則人不曰 空同直也汝華麗於法也彼有為為之也今而後百易守臣難乎其為立也雖曰汝華積怨觀釁而動者非朝夕故不意釁廼自 空同作今之議謂 空同假之祇恐後之議謂有假於空同也是故有望於 空同者不淺也道夫勤甫

出京時舉相為謀者所見畧相似必先得於空
同矣信也則何辨也已昔程子在當時不曰惡其
奸邪不假詞色乎不曰遍謂貴臣騰口倡亂以償
恩讐目為五鬼之魁乎載籍中不知有辨詞否恐
寡陋未及見也關中之學本程氏空同之故步
也近與德溫極論謂空同母求足母求勝惟引
咎而已畧小嫌存大節足以崇

國體而忤邪心為正士之所歸也德溫曰文璧敢謂
勇於受言無若空同者雖在文璧不遺也願以
告子實來又曰空同有曰崛強如桂華終身敬
之良勝冀桂生之見容故效饒生以有言也斯言

也固非與空同異也質之

邃翁曰可俟別錄於

圭峯

泉齋左右未必以良勝為異於

空同也空同以為異也乎

荅鳴殷掌科

別久地迥慕益真切屢疏在牘時取而縱觀之沃
爾心目躍然亦與之俱而游也不類備員劇曹以
疎御繁殊覺冗擾幾欲裁問竟以是奪辱不夷且
咎諭以情實領畧維虔而當事諸公皆人子也極
欲成之然有令兄在故條格限之也大端議者

有二今茲之正之厲負直氣者罅漏之不保全之是也

留都重地匪一二正氣以先之倫齊之言若罔聞也是故斷

國是者之微意也惟 執事念之

荅胡憲副

良勝迂拙自居未獲遂四方之志於天下奇士每以不及多識為歉歉然於

執事則心賞而神交久矣比年 德成同署刑曹甚悉心曲忝側銓司而 總戎之寄有歸一時同采以得人為慶良勝為鄉士私念若恃防之制水

可以無恐也春來饒德温桂子實共話移夕則尤悉規制動為遠畧而恢度進人於善有未之前聞者敬仰無任然卒不敢以牘自通恐干 憲度之貞固非敢簡畧以自外也日聞追逐叛民生我邦士菱舍起懷報德無已適使者至云痲憂以病連槭俱下不能終讀走告

邃翁雅諒高志重以

圭峯決非率意言者但曰一人病何如一路病耶語塞而退要之惜才終欲全之當軸大意但借寇之私良勝與仕鳴鈞有責焉惟

執事念之則邦人之澤日以沃矣歸徒亟草草布

復不盡欲言

與丹徒令桂子實書

吏俗擾擾性復簡拙寡相知知亦不獲頻相見見則或開口論事於當意處惜不使吾

子實聞也否則曰子實在不若論也子實於吾亦若是否舟次奉歡太孺人尚有餘力子朴德溫難兄益友論議當益精確吏土去

二泉先生所且邇舊有師程故於理人術極切當節用愛民四字可以無愧昔時連床夜語鑿鑿行之儒者作用政如是相知責善之心良用慰藉第日有所聞恐道言不足信據之友道知必言言必

盡足信與否不暇計吾敢以是望於子實知子實亦以是望於吾也故就所聞相與論之言者曰事上之亢遇賔之畧而已以吾意料子實非亢且畧人也以濂溪吏合州趙公以威臨之至守虔廼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知已之難遇信也若王貺受拜及論大畜方欲納拜時謝用休問當受不當受伊川曰分已定不受迺是受不受在君貺更不復言濂溪當拜不當拜必有說也明道令扶溝巡閱使者嘗甚諸邑競華鮮供張明道獨以青帳備之使青帳亦不備亦或不是明道意也子實居常論議欲闕周程門戶似此小節目處必嘗理

會得矣疇曰有是哉然反而思之富文忠何如人也議者謂其處事未免有心慮子實於有心處未能克去兩端交感憤憤數日尋復折之以理先正有曰言禮必及分言分必及禮易以成天下之務終始是箇時字故緣人情可以興禮樂若賓至而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具徒詰奸積薪監灌展車陳芻賓如歸也故上下莫不懷愛如使周禮秩官之制可廢是周公不足法也以吾寡學不知事素避子實三舍矣持是說未能自信質諸仕鳴仕鳴愛吾猶子實也其欲有言於子實亦猶吾也不知子實然吾言否然之而改之可以相期友道

之近古矣若曰持之既久未可率易非吾所望於子實也禮曰可繼也可傳也惟子實味之所聞失真并所論有可商量毋吝往復若吾骯髒不諧子實當孔道所聞必不止如吾之聞子實者雅不夷吾必有所示真切真切道迥懷多恨不及面話之是用臨書悵悵

東韓人守

良勝稔聞

執事以文武才畧號于人人每讀薦稿將謂其描畫有未盡也日者郡章失人

遠翁先生以良勝在屬吏必為邦人祈良牧廼簡

授之

執事千里寄命其恒也若重罰坐困之民烈焰中
思一勺之潤邑無完堞黠盜歲且至驅馳以虛挈
所有如寄鋒鏑之餘暴骨在野百爾癩憂徒抱膝
以吁今恃有

執事而同衆諸君子分職惟恪 趙先生清雅而
文又必有所濟相與以有成也計視篆未久猾胥
豪隸必已削迹而善政日舉又繼有聞則將謂邦
人自慶矣

邃翁先生亦以有元奏剡為望也故不涼淺深言
輒及此亦任重而期之必副不在深罪良勝以簡

拙寡諧家人或弗緝于度凡可相益毋吝數示尤
感尤感

荅余德輝論皇極書

辱

教始終數例凡十二三十乘之加倍還元一布算
而得誠直截可領畧亦是數家要訣恐有卦理尚
費商量夫卦始於乾數始於一乾一變夫再變大
有三變大壯四變小畜五變需六變大畜七變泰
為元之元卦一乘十二再乘三百六十三乘四千
三百二十四乘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五乘一百五
十五萬五千二百六乘四千六百六十五萬七乘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為元之元數乾初變夬
是生兌故會之元為兌兌初變不自兌變祖乾也
故曰履七變至臨而兌之爻變盡運之元曰同人
乾之離也七變至明夷而離之爻盡世之元曰無
妄乾之震也至復而震之爻盡歲之元曰姤乾之
巽也至升而巽之爻盡月之元曰訟乾之坎也至
師而坎之爻盡日之元曰遯乾之艮也至謙而艮
之爻盡辰之元曰否乾之坤也至坤而卦終凡乾
七變七變相因又七變故七卦之變皆乾變也此
八卦相盪方圓圖所以作若七乘之數又七乘而
各自為元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元其實不離

乎元之元也據所論次若卦自為變數自相乘恐
亦未得天地妙處若元之元七變以十二乘大畜
得泰至會之元為履非履別立一卦頭要皆自泰
中來履又該十二乘之中間又脫一三十乘之之
數天數三地數兩天乘乎地地乘乎天天地相乘
故十二三十反覆相乘缺一不可愚意泰之五萬
五千九百八十七萬數仍以三十乘之得一百六
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萬為履然後以十二乘履
它凡一元放是庶見一元之氣周流天地循環無
窮迺盡萬物之數若夫易本陰陽二畫迺布八卦
皇極五數却以四成之曰元會運世日月星辰之

類皆四數也然四加一倍亦為八故既曰元之元
又曰元之元之元之元也似此連類未能縷數獨
以數起卦者一為乾十二為夬無疑矣至三百六
十為大有則自有難會意處

吾兄覃思之力深矣必有獨得幸毋吝教我

再與德輝書

因余子究極數理草草作書復無益萬分於余意
亦非書所盡也故有後語知余子必求于是不厭
媿瑣人或曰履必自泰數乘之廼足然則會之元
數却以十二為祖何不於泰履數上更加於無已
也余且取譬之卦者天地之氣也數者歲也歲盡

復有歲天地豈有斷處氣一息非天地矣若歲則
去歲名春夏秋冬今歲亦名春夏秋冬不聞有更
名者春夏秋冬以生長收藏萬物而名也所以生
長收藏萬物者非歲也天地之氣也天地之氣亦
非以去歲生長收藏者能作今歲用也如人口中
吐氣晝夜不息非是已出之氣復入人身來更出
為氣也然則何以不息呼吸者氣之元也故天地
之氣所以生長收藏亦呼吸之候耳候有節生則
不息不息則久若人則呼吸自有失節是故夭折
使有叫號晝日不休能浹旬者蔑矣故氣之生長
收藏一卦之吉凶也氣不能名以歲之春夏秋冬

名之卦不可測以數之筭測之歲可再運而氣不可再用數可中起而卦不可中斷也是知數者取卦之芻狗也卦有吉凶數之吉凶何如也故邵氏之學主乎卦所以為理也學邵氏者廼主乎數是數而已矣雖然履亦應乎十二數者是十二數一也既於元之元為夬又於會之元為履豈一數而二卦乎曰然此正所謂天地交泰處乾初變夬澤在天上一反之而天在澤上為履二卦總只是箇乾兌上下耳故十二數可以得夬亦可以得履也他如三百六十數在乾之變為火天大有在離之變為天火同人雷天大壯即為天雷無妄風天小

畜即為天風姤水天需即為天水訟山天大畜即為天山遯地天泰即為天地否數固有相通而不悖焉者也是數可分為八卦湏合為一廼見太極道理俗拙無狀偶及輒欲劇論然亦擊缶以待金石之鳴和而成聲耳於

高明意見有所違戾毋吝往返

再答德輝

細讀來教剖析微眇使墮埴人遽可得坦途感甚感甚荅云非有高見一悟至此又云非果有所見而無疑尤是謙益大好意思疑則無疑之地也顧蒯管弗力干學失親師友於所疑慮一莫能辨辨

則又生疑也敢曰益之云乎然此等講學友道僅
見不可虛負更綴前說以畢取正河圖之數天一
地六地二天七天三地八地四天九天五地十天
數五地數五五五相成積為五十有五其實只是
箇五數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
為足八卦定位而虛五居中曰數從中起是固數
在卦先然尚陰陽無定位言凶無定名使數便有
吉凶則卦亦可以無作故聖人畫卦因書書有感
而象之耳夫卦以數生故可以數測非謂卦可有
數可無但欲歸重於卦廼見皇極與易為一也邵
子曰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八分十六十六分三

十二三十二分六十四此正所謂加倍法七
貫之宗也故云數可分為八卦湏合為一泰之下
補足三十乘之一數以生履祝氏書太極圖數後
亦嘗發此一段說話極取之謂其偶有獨見至此
不可以數少之所教判然別有條理而其實未嘗
不混然而圓融得之矣主乾之說自方圓圖中來
乾兌離震變至坤而順曰已生之卦數往順也坤
艮坎巽則為知來而逆非謂自坤逆變之也蓋未
生之卦也曰未生而逆則生之固自順也如以乾
為卦母左旋自震而止於坤右旋自巽而合於坤
巽之生也始乎姤姤依於乾者也圓圖折而方之

卦橫生者乾位東南隅而東方之卦乾以上曰履
曰同人曰無妄曰姤曰訟曰遯曰否聯屬為生卦
皆自乾而變者也本義曰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
以定吉凶則六十四卦可變為四千三百九十六
卦故曰元會運世歲月日辰所隸六十四卦皆乾
一卦之變也是故乾為卦數之本而皇極天數冬
至起泰地數驚蟄起泰人數大寒起泰物數春分
起泰不起乾而起泰非背乾也尊乾而避之也乾
對坤言則曰兩儀配兌離等言則曰八卦而圖書
一數乾應之固太極也皇極元會運世其卦均也
至於推演則置元而不用政亦為是在易之筮謂

去一象太極是也乾不用泰亦乾之變何以為數
始泰所以生履為兌用交也皇極用交謂天地相
配如陰陽交遇父母化生而後育萬物以有吉凶
故立既濟圖謂之天地交泰上交乎下下交乎上
故曰交若曰天中地地中天陰中陽陽中陰謂之
藏則可諸之交恐未可也彼以無形之理言此以
有象之位言地在天上曰天地交此明徵也不然
若兌離震亦有陰爻何均謂之天卦巽坎艮亦有
陽爻何均謂之地卦乎至謂邵氏之數以取卦自
一至八上下貞悔反覆為用信然矣但朱子又曰
其位在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在河圖則乾坤坎離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四
虛在洛書則乾坤離坎分居四方兌震巽艮分居
四隅則自一至八又若卦次之位非卦之數也是
誠有不可知者而云若不用筭數以卦測之雖顏
子聰明亦無下手處此良工苦心之言然皇極未
布數之先未聞許多細數春秋戰國間為卜筮瞽
史學者亦指可掬豈盡顏子以上人乎祝泌亦云
康節之書悟者又於置筭之次易差今附卦在逐
年之上不必布筭而得之泌豈有甚大聰明亦知
其要領焉耳觀物吟云上下十二萬九千餘六百
其間三千年皆如身所歷邵子亦不須筭到滅沒

處而後知但推極之有此數名而已然而後之學
者論及則苦於數至諉於絕學是亦有自歌曰用
卦不用卦湏向卦中作及至用卦時用卦還是錯
此蓋輕卦重數之原然其本意蓋變卦變爻以取
既濟而歸掛一之說非謂卦不可用而役人顛顛
於數為也弗類擾擾吏俗殊無定向更乏主靜工
夫輒據陳言以塞厚責有罪有罪惟
有道君子致力根抵凡有得焉不惜涉筆以湏定
論良勝何敢云爾

別

邃翁老先生致語

良勝哀瘠無狀待死而已然以犬馬之心尚未即
泯滅敢布數語以報知遇

國本定議惟長惟賢不世之功在此一舉緣江諸郡
以達

留都典兵司牧尚須方嚴統馭之才足以迓邪心也
良勝伏避草野首領獲全不勝瞻企祈願之至

奉報

泉齋先生

良勝不肖每有不耕之穫蓄自宜及而每延于先
人茲聞母赴扶服奔歸方見星而行而舍非敢進
謁尊者期也亦以

先生所以教不肖者在是輒敢自信通刺

門下而已種種多懷哀楚梗塞不能遂于詞幸
左右垂察

荅圭峯先生

良勝才薄食浮望輕責重而任情以速怨與謗惟
天降割及于先人而罪躬尚能事饘粥豈云能禮
第夙負所

教不足稱官常而

師程即躡益懼益愧圖稍稍刑家表閭以塞厚責
以蔽徃愆又以浮言胥動不自審度輕於一出追
悔無已已然不肖初念為知己者死以自明有之

豈敢自愛迺爾哉律以

憲度則淺淺夫也昨辱帛言惜重可辭感且愧不能再讀矣遠懷如縷旬日後待罪

門下悉所私布先具謝啓幸

垂鑒亮

與田勤甫書

比歲論別行者無葆其力居者無忘其初猶在耳也繼自元承得條教自仲默得近稿力若機張方愧懷安敗名無藉手以相見者隨坐才不任食天降盈罰遺惡先人赴及即奔奔則見星而行而舍罪躬頑朴不即死及廬尚任衰能事饘粥自分棄

絕諸所來徃越境訊問一就簡畧草土言尤於公所有宜避忌辱荷高誼遠致言語故者不失故登木歌者復見貸哀感何已已繼以思也

勤甫官先廼事肆其餘驅逐藝死未歇也若學廟記若正經諸銘時取一讀未能與業俱廢而同游士得政而言者日至比邑至旁郡亦至因時就事損益以歸于善是有友誼與責固願聞者又未敢以詳立旅行一委之外事弗致思也邇聞自吉回杓將指敝邦堅木就攻期於鐘應又慮禁嚴事孔棘突弗黔而改轍弗敢親親亦弗久故思先致群疑以俟考辨而家譜方脫稿首簡尚虛敢以為累

身於例類大有出入焉者竊意當世士大夫言作譜必曰歐蘇法二公並生于時學相友文相師聞見知識每相濟譜之作不先後出相示而法異焉故歐公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為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是二公人自為法未能通于一恐亦未可自信通於天下而况後世乎故敢曰譜無法法其可法者法自我人亦有足法之者亦譜法也惟吾勤甫力追古先明若觀火百爾商量毋吝徃復計相見有日弁語構思梓既具操削者食而待譜成續而告諸廟以弗墜何可忘也吾邦士預有慶人惟獲與有道者游邦之衛也獨昌其宗已哉是又

析以得教之意也臨文縷觀哀次未能脩詞統惟垂察垂察

奉巡撫孫先生

良勝伴食材館與聞掄次每得真竒輒錄啓事成諭之曰是隋和也光彩不獨耀前後車人人珍之珍之思得之獲為已有有而葆之俾弗能奪迺已顧良勝緣續而守者幾年若食指頰動竟染蠶羹之鼎以掌鑰諸公握力如虎其欲據而有之猶人也臨刻愧恨力薄不能潛奪爾已除目每下相與誼慶曰是一路福星何日次舍當吾野耳今亦既然意今掌鑰猶諸公也邸報之及踴距無筭百

爾瘼憂冀可解歇屬者

星軺賁如敝境窮厓洞谷舊荷生成耳熟口滑思
扶攜塞道再識

相公面為快矧布衣知遇連采承譙教深而別久
若良勝者固敢蔽匿不啻為道左輅謁祈以自布
也哉然以衰服斬焉自知避忌日所施罷滿副夙
懷吾邦侯以更練稱牧司理以英妙祥刑祇承宣
達故良勝築築郊垆犬馬之性未即毀滅益得聞
所未聞輟哀心頌尚喆無已先布孚詞無任悚息
悚息

答孫先生論地方事宜

改觀易聽之餘市巷語習習若有生氣自結髮
從事聞兒童頌

見素公者如是今思駕逸其上矣

北望瞻拜造化代工於陋邦若為惠斯溥也顧谿
壑之欲補塞無厭而蘊蓄之懷宣洩有待雖圖難
於易為大於細通儒作用自以序行而強弩之末
或堅魯縞將有過慮焉者惟體國之念詢及芻蕘
而良勝自計於知己報稱此外復何事事若曰或
假以濟私請誓如河墜命陪家有所不避然而懇
懇於斯莫敢遺慮亦以士大夫所學為國與民於
民或先於鄉上於國豈必於自為方今以地限用

人縱使鎮固將無庸力有志之士托之寓言而已
言之者期以聞于人而人之遇者亦難矣良勝默
度平生知遇如

閣下者幾脫有之得侍言待問於左右如今日者
又幾於此而不以利害為心越秦肥瘠何忍相視
山川炳靈實是虛生愧死無藉手以相見一涉誣
誕相負

閣下罪又何言罪又何言良勝頓首頓首答復

再謝巡撫為民留守書

良勝嘗聞憤世者言人之相與曰勢利交人之任
事曰口頭語初謂其然近瞻舉動更讀諭劄益信

衛公克勤小物入相基本足有明徵若貴而下賤
直示肺腑出境後驛使致唁語感激之餘重悼言
者限人於古今已甚也因締思之凡為禮不數不
䟽數則類於諛䟽則類於倨故郊迎導疆不敢與
懼數也去益遠思益深又函以言報亦懼䟽也雖
然言敢及私乎為邦人言之也邦人

天子之民也良勝何敢私之以其命寄于守守又
天子之吏也良勝又何敢私之然而為民得守之難
良勝之心獨苦矣初報缺時僚長張元承以擇令
告比逮事

遂翁所進而教曰擇人而任恒重進士科亦隘矣

某也擇守若而人舉于鄉者也某也擇令若而人國子生也使人曉然知某也當選部自擇其守若令迺爾所以風天下而信之也吾邦之得守也以此其所建立期不相負良勝雖疚居逾年時與來往然未嘗以私干之故勉副忠告之益亦懼連坐之羞知之故舉之投劾

閣下之門不忌也詎意黠更有茲敗露正本之論守何逃罪若奸蠹在眉目不以告于守以先祛之罪與之均獨惟小人媒勢利若鬼域不可測識旁觀者或畧之守當局豐蔀益厚又以病故一以付之居常論議以不適貨利為守官訣故徯之虎也

彼則假之而人之畏之者則虎矣

閣下摘伏猶神君也復何容辨第日來守坐蒞蒞若不安于民上故邦之長者或詣廬言士夫又速與言邦人繇廬倚門而號而逼有言意以守自良勝得亦自良勝久之河內借寇君之遺也樂子曰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是則良勝之隱念也冀閣下垂仁而聽之幸甚幸甚

荅勤甫提學

方舟抗流高懷雅詠故人之遇異時當作一場好事為道路人口實顧閔凶人群立旅行過矣過矣又放情忘返罪何能云平旦氣稍清真性迺見愧

不能為別又荷遠致

高作情誼溢詞表清古逼杜家法哦誦數四不敢
拈筆追步且讀禮經偶至卜氏除喪和之而不和
愧發頸赤益不能檢韻語如何如何譜敘脫稿幸
付從父某附歸就刻俾成完牒以光吾門先河後
海其能忘乎經世全書已付所司旬日後可到目
前先寄二冊內附一得之愚幸潛玩有所批教友
道相益之望也

敘之年兄乞少轉致几案併副懇祈何幸何幸

與田勤甫書

情之狎而可責望者莫若友情之迫而可控訴者

莫若師師有愛之道存焉友有辨之道存焉愛之
莫大於安其心辨之莫先於已其惑諸士子積憂
之懷所以必達于

墓下而良勝假手以塞厚責能已於言乎夫

孔殿之仍佛宮近以震易懷吾

水南臨檄數語力衛正道廼克有濟學舍之欲就
爽挹秀連類在疏漸次舉治所司維難維慎時詘
爾也陰陽家言少也蒙甚惑之憑高指畫不但十
數徃返背墉可乘而衝交焉面轟轟鱗屋弗整突
頂連右臂而擊射之堪輿法大忌一時背項謂可
唾手燕雲而吞雲夢八九者歲無虛計計而驚驚

而怛怛而惴惴焉懼其及故逐逐隨隊謁達官長者汲汲焉而遷以冀幸免如脫虎口東萊云中流之遇風波舟中之人未之懼而夾岸之人喪膽矣良勝登岸人也謂舟中人曰吾向之懼惑也今不必然可乎哉且

圭峯達者嘗言之兩山繼言之

二泉翁與

敘之年望先後降觀如出一軌

諸執事籌之熟而可之盡謂其惑也可乎哉就謂其惑也盍不蛇影豈能致疾疑斯懼懼斯憂憂斯惑惑固有惑疾使人聞人以是疾也謂之曰去弓

影可以已疾或者曰疾不緣是而弗去又可乎哉一舉手之勞而可以已惑疾全其生而安衆心也仁人君子知不惜也何貳守羅推府協恭胥治毅然興文學畧址而不奪于民程物而不浮于素諸士之懇懇亦相時而動之機也知水南之愛士欲盡天下不獨為師時也良勝自惑且甚知不能已友之惑而祈以逭其責焉不知水南之責于良勝者又何如也又何如也

與何東軒貳守

夜者梓人傳示指揮深情厚愛非木石云胡不成因顧思之綽綽之舉昉古表閭之義殊典也必在

殊才而後云稱若良勝者豈不自知將逃名遁迹
尚恐不容於時議顧敢期於自表著乎竊方之比
屋然弗飾弗改作隣弗異也路人弗異也遠方而
道而寓者弗省其居者為商也工也農圃醫卜也
其人之賢之不肖皆弗之問也一朝而棟宇作華
揭具其不異而問之者蔑矣起問之者見情實也
其於底裏虛實不指摘而議之又蔑矣是良勝所
大懼也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良勝將灾務是
去敢冒寵乎在東軒則曰厚施者每於不報良勝
亦曰善施者在於不苟苟施之亦類於比比之匪
人東軒知人之明亦懼其傷也况夫今日在事美

餘之積無有也旁出之令無有也而學校之經營
郡書之楮墨懷吾東軒急於為義每節縲約已而
應之然亦窘矣復以身謀貽知己累豈情也哉此
又良勝之私念也有懷如縷俟面陳惟亮察

奉巡撫孫先生

良勝力綿任重若持蒂以舉鼎者然蠅蚋傳不能
終讀美焚草閣筆且數四又懼失此則受
教終無地洩忍錄成呈

上輪困思就繩削度不與棄材同腐也不然後之
并狀而觀者將謂不肖若而人而

閣下有厚之託有賢之與而兩負之知人之明或

大有累若

家齋先生懿德當自有名家表著此不足以掩之也第徐凝惡書他日有賴識者投澗泉以洗之良勝之辱云何云何

閣下成人素施與其救之於末幸亦藥之於初西望瞻拜懇祈無已無已有以副之萬感萬感近得邸報南贛軍務一勞永逸當在此舉以

閣下訂謨鎮重而陽明先生並美而相濟師和而克必也必也然竊聞之君子除戎器以戒不虞是故取之萃萃者聚也聚以正期假有廟得衆之道也若曰不富以隣侵伐罔不利是故居尊位者

用謙與順之恒吉顧方今旱暵為虐雲漢之詩且復作老翁云生百年矣才遇茲變土脉瘁息而膏弗動雷不震泉竇亦枯竭早稻以收十之二三為二晚稻稿枯死且盡蝗蟲復生已絕望矣若良勝家中人產也計無終歲之儲又其下者可知也以敝郡在省稱樂土今且然在旁郡可知也所謂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如之何哉如之何哉至於南贛奔逸建其淵藪又敝郡之最先憂者故議者謂驅民以殄盜之孽固上策也裕民以止盜之從獨非先務可豫定者乎或曰得衆之道在茲也又曰隣之富建其比也如何如何坐視塊物浸有時

憂泛言及之多罪莫飾

閣下暨諸君子有事坐運成筭狂瞽者幸置之良
勝惶恐百拜

奉圭峯先生

良勝道適玩眇釋禪再逾冀朔然而中心盤桓若
繫于柅以往歲在仕同志聚首已欲賦北門之詠
矣復縻素絲委蛇恐委肉于柅上無及已且邵子
云出處須自謀豈直謂進止由已非所咨取人者
竊恐亦謂當自量度省德相時云爾菲才自顧若
轅下駒蹄漏齋穿食且不飽欲強見才美以荷重
載騁躍長途豈獨取敗轅之辱而已哉况夫值數

在竒恒得輶軻再遭子戚姪繼天隣弗戒火延及
于廬禮稱焚先人之宮者三日哭哭則情之隱也
豈為自喪其質涼德致譴實墜先業重以為懼為
辱所幸廟存神主未易初之為謀畧遠所居預有
斯備愚慮一得在此而已億先作時每隱度之爰
紀斯成須賢而有文章者然方今海內孰若

公密邇硯席而朝夕得繼請孰若良勝又先大夫
獲承交誼數十年然以未獲公一言為闕典斯廟
之作大夫志也蓋家世在仕恒不稱才至大夫方
離寢祭公或念之則所以發幽光者又在茲也是
以始之從謀而今之幸免意有默相以待公也幽

明協志

公幸俯聽之廟制如榭存三廟體禮云大夫奪宗故設主自大夫而上通列四世惟清明至日會祀則自始祖如廟制若禘祭然實昉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之意東西兩序連以屋八楹為義倉皆推大夫之遺以仁于族俟積累以議他復又外為儀門庖湍惟備要之寡學莫有探究師授意會義起為多耳

宗匠手筆自有化工爭妙聊模具其架構之畧具如此展拜有期先此布悃不具

復周汝和書

賜教頻頻其間樂於有後而預計迷之非人骨肉之愛未逾也感荷感荷又憑折二議甚出意見於是廼幸反道之復古矣但愚意謂主帥之不專制正有激之云也使有如韓范者則何云尔而前日奏功率曰仇曰劉之出死力愚之言又似獲一驗泉議云行於

國初而遂裕故曰勢之難也大抵勢之順順之者宜其易勢之逆逆之者宜其難必趨其易而苦其難殆亦非救時者之志也凡天下之事極則窮窮必有變變固所以通之也故曰存乎其人雖然今之立言者必以救時之弊救時之言不得已也不得

已而言則固有隨事遷就之機枯在初不可以經常之論泥之體國在念不厭徃復直而勿有則相知質難之素懷也故玆瑣瑣

補蘇武報漢書

臣聞天下大勢曰夷夏天下大義曰君臣義不渝於死生而勢必辨於盛衰也臣在匈奴亦已有年羝無乳期臣死有日矣臣死矣而無聞君臣之義有歎也故極言盛衰之勢冀得聞於陛下或以死臣之言加察焉臣昔在朝議者每謂匈奴值衰也臣今未見其然蓋馬邑三十餘萬之伏不能邀武州十萬之歸上谷衛青之勝不能掩公孫敖李廣

之敗度真顏山封狼居胥禪姑衍登臨瀚海而士馬之物故亦甚然臣亦每矜以為盛匈奴皆竊以為咲也故知匈奴未衰也漢未可云盛也然而陛下日盛矣彼巧於中陛下者又不知云何如盛也蓬萊海上之遊建章栢梁銅狄之工未息也天馬竹杖葡萄安息枸醬之欲未厭也江淮巴蜀燕齊之蕭然者未復也是臣竊議以為衰者將謂匈奴何知也今至此而能言之是可恠也亦可慨也夷夏盛衰相倚伏者夷之盛非夷之盛夏之衰啓夷之盛也譬之療病人焉腎水也心火也水不濟火則炎矣視者輒曰火之相也欲下之不足其水而

徒火之下不相擊而死者蔑矣臣雖幽處異域無所見聞竊意陛下與廷臣之議猶下火也火之不可下猶匈奴之不可以威制也欲以制之盛吾之水而已此之盛彼之衰水勝火也臣雖羸瘠猶或苟延以待惟臣有所待固知陛下未嘗一日忘臣也不忘臣固知未嘗一日忘匈奴也不忘其將有事必曰臣故也然臣於陛下不能為有亡者也以臣之故而糜百萬之財疲四海之兵非臣之所敢待也若曰臣為陛下使而拘辱之陛下之辱也平城之役高皇帝不食且七日既脫而無忿焉拘臣之辱未必似此必欲一逞與平城之辱而一洗之

則君視秦之威力何如耶秦嘗欲攻之而李斯曰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必事臣初猶以斯之恐君以難今而後知斯之言不可以人廢也是故秦雖虎狼暴露十餘年卒不能踰河而北陛下信少匈奴其亡少秦也哉且臣之幽也人曰死臣曰生人曰辱臣曰榮蓋漢之命使如衛律先臣降矣敗將如李陵後臣降矣使臣不就幽於其間幽而隨遣焉則彼將意漢廷之臣皆律陵也臣故甘心焉氈毳之嚙不死海上之牧隱忍於節旌之盡脫者蓋欲張漢之有人而使匈奴不敢易視也彼亦人也且將以臣為神而不敢加害尚敢輕

漢也哉即如臣死於是後之酋長必將指臣牧地而興念曰此漢臣死所也是臣死於漢生於匈奴臣不辱於匈奴漢之榮也雖然臣豈獨無人之性哉氈裘芻服亦思冠裳之榮鴈粉腥羊亦思魚炙之味穹廬野處亦思廟堂之尊孤窮子立亦思夫妻父子之樂然而饑勞困頓卒以不死臣之不死蓋將占漢之欲盛也臣故不願以臣之故益漢之衰也然亦願以臣之故啓漢之盛也盛之欲何如如臣所謂衰者一省之則戢天下之兵阜天下之財文景之盛可復臣知單于將稽顙闕下而奉臣以還是忘臣者正所以還臣也忘匈奴者正所以

來匈奴也盛衰之勢較然矣臣於君臣之義亦庶幾哉嗚呼歷之熟者見之真禍之迫者謀之密臣言是也亦知陛下之欲聞也故托之鴈足焉物先氣者如得聞焉則漢之盛也必矣臣之還也必矣臣老矣常惠等尚無恙日望之矣毋惑以為匈奴之詐而不省焉

東洲初稿卷之四

建昌府推官危德校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已而言則固有隨事建就之機括在初不可以經常之論泥之體國在念不厭徃復直而勿有則相知賢雖之素豫也故玆項瓊

補蘇武報漢書

臣聞天下大勢曰夷夏天下大義曰君臣義不渝於死生而勢必辨於盛衰也臣在匈奴亦已有年無無乳期臣死有日矣臣死矣而無聞君臣之義有歎也故極言盛衰之勢冀得聞於陛下或以死臣之言加察焉臣昔在朝議者每謂匈奴直衰也臣今未見其然蓋馬邑三十餘萬之伏不能邀武州十萬之踰上谷衛青之勝不能掩公孫敖李廣

之敗度真讀山封狼居胥禪姑衍登臨瀚海而士馬之物故亦甚然臣亦每矜以為盛匈奴皆竊以為嘆也故知匈奴未衰也漢未可云盛也然而陛下目盛矣彼巧於中陛下者又不知云何如盛也蓬萊海上之遊建章栢梁銅狄之工未息也天馬竹杖葡萄安息拘習之欲未厭也江淮巴蜀燕齊之蕭然者未復也是臣竊議以為衰者特謂匈奴何知也今至此而能言之是可恨也亦可慨也夷夏盛衰相倚伏者夷之盛非夷之盛夏之衰非夷之盛也譬之察柄人馬腎水也心火也水不瀦火則炎矣視者操曰火之相也欲下之不足其水而

徒火之下不相擊而死者萬矣臣雖幽處異域無所見聞竊意陛下與廷臣之議猶下火也火之不可下猶匈奴之不可以威制也欲以制之威吾之水而已此之威彼之萊水勝火也臣雖齷齪猶或苟延以待惟臣有所行固知陛下未嘗一日忘臣也不忘臣固知未嘗一日忘匈奴也不忘其將有事必曰臣故也然臣於陛下不能為有亡者也以臣之故而糜百萬之財渡四海之兵非臣之所敢言也若曰臣為陛下使而拘辱之陛下之辱也平城之役高皇帝不食且七日既醜而無忿焉拘臣之辱未必似此必欲一送與平城之辱而一洗之

則君視秦之威力何如耶秦嘗欲攻之而李斯曰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必事臣初猶以斯之恐君以難今而後知斯之言不可以人廢也是故秦雖虎狼暴露十餘年卒不能踰河而北陛下信少匈奴其亡少秦也執且臣之幽也人曰死臣曰生人曰辱臣曰榮蓋漢之命使知蜀律先臣降矣敗將如李陵後臣降矣使臣不就幽於其間幽而隨道焉則彼將意漢廷之臣皆律陵也臣故甘心焉觀漢之嗚不死海上之教隱忍於節旌之盡脫者蓋欲張漢之有人而使匈奴不敢易視也彼亦人也且將以臣為神而不放加害尚敢輕

漢也哉即如臣死於是後之酋長必將指臣牧地而興念曰此漢臣死所也是臣死於漢生於匈奴臣不辱於匈奴漢之榮也雖獄臣豈獨無人之性哉豈裘豹服亦思刑策之榮厲粉羅羊亦思庶夫之味穹廬野處亦思廟堂之尊歎窮子立亦思夫妻父子之樂然而餓勞困頓卒以不死臣之不死蓋將占漢之欲盛也臣故不願以臣之故益漢之衰也然亦願以臣之故啓漢之盛也盛之欲何如如臣所謂衰者一者之則戰天下之兵享天下之財文景之盛可復臣知單于將櫛鬪闕下而奉臣以還足忘臣者王所以還臣也忘匈奴者正所以

來匈奴也盛衰之勢較然矣臣於君臣之義亦復幾哉嗚呼歷之熟者見之真禍之迫者謀之密臣言是也亦知陛下之欲聞也故托之鴈足焉物先氣者如得聞焉則漢之盛也必矣臣之還也必矣臣老矣常患等尚無恙日望之矣母惑以為匈奴之詐而不省焉

東洲初稿卷之四

建昌府惟官應德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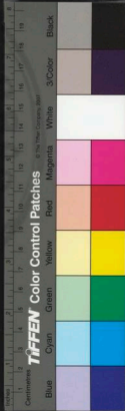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SUBSI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東洲初稿卷之五

墓誌

明故坦庵丁公墓誌銘

坦庵公諱平字仕元姓丁氏吾南城人曾祖

祖資一俱有潛德守家不聞于時父志剛補先尺

伍遂籍于京以居積為富人生仕隆及公與仕玉

兄弟克幹濟遜遊江湖貲益殖歲得展故廬墓基樂

與士夫來徃先君在仕徃復十數締交父益密故

予家居髫年得識仕隆及壯得識仕玉獨未識公

正德戊辰來應進士科廼識之若有老狀然好論

門人滇池羅江編輯

丁公墓誌銘



世故延欸無倦予丁艱歸至辛未復來就官公已
痼疾不能出門戶壬申又五月二十有四日公卒
年七十有九娶羅氏生子釗俱先公卒繼陳氏生
子鏗孫二曰濬釗之子也斬服當室曰清鏗子也
女二長適千戶李洪次適李標八月一日葬公于
八里庄附仕隆墓濬鏗杖屣而來請曰先人疾未
革以塋事訣曰吾父母則祖可依吾兄塋于是吾
安歸治命在耳不敢違也爰有顧言銘筆是托嗚
呼予何能銘也哉公行可銘法而鄉曲通家之好
又何可蔽按狀公最任性骯髒有氣槩不作俗人
事志剛公卒公曰樂所自生必復故土扶柩歸道

小孤山風惡舟幾覆公大慟曰死何足惜親柩無
所矣風息幸免得附祖塋封厝一襲古式逆先志
而抗難以成禮可以近孝矣仕隆卒公撫孤姪若
子而充字仕玉亦少遠遊日夕以娛分貲累萬不
聞有後語可以言友矣鄉人嘗侮公後道遇輒匿
意必見復公邀而與之釋且禮之可以語睦矣釗
死而斬然門戶成釗之婦以全志雖久卧病日進
鏗等義方是訓可以知肅矣居常誦文山誓詞至
以資談說因納粟補官語人曰吾豈榮是哉際時
有道乃獲贏餘願輸以報而已有告于陳學士者
以文揚之可以考義矣鄉哲 圭峯學士最慎交

亦少許可主公數年公時進新說放口亦成聲韻
詞質而意可見圭峯喜之值公七十歌以為壽壽
德微也可以觀德矣夫德以致壽義以華身肅於家
睦於鄉友于兄弟孝于親人之行莫大於是予之
銘公也亦以是矣銘曰

富而莊壽而康惟行之良耿耿有光太史舊文燁
而煌閱爾壙遺魄爾藏氣之靈也爾颺欲何之乎
故鄉

故憲副王公恭人張氏墓誌銘

恭人姓張其曾祖仲賢祖穎宣父廷玉世濟厚德
不聞于時乃發恭人方齡有奇氣而都柔順孝讓

渾若天成女事精妙頗通書義可笄時字于王公
及期而歸王公大父用政母饒氏俱康于堂祖仲
敬曾祖文苑而上已在祭列既廟見籩豆之儷臚
載之羞舉如介婦之度王公諱華字廷光少積學
不屑家人務故其清素恭人躬事繡纈調度有無
以資故無內顧而得肆力蔚然成文采遂登進士
科知某縣事廷光公性甚敏辯文書積案如蠅蟻
不移時決之發蒙也及退食恭人必舉爵以助神
氣從容進問今日所任何事歷與陳論間有參酌
若語意稍滯知於情法少盞必起而言曰事亦有
忙後錯耶廷光公覺其規諫之意事必加沉靜而

政聲日奕遂擢刑曹主事轉員外郎凡所訊鞫廷
中平之每稱法家尋陞浙江按察司僉事恭人告
曰此法所也恐以家人貽君子累遂歸綜理家政
惟嚴密興必明發寢必夜分率以為常族屬而下
躬躬畏服如集于木臧獲十數罔敢惡聲各執所
事無虛食者故因先人遺業而拓之大裕廷光公
在官剽奸祛贖水槩操待得土寸不開之譽銓司
推為官臣不限格而有憲副之遷奄尔寢疾恭人
奔赴無湯沐之飾無盥酪之奉頓踊呼號哀籲天
地視歸故里而髮不勝筭體不勝帶至於服喪葬
祭必式于禮而經畫節文周詳較一無庸贊翊若

其素講而習者制舉撫教所出子二他姬子一曰
龍曰夔曰伊方童冠相繼納婦曰鄧氏胡氏黃氏
整飭戒勵有申國之風至於服食恩愛盡若屬毛
離裏倉卒人莫能辨故日邁月征爭自磨洗學尋
向上補學舍弟子龍既廩食而卒遺孤模在亦能
代子禮夔伊以例入胄監得假歸省而恭人以疾
終蓋正德五年庚午歲二月之朔日生于戊辰已
歷六十有三歲卒之歲終月廿四日卜云其吉諸
孤舉柩柩葬于廷光公墓之旁壙名燒州原先期
請予銘其石嗚呼婦人無外事故莫見德然丈夫
君子之譽亦未必事衣裳酒漿而已故古有因誅

以存而策書所載為訓者但婦德者以從夫為義則以相夫為賢。既婦者既其夫也。廷先公學焉為文人仕焉為廉吏。身後之事一有所付托而九原瞑目。恭人亦為有力生。封死所。闕此顯魂而廷先公墓道穹碑未剝屹然山阿。路人仰誦功德而恭人倚之為重。同為不朽人矣。安用銘然不可虛諸。狐之志乃銘之曰。

伐山之石 惟德可銘 坤順恒貞 女嬪是刑
妻曰孟氏 母曰申國 維其師之 懿于方策
若若佩環 法官墓所 峩峩龜趺 有目斯覩
夫以婦承 婦以夫顯 人寰如客 爰眎故典

亡妻趙氏安人墓誌銘

吾妻姓趙氏諱京其先金華人宋之胤也

國初有明可公守吾建昌息兵鳩民民忘死不忍公去公亦不忍去吾民遂籍亦不復仕其後曰李剛曰敏善曰懷玉濟德殖宗至文瑛公以儒醫曾供事太醫院屢上

保和功授御醫廉靜不邇勢利故名公輔樂與之游公冢嗣弘敷先生派俗能文敦儒行吾先世亦自仁和為勝國洪州博士流寓與明可公先後里閭載籍相聯比吾祖用理公與文瑛公少好老不及見先生與先大夫有文字交每至以姪號吾索所

課有一二字可輒賞之而去時先生未有子也吾妻方毀齒貞慧絕人先生子之嘗曰家世屯膏茲或以光吾門廼許歸吾越二年先生卒孤方在襁吾妻侍母孺人鞠孤孤克有立及來歸吾年方笄夔夔介婦禮度先大夫謂先繼母王宜人曰佳婦也而女字之比壯如初歸時無逸言放咲滅獲不聞叱咤聲宗門戒婦女必表示之至有欲親式而呼以母者歲時祀事輒以不逮事吾母王宜人為痛吾寡學性習蹇劣試屢北輒勃勃氣項滿赤每慰之曰丈夫事業遠且大居常矚吾志樂則曰大人不登進士科意猶未平夫人待暝久矣吾愴

然思厲正德丁卯吾舉鄉試第一明年戊辰舉同進士是年春王宜人卒先大夫繼室以程宜人冬先大夫病臨訣指吾妻曰此婦可居吾妻事益謹順宜人安之吾與兄弟居喪稍欲易俗於內事棄不之顧吾妻疊疊綜理且曰使君子他日無內憂卒未免喪就道館留都買妾為嗣計吾妻樂成之曰須擇好門第可與伍者宗祀君子所重凡服饈酒果魚肉必躬執御待其父母如父母然館嫗異之徐應之曰人女吾女也挈以遠去非示以愛且容能無慮嫗大服其父母果為所感長跪而謝曰女再得毋矣吾初官刑部主事以道路所聞見

激不自禁冒有所白幸為

天子容納吾妻聞之酌以慶曰君子許

國愧不可與謀也吾按獄或不麗法歸語之亦似解
剖析且能舉一二平恕故事曰是以遺君子後吾
出入躬為堂外戶鑰誠僮不敢自啓閉女醫曹姬賈
不識面吾因得避官謗壬申五月既女進第病死
吾哭之甚哀吾妻凡四震醜俗尚巫禱析襍後舉
不事進第長育已四歲慧婉是娛而竟夫哀殞不
能為生然恐傷吾吾入則強慰而出乃慟遂以鬱
逆憂悒疾卒歲八月十二日酉時年三十有二越
一日吾有選部之

命未得便其私圖越明年吾兄偕吾妻弟來迺以祀
歸塋南城官山之兆兆吾卜者背乾面巽定以

年 月

日安厝嗚呼吾妻隱德多矣

至哀無文不能志也又恐侈婦德為時羞抑以不
信吾妻於後也聊志其可志者如此為之銘曰
生而淑朽未可速墓中石實則可錄生生天地若
信與宿胡然而壽亦胡然而祿豈以吾之有餘為
爾之不足百年之後雙壁在谷冀我後之人毋忘
遺蹟

祭夏母匡宜人文

嗚呼婦人無非儀閭外之名若無所與也然而亦

有名天下如夏宜人者是故非無從也良吏之妻
爭臣之母則上焉而為德下焉而為民凡所以名
天下者於其克相於內而成教於家固不能無所
助也吾鄉以良吏名天下孰不曰夏臨清者乎悠
悠去思桐鄉我祠人之知臨清者孰不知有宜人
也以爭臣名天下孰不曰夏司諫者乎蹇蹇匪躬
思令于終人之知司諫者孰不知有宜人也客殯
方集旅旒斯揚赴及吊哀有盡其傷禮曰祭必先
河而後海河其源也海其委也是故等交情鄉
誼匪言弗宣香帛附奠敢羞几筵有函一方書素
告虔固非之涕無從者也宜人其歆享之謹告

女進第壙銘

嘗讀韓公文等壙銘謂非功德所繫雖弗銘可也
然公秋官言涕事得罪在遣挈慧而大能有所訣
草瘞道上越數歲迺得從母及叔兄歸塋則亦銘
其情焉耳正德七年五月三十日吾女進第死才
四歲視挈允夫已許作鄭氏婦去年姑死能避人
而哭時嘆曰佃無主佃夫小字也與母隨吾來官
漸知大人事情間出道理語作北人聲認錢高下
市賈了了偶欲讀書數日識百餘字亂帙中能自
指且知增減筆法若天為夫出為山之類或誤指
焉為馬陣為疎亦不失形象不知挈之慧有此否

也吾亦為秋官屬嘗言戎事幸

天子包容不在遠迺以提督獄事不得代文中痘瘡且愈而暴卒吾不能如韓公猶及一訣也痛哉越十餘日附柩歸葬吾無子弟可遣母尚從吾又不

得歸汝如掣也痛哉葬之山曰龍池祖塋之下瘞位月日以柩至為期非預定也銘曰

韓公慶變情不失掣吾居其常顧不得盡情於汝也嗟塋汝食汝吾有家汝其歸也母嗟

清軒梅君暨配鄧氏合塋誌銘
清軒姓梅氏諱浩字本澄厥祖厚尚公而上居西湖宗蕃賢懋心又姓於地為稱欲專之人號曰西湖

梅云集義公徙城北棚尾人又號曰北梅與西梅稱厚高公耆年樹德太守謝公欲致賓飲每期至必造廬慇懃致饋迺克赴集義公象賢子也見禮於太守舒公如謝公都憲見素林公按行部旌別善類列最等焉清軒席祖父教寢有其風而毅慤有智畧宗人宗之有慶有吊有婚有冠有構基有分貲有共賦若役不幸而有詬誅閔訟咸之清軒而儀等料量斷制立副所欲若緼畜于懷而有待家以商植任為業商惟拳子母勾稽取贏為右清軒嘗曰人急吾居其緩人賤吾涌其貴人巧吾率以直人侈吾示以嗇宗人守為商範雖都會要津

稱梅氏子必曰良賈牙儻勿敢易販夫抱緝至必
曰梅氏物良直弗有上下聞且至懷鏹而待間挾
故物為私記恐偽者售焉梅氏以商名江湖間清
軒有不欺之教存也商易獲爭趨之長以教幼以
學所居開闢如市處蚤冠少婚不以遠遊為憚家
若寄矣宗遠而流益分於行名世次卒然問之或
莫舉清軒獨留意支派源委必列其類名若字必
謹其諱生娶卒葬必得其期人以梅氏有口譜遂
錄成之晚益敦事孝友至有施罷罔他顧而赴人
之急若飲食然人每賢之或曰厥配鄧孺人良有
助也孺人名家子父祿兄建俱以鄉進士為學官

善於其職孺人內教有夙成者歲甲戌五月清軒
卒年五十有九歲乙亥七月孺人卒年五十有八
子祿吉是世其家女愛玉為程氏大母孫男二長
曰瑞既娶生子曰鏗季曰玠已聘孫女二曰瑤曰
幼俱在室年未及壽四世臨棺信有後矣玆卜
歲十二月 日合葬山塘之陽祿吉杖屣詣予
乞銘哭致詞曰遭家不造先君以疫病氣足御之
狂勿作經紀喪具襲含殯祭法古家禮顧言在耳
大懼弗稱及先母卒未之敢違不肖誠不知可否
未敢附狀嗚呼清軒亦達生者而終以禮孺人得
所從矣祿吉以禮喪又能子也烏得無銘銘曰

利不奪義斯以亢其宗志足御氣斯以正其終噫其配也惟順之共有秘斯宮而樂然以相從

進階朝列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誌

銘

正德乙亥歲八月

日四川按察僉事張公卒

于順德丞民里閔三月赴及冢孫廣昌令潔為位哭哀甚連狀乞解官云郡大夫以潔父錕當室義毀起之又二月潔介書狀致錕期不死父詞乞銘于南城夏良勝既而潔至益復良勝於潔為相知友禮謂祭先河後海重本也是於錕之情宜有副於公宜有銘也公諱善昭字彥充曲江公裔故曰

曲江張氏宋末五世祖子頤遷南海子頤生萬山萬山生德和德和遷順德於公為曾祖祖細帑以贊名生訥庵隱義有畧正統間率主著兵成禦寇功使者表所居里曰丞民里章功也娶盧氏女生公有秀質就學懷竒吐芬不遂遂人後年二十七得鄉舉試禮部弗利卒業太學時石淙楊公西充馬公四明楊公文行伏一世公與之班窮處若公輔望洛陽劉公居翰林接引門下益自信重樹博飭行天順癸未南宮火執友劉生聰死焉公哭盡哀於積尸中得遺骸歸塋同館有生窘且疫病妻躬薪水任戒門為絕公周之而頻視之垂絕叩枕

謝曰草木命何敢累君幸自愛公退比再往生已
就地撫心腹尚温温有氣廼舉卧之床斟以湯水
少蘇越數日愈明年甲申生舉進士德公若父終
其身公再三試弗利居父喪又三年一時師友知
舊典據要階公致書來往無覬望語以母盧老故
亟逮養勉就銓次試高等官兵部司務職清簡得
益肆思與學嘗言選法施罷協議然以侵官為臺
官忌害部領官恒三考敘遷惟公望日著未及期
超拜四川按察僉事料理屯田寔有古遺制臺官
緣是劾公微名希進

孝皇方隆言任言重違之公弗辨左遷鳳陽通判公
安於職按豪大家獄拂守弗顧忌獄成上下快之
守嘆伏執公手曰幾誤君矣聞母喪關白即就道
巡撫謝公素重公捐俸為賻厚公辭曰是喪為家
也移文部下併護行役公又辭曰不更其土而後
其民非心也比歸喪制期還古初免喪復判臨江
郡繕城隍民不告擾出父子以盜獄繫者因理戎
務披籍得為練子寧故遠配八十四人遂不就席
寢秉燭草疏上之乞復而家

朝野士咸壯之公竟以是齟齬屢疏乞休還公僉
事官加奉政大夫致仕

今上改元進階朝列大夫居間僅二十年泉石幽養

城府罕留迹勢利關節一切勘破東山劉公鎮南
越最慎與嘗魚車詣公公言不及家東山公為留
信宿廼去公嘗自傳終身歷履於小宗祠制表夷
墓周厚本支急鄉人義而平其爭與凡教行於家
於鄉國者並可考見傳成一年而公卒年八十又
一歲娶廖氏先公十二年卒公塋之龜峯之原虛
壙待盡鏹廖出也以公卒之明年二月舉公柩合
封不敢違志且從禮也妾李氏生男曰鍊女子四
俱為名門婦孫男五濬居長次漢次淞次沛俱夭
次涇尚幼孫女二亦遣嫁曾孫廷柱濬之子有奇
骨故公傳曰不喜得相而喜見曾孫為是也已銘

曰
鼎鍊爾傾孰謂其通斗牛爾逢孰謂其窮試而黜
維儒是宗仕而蹶維政之共噫嗇于躬貽于後以
豐孰譽乎公孰毀乎公

明故李孺人夏氏墓誌銘

正德甲戌冬予官京師李弘道以書赴予云是歲
八月二十六日有妻之喪妻姓夏氏奇峯先生子
也於予為女兒予製功衰為位哭而涕也甚余從
吏異余涕之無從也余隣邸聞余亦異余重有哀
也嗚呼余之涕果無從也哉哀則斯重也已余先
大夫於奇峯季弟也奇峯愛之教之則若父然余

先宜人之歸王父母已捐館大夫之事奇峰若子
宜人之事丁孺人若姑也女兄丁孺人出也寔生
天順辛巳之十月少宜人二歲闔壺恩義亦若兄
弟然歸弘道時方笄丁孺人赴奇峯官所大夫宜
人於女兄周視來往亦若匪遠父母者宜人蚤棄
余及余稍長知所思於笑語居處多於女兄得焉
女兄諭及宜人且甚涕也余少悖劣寡與宗衍以
繁甥室殆百人而與於弘道為至弘道雖讀書知
事聲詩雖買賣市賈中而語止常若依儒素事父
文盛公暨母能循循適其意推及于奇峯于丁孺
人若子道焉二兄繼亡禮以塋推及于女兄之外

王母焉字兄之孤嫁與婚無失期推及于女兄舅
氏孤焉於是弘道隱隱有善譽為從父文耀公擇
為後事若所出既而文耀有支子弘道即復本支
無留意焉是於理道若有聞也於戚屬若有聯也
於義利若有辨也於是人知女兄之居內無裏言而
弘道之居外罔內顧廼有姪也弘道之敬愛余且
至子侃知讀書則欲師余女瓊玉欲習貞閑又師
余先妻安人若女也辛未歲免先大夫喪頻行之
官安人臨瓊玉喪也與女兄哭亦涕甚今安人既
亡矣女兄又亡悲感交集十餘年間而余戚屬之
喪凡幾是故重有哀也故茲涕於女兄而非徒也

丙子歲冬十一月壬寅弘道以女兄塋于

幼女晚玉擇配黃倬而未歸侃子

亦可

負而臨窆余方家居斬服不任鐸碑而弘道以銘石為託余因思昔涕之是有情矣有情斯有文矣銘曰

生則戚之沒則哀之塋則銘之百世而下徵予銘詩則又何疑而又何悲

明故毅齋處士丁君克承墓誌銘

正德十一年冬十二月 日

益國司禮官丁燦舉其父克承公柩塋于某山之陽先期執號乞予銘按狀丁氏居南城者屢葉自公

大父文瑛公以賞遊江湖而姓廼著父大榮公居積勾稽子母益裕廼知重學士克承與弟今濱州守克正君咸有學資受業於先伯奇峯先生之門與先大夫與先邵武令胡君秉清朝久刮廟淬礪日有長益時今少宰圭峯羅公尚家食於奇峯為莫逆好每入館必閱所業莫有軒輊稱之曰四畏交也與交如友焉居無何文瑛公耄倦于家大榮以甘脆養跬步不去側而贊厚不及料理重奪克承志也克承心知之廼曰所學何事其志養已乎吾所學猶在也毅然以家任商行而士志居京師趨搢紳大夫之門若飲食然而縉紳大夫與之進

間出離群辨志語若有學者氣味故其來徃數不
拒也既而得文瑛公訃哀毀甚猶汲汲以得名言
表著為大裘計時圭峯職史館率先銘之宮保栢
厓張公表之大宗伯東谷徐公體齋傅公大司馬
泉山林公與凡知與京朝官咸有引紼語而椒丘
司寇何公序之完冊廼歸大榮公亦有老態克承
謝遠遊志事之惟謹母李氏蚤棄事繼母毛氏如
母也居常恒以不及階一命為歎歎故濱州君得
鄉薦為濱州守若已有焉子燦為司禮官自己得
焉長女適王瓊瓊如燦官仲適庠生徐頤叔適王
水部鏃李適大學生黃惟寶於其學其仕長益利

鈍咸若自己真欣戚焉年及壽善念益充嘗以山
遊於水濺灘於澳港見病涉者惻然憫之逾月而
舟梁具於險要有濟於長民之政有所裨也太守
舒公義之舉預賓飲益勸益懋義行可稱述者方
將有樂志以享餘齡而遽疾不起正德十年七月
之十四日生於景泰壬申五月八日是生六十有
四年妻梅氏先四年卒公卒時燦以免母喪入京
師需次在銓而燦子恩亦能代當室禮孫女二長
適范秀幼在室比壘而曾孫男女已二人公名模
毅齋其號云銘曰

人嘗患不學有學之志焉斯可已人嘗患不仕有

仕之澤焉斯可已。是皆足以令聞而永世而何幽壤之云闕耶。

亡弟夏景望貞士墓志銘

正德辛未夏五月九日季弟偉卒。至冬十一月余得訃時守刑曹廢官政者。余月傷感懷熏心涕洟移書取命元兄東山君。緩葬期冀得臨窆為畢。悃臆兄亦移書至云。偉亡附身於我。必盡面於爾。母悔堪輿慎術。歲時狗忌尚屢更歲。文定廼祥。爾抑安止親蚤違。有需寵命以賁幽所。余是以泯忍苟容。逾年而吾女亡。吾妻又亡。哀瘁且病。方移狀請告。有選部命。義不敢避。偃僕服事者。又逾年。併書

初考先大夫先母王宜人繼母王宜人咸被

贈命而繼母程宜人訃又至。倍日併行及廬而程宜人喪舉。至冬而余妻喪舉。余女喪舉。又逾年而偉喪舉。是為正德丁丑正月。日追惟往事。痛不可忍。天寔降禍。百殃集門。先大夫困厄草野。而吾母亡。兄方四齡。余方二齡。繼大夫室。王宜人生弟俊。暨偉。年櫛比立。余兄弟四人者。同業共方人。莫知其異出也。偉壯而清。出語常欲居人右。余每私計之。先世隱德大夫。少蹇塞。弗稱志。判蘇郡。又弗稱才。而蚤勇退。將以裕於後者。偉也。余最諄劣。偶捷秋試。而俊亡。余不及臨。明年第進士。而王宜人

亡余亦不及臨余奔歸而目偉又骨柴立背有負
狀亟異問之大夫曰比母病時惟偉親偉扶起卧
湯藥事事勞靡尔也余益哭而慰之而心重之未
幾俊喪舉大夫尋大病逾年而大夫喪舉王宜人
喪舉既禫而余上京師謁選余兄弟執別難甚偉
色不華目余咽咽不出語余哭放聲不避道人目
余兄弟淒如也柰何別去才幾閱月而偉訃至計
其卒時余尚在道嗚呼偉之難別其求訣乎哉誠
知其如此雖乘駟赴會可卿相吾不以棄爾而遽
行也使在途而有聞余猶可遽返也今不然而竟
以虛情隱義負爾為甚余何辭哉余何辭哉又知

偉無他感惟舊疾舉發以致奄忽嗚呼豈若偉之
孝勞迺爾天傷而余之逐逐干祿多違親側尚可
久於人世哉余通朝籍未十年而血屬之喪凡
七舉於二母於二弟皆不及視殮豈天昭余䟽越
大罪使有不可解者耶余又何久於人世為也爾
妻鄒可安厥志子書七歲已就學女淑第十歲許
嫁周 余兄弟盍以盡心於爾者賴有此也茲葬
所曰六祖山兄管兆也余卜而懸窆於初情幸有
副焉耳銘曰

有若兄迺字若子有墳若此斯其為不死

明俊士東湖黃先生墓誌銘

憲廟初吾南城以有文學士為時稱郊之內則今宮
保栢厓張公先伯奇峯公郊以外則今少宰圭峯
羅公松厓黃公號四賢士栢厓登進士第一初官
殿撰奇峯得鄉舉困學官松厓以貢中京闈選圭
峯發順天解官翰林與栢厓聯美人咸謂奇峯松
厓屈之然而先大夫得省魁松厓子今參議東溪
君登進士東湖蔚蔚有文望人又曰奇峯有弟松
厓有子亦可云副也松厓嚴教東湖敏於學謂將
趾美東溪君若旦夕事試輒高等譽日至藩臬暨
諸守郡樂致門下時尊以賓席以淑厥後故每舉
必入評品謂取高第若拾地芥咸曰黃生黃生云

余少補郡庠弟子東湖氣充而貌任名燁燁出人
上而其視人亦若莫已上者儼輩避而尊之余望
而識之而心慕之然性梗莽亦不帖帖居人下東
湖心不夷余忘年而友之也歲時校藝或上下馬
交相慕而伏之至情好休戚有通朝夕訊問日再
往不數也

今上改元二年丁卯歲余幸先登諭及東湖必愧慰
之曰取第若覺新然後者上耳又三年余居大夫
喪時逆瑾內柙偵臣塞道路以宦行者若據石以
坐疾藜弗免也東溪君以

慶禮行機禍待發予訊東湖但負墻立吃吃不能出

語徐曰聞今納棺葬者以貨免敢惜家乎予退而
松議之東湖急遽言未必中理道於兄弟情亦獨
至也瑾誅東漢竟弗就逮壬申歲余官京師松厓
以涪州守謫監河間權務東湖首書至亦及余所
松厓以勤事死余致書厚善經紀喪事重惜東湖
妨一舉也亡何或報云東湖亦物故矣余慟之寃
其所以病則曰疾奔松厓公擢肩暑歷險難恒不
有身計歸而母廖氏卒哀毀益甚至痺不能任衣
食寢疾逾年而卒嗚呼哀哉東湖以孝死矣乎丙
子歲十二月 日厥子惟用暨惟謙惟光將舉
柩葬于詠原山麓余方以先宜人喪居惟用以銘

石託余哀而諾之曰余知東湖者何辭銘東湖
濟字汝楫主丁亥六月沒甲戌十月年四十有八
妻王氏潼川節判女有內行妾某氏孫二人曰從
簡曰從文銘曰

有父之澤有兄之則而一雋之弗得有弟之情有
孝之徵雖沒世而令名嗚呼善不必年才不必用
歲亦豐儉若穫於種嗚呼東湖既有子矣是謂元
祉四尺丘墳斯其安只

孫蒙齋先生墓誌銘

正德丁丑秋八月朔日撫治江西大都憲孫公馳
使狀命東洲夏良勝銘蒙齋先生之墓良勝辱撫

治公知遇厚且久於公屬戚有弗見無弗知也蒙
齋公伯氏也次狀諱炤字德昭先有仕後唐至三
司使諱岳自睦而越家姚江燭湖上生而聚卒弗
返葬今為越人自燭湖顛者諱應時童子登進士
官通判招武軍志尚古學為東南士宗晦庵提舉
茶盍定交維好一時道望遂莫之軒輊及卒晦庵
題祈于父雪齋公石曰二孫先生墓故越稱世家
必曰燭湖孫氏云入

國朝亢宗繩武日碩以延人名所居處曰孫家境若
古鄭村荀里然以多賢子弟每出入檐如翼如望
而識之為孫氏子輒賞曰賢者之胤若此若此先

生尤其秀者也先是家祚方殷教諭公自山陰賦
歸牧入南山懋脩宗誠教澤滋甚雙梅君象賢以
隱與伯凡御史君季一愚君並有時望先生方知
向學御史君竒視之一愚官楚衛強以遊楚學封
某官歸隱君與某孺人咸以子愛弗忍御史君曰
是燭湖先生之緒之托也聽之甫冠通禮經要義
歸試所司郡邑諸生推頌不敢與齒遇蹟隱咸就
諮之必滿所欲迺已既而以歸隱君好易先生象
志更學易易學日邃與禮埒勉就時格應舉予選
無專經名要其意趣多於纂註為後學圖於學庸
論孟取許氏通義圖叅以程朱精確論議註禮易

講義與陳氏集說互有發明而於胡伯通氏若夙契焉謂不為科舉學所蔽也故其學不輕授受惟撫治公獨得其宗而頡頏上下大夫士以郊祁許與不可選紀遠方志應自公廼獲見退而伏曰是齷齪宜有高業廼導之也先生偕公省試至錢塘舟子傭儻素號狡貪望見趨迎曰孫先生來也相與治任若僕賃無遺物亦無違期同行者呀然笑曰大似明道於漢州時也公亦曰此正某不到家兄處先生疊試不偶而公連得上薦為京朝官且二十年在西曹時良勝幸侍硯席沃心之教日有之而受之而不能容之每私感謝公曰蒙齋之教

云爾因究先生近所事事公曰日者築小軒扁曰知命期於受正不獨忘利鈍意也順時制隱者服坐軒中校先纂註暨蒙齋文集凡若干卷餘力究岐黃家書急者赴之無遺力以劇病起者歲十指正家嚴而樹惇七代相望無嚙嚙喜喜習寐越蒞祀咸黜心勉敬罔愆儀者有不平愬以大義動之旁引曲喻必不失其情徃徃失所爭去久之鄉隣赴者亦然席祖父餘裕又欲大所施有待以舉火者良勝曰古之遺愛也恨無以附翼識之及公秉節鉞來鎮江西而良勝方以喪居雖廢業云久耳目覩記未能盡絕故知公於鎮綏舉刺興革咸畢

廼力雖安巖郡縣使車罕至稱無遺便蒙齋移書
公恆若不足而歸宿語曰維艱則吉謙斯有終公
奉斯言以周旋對頌人語必以為應嘗行部帛于
聖廬語次及之因諭蒙齋無恙尚圖見期也無何
訃至公先公授狀凡八日卒先二月又十六日生
以景泰甲戌正月凡生六十又四年初娶王氏繼
滑氏長子遠先卒次基以椽史從事京師基于始
生未及命名以某月日葬先生于某所嗚呼九原
不作良勝於先生無復執鞭期矣銘幽有石亦寄
哀也銘曰

世孰無也曰郊曰祁世孰有也曰顛曰頤經師人

師人乎可期而天未可知沉馨埋彩悖實斂華有
以推其澤有足世其家嗚呼孰謂其畜者厚而施
者不遐坎之道其最下水上氣而雨亦足云化山
乎山乎有淵泉兮迄晝夜竊餘潤者豈遇險而止
且百世而下必有拜先生之墓者而徵斯銘之稱
蒙齋者耶

祭文

告亡妻遷柩文

嗚呼吾妻事吾十有八年悲忱救愆情誼種種吾
何能以言隨吾來官遠爾母遠爾兄弟挈爾女去
家又幾萬里冀康于祉以沒吾齒以吾積咎為天

所棄禍爾女爾慟無已爾婦人也兒女之情吾不能迪爾以理爾竟坐是亦大病矣吾何歸怨降割在帝若茲其淫與熾嗚呼旅魂搖搖歸路且遼吾羈于官尚未能歸爾于故山之腰爾柩在僑吾豈忍薄而寘于茲之次濼但喪事即遠有進無退吾於父母已奄然就窆獨於爾焉泥人將謂吾情莫之制而為禮之贅於是訊于友朋斷于衷臆遷爾于郊且以示吾歸爾之志一函骨肉寒則漸燼爾靈英英默相左右則固吾之嬪也吾豈忍義忘情於爾也耶窅然一室爾柩所存先列一具為塗安人安人之夫吾同鄉也同官也有兄弟之義爾與

安人亦兄弟也情之同死亦生也爾其安之而精爽惟吾之依近有家音吾兄爾弟俱云來斯兄來為吾弟果為誰欲輔爾棺而吾偕以歸此情此誼庶或無違而異時同穴可質以稽嗚呼吾豈忍義忘情於爾也耶拳以宜時禮必以義遣奠未可以先期又無未塋而虞之儀爾儒家女又吾之妻生之習染死尚何疑母謂幽明各秉一機布此制言爾必鑒知

本部祭楊夫人文

夫焉樹德以佐

天子婦亦有相之功子焉懋學以甲天下母亦有教

之功時天作合而奇於逢廼繼于休風生也不徒以榮德以熙載學以濟艱燾今而傳後夫人亦托不朽於其間沒也不可謂壽之慳

恩覃未已史傳有紀榮與壽與莫為之擬旅魂英英亦可以無憾矣但中書請告於論思而歷

天子之改容史官輟筆於編摩而毀瘠於堂封仲季
煢煢皆治才也而深墨以恫則亟起以副倚毗之
隆而制節以惜不貲之躬陰誘默相人將望於夫
人者無窮是生也有禪于治沒也不忘乎墜佩爾
天妹與有世道之寄使人追恨於造物者之多忌
也某等叨列

天子之吏為天下咸之於無已而哀與之俱至敬羞
楮幣之儀未釐酌泉之義析
靈俯鑒歆爾未育

寄莫郭孺人文

某等與令子仕相識實筵知有孺人偕和軒翁老
而康也與仕同官

京師而仕善於職每聞孺人輔翁教以方也邇者
繼翁躋壽而先以仕貴拜

訖封仕又致詞某等作榮壽之章也孺人歸矣翁命
來赴仕欲隕絕以傷而何以慰翁於堂某等素講
兄弟之義允懷母子之良吊止於存哀及於亡頌

詞之未竟而誄詞之莫揚仕又棄某等而歸以克
襄固知事翁以志而表孺人墓隧於幽光亦可以
不忘矣某等雖思悲歌零涕滯裳草草寄奠惟仕
是將有幣在篋有醑在觴詎曰匪躬
靈弗來降

奠陶浴之文

嗚呼魯泉余少也視之若師壯也親之而友百巧
競出覺余穢醜進取多路阨爾云又疊薪箕種後
上糝揚據理必無而世則恒有余通

朝籍且十年而爾祿學官一日之弗就今則已美
同游賁傷無所於咎臨輒遺奠而余文以為侑

同部祭方同年母文

嗚呼孺人生也而吾人榮之登科有此子死也而
吾人哀之蓋棺無此子匪而母為子之哀與榮也
固未必如此匪而子知母之生與死也亦未必如
此若夫內教之閑恒德之貞將追錫於

朝廷之恩而第書於野閭之史嗚呼洛水冰容日峯
煙紫縱予大覲伊誰不死千載龜趺尚見孺人之
誄

祭河文

念良勝絆此浮名匪懷厚祿適張偷口幾壅魚腹
爰眎尺軀蚤已許國叶谷
天或注睠集堤如木先

後流尸殆不忍目胡為幸生

恩歸誰溼淮陽唐公忠義所燭涪州程子誠敬自束
顏子藐藐如塵遺囑天或警言子足用為穀茲告且
誓毋敢徼福

鄉宦祭歐陽汝璧文

嗚呼汝璧臨師之奠其悲子耶子績于學將有所
售子飭于行可期于壽何以夭死而用不待究客
境就木慟我鄉曲而兄而弟有懷如叔孤旄翩翩
而登茲大陸然而生之有死若旦與暮正命廼受
曷云邛翹子燭先幾而去不顧又況乎有名在籍
有文在笥子宗自亢子息可字子遊九京其瞑目
以俟嗚呼汝璧臨軒之奠又慰子耶

祭洪老夫人文

嗚呼夫人夙閑內則某等莫得而知職無外事莫
知於某等也宜然而顯允

太保足為之謀巖巖具瞻用績廼休伊維相之欲
歸之疇卓卓諸兒學仕孔邇其教伊似惟范有此
嗚呼斯外之周亦內之周斯子之賢亦母之賢胡
寔令儀而不永年方其瞑目太保征西耳有顧言
維兒寄之有力如虎靖寇孔武以報

天子俾忘西顧維兒識之克率爾常無忝爾父嗚呼
斯言不忘其初匪家之妮寔國之圖周發魯姜良

東坡志林卷五
十七
慰吾徒行徹

宸聽錫典有敷禮官致祝虞部董符大筆史氏有刻
龜跌庶足以表事君之有婦而立忘難之非夫某
等竊食下僚太保是師更辱諸兒麗澤之資師失
所助友失所恃害駕我私有兩其涕矧茲懿言允
祀之義載彼牲帛酌彼清醑譔譔蕪詞不既衷楚
靈其有歸詎曰予懇

焚黃代兄告先大夫文

曰惟先世有令德發于

大夫少值家艱而

王父母繼殞厥世大夫忍貧茹痛彊學力行以克

自振光有聞於前人登科入仕有遠大規而困頓
顛踣則婁矣蚤厭勢利年五十餘棄功賞懇疏乞
休休逾年而病卒人曰有知而有餘不盡將以遺
吾後之人也顧勝才諄劣又以長任家弗篤廼烈
季弟俊偉先後夭折茲仲弟良勝克成大夫之志
第進士為天官郎且能其官三載考績例得追贈
增大夫故秩為奉直大夫錫之

誥命

龍光賁臨幽宮旁燭此大夫素期於良勝者
而今諧矣勝才忝冢嗣職用祭告并錄

制詞焚之墓道大夫精爽歆服休嘉陰有訖翼俾良
勝弗替于初以圖報塞

恩命荐加大夫未有令名而王父母自上積累以致有今後世亦有聞之者固大夫之心也謹告

代兄告先宜人文

曰痛惟

宜人之弗母也勝才方四歲良勝方二歲衣食未知所宜蚤莫莫之所依呱呱而泣家人視之未必為宜人子也賴

先大夫如宜人母之繼母宜人承大夫而子之廼能且生今日比為兒時勝才與良勝同業學因念及宜人勝才猶能想象容止若偶至前或牽裳而

哭之良勝則不啻相與呼號奮勵期于有立以顯揚令德勝才以家累弗荷于業從大夫于官而大夫每重悼宜人不及見也今良勝克成初志以進士為刑部郎調吏部郎並有官譽并績考庸蒙天子寵嘉追贈錫 誥于宜人視大夫秩靈如有知融融九京必曰於夫與子兩無憾矣勝才亦思勉世其家以無忘罔極但人亦有言父子貴顯而宜人不及一日生而樂之是益哀愴扶服墓次疆不能興不知良勝躬被

綸光授使載馳倍哀于樂又當何似

宜人念之其終右之董告

代兄告繼母宜人文

曰嘗聞先大夫曰爾母脩能降命不永病而訣惟
曰願擇慈惠日子吾子廼作合

宜人繼爾母于室嗚呼痛哉使勝才良勝不知有
吾母而

大夫不知忘吾母吾母瞑目泉下必矣宜人育弟
俊偉亦既長有室與良勝就學並欲光大勝才視
之亦同母也不幸俊亡宜人哀以病偉扶起卧不
去側經旬勞亦致偉竟後宜人而卒是惟母子更
相為命以速殞傷勝才寔惟 大夫之後是懼而
弗敢毀戕良勝官遊不獲視殮袍恨耿耿勝才三

治喪不計累居以圖罔後悔偉幸有子勝才子之
每思失母時猶夫子也宜人離裏之屬保無他虞
矣良勝志克守官足昭令聞茲屬考稱其職請
誥追贈如吾母於 宜人初視兄弟之心亦無負也
然於兄弟之心詎云能報
休命有章謹奉讀告

焚黃告先妻文

曰良勝少失母爾亦失父爾性慧善習內教歸予
時才十四歲而動有儀則余驕墮罔率教時有嘗
愆爾交脩予亦罔獲大戾余事舉子學爾勗余勞
余弗利奮欲失性爾和予志繼余有家汝維綜治

余既官爾政于內弗速余謗比余未聞理道追訟
采采匪汝余弗有效柰何造化靳余而余又積譴
移于爾罰汝亦有命沒于余手百爾自盡成禮如
歸茲余官避殿罰辱

天子寵命亦贈爾為安人於爾初心未足云副於余
心亦不知何以慰汝於真漢也第

宸翰爾揚懿範孔彰有曰禮義相承方著宜家之譽
瑟琴中斷竟違偕老之心載讀至斯泫然涕洟不
能出口爾亦知之一婦云亡何以致

王言之足傷也爾尚弗棄予予弗敢顛墜爾亦與有
今譽汝然乎哉爾然乎哉謹告

奠王汝成文

嗚呼識汝成以貌者猶異其何以得斯也齒既壯
而哀之者無擇人也知汝成以心者必悲其何以
止斯也賁若志客死而殯于衢也夫氣之發而暴
者易衰志之厚而安者必令於後理有必然而不
盡然事亦既然而不識其所以然豈人之勝者有
未定而天之定者迺爾不可違耶曰非然也吾黨
悲汝成未有已也曰然也吾黨且異之而况於貌
汝成者耶嗚呼致奠有俎寄哀有文汝成如有知
也享斯聽斯斯可以瞑目矣尚饗

家廟告成文

曰良勝追惟先君子泉仕終大夫禮得奪宗立廟以祀三世流光觀德亟用圖之誠以吾宗滋大百年于茲方離寢祭雖日云成若歸怠棄柰何經度方殷遽爾奄逝良勝離哀制祿又且十年而湮鬱弗宣罪書莫既苦塊瘋憂衷念弗置且知不來不葛尚當履事於恒時而輟哭易衰未敢獨疑於廢祀祠宇聿興更時廼就又值雨露方濡告成于素未遂實枚粗成規制聊啓翼後之思詎曰承先之志敬供常事未慕方新

謁何椒丘先生墓文

人有越千里而交百世而通者神也氣也非因心

之感則迹似之求也良勝於公一何有哉而夢寐見公者屢矣南不夢馳北不夢象非所見也良勝後公生數十年公所居又去數百里稚聞公名長得公文字間思欲見之而公不可作矣是故每異夫夢之無從也雖然公在鄉為賢士在

廷為名臣神氣在天下若日星具目者所共見也周官三夢有所謂夢者謂志所向也則天下之夢見公者固多矣况良勝為鄉之後進者哉若夫志於公者則未也嘗讀公荅圭峯太史書云獨好名之心未能盡忘所好者非爵位之名廼後世之名也是公肝鬲之言圭峯可與道亦信不負所託顧良

勝何能為哉公邑有賢令疏公心迹始終
贈命存加登錄公嗣所謂後世之名在公若持券取
物無逾期也良勝嘗與聞每於圭峯所致私忤焉
獨謚議未下著作未傳後生之責尚有在者香帛
藉手展拜墓道

公神氣若生幸鑒斯悃

建昌府推官危德校刊

東洲初稿卷之五

代兄告繼母宜人文

曰嘗聞先大夫曰爾母前能降命不求病而訣惟
曰願擇慈惠君子吾子延作命

宜人繼爾母子室嗚呼痛哉使勝才良勝不知有
吾母而

大夫不知慮吾母吾母瞑目泉下必矣宜人育弟
僕博亦既長有室與良勝就學並欲充大勝才視
之亦同母也不幸倏亡宜人哀以病瘵扶起卧不
去側經旬勞亦致傳竟後宜人而卒是惟母子更
相為命以速殞傷勝才寃惟 大夫之後是懼而
帝敢毀賊良勝官遊不獲視殮抱恨耿耿勝才三

治喪不計累居以圖嗣後悔常幸有子勝才子之
無思夫母時猶夫子也宜人離喪之傷保無他虞
矣良勝志克守官足昭令聞效厲考攝其職請

歸過贈如吾母於 宜人初視兄弟之心亦無負也
然於兄弟之心誰云能報

休命有章謹來讀告

焚黃告先妻文

曰良勝少失母爾亦失父爾性慧善習內教歸子
時才十四歲而勤有儀則余驕慳罔率教時有嘗
愆爾交備予亦同獲大庾余事舉子學爾尚余勞
余弗利奮欲失性爾和予志繼余有家汝維茲治

余既官爾政于內弗速余謗比余未聞理道追訟
采采匪汝余弗有效奈何造化斯余而余又積謫
移于爾爾亦亦有命沒于余手百爾自盡成禮如
歸故余官避殿罰辱

天子寵命亦贈爾為安入於爾初心未足云副於余
心亦不知何以慰汝於冥漠也第

宸翰爾揚懿範孔彰有曰禮義相承方著宜家之譽
瑟琴中斷竟違偕老之心載讀至斯汝德泮泮不
能出口爾亦知之一婦云亡何以致

王言之足傷也爾尚弗棄予予弗敢顧墜爾亦與有
今譽汝然乎哉爾然乎哉謹告

真王汝成文

嗚呼識汝成以親者猶異其何以得斯也齒既壯
而衰之者無擇人也知汝成以心者必悲其何以
止斯也貴若志寧死而噴于爾也夫氣之發而暴
者易棄志之厚而安者必令於後理有必然而不
盡然事亦慨然而不識其所以然豈人之勝者有
未定而天之定者適爾不可違耶曰非然也吾嘗
悲汝成未有已也曰然也吾黨且異之而況於親
汝成者耶嗚呼汝莫有祖寄哀有文汝成如有知
也享斯誌斯斯可以瞑目矣尚饗

家廟告成文

曰良勝逆惟先君子泉仕終大夫禮得奉宗立廟
以祀三世流光觀德垂用國之誠以吾宗數大百
年于茲方離廢谷雖日云成若歸也華奈何經度
方殷遽爾奄逝良跡離衆制祿又且十年而溼鬱
弗宣罪書莫既告現寢憂衆命弗置且知不哀不
葛尚當履專於恒時而輟哭易氣未敢獨疑於廢
祀祠宇年興更時絕就又值兩靈方濫告成于素
未遂實枚粗成規則聊啓冥後之恩詎曰承光之
志敬供常事末卷方新

馮何叔丘先生墓文

人有越千里而交百世而通者神也氣也非因心

之感則迹似之東也良勝於公一何有哉而夢寐
見公者屢矣南不夢脫北不夢象非所見也良勝
後公生數十年公所居又夫數百里推聞公名長
得公文字間思欲見之而公不可作矣是故每異
大夢之無徵也雖然公在鄉為賢士在

迂為各臣神氣在天下若日星具日者所共見也周
官三疊有所辭夢者謂志所向也則天下之夢見
公者固多矣况良勝為鄉之後進者哉若夫志於
公者則未也嘗讀公卷主奉太史書云獨好名之
心未能盡忘所好者非爵位之名迺後世之名也
是公肝函之言主奉可與道亦信不負所託願良

賸何能矣哉公也有賢令張公心迹始終

贈命存加登錄公祠所謂後世之者在公若持券取
物無違期也良賸嘗與聞每於主客所致私許焉
獨諡議未下若作未傳後生之責尚有在者吾帛
藉子侯拜墓道

公神氣若生幸鑒斯泐

東洲初稿卷之五

八
昌曆推官吳德校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ESTD 195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洲初稿卷之六

奏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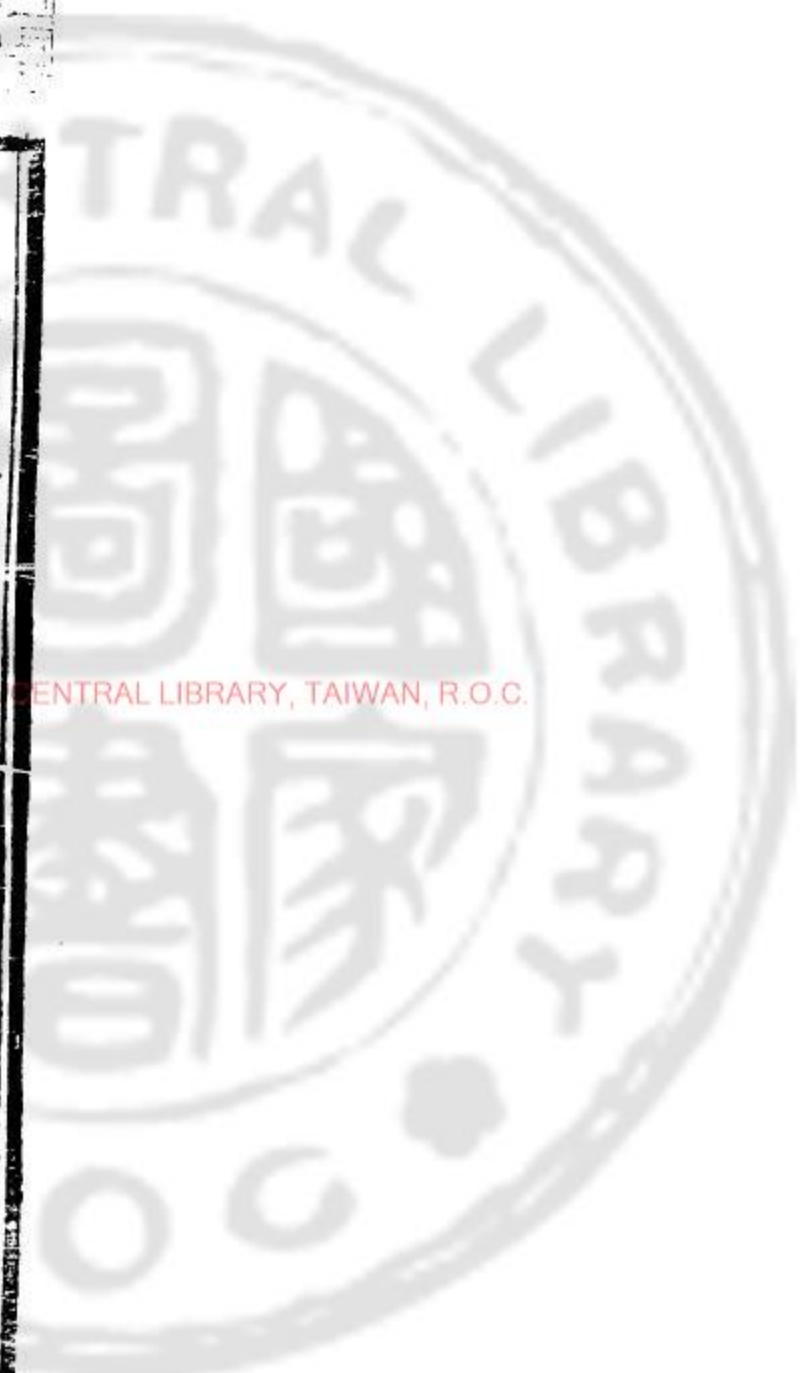
論用兵十二便宜狀

奏為定策剪寇以靖地方事臣聞京師

朝廷之心腹也省會為肘腋也運道為喉膈也聯屬
一身不容一息之有恙也今天下諸路衰兌鞠頽
攻城畧地形諸秦牘而

輦轂密邇之地尤為熾烈擁艦斷流國儲多損是猶
腹心肘腋奇疾交攻而噬不容粒縱和緩名流亦
或裹囊而未敢一七以取效也今

門人滇池羅通編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廟堂之上回顧却慮上翊

神謨而遣將調兵日復煩擾但重臣迭出非可形破
斧之詠而邊軍久役或能啓空壁之疑居重馭輕
之勢縱未倒持而顧彼失此之患亦難逆覩襄夷
期亟奏功籌畫必須預定臣本迂冗下才不通時
務然寢食未敢懷安犬馬每慚莫效謹以行軍便
宜畧陳條目未能考古證今豈謂隨機應變然天
不以惡木而廢發生人主不以世有小人而廢聽
納如芻蕘之言無一可采伏望

陛下別命多官議處各陳所見昔馬援猶能指示方
畧而謂虜在目中堂堂

天朝豈敢謂無其人哉臣草率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為此條陳一十二事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一凡軍容厚集其陣以養威重今出京軍為戍卒
可也適軍足為鬪士矣至於奪心之將尚須召募
死士若謂賊有潛奸摻入皆上將也發之大早則
絕其歸路發之少緩則墮其計中羈縻散處以計
戮之亦足剪其羽翼就中審是脅從微有叛意誘
以厚利則兵法所謂因間之術可行也其真以死
士應募者激以忠義約以爵賞令其三五為侶或

作商賈而被虜或號竊盜而合從僅得百人入黨則向導從謀皆吾人也伐謀伐交知彼知己保無虞也若伺其間隙當酣飲肆淫之際而殲彼渠魁脅從當為解體若欲交鋒臣謂此輩皆為立赤幟者矣

一凡賊之強盛皆資糧於我不勞費送坐享肥甘今野無黍稻失馬之資若傳軍令凡賊鋒可及附郭市鎮去處俱不得積頓糧草等物或運或藏聽其所便臣知奪彼所資而老困之餘或可以成擒也

一兵詭道也正勝之戰不聞久矣如今賊攻滄州等處城守不下積以數日彼此坐困上流如德州下流如天津相機策應分道竊發而夾攻之又發一枝水道艤舟以要其遁或遺一矢城中開門以擊其衝彼之腹背受敵我之犄角以成臣以為制勝一策也

一戰陣之法識時為上賊之所恃者弓馬之力值茲秋爽誠彼之利必乘雨而攻之如雪夜取元濟可也况賊屢勝而驕肆志寵樂又不必鴈雜更聲而後即邇然櫓括欲密莫知其來莫知其去如狄青於崑崙關既勝而不知乃妙筭也臣思天下不患有此賊患無此將畧而已

一兵貴拙速不貴巧遲今賊處其逸我當其勞非
可以速勝之勢也必求城郭完固之處以安營寨
平定練習將知卒卒知將關隘可以察奸威聲可
以震敵數挑而不戰屢約而不合先守後攻縱不
勝臣保其必不敗也

一軍士所領器械多係積朽鋒刃者或銛鈍而緩
急不利於用筋漆者或敗液而強弱不稱其人神
鎗銃石伏努宜於隘口而非平曠所施臣聞先年
海寇施天恭作耗後事軍門者新製火藥有名噴
筒者用竹一尋如椽大通數節間圍以鐵以火藥
與鐵子沙石雀舌和而實之放則火燭一望可移

動可持久彼當其敵我處其明入膚焦髮創見亦
難於禦彼海濤山立恃此猶能燬艦成功况茲陸
野攻取皆為有用之具也

一凡軍法主客不可相應彼左而右彼右而左彼
騎而步彼疾而遲皆在隨機以應變也如今北賊
所恃馬陣也我未成列突焉而馳京軍怯懦收韉
促鎧恐墮不暇若列步卒比刃而迎之猶足當鋒
邊軍遊騎分道而馳之乃為有濟臣觀之傳狄人
用車戰而荀吳毀車為行伍乘為參伍是以取太
原之勝也

一凡京操軍士綿軟偷惰盔甲着身若不能任轉

項運臂已有難色其能據鞍上馬者鮮矣尚能挽
幾石弓執數尋戟以從事乎况馬雖強壯其所載
器械雨具已如二人乘者奔馳百里水草不時損
亦良多若素疲瘠又将何如大抵馬上役軍非邊
徼素習適為敗奔所恃賊因得之壯為騎而瘠為
糧也况經行調度一馬之費可備三卒臣意自邊
軍外其餘調用軍士不必給與馬足非惟奪其逃
生之具亦且堅其必死之心古者濟河焚舟與持
糧三日之意正謂是也

一凡各處行軍俱以重臣總制是故慎重之意然
最爾小寇廼爾鄭重譬之奕者此為盡着也况爵

位已滿於素望精力不逮於初年鞍馬之勞似非
所便常觀古之立功名者俱以志氣尚銳血氣方
剛乃能有濟而先聲後實亦在威望素為懾服者
耳若曰德望鎮重古人有曰貪可使也許可使也
陳平吳起何如人哉

一軍威以殺為主故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全勝
之功古今幾見賊之令嚴而多殺故進則生而退
則必死我屢敗而未戮一將與卒故進則死而退
則可生勝敗之異職此之由伏望

陛下申令主帥使副屬而下俱得按法行誅如戮莊
賈為徇人雖至愚敢不用命勝敵為幸生之計哉

一天下運道為賊阻截良多休息無期劫奪有素萬一賊遁南奔適為彼之具餉臣意天下倉場皆朝廷外府若使督運官軍隨船所在官司倉場如法收貯仍令各衛所官督集運兵何啻數萬或攻或援調遣隨時必待功成賊定方許通關繳報緩急當有得力者矣

一凡天下被賊地方巡守等官俱被叅提警集入心然

祖宗設官所謂衛者護衛城池之意也所謂守禦所者偪禦盜賊之意也巡守有司專以治民而已若有警急具餉乃其職也今以軍職習於宴安故不

得已而以文官從事戎伍一有差失便見叅劾揆之情法實有不堪况失事之中亦有等第其玩寇養亂而失者固宜也其衝突戰陣救援不及是亦不幸焉耳况軍主於威臣子假

朝廷威者冠帶之榮而已今一切革去是人而冒虎之皮者并其皮而亡之爪牙之利更何所施伏望陛下俯察此情寬假此輩當有黽勉從事以圖死報者矣

聖旨該衙門知道

論逆賊入江湖狀

近者以守帥奏報云逆賊劉六等自搏風取道孛

舟入江湖矣議者或謂智力窮矣失長技矣日就擒矣天下可無事矣良勝曰未也窮則計生技有所待匪人成擒而天下之事可懼也何者自昔英雄豪傑之志皆欲跨有荆益扼脰之機已無全蜀順流以下何所底定今北方荼毒經二年餘公私朘削疲瘠坐困不能資戎馬儲蓄充牣足以備武惟湖湘以南其棄北而趨是已有脫死就生之望矣未可謂其智力盡窮也江湖之中素植無賴各樹黨與挈劫褫奪輕舟便楫風帆鳥舉逆賊名宇口耳俱熟恐召號一至而降心焉是同舟遇風胡越相應如左右手長技固在彼矣南人氣餒力竭

又懲於北勁而不敵坐死以戰守決非望也惟欲是供則有矣是登岸則所取若囊中之物駕舟則可安無意外之虞逸待勞靜制動未知孰為失孰為得也且水勢有上下風力有順逆雖老於制勝恃於天者什九人者什一也如此而望賊之就擒者天也非人也若楊么小醜非失謀入港汊以武穆忠勇非乘風夜渡得天之靈亦未必成敗何如也今天之厭寇亦久矣欲得夜渡江之將如武穆者幾何人哉况荆襄中據則河南之盜自光羅山抵麻城而可合也巴蜀之盜由漢中下江陵而可合也江西之盜負匡廬泛湖口泝九江而可合也

腹心肘腋根椽蔓延勢會而威自張日久而謀益
便金陵人心將有震搖之隙京口瓜步采石牛渚
素號武地萬一所見偶合前人則東南之商賦不
通西北之供億多損矣今邊將各有制馭收拾殘
敗未能根株痛斷故未可棄北而南縱南矣而水
陣未習雖假以東風之便亦未敢以周郎赤壁之
捷自許也雖然此賊一日未殄則邊軍一日未就
壘也資費之辦必江南是責責之急急則有激而
變者未可知也蘇松有海盜兩浙有礦盜兩淮有
鹽盜即是而生心未可知也若茲么麼蹇劣固知
無大器畧然河決魚爛脫有奸雄睥睨觀釁而動

徐收而包舉之又大可懼也嗚呼端本澄源並於
內者未已也虛外事內盜於邊者未卜也此又豈
臣子所忍言哉食人之食者則思憂其事憂之切
慮斯過矣仰知

廟堂之慮過是久矣延訪至計當有畫一而充國全
勝之謀自魏相中主而決之耳晚進無狀何足以
知然以朴忠所積發而狀其可懼如此亦不自知
其過也謹狀

代舉遺才狀草

題為舉遺才以裨

盛治事文選清吏司案呈查得本部自正德六年以

來屢奉

明詔及因科道等官論薦將正德二年以後被劉瑾挾私廢黜人員查訪年力未衰才識可用如給事中任惠等陸續奏

請推陞艾洪等又經題

准漸次錄用外但天下人才遺棄尚多亦不專在劉瑾廢黜之例一時查訪未真舉用未悉近又訪得奏乞終養先任廣東按察司提學副使潘府奏回養病先任江西道監察御史盧格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張調奏乞致仕先任工部虞衡清吏司員外郎祝萃俱年力尚強學行可取堪以舉用案呈

到部臣等仰惟

皇上日新庶政器使羣材比者天下諸司官員凡在劉瑾廢黜之例者雖一才可取一行可觀節奉

明旨先後覆奏錄用誠以人才難得追思養成之艱而深惜廢棄之易是即古帝王求賢如不及與人

不求備之盛心也臣等祇承不恪是懼是憂第

國是多沮於因循而公論或迷於附和故多遺逸之才未入旌揚之典且今之用人多循例簿年資已及輒用敘遷相有超越動至騰沸故課功覈最雖足以奔走度日而崇雅獎恬未有以風厲天下銓衡之任竊有以馬如潘府孝行允修儒風素履學

政孚於士類節槩重於鄉評盧格勇退自安力守
所見慷慨不諧於時論說或擬於古張詡敦龐博
雅綽有古風恬靜清脩欲忘世累祝萃早厭利機
果毅卒成歸志久稽經籍抱負足以有為似此四
人學行俱有可稱出處亦無可議使立 朝著足
鎮雅俗使教一方有裨風化若置閒散之地寔為
遺逸之才雖方槃之樂彼固久已甘心而白駒之
歌賢者能無遺憾是以博采羣議畢用上陳伏望
聖明俯允容令巨等遇有相應員缺陸續疏名奏
請量才簡用此外尚有遺才再當稽訪得實以次開
陳論奏或棄短而收其所長庶拔十可必於得五

大要贊恬抑競崇雅厲淳以仰贊

聖朝文明之治而巨等亦得勉供常職圖副委任之
重於萬一矣緣係舉遺才以裨
盛治事理未敢擅便

代覆宰臣辭賞狀草

題為乞

恩收成命以重賞格事正德七年九月廿四日該司
禮監傳奉

聖旨云 云欽此欽遵 臣等仰窺

聖意謂自猾賊尙禍以來其間臣工亦或效謀宣力
而

宸斷自哀宵旰色憂為主民長慮今茲撲滅暫釋隱
懷為

宗社慶幸故嘗錫之典存蒙猥及臣等感恩有自負
愧不勝蓋聞古者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而折馘
執俘次為條格賞必稱之故曰不濫今直隸山東
河南等處盜賊雖云搪突犯順震駭肆行然皆
朝廷赤子或以守令失職故以饑寒累心天喪其良
遂爾茹毒其督捕多官又不能因時勦處以致猖
獗延蔓臣等備列九卿既不能默調化理以使民
之不為盜又不能特出意見以驅盜之復為民心
不自安責實實在荷蒙

曠蕩優容出於意外卒至重煩

聖慮遣邊將調遣兵奔勞再稔糜費無算鋒鏑所及
暴骨橫野道路之言入耳傷心至於大憝授首又
假天靈不獲生致顯戮雖地方稍靖雞犬漸安則
祖宗廟社之慶與

神謨默授之所致也臣等更無分寸之勞濫居錫賚
之列雖並畜無收曾瀆四聰之聽而循名責實恐
貽四海之譏通聞四川之盜尚多逞於玩愒之餘
江西之民未盡免於荼堇之毒賞典之行未有既
也且外府之藏不足兵食之費
內帑之積又非豫大之期反側之子難必無憂凋

察之民尚且有望臣等思念及此且愧且憂亦知
聖明沉幾燭物先得之心久矣况今日成勞邊將遠
兵實出萬死一生之力而臣等坐觀成敗受賞過
之縱彼無以為辨要之不厭其心非徒臣等自覺
無顏於駕馭雄武激勸人心之道亦或有累矣如
蒙

聖明俯察惻愚收回成命更思天下之盜尚有積習
之憂府庫之儲尤謹賜予之節則康又有期而臣
等得述尸素之讓感激之私已逾億萬之賜矣

代論累功封伯奏草

臣等深惟爵賞者人君與天下共之也故五服五

章謂之天命天命有所未允則人心有所未安矣
切照直隸山東河南等處猾盜剽平之餘節該兵
部會擬分別符佐等第功過上請內總督太監谷
大用監督太監陸閻各蒙歲加祿米四十八石廕
弟姪各一人做錦衣衛世襲指揮使比時二臣具
疏懇辭中外咸謂其崇謙守讓猶得履滿知足之
意及其先後具奏欲將弟姪谷大亮陸永累功陞
受尤意其勉承

恩命故不欲以一人之功延二官之祿也且兵部查無
累功廕受事例及非一人勦滅一夥與寧夏功次
不同欲遵照前

旨將原無官職及官小第姪各一人承廕其谷大亮
陸永照舊供職奏奉

明旨又集臣等與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臣張懋
等并各府部院司寺及科道等官會議得兵部入
司政本大盜興戎百責攸萃其議功行賞疑猶從
重必能祇承

德意以激勵人心其於谷大亮陸永

恩廕事理查處極為周悉更無別議會題至再未獲
俞允臣等寢食弗遑竟不能測

聖意所居近奉

諭音進封伯爵朝臣駭愕不知所謂雖

皇上軫念二臣奔勞累勩不惜上賞然於二臣辭勉
初心恐不相似且

祖宗之制軍職階資自鎮撫以至都督可以累功陞
受其於公侯伯爵必開疆拓土削平僭亂有大功
於

宗社迺得特拜今以赤子弄兵之變收拾疲敝之餘
適假

天靈未諧人論遽以伯爵延及家人非惟將士之心
不平亦於

祖宗之制有戾况兵部先會題

准有能勦滅一夥盡絕者照依寧夏事例封拜爵職

又

皇上之令也如使谷大亮陸永果係躬親戰陣勦除一夥盡絕人目即此大拜臣等亦何可議今以二臣督率之故推及廢敘於

皇上初旨亦難強而附之臣等聞命以來憂疑未已仰思

皇上之心必法

祖宗

皇上之令已布天下今一舉封爵而兩有背馳恐聖慮有未及也又况古者爵人於朝故一命之士必諸大夫國人皆曰可也亦其集議之時世臣如張

懋等同

皇上休戚者也卿佐如臣等備股肱者也科道諸臣又司耳目者也開陳論議無一可者是人心有未安也然皆為

皇上守

祖宗之法而欲天下信

皇上之令也夫二臣者獨非是心哉有是心必且自以為不可矣豈能獨違人心天命安而受之哉臣等昔陪衆議已徹

宸聰用敢掇拾輿論披歷再

請如蒙

皇上仰式

成憲俯恤入言收回封拜之

命仍從兵部議處則法立而守賞行而勸足以息衆
論之紛紛足以成二臣之休績臣等庶得逭依阿
變法之罪以自解於天下後世矣

論諸老辭蔭子狀

會議得仗鉞臨戎固專外間之責而運籌決勝亦
多內閣之勞故充國奏功魏相並美

恩固有所特隆賞亦不以為僭但李某等輒形惘臆
屢䟽懇詞是同以寵利居成功斯猷斯猷惟我后
之德之意也雖賞延于世

聖君 恩渥將顯為宜然謙尊而光大臣盛德彌成

廼職况威福之柄主于一人而君臣之名難於兩
就臣等見本因時學非稽古正居當局之迷未得
解維之議伏乞

聖裁斯為著令

代論優禮耆舊狀草

題為

優禮耆舊以全君臣大義事文選司案呈查得冠
帶間住少師兼太子太師左柱國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謝遷俱於正德元年懇乞致仕已蒙

俞允令有司月給食米歲撥人夫以示優禮者舊之意正德三年二月被逆瑾追恨發發其奸尋事捏旨着為民訖正德五年九月十八日遇蒙詔書為民者冠帶閑住但劉健謝遷俱係

顧命大臣

屢朝夙望比之齊民並在赦原之列人心物論未能盡諧而前項

優禮之典亦未追復及查先該監察御史黃如金奏稱乞要備詢特訪將廟堂大臣去官者細加揀擇起用其謝遷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承仁吏科等科都給事中楊禔等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林

近龍等交章論薦各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司案呈到部臣等竊惟君臣之義固有骨肉之情而進退之間必全終始之節使

堂陛等威臣節且勵而生死感激

君德益張况劉健謝遷志在匡

君才多經國奉身先退實足以忤邪心引咎宜休尚足以博薄俗臣等竊欲師讓深望進於論思

皇上輒憫老耄不欲勞以機務夫二臣知感激之私固已輕爵濶淵但衆論謂出處之節未足信今傳後若曰業已宥之則臣聞之呂刑曰五刑之疑有

赦五罰之疑有赦夫二臣者未聞罪惡可案固於
刑罰無疑周官赦宥之法曰不識曰過失曰遺忘
二臣者果以是而赦乎曰幼弱曰老耄曰蠢愚二
臣者果以是而赦乎況赦者不得已而待小人之
具也今以耆德舊望之臣而混於其列臣等非惟
有所不安亦且有所不忍於
國是恐亦未平於相職深為有玷且優異之典竟未
沾濡朝野之論遂多鼎角如蒙

皇上俯採下臣之議遠求

先帝之心特降尊寵之

綸音追復優禮之故典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向之遺

棄逆瑾擯斥忠義之奸今之禮遇

皇上始終君臣之義臣等忝列股肱而科道又司工
目若非心得之愚其伏而欺之罪伏望

皇上俯賜俞允縱使二臣無階上谷而得保首領展
布林泉亦足以歌詠

太平之盛而百姓感激亦將代報犬馬之力於無窮
也

議覆推陞司務狀草

題為陳情乞

恩復舊典以圖補報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吏科抄出戶部等衙門司務王聰等奏云云等因

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抄出司查得天順元年九月兵部司務段慎陞本部署員外郎事司務本年九月吏部司務馮顯陞本部員外郎成化元年三月戶部司務張佐陞本部員外郎弘治六年禮部司務郝本陞本部署員外郎司務俱係歷俸五六年之上及查得郝本等奏復舊例及節該本部題奉欽依將兩考稱職司務與中書舍人等官推陞署員外郎俱與所奏相同又查得正德五年十一月為開讀事該本部題兩京光祿寺等衙門首領屬官比照兵馬指揮等官陞用一節係新例相應裁革其

中書舍人行入司務等官若照弘治三年及弘治五年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歷俸六年之上推陞署員外郎但弘治十七年又奉

孝宗聖旨今後中書舍人等官九年考滿有缺陞用未敢擅便等因具題奉

聖旨俱依擬改正欽此緣係兩請之詞未蒙

聖斷隨該中書舍人黃堂等奏及該本部查議今後中書舍人進士出身歷俸兩考稱職無過者照依弘治三年事例推陞署職仍待九年方與實授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節經欽遵推用訖今司務王璉等又奏前因相應議處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戶部等衙門司務王璉等奏比中書舍人查照天順等年推陞署員外郎一節為照各衙門司務之職凡文移之籍預有銜程出入之防尤兼贊理迹若近於散地勞亦並於分省本部遇有前項員缺必於舉人內考選其器宇文詞俱有可取方擬除授然以九品制祿尚貽俯仰之憂三考稱官不與錫封之典故方選者或不樂就而又任者尤不自安天順元年以來如段慎等俱各歷俸未及九年該本部仰承

列聖之仁節與中書舍人等官一體推用體下緣情救偏達滯揆之法理似亦適均弘治十七年以後因事寢格雖一復舉旋爾報罷遵用既久淹抑弗堪頃者中書舍人黃堂等具奏本部已嘗斟酌議擬具題仰荷

聖明采納克復舊規而司務之例循襲如故究其出身雖若有間論其事體則畧相同况二官之勞逸殊情一例而因革頓異是以王璉等有此論奏臣等仰惟

聖明在上凡內外大小臣工惟才是與遷轉有次固多敘進於年勞而激勸有方未敢專持於例簿顧

於司務一官必欲限以年格似有累於均平之政亦或沮其向往之心如蒙

皇上遠稽著令畢達下情俯從所請合無今後司務歷俸六年以上仍聽臣等咨訪其間果有事體練達操履無虧者與中書舍人等官一體推陞署員外郎通歷九年方與實授其或因循玩愒不異常流除目未及輒騰覬望仍待九年方與敘用庶使法制歸一勸戒章明而下僚末職必知感恩圖報於無已矣

議覆遠方選法狀草

題為陳時政以資治理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吏科抄出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歐陽誥奏云等因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歐陽誥條陳一十二事除拓武舉以嚴軍政七事係該別部掌行合行移咨逕自查覆其廣推舉以勵賢能等四事俱本部見行事理立案備照外內一件通選法以勸庶官臣惟官有崇卑地有遠近秩崇則祿厚雖遠不勞位卑則祿薄雖近亦艱臣常親見小官有數喪並舉無計還鄉者有一家對泣忍饑異境者臣竊悲之夫小官止有月俸既無柴薪養廉又有遠途重費實

難處夫養廉必資民財固難輕議但地方遠近似可通融所謂惠而不費也如四川廣東雲南貴州本境內相距已有三四千里及至別境遠益甚矣如蒙乞

勅吏部議處比照廣西事例除親民官員外其餘卑官責任頗輕乞容量選本境至於別省闊遠有類此者通乞議處其餘該選別省者亦乞止選鄰省無致越過一省然泛論似涉容易當局實有矛盾此又在司選者所當通融裁度也如是則小官得以免其繁累而脩其職業等因係干本部選法擬合斟酌議處查得成化二等年本部欽奉

詔書內事例將廣西廣東聽選人員銓選本省鄰近府佐州縣正等官其後地方賊情稍寧仍照舊例銓選又查得正德七年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舒晟奏稱廣西地方病故官員多因水土不服瘴癘易侵見任官員氣息奄奄朝不及夕乞要申明前例選除等因該本部查議今後選授廣西官員除方面知府外其餘大小職事將本省府州縣聽選人員與廣東省及江西湖廣貴州鄰近府分八員相兼選用等因題奉

欽依節經欽遵通行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歐陽誥奏要將四

川廣東雲南貴州比照廣西事例量選本省一節
切照臣等仰承

國家張官置吏自有成規而因時制宜難拘典要其
間審度才力酌量地方未嘗不欲人人得所但風
俗美惡道里險易自非親歷亦難周知今本官論
奏謂小官有數喪並舉無計還鄉一家對泣忍饑
異境容或有之但法制未可一徇人情而易於紛
更風土未可一省兼舉而槩為陋惡如四川分據
全蜀古稱大藩廣東偏安海島今多樂土雲貴雖
稱山林翳密夷獠雜居間有瘴癘亦或不如廣西
之甚合無今後本部選除四川合省并廣東廣州

韶州南雄惠州肇慶等府官員仍照舊例別無議
擬外其廣東雷州廉州高州瓊州等府及雲南貴
州二省官員仍除有司親民官外其教職倉場驛
遞雜職及各土官衙門千戶所首領等官量照
廣西事例將本省與各省鄰近聽選人員相兼選
用庶得人情事體之宜亦有救偏補敝之意而選
法誠為有益矣

議處軍功咨草

為乞憐又在軍前勞苦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准

欽差總督甘肅等處軍務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

史彭 咨據普晉投令史管欽呈云等因咨部通
送到司卷查正德七年十一月奉本部送准兵部
咨為錄衆功均

恩典以勵人心事節該本部題該監督軍務太監陸
閻等都御史等官彭 等將奏帶軍前書辦等項
効勞人員疏名奏行兵部議擬具題奉

聖旨各官既奏帶去人員軍前効力有功不必會議
每人准陞一級欽此備將河南衛輝等府通判等
官孟瑜等開咨前來該本部看得中間該陞職級
或無見缺相應案候或相應添註或相應議處合
無將通判等官孟瑜等照依該陞職級候有在外

相應員缺陸續奏

請陞授天文生江錦醫士孫英等其本衙門有缺者
銓補無缺者添註考中從九品辦事官褚經係正
德四年人數和該正德十四年以後方纔行取選
用合無將褚經免其省祭照依本等資格就便選
用吏典管欽等各量其在內在外着役年分淺深
量為免歷免辨免考等第承差孫廷憲等已歷役
一年之二起送赴部免其辦事就行選用周棠等
辦事二年滿日選用義民吳祥係冠帶無職人員
合無與從九品職銜填註衙門冠帶閒住等因開
坐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將通判等官孟瑜等案候陸續擬陞陝西延安等府鄜州等州縣知州等官訖內衛經歷安琦丁憂未陞辦事官褚經續又該本院奏帶書辦今已送回收候當該吏許仲信冠帶辦事已滿放回省祭辦事未滿吏典馬容等并未經到部吏典蘇瀾王侃等俱移付驗封清吏司徑自查照施行承差孫廷憲等行取到部已經除授內周崇王泰張瑞馬震劉淮起送到部收辦訖陳經李拱先該本院咨據各役呈稱又蒙奏帶四川軍前聽用要將効勞月日准作在部辦事等因咨部送司案候及查令史管欽等又該本院奏帶軍前

書辦未准咨送前來又查得正德九年十月十七日准兵部咨為乞

恩錄用軍中効勞人員事內開看得總制都御史彭等奏稱奉

命勦賊廖麻子等一枝各項官舍書辦吏典人等乞要查照河南山東効勞人員陞級事例陞用一節緣山東河南奏帶叅隨陞級事例係出一時

特恩難以比照但該總制等官具奏前來相應分別等第量加陞賞合無將經歷張華秦尚弘各量加俸級各官原奏帶去軍前書辦叅隨官吏旗舍韓平等九十四員名重加賞犒其在彼處行取軍前

應用劉定等七十五員名各量給賞以酬其勞等
因題奉

聖旨是這効勞人員各准擬陞賞欽此欽遵將經歷
張華秦尚弘咨部行令欽遵支給外今該前因通
查案呈到部看得總督軍務都御史彭節次咨
開軍中事宜除兵部有行并有功已陞官員別無
議擬外其稱令史管欽較之許仲信書辦年月既
深乞要查報又要將承差陳經李拱軍前應用月
日准作在部實辦一節為照管欽先該本部議擬
免其湊補當該考試照依本等資格與許仲信等
冠帶辦事滿日放回省祭陳經李拱亦該議擬免

其外歷准令原後衙門起送赴部收辦二年滿日
選用俱經題奉

欽依備行河南等布政司欽遵施行去後今據咨稱
各役仍該本院奏帶軍前効勞月久又恐別有各
處斬獲軍功可錄難便定擬為此合行移咨前去
行令管欽照依先次題奉

欽依事理就被冠帶與陳經李拱俱聽軍前書辦待
候事完之日通錄前後功次覈實會議斟酌另行
其原本院奏請各處有功官員人等本部陸續擬
陞及該兵部擬陞俸級緣由合行備開併咨前去
明白曉示隨征人員用張激勸以圖後効

議處軍功奏狀草

題為紀驗功次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
兵部咨節該本部題云開咨到部送司查得節
年議處軍功事例有司及陰陽醫學等官有相應
陞授職事及見缺者照缺陞授無相應職事陞授
者加陞俸級無見缺者授以該陞職銜仍舊管事
考察黜退冠帶閒住者擬陞職銜行令致仕聽選
監生免其守候起送赴部就行考試選用知印或
量減年分或役滿陞級選用其省祭官吏典人等
近該兵部題

准係農民獲功該陞實署一級者免其初考役滿獲
功實署一級者免其轉參二考役滿獲功實署一
級者免其辦事聽撥當該獲功實署一級者免其
當該當該役滿獲功實署一級者不准免考省祭
俱候臨選之時各照考定資格准陞一級以上各
項役內年月不足者須令補滿然後起送省祭獲
功實授一級者亦候臨選原係本等者准陞一級
雜行者量陞一級若獲從賊至於二級及有名劇
賊二級以上者各遞加減免陞授餘功加賞不及
數及不願陞者俱照例賞銀今該前因查得陰陽
官晏興除授衙門與本部選簿不同承差馮金與
先年巡撫都御史高崇熙差來報捷承差馮金同

名曰黎鳳山與今巡撫都御史馬昊開報陣亡承差
黎鳳山同名俱未曾開有貫址行查未報省祭官
沈嘉秀李萬林俱雜職出身南京吏部上選令史
夏垣正八品出身冠帶辦事滿放回省祭監生張
鶴由歲貢正德五年十二月上選吏典何仕昂江
凱周成中陳煥楊賢朱綬黃德之母恩李晨許仁
周吉周畿張廷紘胡敬陳朋陳喜言楊伯萬何澄
王恩李和李茂然張漢劉恂譚茂宗張文華汪洋
知印王文選俱各歷役未曾到部潼川州安岳縣
縣丞利本堅正德七年四月該本部推陞順慶府
儀隴縣知縣省祭官陳錠吏姚永瓚該四川等處

都御史彭澤題該兵部查照題奉

欽依移咨前來行陳錠填註四川夔州府達縣明通
巡檢司姚永瓚順慶府南充縣北津渡巡檢司俱
土副巡檢訖又查得驛丞楊服休訓科高照訓術
潘玉除授衙門職名相同俱未入流高照陞實授
二級該正九品查係土官原無俸給及醫學額設
官員無正九品職事楊服休潘玉陞實授一級該
從九品楊服休與在外州吏目潘玉與在外府陰
陽學正術俱三級相等又查得四川重慶府忠州
見缺州吏目潘玉該府陰陽學見無正術員缺南
川縣訓導陳表查係重慶府儒學訓導正德九年

六月該本部推陞浙江金華府湯溪縣儒學教諭
隨該四川勘事郎中陳九疇揭帖開稱避難在逃
罷職夔州府建始縣典史區存仁正德九年正月
唯考功清吏司付開不謹黜退又查得各府醫學
正科係土官從九品原無俸級成化二年廣西容
縣訓科劉政軍功陞俸一級題奉

欽依准行訖通查呈乞通行查照議處等因到部看
得兵部咨稱要將前項有功官吏人等查照題奉
欽依施行一節除縣丞利本堅先已推陞知縣省祭
官陳錠吏典姚永瓚各擬授土副巡檢職事俱難
再擬陞用陰陽官晏興承差馮金等省祭官沈嘉

秀等吏典江凱等俱案候查報并各原役衙門起
送到部之日議擬免役陞用外其驛丞楊服休等
既查有各項事例相應議處合無將楊服休照缺
陞補四川重慶府忠州吏目潘玉陞四川夔州府
陰陽學正術仍管達縣陰陽學訓術事高照原該
擬陞正九品人員既無相應職銜合無陞授夔州
府醫學正科仍管達縣訓科事其該陞正九品一
級准照劉政事例支俸歲該支米六石各給憑令
其到任管事典史區存仁填註廣西都司全州守
禦千戶所吏目陳表仍依後陞教諭職銜俱行令
致仕以酬其勞監生張鶴起送赴部就行考試知

印王文選候終滿赴部冠帶辦事滿日於考定資格上加陞一級各選用緣係查照舊例議處軍功陞級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

議處納銀事例奏草

題為措置銀兩接濟工程以便官民等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山西布政司咨呈開稱代府缺典膳正 代府和川王缺典膳具結起送納銀聽補良家子弟郭安王洪要行查照選用等因隨據生員喬天錫告稱先於弘治十五年遇例納銀候補

代府典膳今被郭安不思納銀前後朦朧起送等因到部通送到司查得正德八年八月內節奉本部送准工部咨開送納銀生員良家子弟楊翰等到部該本部議處各照原納職銜各告府分見缺者列名在先候缺者列名在後各給引照回原籍查勘各人身家及於見行事例無礙將的確年甲籍貫納銀來歷備造文冊繳送本部聽令在家習學本等藝業候有員缺本部查照納銀次序量其年分淺深與光祿寺等衙門并

王府厨役禮主人等相兼選用續據鎮江府申送納銀生員梁社等到部參與事例有礙駁回仍行

各該司府今後在外上納各

王府良醫典膳引禮舍人仍令查照本部及工部節行事例查勘無礙收銀完足就彼給與執照冠帶待後事例停止通類造冊具結備由繳送本部及工部查考不許預先起送致令往復告擾不便俱經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去後今查得先該山東等布政司呈開
德府等府各缺良醫引禮舍人各起送納銀宦家子弟胡嗣廉生員陳濟等到部要行查照選用俱經本部駁回訖又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各

王府缺典膳引禮舍人許保本府着役十年以上厨役禮生本部行勘是實具

奏除補正德八年十二月內該湖廣布政司呈開楚府缺引禮舍人起送納銀禮生孟添祥除補隨該

楚府奏稱禮生孟添祥持身端謹禮儀閑熟乞要除補引禮舍人續該行據湖廣布政司查照孟添祥委的在府十年以上身家無過又兼遇例具結連人回繳前未本部查係禮生着役年深例該選除人數今又遇例納銀比與生員良家子弟不同已經題

准除補訖又查得本部聽選人員內監生遇例納銀到部除坐監歷事外扣其上選吏典納銀除冠帶辦事外給引照回原籍省祭大約十年之上方得行取選用今各該司府又不查照本部題

准事例往往起送前項納銀人役在部告擾事屬故違呈乞議處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前項納銀事例節該本部議擬題

准行令各該司府將納銀人員查勘無礙造冊繳報令其在家習業遇有員缺聽本部與光祿寺廚役并

王府廚役禮生人等量其年分相兼選用不許預

先起送赴部節經通行去後今各該司府不行遵照原行勘令往往聽其夤緣起送以致告擾所據承行官吏本當參究重治但恐日月未久行移未至各該官司不及周知揆之情法尚有可貸且良醫納銀不過百兩典膳引禮不過五七十兩比之監生吏典納銀尚不及半既得冠帶榮身又得影射差役設若聽其援例就行選用不惟名器大輕亦於選法有礙合再通行為此合連送該司仰行驗封清吏司類行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府州着落當該官吏今後除各

王府醫生廚役禮生果係在官着役五年以上遇

例曾經納銀候缺許照孟添祥事例起送本部照例查勘明白具

奏除授其納銀生員并良家子弟人等不分見缺聽缺務照本部原題事例作急造冊申繳以憑參酌納銀監生吏典守選事例定擬年分聽本部明文行取相兼選用不許仍前朦朧起送赴部以致煩擾如有故違起送者先將送到人役送問經該承行官吏參

奏提問決不輕貸承行官吏具不違依准并奉行日期先行申繳查考俱毋違錯不便仍行各王府長史司一體遵依啓

王知會施行

議處聽選人員冠帶奏草

題為閒住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通政使司連狀送據聽選官張懷告係四川重慶府忠州豐都縣人由吏員弘治十二年二月考中二等雜職冠帶給引照回省祭今蒙行取到部思得家貧親老難以出仕告乞填註職銜放回致仁等因送司案照近該四川布政司起送本官前來校候聞今該前因查得張懷年甲籍貫并歷役省祭出身資格相同又查得成化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節該欽奉

詔書內一款冠帶未任聽選官員有家貧親老等項願告致仕者授以應該職名以榮終身原籍官司以禮相待免其雜泛差徭欽此節經欽遵通行訖又驗得見在起送到部省祭人員多有耳目昏聩精力衰憊不堪任事之人其慮恐揀選礙例假以家貧親老不願出仕告授職名閒住如張懷者徃徃有之為照在家省親人員前項衰老貧病者尤多縱欲授職閒住必須給文到部往返程途動輒經數千里破家稱貸尤所不堪若不量為區處似有未便查得弘治九年本部郎中黃寶奏為疏通選法事內開冠帶未任聽選官行仰 無後會

同布按二司一體嚴加揀選中間若有年貌已老及患篤疾等項不願出仕者類造文冊送部以憑查例擬

奏等因具題節該奉

孝宗皇帝聖旨這本所言有理都准行又查得吏員出身從七品授衛經歷正八品授縣丞衛知事從八品授光祿寺監事益運司知事正九品授縣主簿庫大使從九品授所吏自巡檢一等雜職授縣典史二等雜職告願致仕亦填註縣典史職事又查得近該山東登州府寧海州申勘得給假監生劉溥委的已成痼疾欲照例授職該本部查議通

行今後遇有依親聽選監生人等年力已衰不願
出仕者本府州縣徑自查勘無礙給與冠帶年終
造冊繳報以憑擬授應得職銜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欽遵通行訖今照在家省祭人員
與給假監生人等事體相同似應併行議處通查
案呈到部看得聽選官張懷告稱家貧親老不願
出仕既查與例相同相應准理合無授以湖廣荆
州府石首縣典史送順天府給引照回原籍間住
仍行有司以禮相待免其雜泛差徭其未經起送
省祭人員果有衰老不願出仕既與給假監生人
等事體相同其造冊類報擬授職銜又係本部先

行事理但以會官審驗展轉艱難人情未便合再
斟酌申明具奏候

命下之日通行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衙門所
屬省祭人員有果係老疾不堪及告稱不願出仕
者不必起送前來該府州縣查勘無礙案候年終
與同不願出仕監生人等通類造冊查收原給文
引一併轉繳本部以憑擬

奏授以應得品級職銜給與劄付執照仍行有司
照例以禮相待免其雜泛差役如此庶幾衰老之
人得沾

恩命仕入之途亦可疏通而情法於是兩盡矣緣係

議處省祭官員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議覆旌留憲臣奏草

題為乞

恩旌留風憲大臣撫安軍民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

內府抄出鎮守四川并行都司等處地方印綬監
太監常與題竊惟四川地方乃西南極邊密邇番
苗巢穴之地種類叅雜人性弗馴逞強嗜利輕生
易死先年流賊之舉實由習染其風加以官司因
久承平以一時之不謹致數載之大變正德九年

以來始方克復軍息征疲民歇困運彼該巡撫右
副都御史馬昊巡歷賊經地方親發賑濟勸課農
桑以時東作西成老稚衣食頗足黎庶鼓舞此非
民安則

社稷安乎又非地方之得人乎臣觀都御史馬昊自
到蜀境奮志剿賊已建大功設法革弊復令倉廩
各該州縣邊腹倉糧節年俱被姦人夤緣幹克總
部名目將價銀攬收在身就如已財脩理房屋置
買田莊娶妾討奴朝歡暮樂任意花費全不上納
本官親臨大足等縣訪出此弊查追解邊濟用會
城廣豐廣寧倉前倉後盡是積年攬頭俱各訪實

還官迨今豪猾斂跡良善獲安臣目擊耳聞豈敢
妄誕若不舉陳恐孤賢能況今松潘疊溪等處邊
關番蠻喇麻俱稱缺身百計生事巧取犒賞稍有
不從輒便阻路架莆攻劫墩堡戍守官軍甚是受
害須得巡撫酌處撫剿方保無虞如蒙伏望
皇上垂憫地方乞

勅該部等衙門計議合無將馬昊前項功績祈

恩加陞職俸留於四川巡撫數年仍乞

勅旌異令其盡心整理松潘等處地方以慰蜀人之
望以甦戍士之苦則地方幸甚軍民幸甚臣等幸
甚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鎮守四川等處地方太監常興題稱巡撫都
御史馬昊奮志剿賊已建大功設法革弊復充倉
廩乞要加陞俸職留於四川巡撫以慰蜀人之望
一節為照本官先任四川按察司副使當賊勢猖
狂之秋屢曾勦謀宣力隨事立功所以彼處巡撫
員缺本部會同戶兵二部徑擬超拜荷蒙
俯從後盜賊就平又該兵部題奉

欽依加陞今職今太監常興又復有此奏保必其定
襄安民除姦革弊績効顯著足繫人心但本官以
方面起陞都憲重職

國家酬勞賞功之典已極隆重况歷任尚淺難再定
擬加陞合無行令本官務殫厥心益堅晚節莫安
全蜀以寬

朝廷西顧之懷待其政績日懋資望日深本部遇有
相應員缺另行擬奏

上請定奪緣係乞

恩施留風憲大臣撫安軍民及奉

欽依該部着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良勝聞愛者不言兵庶者不言利利以豐殖而
刻下兵以頽黷而勤遠誠非言也然兵敝矣而

欲振之利塞矣而欲通之亦救時者之不能無
言也言於公不得也私議之獨不可乎是故於
愛與廉無戾也作師泉議

師議

師者不得已而用之用之不得已而議之
議者何曰選將曰練卒將卒之命也卒將之威也
是安得無議也今山東河南之師邊將選矣曰總
督曰提督曰監督皆大將也果選乎邊卒練矣曰
京衛曰募士曰奏帶謂官軍也果練乎議者謂將
拳旁出故機會之變而以牽制失之兵雜軟懦適
以累敗特令塊守不列戰陣議之誠是也某則以

為將之弊當不止此而兵之分又不必如此也蓋古之命將仗鉞臨戎商周以前廼克以儒勝車戰故也斯何時耶將謂勇不如智智不如福一委於福遂以不能挽弓躍馬者當之故決機制勝之時如統萬卒且分擁五千以自衛邊將以五千督戰欲追其前又慮失其後也是五千之力充不得盡如是而必勝可乎至於兵則無強弱用之惟將如賊之脅從豈皆素練者耶以賊用之即賊也今官軍之不可用者有所恃於將且未見戮以為狗也又從而真之是欲睡而與以枕席也糜費不足深惜一有小勝欲恃其主而安恬冒以為功邊卒將

謂一

朝廷卒也勞逸如此賞罰如此固有解體者猶官軍也故愚以為將奉一付之邊將不以文士中貴人參焉則彼冒矢石如焱風迅雷之來徃自適無內護外援之慮蓋不可謂強弩之末不穿魯縞也若曰疆餘弱枝應不如是則一御史視師得以制死生之命焉餘固不彊也哉官軍奪其所恃皆死士也死必而免附之邊卒以七而夾持其三退者戮焉孰曰非邊卒也是雖不免多殺然軍法養之在仁用之在威不殺不威吾惜一人而不殺致敗而殺者千百人矣是殺一人所以生千百人也若曰

難以速變則濟河焚舟之師非三敗之餘卒也耶
然則有善將無善兵矣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
知乎此而後可以與師之議

泉議

貨以泉名欲不窮亦不滯也二金無議矣拳二金
之無者曰錢流且滯焉拳錢之無者曰鈔則滯久
矣茲固在今日所講也錢之弊官鑄者不一二而
私鑄者已千萬新以混舊薄以混厚輕以混重鐵
錫以混真巧偽日滋雖法有死禁不息利者民之
趨也以百錢之銅得五百之數工匠冶模水火之
費損三之一猶一得三有奇焉是故不畏死而趨

之也鈔則朽幣本虛器也貫重於百倍經數十手
則纒爛不可執私不可行而積於公者日滯於無
用矣鈔法已不入議而錢法之議者紛若也其議
曰禁私鑄者然而禁之以死不可復何禁耶彼禁
之者將謂其匹夫擅天子之拳古之錢法固非與
下爭拳也天子立制度一天下以防偽耳如關石
和鈞豈必自為而布之耶大要以無而通之有以
利民也民且利因所利而利之亦未不可且如民
窮日趨於盜者為少錢耳尚欲出內藏以濟之彼
自利者復奪之是與民爭利也爭之而鼓鑄之在
官者間一行焉又得一而費十何利乎夫鑄於民

尚欲徼利鑄於官廼益害焉法之不立其弊益滋也愚謂欲絕私鑄以收拳且利在廣鼓鑄之司而已嘗考漢郡國皆得鼓鑄縣官亦往往即山鑄錢唐置九十九監宋置二十六監準古定制立官必專立法必嚴如鹽運司者召天下之匠便置其所民用其七官所以三禁巧偽者弊焉於是立制行之如新多舊少則六舊四新謂母拳子可也舊多新少則六新四舊謂子拳母可也至於新舊之別過則以二折一不可也混則以一當一不可也若二金之行亦辨成色銅不可細辨每舊百文折新百五十文亦可也又以銖兩較之舊者百文其重

幾何新者百文如之廼可也若是則巧偽可絕而民利於鑄錢大行矣而公積之鈔亦或錯行十之一其值亦當減舊十之九斯可也雖然法行自近賦於民者如是給於官者如是是而猶有私鑄有陰阻有巧偽相欺者必法于市而親與隣連坐之不惜也若然二法之行或少滯矣或曰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則今之益法亦安保其必無也欲攬拳而公私兼利之非如是不可然則法豈容輕議雖聖人立法又亦弊弊而救之耳所謂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若謂天下之銅盡為錢將有物重錢輕之弊噫正慮其弊不至此也如使錢多而輕民且

東洲初稿卷之六
一四一
裕矣變通又在人耳記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上
之人明文武之道者其將有取於議

建昌府推官危德校刊

東洲初稿卷之六

為將之弊當不止此而兵之分又不必如此也蓋古之命將仗鉞臨戎商周以前選克以儒勝車戰故也斯何特耶將謂勇不如智智不如拙一委於福遂以不能挽弓躍馬者當之故決機制勝之時如旄萬卒且分雖五千以自衛邊將以五千督戰欲追其前又慮失其後也是五千之力充不得盡如是而必勝可乎至於兵則無強弱用之惟將如賊之背從宜皆素練者耶以賊用之即賊也今官軍之不可用者有所恃於將且未見殺以為狗也又從而真之是欲睡而與以枕席也糜費不足深惜一有小勝被恃其主而安恬冒以為功邊卒將

謂一

朝廷卒也勞遠如此賞罰如此固有解體者備官軍也故愚以為將奉一付之邊將不以文士中貴人參焉則披冒矢石如疾風迅雷之來挫自適無內護外援之慮蓋不可謂強弩之末不穿魯縞也若曰覆餘弱枝應不如是則一御史視師得以制死生之命焉餘固不強也哉官軍奉其所恃皆死士也死必而免附之邊卒以七而夾恃其三退者殺焉執曰非邊卒也是雖不免多殺無軍法養之在仁用之在威不殺不威吾惜一人而不殺致敗而殺者千百人矣是殺一人所以生千百人也若曰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難以速破則濟河焚舟之師非三敗之餘卒也耶
然則有善將無善兵矣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
知乎此而後可以與師之議

泉議

貨以衆名欲不窮亦不滯也二金無議矣奉二金
之無者曰錢菑且滯焉奉錢之無者曰鈔則滯久
矣然固在今日所講也錢之弊官鑄者不一二而
私鑄者已十萬計以混舊薄以混厚輕以混重鐵
錫以混真巧偽日滋雖法有死禁不息利者民之
趨也以百錢之銅得五百之數工匠冶樸水火之
費損二之一倘一得三有奇焉是故不畏死而趨

之也鈔則朽幣本虛器也實重於百倍經數十手
則壞爛不可執私不可行而積於公者日滯於無
用矣鈔法已不入議而錢法之議者紛若也其議
曰禁私鑄者然而禁之以死不可復何禁耶彼禁
之者將謂其匹夫擅天子之奉古之錢法固非與
下爭奉也天子立制度一天下以防偽耳如關石
和鈞豈必自為而布之耶大要以無而通之有以
利民也民且利因所利而利之亦未不可且如民
窮自趨於盛者為少錢耳尚欲出內藏以濟之彼
自利者復奪之是與民爭利也爭之而鼓鑄之在
官者間一行焉又得一而費十何利乎夫鑄於民

尚欲微利鑄於官迺益害爲法之不立其弊益滋也愚謂欲統稅鑄以收券且利在廣鼓鑄之司而已嘗考漢郡國皆得鼓鑄縣官亦往往即山鑄錢唐置九十九監宋置二十六監準古定制立官必專立法必嚴如鹽運司者召天下之匠便置其所民用其七官附以三禁巧偽者弊焉於是定制行之如新多舊少則六舊四新謂母券子可也舊多新少則六新四舊謂子券母可也至於新舊之別過則以二折一不可也混則以一當一不可也若二金之行亦辨成色銅不可細辨每舊百文折新百五十文亦可也又以銖兩較之舊者百文其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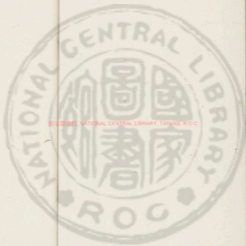
幾何新者百文如之則可也若是則巧偽可絕而民利於鑄錢大行矣而公積之鈔亦或鑄行十之一其值亦當減舊十之九斯可也雖然法行自近賦於民者如是給於官者如是是而猶有私鑄有陰阻有巧偽相欺者必法于市而親與隣連坐之不惜也若然二法之行或少滿矣或曰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則今之益法亦安保其必無也欲攬券而公私無利之非如是不可然則法豈容輕議雖聖人立法又亦弊弊而救之耳所謂學而通之存乎其人若謂天下之銅盡爲錢將有物重錢輕之弊噫正慮其弊不至此也如使錢多而輕民且

裕侯變通又在人耳記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上
之人明文武之道者其將有取於儀

東洲初稿卷之六

建昌府惟正堂德校刊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東洲初稿卷之七

郡志畧

建昌府志序

正德丙子歲秋七月建昌郡齋爰事志載越明年
 冬十月竣事東洲夏良勝寔守簡書申以叙曰凡
 郡書名以志何從古也凡志必擬於史何示有重
 也周禮曰詔觀事則有志時史雖列官尚未以書
 名世自乘櫓祝國語世本戰國策先後春秋而作
 而史繁矣然以國分至漢遷史上達古初班固繼
 之斷自漢紀以著代也而志始為史家一目壽暉

門人滇池羅江編輯



昉固作紀傳豈意矯典勃有錄法盛有說又演為
論為叙為銓為評而率難於志鄭樵謂餘史雖名
志而不足以盡爾雅之義爾雅志之宗也近世力
追古志作者又欲兼諸史家法是故君子重斯作
也有其時弗幾焉不能作也有其度弗稱焉不苟
作也建昌故有盱江志經變不可考見

國朝景泰丙子歲東園何公有作流布未遠而毀木
錄訛竄謬寔矣公本意迄今茲曆運一終時斯可
已郡邑大夫韓君輟亟謀於始何君恩力任其終
張君縉陳君文經左右維恪羅君江孫君甫又博
雅好朝暮見以應于諮幾斯可已鄉衮栢厓張公

圭峯羅公薦職史氏程度具在諸有事並以賢選
各思圖稱顧良勝何有哉且當聖室勉應茲辟於
時則謂之何而會斯適也第聞家禮之輯紫陽在
祝令人之戚范公宅憂有宰執論政書禮者身之
履也政者身之正也君子不以奪喪廢也議禮莫
辨乎爾雅政莫備於周官志其遺也於禮與政有
所裨矣夫政不正禮無列士不事民無所歸是謂
疵國今而後郡斯免矣祇思良勝自是以文疵弗
免也蘇子曰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
通之法以檢之稱廼度而敢云爾哉雖然文慰其
喪於人也不必有諸已貴用於人也不必為已是

則大同之漸也觀者無寧以疵吾身幸思以同吾郡姑視之以志母曰必兼史以追雅也

沿革

郡之志志郡也猶國史也國重始封猶郡之得名也吾郡以建昌名名以制義建樹也昌善也盛也昔畢萬受魏卜偃曰萬之後必大謂萬盈數也魏大名也郡僻而安保世以滋大再建

王國受名之際天啓之矣然初漢一縣由縣而軍而路而府分列統繫必待考而後知之必有慨夫郡縣天下者志汎革敘而表之

分野

天地自相依附形氣包裹故麗次星野災祥類應自重黎命司羲和諧職以星學名世若吾咸慎竈甘石昧臯往往不出保章氏星工之辨所謂五緯入房寔啓姬錄長星孛斗迺知宋憂是也建昌屬揚州而吳越之分迄無定見並存者何闕疑也詳於占者何重民事也雖然天道遠人道邇附以儒先之論焉者歸于正也

疆域

天子經畧諸侯制封古之制也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而食焉者半侯方四百里而食焉者參之一建昌漢南城縣境之半山澤居其半則食焉之地

能幾何而庸賦之供視漢何如也白虎通曰列土為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上之人於是可以知民隱焉

城池

天下為公外戶不閉城守之說未之聞也既曰家矣家則私私則敵敵則攻攻則思所以守之矣在易之坎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坎陷之名也險思陷故曰習坎斯重險已噫復隍之戒泰之終也君子視之以末務可乎哉

形勝

昔者周公營洛邑曰我卜河朔黎水我迺卜澗水

東灑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灑水東亦惟洛食衛文徙居楚丘而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詩書志載有不磨焉則郡國志於形勝將不特為佳麗大觀而已也

山川

夫國必依山川山氣之聚也川氣之導也聚不阨崩鍾不沉滯人用是生而財用以阜也故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實澤帥象儀軌罔非嘉績此山川之志而有以類附焉者也

風俗

敘曰凡言俗必曰風者何風物之善入者也是故

取之巽巽順也順斯入矣君子之德似焉吾邦性
近輕揚故俗難於儉率而易於奢變物未敝而棄
人猶舊而訾者亦既有也禮曰國奢率之以儉國
儉示之以禮其在君子乎

物產

建山澤國也墳且壚華離日甚所謂土薄水淺其
惡易觀產多疾恒不中軌用雖然沃土之民逸逸
則情瘠土之民勞勞則思義是所產既厚矣

圖籍

周官比閭族黨州鄉縣遂之法至今存者圖籍是
一也然周司徒歲獻之王拜受之意重民也重之斯

愛之矣任理道者師其法更師其意庶富之效可
幾也

水利

天一生水水者五行之先氣萬物之母也特土穀
利哉利之大亦害之大禹嘗治其害者故溝澮之
法立書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是也自史起漑鄴
言水利者數百家皆溝澮之遺也英公亦曰代天
施長地力其然哉是民事之不可緩也

貢賦

昔杜佑作通典首列食貨致詳焉以理道之先在
行教化教化之行在足衣食通論也吾郡農作日

息而任土之貢則壤之賦無復還古初衣食無遺
何以興教噫竟一分民受一分之賜長民者之憂
也地廣大荒穢不治士之辱也吾黨何辭焉

封建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古制也漢列二等大王小侯
歷代滋多並用世守惟

國朝非同姓不主王而爵異姓止於伯班固云親親
賢賢褒功表德關諸盛衰者也嗚呼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母俾長矣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其永保之
哉

公署

君子息止之地有興思焉其棠之詩所由作也雖
然思者教之對也可以思也亦可以教也君子云
天下之政二思與教而已矣既燕既處君子攸芋
其將慎所擇乎

學校

嘗讀詩至青青子衿矍然失席曰學校廢其有刺
也夫則興之者固宜有美美斯頌也頌必若克斯
善善斯傳矣予何能哉志之有詳焉耳然公署之
屬而別志之何也古之政以成教今之教以本政
政也教也是故有並隆者也

典籍

典籍志志文也文志其大者使足徵焉斯可已若夫雕刻小技固有不足致詳者也

武備

兵者禦暴保民之具也然禦暴以是為暴亦以是保民以是厲民亦以是世固有易言而輕於用者可乎哉易曰除戎器戒不虞是故取之萃萃者聚也王假有廟斯得衆之道也

坊鎮

坊鎮志志之末者也因末以求本有足以考政者矣有足以問俗者矣有足以知人才之盛衰者矣有足以知財用之豐耗者矣故曰坊鎮志也體國

之道存焉

津梁

天根既見是謂水涸水涸而成梁先王之教也火朝覲川無舟梁君子以是知陳國之憂也津梁之志可以觀政矣

贖典

贖之云何周其不給之謂輔相之宜也秦之道存焉豈惟政哉隣里鄉黨有周之義連類志之其在斯乎

祀典

祀國之大事志之有以也曰法施於民曰死勤事

曰勞定國曰禦災曰捍患皆有烈於民者也非此族者非祀也胡可志也

宮室

棟宇以居民而巢窟之制易矣弗易則以陋墻屋以被綉而宮室之制泰矣因泰則以靡夫物之初也恒陋易陋宜於朴朴者泰之漸也泰而弗靡弗已也是故相因而成日趨而敝者可慨也或者曰洛陽名勝卜天下盛衰而况郡邑乎是宮室宜有志也

丘墓

墓大夫之職廢而君子衣冠之藏高而隱者多矣丘墓之志有賢賢有貴貴有庸庸表之道存焉故曰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

古蹟

古蹟者荒墟遺構槁木剝石有可指陳焉者皆是也是故有可以興焉可以觀焉可以慕焉可以繫感慨焉可以仰止而師焉可以求鑒焉黍離之什曰知我者謂我心憂此之謂也

秩官

秩官志志蒞官也歷宦之志何曰撫於是巡於是督學治兵分守巡於是有政焉謂非所蒞不可也志從畧者備遺也省志作斯可畧焉也已寓宦遠

追於漢者何建本漢南城縣豫章郡屬也歷唐屬臨川郡則守二郡者固嘗專蒞何可忘也不忘斯及于遠遠而不能忘者鮮矣故有不必于詳也自南唐建軍專治歷宋至今廼得并其佐屬詳而表之矣於是則知紀宦績者有畧於是名實核矣

名宦

歷宦之志也例之變也凡國史紀載詳於內而郡縣志每不敢援於是制巡監司芳名偉績懼有遺焉者矣一統志列於會府愚於命官初意有疑焉蘇松志詳夏周諸公然雜於守令又若無所於別也故特立此例志之不敢詳者變之初議之端

也議定而志者各有詳焉自當互見足備史氏之遺矣君子幸不以罪僭且諛也

選舉

叙曰論官得人每於科目為盛志先舉貢者何崇古也古者三物之教行故不出鄉而論定官以其次無隳官也科目漢制舉貢之遺也世之所尚而士趨焉趨而益尚視舉貢而未矣雖然黜封任子論士之道無擇也例間行焉進用之途思益廣矣嗚呼若是而云不足以盡才不足以復古之治謂之何哉謂之何哉

人物

蘇子謂史之舉與君與天均也信也天以陰陽君以賞罰代之或僭且濫史以是非公之志史類也可不慎哉夫入地產也地固以人重重斯志志匪人焉將有曰若人也已足當地之上產矣不重貽地之辱哉是故斯志也懲之或過近之畧矣質之良史氏曰與其濫也寧畧

列女

范曄續漢書作列女編搜次才行充高者不專以一操也史家者流恒宗之志云乎哉然必特志之者示有別也亦專而重之也夫坤道成女厥性惟陰先正云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惡之近也而善

足稱焉丈夫懷愧色者有矣獨重裨陰訓而已哉

外志

道內也道其所道非內也故謂之外也外其人并外其居而又何詳焉君子曰詳內而畧外斯志法也

沿革敘

建昌古揚州域列分荒服春秋為吳周元王四年越勾踐滅吳顯王三十五年楚威王熊商敗越殺王無疆明年盡取吳地歷戰國為楚秦始皇二十四年王翦滅楚虜負芻越明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屬九江郡漢高元年項羽立黥布為九江王四

年改淮南王屬淮南國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領
治有南城縣即今郡治後漢永元八年分南城西
北境置臨汝縣獻帝興平中孫亮分豫章立臨川
郡晉書地理志云舊志謂三國吳太元二年臨川
郡志又謂太平二年竊意漢統未絕故斷以晉書
為三國吳太平二年分南城為南豐為東興為永
城縣晉元康元年以荆揚十郡置江州臨川為隸
郡宋因之齊建元初徙郡治于南城梁末為內史
周迪所據隋開皇九年平陳總管楊武通奉使安
撫改置撫州屬洪州總管省南豐永城復入南城
縣大業三年廢州復臨川郡十二年為林士弘所
據唐武德五年平士弘復置撫州又分南城復置

永城東興縣七年省入邵武隸建州貞觀元年分
天下為十道撫州隸江南省宜黃領縣三南城其
一景雲二年復置南豐縣二十一年分江南為東
西道南城南豐並屬撫州隸西道天寶元年復改
臨川郡乾元元年復改撫州元和六年置洪吉都
防禦團練觀察處置使咸通六年改鎮南軍乾符
元年置江西觀察使南城南豐屬撫州咸在統治
時撫為鍾傳所據龍紀元年復置鎮南軍中和二
年危全諷起南城據治撫州至五代梁開平三年
全諷敗地入偽吳順義元年升昭武軍節度晉天
福二年南唐取吳復置撫州開寶二年李煜以南

城縣置建武軍宋藝祖開寶八年師下江南得郡
十九置撫州軍而南豐在所領治太平興國三年
改建武軍為建昌軍淳化元年南豐復為建昌領
治紹興八年安撫使李綱轉運使逢汝霖徐霖奏
分南城之東為新城縣南豐之南為廣昌縣元改
建昌軍曰建昌路陞南豐為州直隸江西行中書
省至正十二年壬辰紅巾起據復不常十六年乙
未右丞朵歹鎮綏方定十九年戊戌偽漢陳友諒
陷建昌路令土溥守之二十二年辛丑

皇明既定江南王溥歸附是歲二月改肇昌府九月
改建昌府領治縣四曰南城曰南豐曰新城曰廣

昌因宋制焉郡連建州會于南昌南昌古豫章也
故名建昌又以盱水為望故曰盱江郡云

南城縣附郭本漢舊縣一統志云以在豫章郡城
南故名太平御覽云高帝六年命灌嬰立洪州分
洪州立南城以其地在郡城之南故曰南城所謂
郡城者即豫章郡也舊志謂灌嬰循南粵故置縣
或曰是古南粵地後漢分西北置臨汝縣三國吳
又分置南豐東興永城縣晉改為新南城隋省三
縣復入南城屬撫州治至南唐陞建武軍南城為
附郭縣宋改建昌軍元改建昌路統屬仍舊

國朝因之

南豐縣吳太平二年孫亮置南豐縣分南城之南境又以地產嘉禾故名曰南豐至今稱邑名曰嘉禾或曰古徐州有豐縣加南字別之隋廢臨川郡置撫州南豐省入南城唐景雲二年復置縣先天二年省之開元八年又復之南唐陞南城為建武軍以南豐為屬縣宋初置撫州領沿南豐及改建武軍為建昌軍又以南豐與南城並為屬縣元至元十九年陞南豐為州直隸江西行省

國朝復改為縣屬建昌府治

新城縣宋紹興八年分南城之東五鄉置新城縣屬建昌軍其鄉曰旌善曰東興曰豐義曰禮教曰

德安故名猶有存者境內有東興永城舊城因名新城其縣治即黎灘市故邑名黎川元改軍為路縣屬仍舊

國朝因之

廣昌縣宋紹興八年以南豐疆境闊遠分其南天德興城南豐三鄉地置廣昌縣屬建昌軍即揭坊為縣治一統志云以道通二廣而屬建昌軍因名廣昌縣境有平西臺故邑名平西元改軍為路縣屬仍舊

國朝因之

分野辨

謹按諸說建昌星野在斗或曰斗牛之交或曰須
女而唐書又以豫章為越分天道遼邈未敢意測
竊惟晉史州郡纏次云豫章入斗十度其引語曰
陳卓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
夫陳卓魏太史令去漢未遠范蠡而下多漢人也
建昌漢豫章屬邑所入宿度姑從晉史
按春秋傳昭王三十二年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
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註云歲在星紀似又以星紀
專在越之星次也博古君子幸有以辨之

城池敘

建昌府城唐僖宗乾符中汝南公鎮治建昌經畫

城築周迴十里廣一丈六尺高二雉露屋一千一
百三十二楹敵樓三十二所東西門八南北二門
通衢焉南唐李崇贍制置建武軍事增築制院城
一百六十大制城門四東曰來遠西曰永豐南曰
祈仙北曰朝天城之上敵樓二十有四楹高二丈
有奇宋元豐中廖恩竊據邵武太守鄭瑛請于朝
闕城四隅相爽塏地宜作新城即今治城周迴九
里十三武東疊以石江流維悍故也西南北間以
甃堅好為稱東門三曰盱江曰合江曰天酒西二
曰紅泉曰清軍南四曰祈仙曰膏露曰太平曰安
濟北一曰朝天偽漢將王溥歸附

國朝因守之意益謙糾敗兵圍城凡五十四日而解
溥以西南北地勢卑而城基稍薄幾失守遂并東
而改築之因天酒門為東門易名曰武勝紅泉門
為西門易名曰儀鳳祈仙門為南門易名曰通會
朝天門為北門易名曰朝京餘門塞之凡城高以
二丈五尺為度厚丈九尺基廣二丈九尺但自武
勝而南延通會厚殺尺許通會而西連儀鳳高殺
尺許基殺尺之四儀鳳而北延朝京高亦殺尺許
自朝京而東延武勝基亦殺尺許東濠因江流天
造險勝西南北濠濠深丈許廣丈四尺樓櫓規制
大備前時洪武改元指揮使耿顯忠來鎮作四城

樓宏壯改觀又增築西南北甕城以益守禦歷今
茲凡牧守繕治不一然亦無大改作正德八年知
府安奎補築東門甕城名曰固本於城之隅改作
四樓曰盱江舊曰望仙曰來薰曰鳳山舊曰
又以江流啣岸慮及城基疊石隄之

風俗議

按圭峯曰天下當無事三縣之民不出封疆而食
其土之人以歲乎南城之逐逐於外者雖然南城
之商亦傲之曰吾纒數緡傾困倒廩無後已屬者
商虧折闕農困徵輸才脫塲圃已忘晨炊終歲勤
動而無擔石之餘矣男任勞女事逸習為故常隋

志所謂暴而市廛競分銖以給其夫者無有也供
饁餉則有之耘穫車灌率與男子同事者無有也
然亦事紡績以衣其夫故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
○天順景泰以前男子窄簷高帽衣腰中裙幅周
身袖曲肱而已婦女平髻衫制古朴婚會以長衣
若袍衾成化間男飭或蓮子帽桃尖帽平頂帽寬衣
大袖或腰及寸膝或近於冑咸非中制近時稍稍
復古而侈婦飭僭擬妃嬪娼優隸卒之婦亦有黃
金橫帶者俗之敝也斯為甚先時燕會果殺用大
器多不過五品謂之聚盤後用小盤至數十品謂
之簇盤近時時時京師雜陳奇品亦既汰矣噫飲食
之變可以觀俗也

吉凶多沿俗禮冠不備三加婚不親迎喪事尚佛
老尤泥堪輿家學祭禮久廢墓祭之外無聞焉士
夫家間行古禮閭里亦多慕之然循習既久未能
悉變也

田賦議

充軍

謹按舊牒充軍初徵本色交充成化十六年間督
運平江伯陳公過聽指揮徐昇申狀南城暨新城
係山溪後運多致遲延定擬折色每石正耗一兩
二錢折以軍民兩利但折價大重幾倍之矣展轉

弊又不可可言議者謂南豐居南城上流可以舟
運本色新城水道不減南豐南城又當會流淮安
南京倉米百艘並下謂之山溪而獨難於兌運可
乎先是郡守舒公崑山縣令毛君駿嘗議白以蘇
民隱而上之人重於更議輒報罷今令孫君甫申
議如初都御史孫公燧可之尚須議奏乃定格推
官羅君江署縣事復議就水次交兌以蘇民困孫
公下使司查議施行

里甲

景泰間都御史韓公雍撫治定額每里歲派銀六
兩非全里者殺其半輕重適均而用自給法之善

者也後隨事增派至加舊額之半而所司恒以不
足聞正德八年更定仍以近額每里九兩五錢為
率查照丁糧通融均派欲別貧富以定畫一之規
然究立法初意名為里甲以里取之甲而輸之於
官者也若不通論全里十甲丁糧之數而止論里
正一户貧富之差則富者所入視舊什九而取之
甲者不加貧者所入視舊什一而取之甲者不減
丁糧既無定數愚民詎能周知吏胥高下其手又
不能保其必無也大抵法久而弊弊思變變而益
弊不若因其弊而釐之使復初焉其可也又况周
禮養民之政曰恤貧必曰安富貧者固貧富者日

入於貧豈郡邑利哉敢附論之幸當道者垂采焉

鹽糧

鹽筴之利害師管氏以資富強然初行海王之國而已歷今而山澤亦在征例難率變也

國初計口給鹽歲三斤亦計丁征米歲四升天順七年折徵鈔貫公私均利第征則變版籍以滋民奸解則易楮幣以專國利公私之害日甚矣議者謂隨糧徵解而不別立庫局害延息長民君子以為然否

家譜畧

町江夏氏家乘序

吾宗譜成易名曰乘乘有載道也夫乘異也任於載同載異也資於乘同乘之成也匪工弗作作而謀人而轍之度同匪御弗行行而謀焉而軌之迹同是所以成乘也而譜有是哉譜若乘之載矣支派異焉親疎異焉世次昭穆異焉嫡庶賢愚貴賤壽夭異焉然而嚴父本始聯族重宗以生孝弟之

心是乘之所以成也廼吾之譜又大異焉者自圖
譜不以置局而卽令史不以設官林寶氏作元和
姓纂後世師之而吾異之繼而歐陽譜作蘇譜作
吾先世師之而吾異之吾亦何敢異也祇於唐為
昌宗寶之作其流也冒吾異冒也歐陽公斷自可
見之世其流也畧吾異畧也蘇公詳所自出而尊
之其流也隘吾異隘也吾先世譜歐蘇法也吾懼
其執也於歐蘇法微有異也非異吾先人也於戲
吾豈敢異也哉有大異亦有大同貴而弗貴有君
道焉殤而弗殤有子道焉不幾於隱而章者乎亡
吾氏其復之易吾世其正之不幾於直而寬者乎

重祀而籍畝社爭而豨墓不幾於簡而明者乎妾
有得祔有畧妾焉行有可規及婦人焉不幾於微
而切者乎是古所異者譜法也而同者史去也史
之法經之遺也故曰晉之乘楚之禱祝魯之春秋
其義一也乘也可獨名譜乎哉雖然攻數乘而成
國工兼數家而成善譜後吾譜而作者將有異吾
之同者乎將有同吾之異者乎

脩譜凡例

一夏姓自禹受夏后氏顓頊後也湯封夏後於杞
其非為後而不得封者以夏為氏歷代因之賢
哲輩出簡冊可稽至宋末三承士猶為仁和人

以真州制置使治淮西軍元亂紀避居南城始
遷即為祖亦昉始封為祖之義故斷自三承士
為譜宗不取遠紹以取遙遙華胄之議仁和譜
牒亦盛先世未通茲亦不備

一五世一圖版盡五世故也第二圖仍舉五世者
知六世所自出也第三圖仍舉九世者放此
一宗子貴三傳至必達而止又以必順為宗再傳
至受一而殤以受三為宗一傳至興孫而殤與
孫無可繼者復上自必順下次子克讓長子宗
堯為宗五傳至燦而止又以宗堯長子隆生下
次子潤為宗今又四傳矣

一庶子為宗自與古大宗不類故譜法亦難於大
別世次圖並以統宗分派為序聯屬相生兄弟
行長幼亦有不能如常敘者但生年行次皆書
自可考見

一異姓子為後雖已成派今黜之本宗子出為異
姓後雖已易姓猶書之

一世次應為後於本生父及繼父下各書之其有
以弟繼兄者一切改正

一夏氏世居雍熙街後一遷金斗窠懷德坊一遷
橋東狀元坊一遷西湖一遷塔埠其散處僦屋
居者亦多然世次未遠尚可統繫故不得遵歐

公五世六派之例

一譜以聯族重祖也自作者視之有親若踈自祖視之一也故行名字號及事跡可詳者一例致詳不能詳者已是又不敢師蘇公譜吾自作之意

一譜無載婦初異姓也然娶者合二姓以為宗廟主天地配合迺有生成子以繫宗母以廟祭禮稱妾有子者亦附祖姑可附廟或亦可附譜故以義起娶妻必書有不書者義絕也妻無子妾有子以承宗者書妻有子妾雖有子不書妾之子則書仍註廢出以別之重嫡妾之分也

一譜稱號或以官或以行或稱某公初無定格然竊意自祖宗而下視則宜名自子孫而上視亦可字世遠族繁名字容或有干諱者故或名或字有所避也但名則註字字則註名不得其字與名者則書行其官稱私號備見註下若有官者一以名稱嘗通籍也兄弟行而下均以名稱壓於所尊也

一凡有子者註幾子既娶無子而卒者書止遵歐法也未娶而卒者書殤殤而有成人行迹可指驗者書蚤卒二字以旌之禮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一凡未及六十而卒者書年踰六十者書壽婦不紀年躋壽者紀之尚齒也

一或曰名或曰諱生死之別也別葬書葬從祖書附示有尊也

一祭田有原祖置者有各位自置者往時於清明旬日內各以供墓祭之費但賢愚貧富自有難以齊者故百年間墟夷其墓者有矣甚可哀也今欲建置祠堂每歲於清明冬至各設一祭其儀物及掃墓規制俟定議別載凡我宗人言歸于義其祭田既合于一即非已有祠堂工訖歲積羨餘義田舊規循可克復其後宗人立有伏

臘考終之後仍入祠堂助祭永為家式其故違者宗長率宗人以義責之不聽以法治之凡條段界至糧畝皆須詳載以防後虞仍註各位所出不沒其善也若宗人不緣伏臘醮祭而願有所出以佐公者特書表之

一山圖備載形勢從俗也且使後人易於尋究也仍註祖置續置及其位下分守俗尚風水世家右族往往以此大有悖戾圖之者杜爭以全義也歷年既久亦有失其處者凡我宗人多方訪究俟得之後續具圖載

一先世行能俱有可稱其卓然在人口耳足為後

人程法者分條書之為家規輯畧章善也其傳會文飾適為上誣故不敢濫錄若考問不及記載未詳俟別有得又當續紀

一先世或有銘誄贈文及宗人所作有關宗義者附錄于後文獻有微不敢廢也

一譜以卦名為號計六十四冊分收珍襲每記事會于祠堂以防鬻募之弊其有生娶卒葬每歲一登載之

家規輯畧上

制置使諱貴按宋史文山先生傳云天祥得至真州城下守將苗再成迎宿時真州不知京城消

息已數月聞天祥至無不感憤流涕諸將皆謂兩淮兵力足以興復恨李制置與淮西夏老不能合從得丞相通兩間脉絡不出一月連兵大舉江南可傳檄而定也又云天祥喜甚即為書李庭芝夏竦庭芝得書反疑丞相無得脫理罪真州不當納之贊曰或謂使庭芝不疑則夏竦可合事未可知豈可謂天下之所廢不可興者邪良勝曰吾祖不幸而屬庭芝莫克以忠義顯著何幸而逮謀文山廼附傳而有考於後之人也

松雲居士字季遠少遊江湖醴貨以萬計舟泊淮

揚間遇

文皇靖難兵同商咸願附應隨擢大官惟公棄舟而適但曰有親在未敢許以死抱胡琴給道里費而歸貧約終身無愠色號松雲居士意以自況里人遂以為松謚云

立誠公與弟立讓立義愈敬立信俱讀書有禮度立讓卒清孤顯暨達立義卒遺孤建公字顯愈敬字建立信字達婚冠分貲若子人莫能辨論者以公長任家歸美于公焉公性剛正不附倚桂坡左先主目之曰倔強翁一日對局見驢滾地數匝而鳴桂坡戲言曰這老驢發顛公即應

聲曰此畜左贊右贊犯桂坡姓名不忌也大笑而罷雖所詣謹亦足以見不為勢所奪矣餘見墓志

秉文公按舊譜註稱為人鯁直不妄言語不苟取予有古君子之風

立讓公少績學有懷疑義者性諾成得為人號之曰通鑑先生

司訓公諱忠少負才不能居人下以舉人署延平訓導事一日隨太守上表故事鋪剝為位公正色曰天威咫尺敢如是乎竟撤去當事值兩左右為守張蓋公斥下之守樹之後同官中酒暴

卒子以無昏公曰禮義相先之地不宜有此局
鑰甚固遂弗敢納後守恩使誣公招飲左證公
公棄官而歸杜門不復通人間事匿所親教授
童子一日主家陰有利語奮烈自盡噫行雖過
中亦志士流也

愈誠公素敦義女弟因粧次于樓火母氏甘性嚴
憾之匿不敢見公罄貲市材旬日樓成甘顏色
喜女弟亦安晚年因食骨鯁喉吻欲裂浹旬未
下微睡忽驚覺呼婢蓮奴云一對童子穿紅咲
舞救我也骨遂下或云公嘗於鯉湖廣王殿易
柱一對故尔事涉荒唐然亦為善獲報之一驗

也

立信公好學能古文仲兄司訓公以剛直忤上獲
罪公以義赴難傾貲多計畧司訓公廼免公嘗
飲于女兄家歸薄暮有鬼魅若醉狂狀觸公公
奮力搏之落其首其正氣不惑類若此餘見墓
表

用理公體貌魁梧而性度優裕每歲杪勾稽子母
度不能償者輒焚其券諸子就學公先教其字
畫楷正親師取友必得時選後仲子雲季子泉
相繼以科名顯人人惜公未及見也季弟用璋
公少坎坷最為父母鍾愛公先意承順益愛之

用璋公嘗以官田兌價為貲公以民田易之俾
售得善價父母安焉茲其孝第一節也餘見墓
志

判簿公諱文義嘗為汝寧司獄有軍職久繫當刑
公察其寃為條析于守出之後改嚴州有富家
劉姓者為勢家陰中坐盜獄公得其情亦白于
守遂不成獄故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
人必有所濟信然

文善公平生無忤人事晚年於子姓減否亦有辨
別季子瑤少失檢制以欲病亡公撫尸而不哭
其嚴又如此

用璫公幼敏慧好學充精於綱目通鑑人有索隱
僻難之者不窮屈桂坡左公號博洽每於元宵
作燈謎香幻莫測曰須夏先生來公至百難俱
廢

用璋公有口辯能白道詩詞語居家戒子孫每撮
成語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又曰得之易失之
易至今猶可誦之

用璫公性嚴宗人讀書者知禮愛之商閩以信聞
每新奇物待公至廼價定後寢疾所來往者延
醫視湯藥若親然疾甚富翁有良木衆度弗售
翁曰夏某好人也吾讓之亦不取厚直其重於

人亦如此

希肇公信義著于鄉有闕訟不之有司而之公者公咸喻之義折以是非輒息去性不嗜酒對客時瞑坐以仲弟雲季弟泉中式立坊牌有司慶飲十數酌尚惺惺也人以是為公友愛之徵云餘見墓志

恭元驛宰警敏有幹濟才事上惟謹為士夫所重其任劍浦東海翁時號鉅工作詩送之曰延平津頭水拍天神劍一去今年送君此去須重問光芒還在斗牛邊是可驗也

時瞻公氣局端重動有儀則婦翁余御史公素剛毅人少當其意者每以得公門下為慶曰真佳婿也性友愛二弟力學師友來往膏晷靴鞵之類每有資焉

奇峯先生為尚城學諭時膺聘為浙江考試官有士懷千金粥舉者暮夜抵舍先生閉門拒之不去幾欲付之法又有以當道故人書至者亦竟不啓視然終身不發人姓名亦未嘗對人言也先生善行詳見墓志茲特其隱者耳

希淳公少孤窘甚後以能書重信為鄉人所依漸至豐裕植立二弟父有遺業悉讓之父女弟為卓氏婦早寡調卹備至比沒經紀喪事如禮焉

良器驛宰最知尚儒雅若木齋謝公海日王公亦
器重之文善公壽倒囊輸粟乞冠帶榮終其身
遍求文人鉅工詩文盈細帙有足傳者是可謂
知事其親者矣

允中公嘗與楊隆共貲均利二十餘年竟無後語
隆病幾年視之若兄弟百費惟共隆沒公與其
子會計隆已多費七金餘公毅然曰與而父交
久忍逼其孤竟不問茲不可以市道交例之也
愚夫先生師仲兄奇峯先生事之以父終其身當
試禮部時得奇峯赴哀毀甚即不欲終事同舍
強之方寸亂竟不成卷後奔宜陽扶柩暨戚屬

歸次泗山舟沾石漏先生顛天痛哭曰吾兄素
善未應無葬所也柩迴流不去呼小舟繫而舉
之是精誠所感也兄弟五人廬舍可四分之先
生讓諸兄姪擇便有之但曰父基弗構比於不
孝吾屬廳事以存名耳別築居之嗚呼吾親隱
德顯功並見墓志及平海錄茲其逸焉者也
允茂貞士性善知學有志名宗嘗自類族系雖未
必中古矩度然亦有可考者矣

希賢貞士幼向學能成文理巧慧絕倫百藝攻之
即為本業者忌知星曆入咸咨之足以應也處
宗和以義無長幼賢不肖愛敬之嘗夜宿媼家

有曾男子之行焉

景望有弱病當母王宜人病時湯藥謹視扶起卧踰月勞益病不衰遂偃僕失故狀人曰是知所以為人子矣

家規輯畧下

黃氏孺人宗亮公繼妻有遠識當洪武初家以富號于人曰夏金銀云孺人深自秘匿公嘗欲買隣人塘地要約既成孺人止之後果有著令凡民作金銀交易者勒從軍首軍頭目過里門孺人趨出以金釧投其車故左右隣若聶姓吳姓皆入尺籍吾宗獨免孺人之力也

甘氏孺人松雲居士妻性嚴正治家勤儉每發令小奴呼于庭曰家皆得過也要牽牛糞水家皆千萬要皮薄荷也求人故于婦而下無敢及炊而未起者

危氏孺人文煥公妻公沒家亦甚窘孺人忍饑績紡不忍棄夫業比沒遺業如公沒時

陳氏孺人用理公妻有丈夫志精巧女工筆管上刀筆作滄洲等圖寸許書滕王閣記不省脫點畫至今見者稱絕藝嘗夜績課兒雲泉讀因曰雲尔夫子相後必為學官泉卑亦作大夫後雲官二十年止教諭泉通判蘇州進階五品人以

方文伯母焉

鄧氏孺人用珩公繼妻撫孫護至不知有父母焉
吾宗繼母以慈愛著稱孺人為最

施氏孺人用璋公妻公少使酒難近孺人善調之
以是全恩免禍為多勤績紡雖老眵不廢

余氏孺人時瞻公妻公卒時孺人方壯撫孤以節
自勵嘗甘貧苦夜作不肯出下人語年六十廼

終

王氏宜人愚夫先生妻良勝母也勤于績有業置
室間而亡之越月於隣家機上識之終不發人
問其故曰彼女子也惡名被之終身不滅矣沒

之日宗姻無長幼戚疏咸哀之至今語及尚有
欷歔泣下者餘見行狀及墓表

趙氏安人良勝妻也初歸余時尚少已省事荆布
十年列珠翠行無赧色人嘗給使假于姻家應
之曰非已有而飾之益可愧矣餘行見墓志

東洲初稿卷之七

建昌府推官危德校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良器雖罕最知尚儒雅若木齋謝公海日王公亦
器重之文善公壽倒囊餼粟乞冠帶榮終其身
過求文人鉅工詩文盈軸有足傳者是可謂
知事其親者矣

允中公嘗與楊隆共費均利二十餘年竟無後語
隆病發年視之若兄弟百費惟共隆沒公與其
子會討隆已多費七金餘公毅然曰與而父交
久忍逼其跡竟不潤茲不可以市道交例之也
愚夫先生師仲兄奇峯先生事之以父終其身當
試禮節時得奇峯起哀毀甚即不欲終事固舍
強之方寸亂竟不成卷後奔宜陽扶柩暨成屬

歸次泗山舟帖石瀾先生讀天痛哭曰吾兄素
善未應無葬所也輒起流不去呼小舟繫石舉
之是精誠所感也兄弟五人廬舍可四分之先
生讓諸兄姪釋便有之但曰父墓弗構比於不
孝吾屬聽事以存名耳別業居之嗚呼吾親隱
德顯功並見墓志及平海錄茲其處焉者也
允茂貞士性善知學有志名宗嘗自稱族系雖未
必中古矩度然亦有可考者矣

希賢貞士幼向學能成文理巧慧絕倫百藝攻之
即為本業者忘知星曆人咸咨之足以應也處
宗和以義無長幼賢不肖愛敬之嘗夜宿孀家

有魯男子之行焉

景望有弱病當母王宜入病時湯藥設視扶起卧
喻月勞燕病不瘳遂僱僕失故狀人曰是知所
以為人子矣

家規輯畧下

黃氏孀人宗亮公繼妻有滯藏當洪武初家以富
號于入曰夏金銀云孀人深自秘匿公嘗欲買
隣人地要約既成孀人止之孩果有著令凡
民作金銀交易者動從軍首領頭目過里門孀
人趨出以金銀投其車故左右隣名再孀姓吳姓
皆入尺籍至宗亮免孀人之力也

甘氏孀人松雲居士妻性嚴正治家勤儉每發令
小奴呼于庭曰家背得過也要牽牛喫水家背
千萬要皮薄荷也來人故于歸而下無敢及炊
而未起者

危氏孀人文煥公妻公沒家亦甚窘孀人卷織績
紡不及養夫業比沒遺業如公沒時

陳氏孀人用理公妻有丈夫志精巧女工筆管上
刀筆作瀛洲等圖寸許書懸王閣記不肖脫點
畫至今見者稱絕藝嘗夜績課兒晝晝讀因曰
雲尔夫子相後必為學官兼尔亦作大夫後雲
官二十年止殺諭泉通判蘇州進階五品人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方文伯母為

鄧氏孺人用珩公繼妻撫孫護至不知有父母焉

吾宗繼母以慈愛著稱孺人為最

赫氏孺人用璋公妻公以使酒難近孺人善調之

以是全恩免禍為多勤績紡雖老終不廢

余氏孺人時瞻公妻公卒時孺人方壯撫孤以節

自勵嘗甘貧苦夜作不肯出下人語年六十而

終

王氏宜人愚夫先生妻良勝母也勤于績有樂置

室間而亡之越月於隣家樓上織之器不發人

聞其故曰彼女子也惡名被之終身不滅矣沒

之日宗姻無長幼戚疏咸哀之至今語及尚有
歎歎泣下者餘見行狀及墓表

趙氏安人良勝妻也初歸余時尚少已習事荆布

十年列珠翠行無報色人嘗給使假于姻家應

之曰非已有而飾之蓋可愧矣餘行見墓志

京州初編卷之七

建昌府推官危德教刊

2025 RELEASE UNDER THE PRESERVATION ACT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1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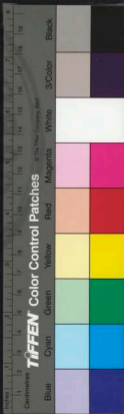




ES2020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SURSI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東洲初稿卷之八

詩

墨竹

一幅寫真竹依然老嫩莖不驚風雨夢深倚雪霜
明有影濃且淡無根枯復榮詩魂偏入格聊寄故
人情

山遊谷同志

散策行迂路離離坐石橋柳煙依日睡花雨趁風
飄大笑逢開口相期怕折腰深盃馮自酌清韻倩
人敲家食本回舍官資擬共寮塵心無地着客氣

門人滇池羅江編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冰消風月本人分乾坤定我交若知難重擔何
以答

清朝後望須刊竹初心學理苗看雲還絕巘乘月欲
通宵臣節千年重

君門萬里遙無端發長恨畫角一聲譙

晚眺

密雲驅雨過山為送青來犬吠行人住牛奔牧豎
回好句隨涼得芳樽入夜開床頭無所有幾卷舊
書堆

偶書

有雨梧逾碧無風竹自開小溪深雪注矮屋厚雲

堆薜荔墻通徑芝蘭砌少埃柴門春晝掩不見一
人來

山房夜話

丈室清於洗玄玄正可談放簾分月碎迎戶半風
含入壽豈無百浮生只有三搏鵬爭欲上征鴈幾
回南繞砌澆金菊臨軒數玉簪茶精搜句澁酒力
助歌酣岐路誰曾泣迷途馬更諳芳心難安貼短
髮易差鬢話到忘憂處行儲欠一擔

宿中方寺三首

永夜便僧話茶膏一味真破墻通月色空閣接雲
親切切笛中雨浮浮甕底春五更清夢曉門放欲

來人

絕巘馮虛望大江江花似浴白鷗雙自家適意開
藜杖隔岸愁聲老木柳吊古豈無芻比玉崇文直
有筆如杠村深寂寂無人到山月茅簷照睡龐
避鷲來野寺學靜憤然禪般若臺風靜多羅樹雨
連老龍寒劍影孤鶴避茶煙玄到無言處推窗一
枕眠

寓松溪寺聯句 東洲少號小坡

立馬松溪寺長風掃斷橋小坡逢僧無故老磨石
記前朝月堂崖古樹遮日臺荒草沒腰小坡坐陪
清話久鄙客頓然消月堂

喜得酒聯句

荒村難問市古刹倒芳樽小坡強飲開懷抱沉醉
罷討論月堂歌枕無多夢連床更幾人小坡明朝
回馬首歸路莫逡巡月堂

醉中聞謹聯句

吟尖方滑溜醉眼欲摩挲小坡總為高情遣其如
逸興何月堂儒風便脫落僧話轉多羅小坡且莫
嘲同異丘門有四科月堂

晚眺聯句

登高窮暮景雲樹鬱蒼蒼月堂牛飽眠煙草鳥歸
送夕陽小坡漁艇趨前浦僧鐘出上方月堂坐深

清到耳寒瀾落鏗鏘小坡

食瓜聯句

剖破綠雲房來供天上即月堂白分成片玉清嚼
滿池霜小坡紅子堆盤燦餘甘潄齒香月堂青門
隨處是何必問炎涼小坡

乘涼聯句

披襟納晚涼小坡微雨灑迴廊月堂松吼虬龍怒
稻翻雲霧豈只小坡新詞稱絕唱爽氣協清商月堂
更到山城遠簷鈴代擊柳小坡

杏林春意為樊國醫題

杏壇作孔迺杏林鳴僊居儒醫次第業董樊先後

車三部膝息會一點靈臺虛移此藥天下何必論
刀圭

和荅雲山塔寺小憩二首

招提清欲水不許點塵侵逕曲履痕薄雲封塔影
深佛說幻於古人心巧似今幾多朝市客方寸有
山林

野寺尋真處凭高望眼遙天心留勝槩人語在層
霄俗氣從前避清歌取次饒明朝南北夢嘉會惜
寥寥

過石門寺次

邵二泉先生韻

水齧沙中石聲聲入耳幽忽然疑砥柱何處香瀛
洲野寺偏宜夏溪毛可薦秋棹歌來往發到底不
驚鷗

洪都和胡副郎赴

召二首

脚根不避路到處便為家醉過十年夢風搏一望
沙開情詩入畫生意草方芽長者須投轄清清一
味茶

塵封簪笏厚一拂自今年屯擬經綸濟憂當天下
先亭深風月上書飽夜燈前直到身繼聽披雲見
此天

次謝家埠用前韻

煙草軟十里江雲繞幾家犬靈夜當戶鷗懶曉眠
沙有綠尋道路無處問根芽兀兀推蓬坐方壺有
勝茶

去路還歸路今年似昔年坐高三尺浪爭着一篙
先風急鳥更疾雲移岸欲前不堪回首處家在一
方天

舟中夜坐

坐入江村夜安風兩鬢生漁燈忽明滅野渡尚縱
橫匣劍嫌光逸囊琴覺調更譙聲不到耳忽過鴈
歸衡

過番陽湖二首

宵發龍頭鎮午過番陽湖
瀟容百流穢風軼片帆
孤光芒鏡未似畔岸天
為摸野笛漁舟晚行行
鴈落蘆

眼睚才落此湖光却嘆身
如湖裏航破浪只銷心
上穩乘風何必望中洋
泱宵飛渡真為策泛月歸
來不用忙許國有懷如李
泌孤城明日是端陽

過范光湖遇變自慰

岸圻湖光惡天翻萬疊雲
真於百死地扶出再生人
未構唐公禍幾隨屈子淪
馮夷應有意留我獻明君

一舸放此老泛泛江湖遊寄跡真浮梗何心問撞

舟路通顏氏瀨詩入米家
流有子橫舟在白頭高
卧丘

對月書懷

厭家思作客客又夢還家
兩睫挾此月寸心紛似
麻虧盈真有度南北更無
差岑寂誰驅得開塵放
甕霞

春雨散衙後用杜公韻寫懷三首

春半尚無花出牆一番疎
雨為催芳煖從南去多
應早寒到北來真較長
金粟陌頭才柳色銀瓶
窻

外亂梅香何如燕子還相識
啣得空泥占屋傍
春恩苦撩亂啼鳥來樹間
寒光盡流水雨暝失高
山案牘求生意妻孥強笑
顏家鄉在萬里長是夢
中還
何處開懷抱天涯問訊人
懶成長似癖酒薄也添
春只拚心中苦相看竹上
青應門無客報頭禿不
須巾

春雨二首

曉風吹面軟輕帽送寒歸
山閣雨聲碎野亭雲氣
霏草知催地力青欲上人
衣閑數隨來鴈今朝似
較稀

雨涼侵短榻春睡起偏遲
鳩拙尋遺構鴈影耐蚤
飢干戈經路滑簫管動鄉
悲願和征夫淚吹來鬢
上絲

春雪

雪點行人鬢相看盡是翁
簷流翻作雨衫薄尚禁
風欲混鵝毛白休迷鶴頂
紅梅花驚大晚春老北
枝空

和三屋壽陳封君竹坡先生七十

少壯薄宦遊老作隱學士種竹綠江坡清風日來
此此心虛且貞對竹顏無泚揚塵落飄飄夜雨頻
磨洗老勁掣六鰲渭川不在彼垂垂雪低枝寒梢

依日起白髮，映綠簪。何必論年紀，龍孫呈蕭森。斷
截備。

國史椽管秀，多董狐。良足儼丹砂，天上來緋衣。忽
加爾竹亦有變，紫者故云故人重相過。無主亦自美，引泉務
厚滋。醉日還移社，威鳳諧笙簧。笑歌聞正始，再過
三十年。此坡付兒子。

對雪二首

積雪堆還隨，貪心欲占秋。橋邊驅寒策，江曉打魚
舟。山向雪中老人如，盡裏遊。僵眠餓茅屋，歌舞亂
南樓。

夜雪密於書，春寒忽過秋。忙移東郭履，不見子猷。

舟枝壓鳥爭，啄花濃蝶怕。遊望中渾一色，何處認
瓊樓。

春郊雜興五首

茅屋不知得春來，三月深蛛絲。過遊目鳥語自傷
心，謀到野中獲。詩隨景上尋，何人兼吏隱。吾欲再
生今。

社鼓村村鬧，相看又一年。好懷因出郭，塵肺欲澆
泉。山恠雲堆惡，林疎日影穿。笑歌驚落帽，無意仰
書天。

高柳未勻綠，小桃初着紅。兩家鬪芳媚，一任付東
風。供茗來方士，扶犁見老翁。杜鵑非吊蜀，腸斷莫

岑中

短塙垂蔭茂草嫩綠眠苔吊古誰能事
臣今我不才煙蘿孤隼落泉鏡亂魚開立馬長橋問源頭何處來

孤村尋竇氏古廟拜劉生風節乾坤老流光草木榮感時思警策屯難厭浮名俯伏山陵下卑陳大馬情

挽李從事母

賊來夫就縛賊去婦欲捐贖身尚可百揮金安惜
千赤手揮鋒刃死心良可鑿亦有幾男兒魚肉
無傳

壽楊玉峯先生八十

晴霞絢朝日相對玉峯高白髮明蓬矢青樽送海
桃洛中應主社林下已忘騷何處尋司馬斑衣未
二毛二即憲副青年致仕故云

聞東征得捷

將軍馳露布有喜上

龍顏破竹迎鋒下持旂未缺間天地若為大鯨鯢
自頑論功書傑閣欲擬燕然山

冬日言志

脩脩此長夜一榻百慮生何如晏眠入日上三兩
盪眷彼金石聲雜我砌下鳴心茅日斬刈寒谷遷

雙鷺開口笑未得着耳頰垣傾惡風穿鳥戶相對
獨關情

題四皓

泥塗四老翁伏臘商山側不隨留侯機安使漢庭
識天子驚且疑夢寐見顏色頰衰挾癡兒隱禍頓
銷息一言繫炎鼎表表人臣極非無經國資所志
在逃匿真鴻奮高秋習習快兩翼豈知覬覦人有
恨填胸臆神器匪私授造化良可測白雲方英英
紫芝宵無跡

哀征夫

西風聽鳴鏑馬首云已東征夫洗洗行慘淡塵煙

中潢池恣徇鼠崩騫並元戎霜重織衣冷奔突
群獍殺氣日未薄豈必三刑同舊鬼烏啄肉新鬼
號瑤空寒月照管白暝色霏濛濛豈不念妻兒饑
凍垂飛蓬北里傾尊醪南隣燒燭紅歲暮未歸得
何當思掛弓

春日郊行

春來三月好景足四郊中豁豁羈懷放駉駉馬首
東林深藏鳥語香遠送花風緩轡真如意當途肯
嘆窮遠山青掩靄短草綠蒙茸思入蘭亭妙詩憊
謝老工洗觥錢換酒側帽鬢垂蓬野氣迷垆塢茅
簷接大空感特誰可後憂世我當雄百畝全無種

春飢未卜豐杜鵑橋上過休遇洛陽翁

挽白司廳表之

世為衣冠重文兼道義名夏官思贊理天部寫銘
旌夜月秋亭古春風晚棹輕舊遊元是夢寒骨照
山明

挽陶純甫

紛紛入世路生死竟如何兩縣野棠合西曹舊案
多豪梁遺好伴薤露路哀歌蕭索吁貽墓還看宿
草麼

寫榮恩卷

教子祈忠國臣夫願顯親元非博富貴終見術

絲綸烏帽新籠髮霞綃穩稱身焚香開玉軸舉目是
楓宸

郊行陪祀十首

乍出寒郊外分明似壩橋合水連斷野孤樹入層
霄瘦馬還堪策飢鳥信可招一程兼百里行盡不
知遙

地曠心逾遠天寒氣更清識時曾似鴈解語不聞
鷓鴣公瑾元非酒羊斟却怨羹宦情羈思並悵悵此
郊行

厚顏思肉食何意數千支葭管愁添線昆明待鑿
池奔波三日路滋味幾人知收得閭閻事琅玕向

我披

獨有乾坤意
驚頭欲放花
先幾催草木
候氣蟄龍
蛇塞上
翁難識
壩邊酒
易賒更無人肯問
溫飽是誰家

好日曹騰過
幽懷拍塞開
空隨驢上老
不見雪中
梅和氣
因人致風煙
逐我來城頭
悲鼓角寒
壁落殘苔

不問燕山桂
那知玉井泉
稚兒方緼草
老婦未衣
綿夜夢
追三窟朝餐
費萬錢
提兵須幾鎮
何獨向西川

西川

春祠冬永
夜清清入妙香
一班隨進退
終歲異溫

涼冊祝昭
裡遠衣冠卜
吉藏不須占
王氣寒冱樹
蒼蒼

何處尋雲
竇泉凝雪
滿池林端
懸鯽鱸山麓
集江
籬貂帽寒
絲在茅簷
哭餓兒為探
幽興出番
惹悶
相隨

松密堪承露
山高不碍雲
金湯元有主
天地本無
文仰賴

祖宗德從教
夷夏分若非
雄據穩戎馬
尚續紛

去路還歸路
傷懷更幾何
風塵隨處足
鬚鬢咲人
多衰草牛橫
笛霜林鳥亂
歌無端情思
惡掩耳莫
相過

贈傅生宗會歸南城

傅生媼家子少獨事一室野氣薄城郭大襟渾不
失長途賈權夫抱難紛如質質之者為誰王子我
所密入口即禹穴雅不伸佔畢忽來告我歸四方
志了一居然改大觀逾望已六七為告我故人作
器須樹漆我行與王子摩厲方自弼遽曰前人卑
飛騫杏無匹

送朱侍御按蜀

劍外行馳日春風為拂鞍相思勞太史知己尚儒
冠象馬須忘險瘡痍未剽安無緣起諸葛留與陣
圖看子和為索句故云大史事也

天壽山三十韻

列聖聯賓馭開山闕玄靈熊羆儼象魏喉啞限邊庭
文皇主萬國武畧呵六丁南天立斧床北漠空羶屏
詔檄靖氛侵詆矢威虓冷

仁宗薄世祚

章帝垂遙青文人號宣朗載籍輝繁星

英廟駐狩轍策士驚羸竝穹廬覆真主臣妾居靡寧
回天入纘服傑閣圖渠形兩朝定主毫多難携常
經外蛇就藩齋永巷辭嚴禡殿色日炯炯宮流夜
滌滌紫祭犬懸屋秋藻漁翻汀老農問旱魃樂腊
功玄冥昇平見歌舞賢俊易岩崑夢覺過百歲垣

一
三
墉誰一聽風愆布後軌劍鳥分遺策六駕宮車晏
八音山谷停木天元有譏鐵筆已忘劓漢原陪翼
亮秦祀增光熒謾記鸛湖識母刊狼石銘龍髯攀
朔角鳳翥獸翹翎午夜風潛壑霜天月在壩虎丘
千象緯驪阜尖峭涇賤臣愧肉食閔世隨漂萍分
行拜釐祝五雲和露零老馬先主心腐草後秋螢
長夜代燭光冷石硃醉醒天地有常主斷鰲撐北
溟

贈劉侍御還蜀壽母

長安日已遠蜀道胡尔難戀戀佳兒心夜夜夢中
還一

命得取道萬里誰當關去時年少行驚見毛髮斑母
壽古亦稀兒歸良猶艱菊花釀露魄豸繡明春顏

東望拜

天子南國方威靈九阪須叱馭四狂行歌還

久雨和卷崇道一首

潦雨沒街渠源頭水亦活歸騎驚濫渴努力晴閃
爍入門坐空齋旅思苦索莫豈無居高堂誰復念
蟻窠蹠茅濕已穿重綿疑太薄愁添甲子頭望入
巫山脚昨夜方酣眠清風動帷幕

雨中閑叙答和崇道二首

閉門深寂寂有待為君開書筒元無底酒鄉羞未

酷鳴鳩雨不歇鷺燕夜方回颯颯清涼足明朝秋
氣來

交誼論今古知心見子期只緣多病癖深荷寄方
竒行蟻竹枝上小車花外移盤食聊爾共重約抱
琴時

挽林節婦刑部即伯緒之母

掩袖黃昏淚深閨白髮新不緣身後語能繫未亡
人有子承哀謝無家合苦辛

君恩還士論齷齪得對蒼旻

除夕和石江韻

暫把好懷抱開顏向客邊歲窮遂有日醉倒不須

錢時家兄寄麻姑數瓶故云笳鼓兒童市寒酸尺五天不妨論

甲子明日又添年

客愁連歲積都到夜燈邊家信來三日官銜直幾
錢買痴作白眼把酒問青天卧聽曉鐘發翻疑說
去年

燕歌牆外度高過彩雲邊袖出降魔劍囊無賣賦
錢星躔隨曆次更漏一壺天莫怨宮流水冷冷不
繫年

守歲翻便睡思兄來夢邊有官非肉食無吏索租
錢漉酒問燕市烹魚見楚天相思願相見相共祝
長年

看看數盡今年曆漫說明年差可立從頭檢點一
年愁焚香告天在今夕

年從此夜盡年從此夜來天日各有度會合應無
媒燭銷商婦淚杯覆王孫哀逐貧不餓死驅厲徒
生猜攬鏡羞蓬鬢壯士胡為哉

春郊雜詠七首

搖鞭催馬絡莫道看春遲錯認重經處還疑未到
時林垆自遠俗村落爾相知最喜杜公子追遊當
我期

春草不受翦茸茸弄鮮新好山三月景野渡百年
身花雨濕穿逕燕風輕掠人春歸何底急來徃小

車頻

袍笏瞻天近衙籌坐日移偶隨安石屐忘卻習家
池野店當壚媪長途弛檐兒淡煙桃杏塢春色有
人知

溪流迎我白野燒為農菁藜杖不扶老春衫難得
成岸柳鶯語滑渚蒲魚浪生無由納佳境挾毗飽

山明

出門消客恨盃酒力春貧樹立青霄上蝶隨金谷
隣四方多事日萬里欲歸人印首溪橋晚孤舟閑
水雲

少從南國遊君卻東山卧雲深矮屋封天清孤鳥

過索索詩酒緣勞勞簿書課拂衣見高岡頓把春
愁破

春睡苦不熟何事來相關淺蒞沒深渚白鳥飛青
山典紱棄麻主扶犁虎豹間無家釀新酒社日樂
風慳

題廖節母卷

陽剛負乾德鐵石男子腸云何婦女力能任天地
網利極復迺生理勝氣自降所以君子心表白工
詞揚

壽萱

為符良臣賦

開濟歸才望江湖成倦遊萱花清晝臺堂皆暮山

秋范嫗支家造蘇即抱國憂黃花三十度祈伴壽
樽謳

和孔毅邦憲麻姑勝遊二首

料爾年家會風談一座秋道形先石履清響震山
樓花趁雨爭發魚親人自浮信渠蕪隱吏相與為
時謀

誰云冠蓋侶也自解忘機高誼悲萍梗官資畧顯
微泉從石溜下雲與鶴蕪飛落日斜穿徑歸來盡
染衣

環翠亭卷

春風蕩晴江夜雨落梧葉南坡有高人孤亭占清

絕看竹孰主賓問月幾圓缺泉池三伏水花砌五
更雪獨抱栽培心造化論工拙

挽周文明

閩學師先覺楚歌悲後生相思不相見秋雨暮山
橫

挽陶郡幕廷佐

青門迴巷月白楊飛岸雲蕭瑟入清夜衣冠疑故
人空懸絲五兩悵望劔孤津君任延平未赴而卒宰木看看
拱秋濤隱淚痕

東山營先人兆十詠

老樹摩崖風壑秋似添哀思泣松楸一函已了三

生事杯土難教萬慮休命鋪且當今日務搖鞭却
憶去年遊荒亭展目雲飛處目到飛雲淚已流
山延震位鬱龍從老父幽堂許我封地脉藏真待
人顯天峯列秀為誰供丈夫清骨須移竹覆土芳
魂欲撫松恨殺九京終不作惺時猶想夢時容有

松竹交
蔭故云

五里郊行轉入村何堪佔筆步招魂楚歌雜露知
無藝吳愛甘菜幸有存忍廢蓼莪於弟子但傳清
白與况孫戴薰山立泛鯨海難擬高深一念恩

衰服營城越一年總登山麓瘳潸然乾坤異待千
金直首領同歸拱璧全馬鬣新封當易合生眠故

道不虛傳許多狐兔穴孤塚安用蘇公負郭田
雲竇流泉吸不乾挽將洗我恨應難門前有東生
何忝囊裏金死更安神道千年留望柱穹碑萬
口識休官報恩莫罄身輸
國杖淚含悲強一餐

望裏山頭雲滿巾麻衫淚漬舊翻新功名未了難
為子升斗纒沾不養親公論自能揚朽骨雅懷應
不放開身許多感慨干吾慮短榻長檠夜達晨
山從東來壁面西雲侵霄漢岡陵低草露濕履尚
澠澠松風拂笛長淒淒三曲九曲流不斷一峯兩
峯青欲迷哀哀舉柩即深壙精靈鑒此無窮悵

四尺孤墳未告成奇觀百樣一時生祖宗合散枝
連榦朝揖分明雨後晴甲位文峯驚翠嶺離宮天
馬自縱橫王維若染無聲妙可是山靈更有情
終天抱痛淚潸潸宰福青皮半欲斑一息夢翻驚
夢覺百年人幾見人間寒鳥飛訴無言恨癯鶴歸
靈不憶還最是追思舊遊地曾隨翁馬上茲山
纔出衙門馬首東一山高處路慢通雲封青塚千
年主兩淨黃冠數畝宮有玉可輝幽宅夜無金難
買暮田豐哀慄耿耿渾無際

聖主追恩俟大同

過中方寺見

張元錫與黎廷吉輩倡和聯句珠玉盈軸因取
歸而和之

郊行

華軒人幾解開行春色無情過眼明草濕襯花疑
綉地山連蒙靄欲羅城短橋深蘚驚蹄滑噉岸高
枝慣鳥鳴塵慮已清入骨不妨窮壑洗淙聲
年來習得懶於雲秃筆嚴披肆典墳草屋厚乘忘
漏雨紙窗微隙可容曛朝宜論列野宜俗生有穹
碑死有文前代鼎彝今具在莫言銘後更無勳

輓春二首

規將好景轉春華朝士裝成慶士家
忽添枝

上葉東風猶拂鬢邊花鳥如喚我夢初斷山似羞
人雲半遮却恹此身羈宦轍無多緣分伴煙霞
野寺尋芳看殺忙雨花沾袖趁風香從頭檢點傷
春事撫掌膏騰過日光黃四娘來迎咲臉杜工部
已破愁腸流年去去誰留住大債如天次第償

宿崇梵寺二首

纔離城市即山林古刹停驂一解襟我欲靜中還
有得誰言刪後不須吟茶椀潤枯煙竈濕酒盃銷
淚燭痕深相逢盡話浮生夢夢覺浮生只此心
誰解揮戈却目光年來年去自家忙世情落落話
移榻心緒怱怱咲舉觴聲入北風毛欲樹夢由南

國皆多芒不如衲衲無關係到得浮沉老道場

舟行三首

軒冕維身在壑懷神交萬里故人偕秋風入棹思
歸路夜雨連床憶小齋幾處樵歌驚耳聾一聲漁
笛破心狸仙舟却也無前譽折角巾歸咲滿街
物色都收上筆尖驚人句法俗人厭雲橫水蘸天
移棹風泊花飛畫捲簾暫息敢忘黃鳥知浪遊應
惹白鷗嫌歸來小坐温殘蠹一夜悠悠過幾籤
朝野牢牢兩繫身十年踈更一朝親交游自古能
無別張范于今又有人風力搖搖江上柳晴光漾
漾水中蘋相期何處梅花發深夜寒簷再共巡





山行

古林除木欲無岡，孤稜冉冉鬱撐穹。蒼鋒錚錚萬嶺驚，
殘夢陽烏走曜衣。麻桑腔中湛湛無，何有川上晴
光花間柳。老農日日理生涯，數口命懸田百畝。野
雲洞口為誰開，青峯箇箇迎人來。大顛解我文學
會，一肩穩挈詩囊陪。二難四美一時集，許多眼界
閑收拾。却費將軍五萬箋，筆鋒掃禿烟猶濕。洗觥
命酌還自謳，山花咲上游人頭。花香簌簌落酒魄，
嘹唳野鶴舒青眸。春和却也有秋爽，不獨蘭亭解
心賞。浪云今日非古人，德星昨夜禪關朗。

郊遊

村落空梁新燕泥受風斜影亂東西去年租稅門
無吏今日逢迎主有鷄春過 畚人坐夢馬延再
紀路難迷淳音欲挽回

清廟誰在唐虞敢任夔

咲咲長年過虎溪此回忘却自家奇三槐器宇步
猶緩五柳丰神手欲携野鳥幾聲入逐北零花萬
點岸移西無情只似風中蝶都向詩壇借品題
處處柴門日舉煙幾人春思不成眠長鋤挂閣山
頭雨短笛橫吹洞口天芳草聯鐘清得句便松連
榻靜談玄怪來野鶴相親意嘹亮一聲飛過前

舟行三首

春江擁雪護行舟舟上豪人自在流檣尾無籠牢
去鳥筆頭有刃少全牛揚州會裏花呈瑞宋子門
前柳更愁顧我關心名利上何如莎草一眠鷗
深篙撐出柳陰船直到蘆根淺水邊刈麥食新生
意足賣花擔舊叫聲便釣魚臺上芋成竹載酒堂
前草覆田鼓楫放歌歌欲醉問奴有幾杖頭錢
小棹悠悠走水光浪翻花片觸般香好山岑寂添
詩瘦細雨廉纖促渡忙壯志未能忘伐木微軀元
不出空桑年來識得真滋味老萊餘花匝地黃

和邵二泉先生待麻姑泉一首

為取深青洗却迂石梁趺坐正剛予匣中寶劍騰

還否天上銀河落未如飲雪香分歸洞侶佩環聲
碎宴池餘滄桑果是無根說會見何人去惡書

野寺尋春二首

十里春驕碧玉蹄為分清思草堂西風拋魚尺水
痕開雲織鶯梭樹影低
未改盈筐人自采豕蛇歸
穴劍無提太平有象伊周在誰向桃源問五溪
深掩柴扃老却春不知花爛已迷瀟漫漫野草踏
成路潑潑江流空問津最是一年生事急護勞百
舌巧聲新坐餘忽地東風惡舉扇何人要避塵

坐亭有感與友清話二首

微暑侵涼晴半陰養花天為主人深除放

三徑恨不松根長百尋東郭梵音鯨入壑西山瀑
布練飛岑坐中有客開評史幾見丹心照古今
送歸春事已闌珊雨惹雲衣萬疊巒愧我無詩虛
好景多君有力障狂瀾水心亭子論心會虛白堂
中袖手觀擊缶浩歌箕踞穩自家風味欲無官

祈雨有感柬宋郡守

誰為吾人購二天馬前萬滴沃公田頓教赤土俱
行潦要使黃雲足備饘一念果然回大造五龍應
不讓先賢新亭擬入滁陽事欲代蘇公續一篇

秋興方高借釋月堂作山遊人往返成聯若干

首聯紀行耳

曉行聯句 小坡少時覽

並馬郊行趁月涼 小坡 渠源十里路歧長 月堂 嶺
橫雲際衣全濕 林抹煙籠影半光 小坡 熠燿數星
螢在草豐穰 幾處稻登塲 月堂 太平可是真無象
何事茅簷穩睡尻 小坡

山留殘月路穿雲 數里模糊認未真 月堂 鳥似竇
醒人轉急犬於臨 別客還親 小坡 依稀茅屋無窩
戶寂寞茶煙少 並隣 月堂 獨有山花知我意 隨風
吹入馬蹄塵 月堂

一騎香風晚 橋花淡煙深 處有人家 小坡 崎嶇石
磴兩膝屈 騰踏野橋雙眼餘 月堂 山黛慣來迎浴

日淡聲元不碍流 霞 小坡 未開人作閑遊計 誰信
浮生別有涯 小坡

冀廢寺聯句

石田無主半榛荒 古刹看看瓦礫塲 月堂 山脊垂
頭欲賓主泉聲入耳助淒涼 小坡 空階雨過苔侵
壁 圯屋春來燕語梁 月堂 怪我征軺破寥落 談玄
坐上月痕光 時晦夜也

歸途有感聯句

昨宵霖雨作秋聲 為洗塵途待我行 小坡 水合宮
商添節奏山橫翠 黛轉分明月堂風便馬足輕 三
舍露蘸林梢濕 兩腋 小坡 天與遊人送清景 小坡

無端詩思一時生 月堂

過梓山寺聯句

石路磽磽馬足勞 偶來山寺訪方袍 月堂 會教王
帶換一語不獨金山有二豪 小坡 疎竹半窻移日
影長松萬壑響秋濤 月堂 固知方外有餘地野鶴
一聲鳴九臯 小坡

過安福寺聯句

古木脩篁寺寺幽 遣懷隨處暫停驂 月堂 欲留殘
照五里落偶有好風雙鬢颯 小坡 林下風流非學
晉 胷中經緯在匡周 月堂 從今先後為憂樂多少
閑思強上樓 小坡

和二泉先生遊麻姑詩三首

秋風吹起逸人心 按志仙踪次第尋 溪泛桃紅春
不斷 洞迷煙綠路方深 鷗旋吼樹聲相入鹿轉晴
崖影半陰最愛黃花供地主 破觥添得幾巡斟
平田處處是秣麻 燥土曾經煉彩霞 白石煮來應
有術 碧蓮開遍未多誇 清饒掬雪三生夢 閑倚擦
雲半日涯 前路險夷渾不碍 祇須馳使訪靈樞
馬足輕輕絆暮煙 山隈便坐自怡然 忘歸借使解
回日 見道何妨不在川 入畫王維真有數留詩 玉
井更無前荒壇 古木如知覺肯向麻姑學 永年

與凌伯遠聯句

君為山靈壯幾分夏
倒囊携酒共穿雲
松頭露滴羅衣潤
凌壻角風醒落帽
醺寒澗取青千尺雪
夏長杠掃盡八千軍
西風回首東南路
觀瀑亭前日已曛
凌

萬山深處兩吟身
凌鄙吝都消幸有隣
風景因人添却勝
夏物華隨意看來真
壁立詞鋒山鬼泣
凌源窮經案野猿
呻揚塵幾度俱浮夢
夏誰見桃花洞裏春
凌

為彭人傑寫扇面小景

好景誰將比畫移
百年老子一裘披
素琴不許閑人聽
只有高山流水知

題閩蜀掄材卷為司訓王廷表作

紫氣入斗肇閩學
蘇文吐羨眉山童
真才一出動天地
不知誰任為羅功

雲山吟

雲浮漠漠山為骨
山瘦稜稜雲作衣
動靜交時方見道
更於何處問庖犧

送王廷表內補分得細字韻

東風吹柳黃金細
折枝詞向行人媚
來時去時同此轡
鄉學國學易其位
楊君升蚤字奇占
韓公謫後深膏味
長安燕落盡梁泥
橋門士啓先生秘

題桂南閣秀送陳掌教

甫陽十年磨桂斧，盱江十年樵桂楚。鋒霜落手眼
星光桂林一入爭先覩，莫惜桂林小君用。知君借
與桂林重狀元，峯頭應有人明遠。樓中學臧夢君
不見張曲江，柳愚溪宣城寄跡君。須知萬金不愛
打碑楮，都付來人公是非。又不見思駿馬買駿骨
許多朽瘠封洼窟，孫陽一上黃金臺。桃花叱撥驚
駑，明年俊又紆忠懷。隨君儻策并

堯階

郊行五首

荒村短笛橫吹曲，鷄距踏破桑顛綠。桃源老子迎
我來，長笑一聲倚鳩竹。

淡淡晴光倒浸川，去年風景似今年。何人足馬郊
行急，茅屋家家待舉煙。

惱人春思欲惹芊，野寺愁看碧玉椽。杜散不知誰
是醉，幾回搔首晚風前。

處處柴門小小坡，暗香風裏馬蹄過。閑人檢點春
消息，細數雨飛花幾多。

才見遊人着葛巾，一場好景一番新。賣花聲過街
頭急，忙殺洛陽橋上春。

祈雨有感東宋郡守

井卜朱輪軋軋聲，隨來膏雨自分明。天心掬水三
羊冷，障眼飛塵一夜清。召伯只爭先後看，南人不

異古今情正音也學鳴韶護附尾曾垂不朽名

望雨聯句

天忘下土秋慳雨天銜千里膏田半欲枯元錫雲
脚怪他山外過于中風聲撩我望中孤揚之郊亭
謾阻歐公興天銜方社空遺董子圖元錫野老數
驚鳴埵鶴于中一瓢誰倒慰來蘇揚之

中方和元錫韻

馬便熟路立風嘶野寺雲林綠半垂眼豁不知天
更大心焦却怨雨來遲柳殘晴岸翻成趣花發秋
江正及時杖屨叨陪消俗慮一囊收得幾聯詩

天潢留輔為葉先生題

滿腔渾是染丹青

王國專班小傳霖鴻楠人多馳宦志鶴梁誰更動鄉
心河間正協匡時制董子元無抱膝吟前席虛懷
咨對便一簾風月伴書淫

寫菊壽陳桂軒

花擇人人愛花天成賓主東籬下淵明一去不復
歸彭澤留作一場話南豐逸人學陶者六十年來
無定價壽芳偏趁此花清憑我筆端驅造化樓頭
鼓苑中詩誰云草木盡無知壽君元是此花種寒
英歲歲霜高枝

挽西園江先生

恠底妖氛犯法星
雍歌愁斷路
人情憲網秋色甚
中草史筆春官石
上銘鶴病故園
懷舊主虬蟠丘
首護先生西風不減
諸郎恨吹落寒烏
夜夜聲

別方通守

使君江上買歸舟
載得月明真似秋
浹岸柳絲憐
老稚滿樓醉色下
汀洲宜休未必如
前輩易退何
妨挽末流
公論到頭惟筆在
甘棠不獨詠西周

題改庵

夜雨西窗欲睡時
芭蕉聲碎枕邊詩
此君果是無
閑物好見周公為
解頤

不把閑身縮半通
孔顏都在此腔中
小庵移傍靈

峯下要使荆公避
遠鋒

改庵撫州人居
近荆公故宅

寫貞白凌寒卷

卷畫梅贈節婦

凍容不減玉顏色
疎影橫簷却避春
雪夜槎牙舒
鐵骨最堪圖
贈未亡人

北行泊昶口

船到昶溪溪上泊
夔夔故老送新茶
却將往迹閑
敲博誰是當年十
萬家

彼舊有姓十萬故云

寓汝川和高憲伯先生賞牡丹詩

自與孤寒別老根
洛陽臺上幾爭論
兩家色樣專
芳味一陣東風受
主恩王帶也曾占
宰相金樽隨
處鬧王孫
誰能按此揮吟賞
多種桑麻補厚坤

過康山忠臣祠

曾於此處夾

龍飛血濺孤岡迹未知
反火威靈歸後着得糠符識
炳先幾函口僭偽來何暮
破膽腥羶遁恐遲
真主默交天地相元功
猶自說劉基

晚泊都昌

官舟薄暮下都昌
冒險篙師報日康
霞錦一機天
自織波紋萬頃水成章
遠山黛鎖真嫌畫
新月眉橫恰對缸
且盡一尊開拍塞
山城寥落夜催柳

嘆石崇廢宅

石氏富非朝夕得財多元是禍之媒
香塵錦帳無

名目未必貪夫為孕頤

過南康感事

時有寇燔其城

志多名郡據長江
今日翻為一戰場
楊賊未燔城
盡礫
李生雁吊筆如杠
生靈魚鱉知多少
節制貌
貅正富强
折首幾何驚
奏凱更無人似相公沈

問白鹿洞

貧儒不用買山錢
到處開堂坐煖氈
白鹿效靈名
古洞紫陽衛道關
閒田一湖水面真無恙
五老峯頭尚有鐫
末學虛懷遭雨惡
辨香遙奠愧宗賢

見廬山有懷邵二泉先生三首

少年曾誦二泉詩
不似廬山未見時
蒼翠已從言

外得嶠岫到使夢中迷歐公履歷能忘險朱子文章足解疑今日維舟訪真迹三君容我導前旗
十年馳夢到廬山假道匆匆竟莫攀爐裏有烟疑是霧竈中無火却成丹銀河幾道歸潭底織筆千秋寄石顏我固負山山負我一時和雨沒雲間
萬仞稜層落大江芙蓉一朵鏡中藏官家列鎮雄南服老氏離官占上方花木不須春自好星辰欲碍夜分光饒他勝槩名天下總是吾人作主張

午日觀舟

處處溪邊鼓雜鉦木龍吹浪奪龍精汨羅有策追詩債屈子無心作怨聲漢武瓶砂還捕蝎淮南拌

豆欲驅蠅前蒲骨肉頻斟酒江上寒峯為送青

過彭澤

元亮作官還愛菊好聲贏得刊於竹彭澤千年留故名更有何人武芳躅

撚菊接籬酬白酒不因五斗折腰人若教此趣知馮道更有何心事二君

為胡全之寫椿萱圖

楊昇丹畫蕊與染寒足為木饑為根鄭廣文畫松與栢鐵骨稜稜雪霜魄何如更畫椿與萱永綰一幅天根全青柯八百未云老丹花歲歲兒孫聯海波揚塵話長喙垂垂景莫日方曙饑寒無恙雪霜

經孝子有心難得繪

過漂母祠

亡人奔走鬻圖開與塊終為賈禍胎愧殺阿婆輕
一飯博得願食萬年來

惜淮陰

英雄落落苦沉埋赤手扶炎亦壯哉借使夜亡非
相國誰懷斗印上高臺
將血胡腥悍婦刀縱拳更合罪誰曹若非平勃交
謹力漢業真如燎毳毛

桃源行

家際司孔或並雄斗粟尺帛無弟兄平生握手歎

正洽逐兔攫金如路逢壯哉桃源三義士異姓糾
結成層功三物一盤還一軟詛詞烈烈蜚英風南
陽草廬履踏跋虎牢戰氣徒勾翁死生成敗未足
惜泉臺相見無赧容恨不停舟夜深過暗麟反袂
悲入窮

過灑沛

刺船逆水正趨北開窻放山却憶南排排列戟見
嶺峯箇箇堆螺披黯參南人與山自為伍北地忽
見成癖耽吊古感慨訪故事慣路劇談灑沛間蜿
蜒上騰作王氣清淑下結鍾龍顏白哲亭長一劍
士胡敢扶睫窺函關抵緣項益羸氏毒頓教約法

能勝殘鴻門示玦過烏道平城脫馬躡虎峯逐鹿
翼明畫犄角大業立就亡艱難衣錦畫行話鄉曲
放歌樹石深深鏡幾欲磨苔認蝌蚪便覺筆底波
瀾翻誰里無桑更無梓白頭竟未圖生還白頭竟
未圖生還

讀仲錫舉祀宋尚書奏議詩以志之

一道官河負國儲百年疏鑿失前驅蠅蟻故紙墨
猶濕華衮人言掃不除建議更非王主事食功那
得宋尚書從今人勝天才定兩躍芳聲半簡餘

再送程文光

懷玉多年不易沽價高留取作人模胸中若使還

生有囊裏何妨鄭子無肝水源源明道派閩山龜
龜紫陽徒藍青以次須時用方信鬚眉是丈夫

送陳幕府之建寧

仕國知君有蕙心青絲五兩拜

恩深作賓若愧風開帳素令休猜土化金衙鼓鬢鬢
公座曉遽腔切切故鄉音行舟落鴈蘆花岸先把
官箴次第尋

送程文光之閩

青衫猶憶去年時風範于今便作師席煖聖賢清
入骨吟窮首宿苦添鬢憤通鄉話如歸鳥更鑿方
心為守雌荔子不能羈客思安排博帶綰青絲

送李守愚之上海

祿仕從來不揀官清衙贏得為親歡詩書有味綠
多結案牘無關夢更安江上菰蒲春入棹雲間風
味月當壇許多陸子在桃李會見長風生兩翰
送王質夫廼弟靜夫歸安成

倚劍男兒易別離壯遊風味許誰知來時荷碧亂
翻袖歸去柳青初上眉南調夜懷非楚士北堂春
夢似周嫠兩頭消息幾千里莫惜秋江短棹移

題鄒汝良榮恩哀輓卷

客魂未掃娥眉翠幽谷陰陰宰木新黃紙一通風
雨夢青緇兩幅畫圖真生封有恨看花子死報母

忘結草人道左穹碑磨蘚日鳥聲泣斷幾番春

補齋嘲予酒酸和韻答之

謾說春霞醉風力海棠睡倒倚牆梢却知宰輔無
滋味醞醋從來是故交

贈易生慶親五十

人壽百年親共之萬里客子歸未遲秋風一帆趁
鵬翻清歌不負黃花期

題易生具慶圖壽親七十

未信鬢眉壽裏真龍眠老手負高隣壽觴有詠多
名筆便作山中不老人

挽易內翰妻祖

我生與君未識面掉筆難教續楚歌太史有連圖
永迹墨痕翻作淚痕多

挽饒惠徵

富媪銷魂貧失母棺聲驚發汝濱硯助邊下氏將
軍署入郭龐公處士星生死無緣逃大塊文章有
幸托思亭東谷爲作思亭記子規啼夜娟娟月風淚深痕
宰樹青

壽周天德母七十

好風催煖上梅枝香落佳兒舞袖垂堂上儘堪娛
壽母人間元自有瑤池青冥細斫天台近浴日剛
從海屋離歸篋琅琅珠玉富白雲經歲繞娥眉山陰

山名也

和品士亭翫竹

亭覆春雲竹幾竿未教無主客來看補林藥起儒
生俗當戶驅回炎吏難萬卷書簾清入幌十年夜
雨碧餘寒元功可是誰忘得欲作秦蕭和去鴛

送泉齋先生歸省二首

江東歸夢看雲時兩疏陳情總孝思那更鱸魚堪
作膾只緣

袞職正深絲孤帆夜落潮聲靜五鼎秋移菽水私料
得北堂非恤締手中紉線整朝衣

燭痕長照淚痕乾懇疏云歸繫母安萬古綱常元

有孝幾人風節肯無官野雲斜度吳江白山雨初
深燕曲寒須備

廟堂前席問流民蚤入畫中看

先生長民
即故云

送子重侍異齋先生南還

天涯有子侍翁歸深夜焚香草疏時賴有

元良新孝理不妨離別惱相知江光夜舫南山夢木
榻秋齋北鴈期桑落酒盃團骨肉莫教人說報
君遲

陌上垂楊枝上風依依似管別兒翁恨無鳴雨迴
行馬愁見流雲催去鴻壘遍萬郊須問幕江深五
月可瞻楓到家使說陳情事奏草行行是教忠

題愛日堂

婆娑椿樹碍曦光移向廬陵孝子堂白髮侵尋蠅
黍字青山八十主賓觴祝詞湏到看桃實益筭從
教與線長安得老人問消息銘心未肯說存亡

送鄧驛宰之新會

異鄉難作故鄉離握手臨岐更賦詩歸到江頭方
酒熟行過嶺表是瓜期青屏野色隨人有白鷺官
資未爾羈見說崖山沉輦迹陸公遺事寄相知

初寒二首

惡風酸鼻釀寒胎敗葉離披半覆臺吟骨稜稜羸
馬鈍羈懷瑣瑣道隣開狐狸未取尋常備桑落還

須三百來路上締兒真入畫鄭公知是幾時回
坐聽風鐸減於秋寒到千門信欲留學士有懷支
大厦將軍何意錫重裘冰川窈術誰爭洛雪竇吟
高我欲離南北氣無愁伏候莫教人苦說秦周

得鄉茶有感

摘來采采滿筐雲野味全憑水火勻千片碎分千
里月一囊收拾一年春玉川格局字字古雀舌名
頭處處新洗手拆封如見面却驚身是異鄉人

啜茶

故鄉茶葉異鄉烹漆得吟腸一味清水鑿冰崖凝
碧椀火翻雪浪覆青瓶含鎗謾說呈新品帶腳從

今減舊聲愧我相知無諫議也須三椀坐巖更

咏十月十五夜月二首

坐深華月冷浸榻秋去人間我自知影射陰陽遭
地隔光搖星漢與天垂昨宵未到十分滿後夜却
愁些子虧損益由來割昏曉更於何處問元龜
碧天流月如秋否依舊山河一鏡移丹葉飄風散
雲影青娥慣冷浴冰池殘年兩度光仍好今夜三
更睡較遲祇恐分身照閨怨寒衣猶未到邊陲

嘆趙烈女

殘堞莫雲愁欲斷幾堆暴骨銷鋒餘何如完節只
女子到得收名在史書末俗似從澆處革人心真

見靜中虛不知折箭還存否好付男兒學守睢
既女中箭技而折之尚就射擊賊而後驚可敬可敬

頌曆有作

紫殿雲浮日影開傳宣分曆下靈臺
蚤縣象魏思周典方信璣衡有帝裁
虎拜班中萬國在

龍飛天上七年來深山窮髮知春到
前度斗杓驚又

夜別毛汝健集古一絕

碧天如洗夜雲輕猶與殷勤唱渭城
莫道兩京非遠別不如行路本無情

送江玉成還金谿

我家去君有許憶昔相別今幾春
去年幸接同采好不知俱是離鄉人
君今欲歸歸便得北堂健母兒循循我欲隨
君恨無翼願作江邊飛渡雲

敬和堂尊洪先生西征二首

將星垂曜燭西南江漢師行慣解驂
鳥道層空千里閣旌頭劃破半江嵐
雪深淮蔡酒成筭夜宴賓僚未易參
露布馳功報

天子脫衣沽酒壯歌酣

老健真逾馬據鞍封侯不道丈夫難
陣圖石上書千卷釵釧途中策幾盤
壯畧春分江雨斷雅歌夜逼蜀山寒
安并凱樂迎歸節虎拜蠅輝換豸冠

又和憶西湖十絕

低枝花蘸水流香未信遊人苦日長見說西湖好
風景山川別是一溫涼

倚墻梅綻雨中肥落彈驚回燕雀飛見說西湖好
風景不知處士幾時歸

管絃聲沸柳隄通雙頰微微帶酒紅見說西湖好
風景昔年曾認畫圖中

鏡痕風靜露紋平萬點寒山落影清見說西湖好
風景杖藜何日傍湖行

混元罨畫野舁筇一老烟蓑釣上魚見說西湖好
風景畫拈書賣肯移居

飄雲無骨自休山山骨飛來香杳間見說西湖好
風景誰留真迹在人家

採蓮曲裏採蓮船碧落中浮去更還見說西湖好
風景拖樓蚤飯惜花天

六橋入賣濁醪香斜帶踈籬花半黃見說西湖好
風景不知秋蝶過江忙

寒潭風雨洗娟娟人上水晶宮裏船見說西湖好
風景越中真有小壺天

雪峯眼底無已蜀寒月紛紛鴈蕩來見說西湖好
風景山陰舊伴許流杯

和平麓秋夜作

和平麓秋夜作

深夜坐庭華月滿新秋爽氣淨炎蒸題詩剔蠹嫌
無酒作字如蠅不用燈濕露添涼恬睡鶴西風搖
勁起饑鷹只愁井上梧桐葉漸漸離披數未能

惜別家兄十二詠

忽去忽來如寤寐相違相見已忘言望塵獨倚長
亭下勒馬難迴落木違家信勞兄三載夢官箴費
我五更眠浮雲好似憎懷抱明日楚江今日燕
憶弟郵船棹更疾送兄冀馬行偏遲異鄉同氣重
留戀一日萬里分路岐刀圭吐納還自愛平生溫
飽恒觀願擁布大被及蚤製頻頻為卜歸來期
孤鴻高鶩志在遠雙鳳食竹不長群裹藥却病思

見弟牽衣割愛苦事

君抱琴便作思歸引儲錢為買拋青春聞道鄰郊尚
多壘厚集戰士方如雲

來時葛衣畏暑日別去盡脫輕羅裳喜根天性翻
作怨愁向人前却類狂加冷謾說長為客飲水亦
知不似鄉故園花鳥如相候時有青州來短塙
行路莫計幾多日不到家時行未休孤姪拍手迎
門咲老母望眼依閭愁開土近山宜樹栗引泉入
沼容方舟結交舊有陶與謝相招時作東湖遊
還家短日思來日行路無情元有情天涯手足向
分袂故國山水寒齊盟不妨深雪壓蓬屋祇愁缺

月臨孤城谷口子真韓吏部逢人惟說淚交橫
借樓曾當望雲亭三歲寒宵夢香真蘇子連床成
偶合狄公踪跡厭丹青相逢欲話還無語忍別沉
酣尚怕醒疋馬郊關輕萬里為貪西谷煮寒冰
十年不作江湖遊今日重來緩我憂女樞才歸土
未拚妻骸束縛歲已周官常苦繫甘貧病家禍因
仍誰怨尤江南不獨賦使信搖落更多悲早秋
懶心避俗通三昧恩義驅人說二難挨柁風生催
郵客出門雲香入燕山縱橫士馬悲途梗慣孰樓
臺當旅還與自烟霄有征鴈幾時書帛寄鄉關
寒郊佳處總堪悲仗劍南行遠我師入路便知歸

有日到家翻憶別多時百憂欲洒千行淚兩地難
禁半夜思官學惡懷誰共賦滿床織管不成詞
冷風吹落歸湖鴈霜月照寒啼樹烏山縣且聽更
鼓響江鄉須避夜燈疎蕭清門戶遠城郭整理冠
裳拜

帝都愧我尚為弁十累洛中思見馬君無

投檄云歸便放舟大兄真為掩吾羞賈生應悔無
長策崔氏從前下冗流恬退特書真宰奏告身超
格後人收是非不必論今昔深鎖松筠未黍秋

次韻寄王青崖給舍

臨檄洒墨便忘驚為愛監軍奮執冰只恁干戈心

上戰已拚老瘦見時驚秦關野樹聞鷄犬巫峽安
流慣雨晴羌笛一聲懸榻下蚤從闌闔見文星

和待隱園二十詠

園亭曲曲似山深有約睢陽著諫林莫道舊筌真
忘却愛君元是百年心

溟濛酥雨足花臺為報春工次第開自是主翁深
避俗不須園吏候人來

坐石援琴一曲餘隔牆鳴鶴亂池魚也知識到無
聲處綠堦堂中恐未如

寫却林塘更寫山墨池終日未曾乾非關有意留
踪跡描畫平主與後看

才說宜休夢也清杖藜今見幾人行昔年丁卯橋
邊事別是乾坤一段情

短草蒙茸花半菲開門徙倚對春暉野人不解主
翁意谷口年年恨未歸

雲隈矮屋壓簷簷風雨時時撼草堂長老相尋談
故事武侯坐石已非羊

爛菊垂枝傍竹又清芬絕勝弄春花洗觥繞徑酣
吟賞為惜西風老歲華

嫩葉柔條押障青頻教圖畫失真形老松恠底生
崖壑不作人家倚屋屏

鑿破寒江活水侵放船隨處是山陰仰天歌罷滄

浪曲落日歸鳩已到林

木節踈踈葉漸繁果奴千樹没人看年來不管浮生計睡足東窗日幾竿

清風橋頭思古人囊無蘇傅金百斤田廬僅僅足老我鳶魚上下逃形真

棚花別主自成芳似待詩狂與酒狂未許懸車消息近邊陲烽火日來忙

超然臺高秋半時幽香自許幽人知分付西風莫相怨朝來已放出牆枝

不讓西園景致多洛中輸我老摩挲抵緣恩重懷憂蚤為倩風篁作浩歌

位先八座裴公府家近扁舟范蠡湖見說午橋風骨好壽時曾入畫中無

冰添渠水分餘潤風到松林却半回進退有機饒自得更於何處見胚胎

招隱山頭第四泉坐來深汲見齋然主人一挽天河力引到方壺已十年

南山真見北山移莫恠名家擅兩竒好看畦蔬春雨足許多滋味自家知

道源深處在人求分得濂溪別院幽花底酒盃池上釣年來魚鳥不相猷

和荅崇道寫懷二十詠

幾年移屋入山深，曾約煙霞老桂林。悔却出來歸已晚，山靈應笑負初心。

雲滿秋江月滿臺，江南風景夢中開。喜心倒極翻悲壯，一紙家書萬里來。

水火都消一念餘，盆池風浪足游魚。眼前有物皆真境，坐到心齋亦自如。

不為南人便北山，白雲飛盡淚痕乾。今誰在中朝隱，才着冠裳已厭看。

雨迴炎毒蚤秋清，瘦馬驅馳怯濤行。獨見晚山歸路好，數聲高鳥似關情。

三十年過浪食菲，愧無佳句似元暉。名園何處追

呼賞，不見山公倒載歸。

春深谷口種蒼筍，莫負坡仙詠雪堂。相對若為租稅客，不須抵掌笑屠羊。

世路紛紛又幾叉，一場春夢一番花。絳旬溽雨蒸炎毒，恠殺滿汗落井華。

覽鏡翻疑兩鬢青，幾人塵世解逃形。東風不着閑花柳，誰寫天真入翠屏。

新竹數莖明月侵，半窻光影半窻陰。巡簷欲共分良夜，不學相如賦上林。

靈椿倚屋綠雲繁，老際停盃一笑看。昨夜秋濤新入枕，篷居堪作史風竿。

遭逢此日還此時一觴一詠惟相知半筵涼月自
賓主不管鳴蟬高樹枝

于今方信墨磨人島瘦郊寒邱匠斤檢點漫成才
百首知無一字逼唐真

短壑長松老架芳潛移谷狼與山狂孤雲杳杳飛
來鶴似為詩人索債忙

見說秋來虜騎多寒分塞月影摩挲多憂懶作狂
夫怨老將知誰解雅歌

冰盤行菜不厭足呼童煮茗撐江湖放簾獨坐亦
自好門外故人來有無

鱸魚苦繫張公子一葉扁舟江上回莫向園丁問

生理于今老鶴幾番胎

謀國訐籌開布泉涓涓滴滴澆肩然明農若為臣
時策自把犁鋤望有年

榻連午院逐陰移吟得詩成字字奇客邸清懷歸
路景幾多心事幾相知

青精飽飯更無求文席相期為探幽愧我果為迂
拙累不知何以贄

王猷

和南墩長官寫懷

獨倚寒齋聽漏傳宵殘燭影月紛然老親藥餌相
扶久二豎銷磨報可全有子願輸通籍蚤事君須

念食租前四方志業還家夢可是湖湘了百年

門將軍詞

重門深深候人立夜深掩面愁人識機心却笑痴
門神白晝營弧不相射今年守着屠沽兒去歲浪
說王謝宅門衰門盛神不知紙上功名殊費力我
家破屋無何有美士入門不見醜今年錯把糊上
門隣里兒童盡驚走

宿公館與舜俞年兄夜話

分宴江頭春幾度巡簷笑語此宵中萬家煙火舊
城郭百里風光今異同煨隔短牆索花品月移當
逕問詩筒明朝別有橋山賦殘角聲悲接曉鐘

吊劉諫議二首

古木青回半夜颺為添孤憤泣忠詞事君正始非
時樣落第干今薄主司汗竹已刊身後史諫垣如
見鏡中絲燕山秀異多靈物竇氏諸郎幾建祠
肝腸坎壈日紆繁落日嚴祠對古城廷策有懷輸
蚤見國憂何意幸終成忠從寒士心逾壯人到鄉
閭議更清抱愧不能躬展拜過門愁聽夜烏聲

當祀遇雨有感

山麓春雲覆黃屋雨絲脉脉送衰顏忽來歸鶴坐
松滴却換野猿啼莫毅幾處陵原開別殿長留弓
劍在人間妙香隱隱祠官祝蕭索微臣掩袖還

歸途值雨二首

年年慣見清明雨今日恰遭行路中青袍捉襟濕
雙脚石燕拂羽迎斜風塚邊處處哭新鬼牆外紛
紛飛亂紅瘦馬衝泥逐光景眼中細草碧搖空
短策破蓋風力弱從官歸騎如行雲楚客不厭一
宵雨燕市虛過三月春牧笛遠遠牛飯去村鼓逢
逢鷄啄群茅簷野老社公語何日炙背還曛曛

題李廷章永感卷

蓼莪真為橫經廢風木應添客枕愁獨抱鳴哀詩
一卷可隨明月上江樓

贈王生歸石城

多病床頭堆漢史羈愁夢裏入唐詩春風瘦馬度
州路花鳥相看非舊時

壽靜軒趙隱君七十詩

青鞋白氎成小隱韋曲杜陵稱舊家

京國不來閑裏夢風霜應放鬢邊花朱酖顏駐憑丹
藥尺五雲高望玉芽恐過十年非渭老隴梅春信
億天涯

彭城哭為萬俊題

彭城哭哭到江聲斷還續父淪淵兒震腹夢魂何
處尋遺躡根原只為天君足汨羅江江上行人怒
萬家兒萬家兒臨風動我彭城哭

吊忠行

雲慘慘風蕭蕭虎皮蒙馬尾纏腰黃河赤羽夜半
膳層冰疊作千夫橋躑躅噬賊孤城下狼煙獵獵
侵寒霄兩縣四顧無健兒壯哉二令鼓戰頻食盡
力窮無柰何義氣奮激衝丹田丈夫有死在得所
豈必裹屍歸遠邊肢肉齧喋血如水瞋目扶裂罵
不已君不見上蔡人思霍父母誰道包衣本無祀
百年春雨老耕犁兒童識得王平西愧他奔竄終
亦死臭腐自等醢中鷄更無妻子問向死復何恨
本為王家生亦為王家卒睢州去何遠張許驚再
出莫說死何益莫說生更好生死源頭夢一場秋

露泠泠原上草君不見顏杲卿史官有傳名燕收

贈官蔭子

殊恩錄莫作怨鬼立園秋二令以死守技解而罵賊不絕聲真丈夫也聞而吊之

愛日樓

日中樓樓重日側輪晃朗碑樓抵跡綺玲瓏日出
入日在天自上下樓倚山雲作高架朝朝暮暮送
且迎寸影真逾運壁積此意何所自有親白髮長
居此神仙好樓親似仙斑衣不用金與紫日出問
撥衣日入還侍側未信人王一過客雙瞳炯炯漆
似黑日中猶舞絲五色說年老逼少子心憂逐喜

去日不可回東日未可擬層樓尚見元宋遺人過
百齡今可幾人子心未可識安得天上人偷與長
生籍更註想年應南極樓中有日即有親仰歌長
咲楚天碧

得陽明先生教歸賦白馬三章章四句

白馬之良兮漆金以為飾兮子觀于都兮子欲為
子馭兮

白馬之駸兮琢玉以為勒兮子適野兮子欲執子
鞭兮

白馬之宜兮亦或仰子秣兮子遨遊其何之兮予
為子僕其何痛兮

劉誠意先生以梁公道學為之師王練忠
為之友廸克以名名堂而啓後之不忘也然
以不及識為恨故為之賦登堂三章章十句
有登斯堂仰美人兮彼美人之情惟意之誠意之
誠斯德之貞是可仰也必有師也必有友也必有
後之承也

有登斯堂懷美人兮彼美人之降維意之防意之
防斯道之藏是可懷也惟其師也惟其友也惟其
後之光也

有登斯堂慕美人兮彼美人之誠意足以遊世遊
於世是以無悔是可慕也何負師也何負友也何

後之人可闕也

太學生潘子春歸壽其母謁予請頌為之賦

采衣三章俾歸以慶焉

采衣新兮歸子舞于庭兮母兮母兮壽且貞兮羞
子珍兮子之樂也真兮

采衣危兮歸子舞于堂兮母兮母兮壽且康兮進
子觴兮子之樂也狂兮

采衣且佩兮歸子舞于堂之背兮母兮母兮壽且
惠兮宴子諶草之樹兮子之樂也遂兮

北堂三章壽梅母也

瞻彼北堂采采其藿藿可以忘憂也母之靜也專

母心有石其可鑿也

瞻彼北堂森森其栢栢可以依也母之淵也寒也
家有政其可國也

瞻彼北堂有松有竹有松有竹母之髮也綠彼天
之壽養茲平格叶彼孝子心采言式穀

作室三章為李成章作

爰作斯室習卜之吉基之構之以燕以翼君子于
居以食以息彼後也賢思弗墜于績

爰作斯堂掄木之良曰梓曰栴曰百其章斯工斯
臧君子于居味笑且揚彼後也昌思有緝于光

爰作斯門于河之墳有煥其文有岸其棖車也斯

屯馬也斯奎君子之德之存彼後也蕃于公之子
于公之孫

樂府二首題曾時進雙輓卷

五峯高五峯高層寸雨天下枯禱胡爾勞蕭蕭風
木增悲號人生踪跡殊蓬蒿

蕪溪清蕪溪清青年光似晝夜一涸復一盈從今霜
月烏啼更莫使哀哀孝子聽

擬騷贈崇道歸壽鳴臯先生

鶴鳴臯兮奚求羽旄兮惟脩衣玉雪兮雲岫濯江
波兮月洲有丹渥兮莫售巢老松兮驚髯虬煙蘿
風籟兮與孤高軒乘兮輕之蓋青田有子兮方歲

週和鳴唳兮九秋連翻干霄兮清都遊條鏡光兮
儀叔校餌餅兮不受引吭而嚶兮悲喙攫身奮而翼
兮向南州回翔兮故丘老稚往觀兮夷猶江夏有
樓兮棲休飛上下兮天光流露滴兮發蕭幽玄圃
開而舞鹿兮呦呦仙子跨兮翱遊白而蒼兮斯壽
子來兮來兮偕鳳兮鳴周

擬騷贈蕭都憲先生還蜀

嗟岐路之歌傾兮胡追逐而繽紛舟放楫兮山之
岑車錯轂兮江之瀆直夫后皇之易化兮蘭蕙晚
而樹榛躍健馬兮腰垂弮嘒燕趙之慷慨兮不若
古生茲毒醜兮孰與衡畎畝戰場兮耒耜兵鼓坎

坎兮云征血臆草兮和雨腥沆巖千里兮無完城
羌守臣之引咎兮脫簪組而自約叶刑探飴而思
悅愴兮噤咄隔而誰語

天子明見兮時艱爾處符匪專握兮困械廼始叶驅
犬羊兮揮翼虎哉若勸兮準若華事靡盬兮旋復
而所孽深淚而感

曠蕩兮無涯夜耿耿兮不寐思奮報兮帥厲神歛忽
兮天之際鐵鏃鋒兮馬嘶驚覺兮舞昌被如醉兮
如癡日坎廙兮

天子知噫是貞堂兮拂所施無抑鬱以斃兮徒增悲
有淚

命兮允歸康復來兮秉機知眇負初兮夫奚疑歸
歸兮九秋風必瑟兮潦水收木葉下兮寒露相裊
車兮道之周鴈靡靡兮南幽蟋蟀宵征兮啾啾容
與兮夷猶心搖搖兮禾黍丘仰象魏兮在袖豈長
往兮嘆休巫山高兮雲依峽水清兮星移方有書
兮藥有苗師赤松兮友子喬身健便兮擬嫫姚徒
倚夷兮逍遙蕙可佩兮芟可衣鶴和鳴兮鷗狎飛
母曰樂愴愴兮將忘機超氛埃兮淑麗貞臣匪放
兮省疚瘵之希微髮種種兮颯如其稀心怦怦兮
如遺有夢兮不違有坐兮向
墟居高兮體卑哀剝落兮方離披鳥斂翼兮欲安

棲綢繆染土兮胡尔遲恩銜義結兮草木知將感
召而來兮

天朝羽儀

建昌府推官范德修

蒙州初稿卷之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浪曲落日歸鴉已到林

木節疎疎葉漸繁米奴十斛没人看年來不管浮

生計腫足東窺日幾竿

清風橋頭思古人囊無蘇博金百斤田廬僅僅足

老我爲魚上下逃形真

桐花別主自成芳似待詩狂與酒狂未許囊車消

息近邊陲烽火日來忙

超然臺高秋半時幽香自許幽人知分付西風莫

相悲朝來已放出塙枝

不讓西園景致多洛中輸我老摩挲抵緣思重懷

憂義爲情孤豈作浩歌

位先八座業公府家近扁舟范蠡湖見說午橋風
骨好毒時曾入畫中無

水添渠水分餘瀾風到松林却半回進退有機鏡
自得更於何處見胚胎

招隱山頭第四泉坐來深汲見齋然主人一挽天
河力引到方壺已十年

南山真見北山移莫怪名家禮兩奇好看畦蔬春
雨足許多滋味自家知

道源深處在人求分得瀟溪別院幽
花底酒盃池上釣年來魚鳥不相欺

和荅崇道寫懷二十詠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1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Black White 3/Color 3/Color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幾年移屋入山深
雪約煙霞老桂林
梅却出來陪已晚
山靈應嘆百初心

雲滿秋江月滿臺
江南風景夢中開
喜心倒極翻悲壯
一熱家書萬里來

水火都消一念餘
盆池風浪足游魚
曝而有物皆真境
坐到心齋亦自如

不為兩人使北山
白雲飛盡淚痕乾
千今誰在中朝隱
才看冠裳已厭看

兩翅炎毒蚤秋清
瘦馬驅馳快濤行
獨見瞻山歸路好
數聲高鳥似朝情

三十年過浪食菲
愧無佳句似元暉
名園何處遠

呼賞不見山公倒戰時

春深谷口種窮常
草齋破仙諫
雲堂相對若為租
稅客不須抵掌笑屠羊

世路紛紛又幾叉
一場春夢一番花
紅句澗雨蒸炎毒
恠殺橫汗落井華

覽鏡相疑兩鬢青
幾人塵世解逃形
東風不看開花柳
誰寫天真入翠屏

新竹數莖明月侵
半窻光影半窻陰
庭簷欲共分良夜
不學相如賦上林

靈椿倚屋綠雲繁
老潦停盃一笑看
昨夜秋清新入枕
蓬居堪作史風竿



遺逢此日還此時一鶴一詠惟相知半庭涼月自
宵坐不覺鳴蟬高樹枝

予今方信墨匪人鳥瘦郊寒邱匠斤檢點漫成才
百首知無一字過唐真

短髮長松老架芳潛移谷根與山狂疎雲香香飛
來鶴似為詩人索債忙

見說秋來鷹騎多寒分塞月影摩摩多愛懶作任
夫恁老將知誰解雅歌

氷盤行菜不厭足子童者茗撐江湖放簾獨坐亦
自好門外故人來有無

鱸魚若繫張公子一葉扁舟江上四莫向園丁問

生理于今羊鷓鴣番胎

謀國計善開布泉消消滴滴泥有然明農若為臣
時策自把犁鋤望有年

榻連午院逐陰移吟得詩成字字奇客邸清襟歸
路景幾多心事幾相知

青精飽飯更無求丈席相期為極幽悅我果為迂
拙累不知何以贊

王徽

和南墩女官寫懷

獨倚寒窗聽漏傳宵殘燭影月紛然老親藥餌相
扶久二豎鈞磨銀可全有子願輸通籍奉事君須



念食租前四方志養還家夢可是湖湘了百年

門將軍詞

重門深鎖恨人立夜深掩面愁人識機心却笑痴
門神白晝勢孤不相射今年守著屠沽兒去歲浪
說王謝宅門衰門威神不知越上功名殊費力我
家破屋無何有美士入門不見醜今年錯把朝上
門廳里兒童畫驚走

宿公館與翁介年兄夜話

分窠江頭春幾度迴簷笑語此宵中萬家煙火舊
城郭百里風光今異同曠腸短榻索花品月移當
徑問詩筒明朝別有橋山賦殘角聲悲接曉鐘

吊劉誠二首

古木青回半夜曉為添孤憤泣忠詞事君正始非
時操築第于今海主司汗竹已刊身後史諫垣如
見鏡中經燕山秀異多靈物寶氏諸帥發建祠
肝腸坎珂日紆紫落日嚴祠對古城廷策有襟輸
蚤見國憂何意幸終成忠從寒士心逾壯人到那
間議更清抱愧不能躬展拜過門愁聽夜烏聲

常祀遇雨有感

山麓春雲覆黃屋雨絲疎疎送衰顏忽來臨鶴坐
松滴却換野猿啼莫殺幾處陵原闕別殿長留弓
劍在人間妙香隱隱祠官祝蕭索微臣掩袖還

歸途值雨二首

年年慣見清明雨今日恰遭行路中
青樓捉襟濕雙屐石蕪拂羽迎斜風
塚壘處處哭新鬼塲外紛紛飛
紅瘦馬衝泥逐光景眼中細草碧
掃空短策破蓋風力弱從官歸騎如
行雲楚客不厭一宵雨燕市虛過
三月春牧笛遠遠牛飯去村鼓逢
逢鷓鴣聲莽蒼野老社公語何日
免背還隳隳

題李廷章承感卷

蒙我真為橫經屨風木應添客枕愁
獨抱鳴哀一卷可隨明月上江樓

贈王生歸石城

多病床頭堆濕史鶴愁夢裏入唐詩
春風瘦馬度州路花鳥相看非舊時

齊仲軒趙隱君七十詩

青鞋白氍成小隱章曲杜陵稱舊家
京國不來聞裏夢風霜應及鬢
蓬花未醅顏駐過丹藥尺五雲
高望玉芽恐過十年非渭老隴梅
春信憶天涯

彭城哭為萬俊題

彭城哭哭到江聲斷還續父淪湘
兒震護夢魂何處尋清魂根原只
為天君足汨羅江上行人愁萬家
兒萬家兒臨風動我彭城哭

吊忠行

雲慘慘風蕭蕭虎皮蒙馬尾纏腰黃河赤羽夜半
騰層水磨作千夫擣躑躅賊歌滅下狼煙獵獵
侵寒雲兩縣四顧無健兒壯哉二令鼓戰頓食盡
力窮無奈何表魂不激樹丹田丈夫有死在得所
豈必裹屍歸遠遊版肉當喋血如水噴目抉裂罵
不已君不見上蔡人思霍父母誰道包瓜本無杞
百年春雨老耕犁兒童識得王平西愧他奔竄終
亦死臭腐自等醢中鷄更無妻子問向死後何恨
本為王家生亦為王家卒雕州去何遠張許驚再
出莫說死何益莫說生更好生死源頭夢一場秋

露冷冷原上草君不見顏某為史官有傳名燕汝
贈官愴子

休思錦莫作怨鬼立國歌二令及死午鼓解所罵飲
不絕聲真丈夫也聞而

愛日樓

日中樓樓裏日側輪晃朗輝樓低頭綺玲瓏日出
入日在天自上下樓倚山雲作高架朝朝暮暮送
且迎寸影真逾運塵僧此意何所自有親自髮長
居此神仙好樓觀似仙班衣不用金與紫日出開
檢衣日入還侍觀未信人王一過客雙雙烟烟漆
似黑日中猶辨綠玉色親年老過少子心愛逐喜

去日不可回東日未可擬屬機尚早元安道人過
百齡今可獲人于心未可識安得天上人倫與長
生籍更註觀年應南極樓中有日即有觀仰歌長
吠楚天響

得陽明先生教歸賦白馬三章章四句

白馬之良兮蓋金以為銜兮千觀于都兮千欲為
千馭兮

白馬之駮兮琢玉以為勒兮千適野兮千欲執于
鞭兮

白馬之宜兮亦或仰千林兮千遊遊其何之兮乎
為千僕其何捕兮

劉誠意先生以梁公道學為之師王練忠

為之友迺克以名名堂而啓後之不忘也然

以不及識為恨故為之賦登堂三章章十句

有登斯堂仰義人兮彼義人之情惟意之誠意之

誠斯德之貞是可仰也必有師也必有友也必有
後之承也

有登斯堂懷美人兮彼美人之降維意之防意之

防斯道之蔽是可懷也惟其師也惟其友也惟其
後之光也

有登斯堂慕美人兮彼美人之誠意足以過世懸
於世是以無悔是可慕也何頁師也何頁友也何

後之人可闕也

大學生齋子春歸書其母謂子請頌為之賦

采衣三章俾歸以慶焉

采衣新兮歸于舞于庭兮母兮母兮壽且貞兮羔
子珍兮子之樂也真兮

采衣瓦兮歸于舞于堂兮母兮母兮壽且康兮進
子醵兮子之樂也狂兮

采衣且佩兮歸于舞于堂之背兮母兮母兮壽且
惠兮寧子諱草之樹兮子之

此堂三章壽梅母也

勝彼比堂采采其後可以忘憂也母之靜也

母心有石其可鑄也

瞻彼比堂森森其栢栢可以依也母之淵也寒母
家有政其可固也

瞻彼比堂有松有竹有松有竹母之慈也綠彼天
之壽春秋平格叶彼孝子心永言式敘

作室三章為季成章作

爰作斯室習卜之吉基之構之以燕以翼君子于
居以食以息彼後也賢思弗墜于績

爰作斯堂榆木之良曰梓曰栭曰百其章斯工斯
臧君子于居味咲且揚彼後也昌厚有饋于光

爰作斯門于河之墳有煥其文有萃其輶車也斯

屯馬也斯奔君子之德之存彼後也著于公之子
于公之孫

樂府二首題曾時進雙鏡卷

五峯萬五峯高廣于雨天下特裨胡爾勞蕭蕭風
木增悲競人生臨別殊蓬蒿
露溪清露溪清年光似晝夜一涸復一盈從今霜
月烏啼更莫使哀哀孝子悲

擬騷贈崇道師壽鳴早先生

鶴鳴皋兮寒水羽池兮惟脩衣玉雪兮雲油濯江
波兮月洲有丹溼兮莫售榮老松兮驚蟬丸煙蘿
風嶺兮與好蒿軒來兮狂之羞肯田有子兮方歲

週和鳥候兮九秋連翻干宵兮清都遊條嶺光兮
儀叔枝解斷兮不受引吭而鳴兮悲歎瘦身亦曾翼
兮向南州回翔兮故丘老稚往觀兮夷猶江夏有
替兮棲休飛上下兮天光流露滴兮發蕭幽玄圓
關而舞鹿兮呦呦仙于跨兮輶遊白而蒼兮斯壽
子來兮求兮惜鳳兮鳴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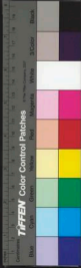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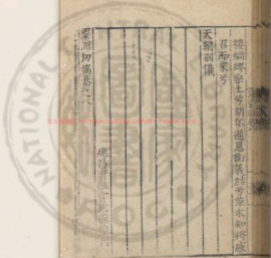
擬騷贈蕭都憲先生還蜀

嗟岐路之歎傾兮胡遠逐而續紛舟放楫兮山之
岑車錯轂兮江之清直夫后皇之易化兮蘭茝晚
而樹樛羅健馬兮腰垂綢嘒燕趙之權概兮不卷
古生瘞毒醜兮孰與何賦賦戰場兮來起兵鼓坎

樓烟燔柴土兮胡尔通恩
銜義結芳草木知將感
天朝羽儀
召而來芳

梁州初藹卷之八

建昌府北定興縣志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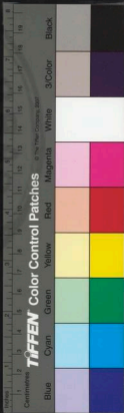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 199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洲初稿卷之九

考定皇極指掌圖說

門人

滇池維江編輯



皇極之數元於一會於三百六十故一元十二會為
 三百六十運一會三十運為三百六十世一運十二
 世為三百六十年一世三十年為三百六十月一年
 十二月為三百六十日一月三十日為三百六十時
 一日十二時為三百六十分一時三十分為三百六
 十秒一秒之餘而為律呂聲音之數不可窮已卦以
 掛一為序二百五十六卦起於泰終於明夷每卦六
 爻共得一千五百三十六爻爻以四為用凡一運一

東洲初稿卷之九



世一年一月一日一時皆得四爻則三百六十數得
 一千四百四十四爻分為二十四氣每氣藏閏四爻
 而一千五百三十六爻二百五十六卦為一周矣卦
 之起例先人已定論運世歲則起於泰月日時則
 起於升鄱陽祝氏斷自夏禹八年為七會之始作三
 千六百年十二月圖錄本承訛僭為考定但年圖至
 聖祖十六年而終運世既遷續圖不可無作月圖三
 十年一周已成定局竊意時亦三十日一周而十二
 月十二時相配可以例觀故併為一圖雖月起於寅
 時起於子初不論也獨日圖未有作者以每節十五
 日與月時之數不齊故須別立非求異也然此皆因

先人成迹撮其簡要以便指陳故曰指掌圖若夫推
 之之原用之之妙以窮天地人物之數名訓具在猶
 其歸于一者次錄于別帙顧心機更俗未能有得也
 正德祭酉季夏東洲識

日甲一	祝氏三千六百	圖既終續排此	圖蓋第七
月午七	會之十一運起至	十運止亦	三千六百年也
運 <small>之甲戌百乙亥百丙子百丁丑百戊寅百己卯百庚辰百辛巳百壬午百癸未百</small>	卦大有兌	兌共六	獨乾
卦大有兌	兌共六	獨乾	困未濟未濟解
世 <small>之甲二千二百乙丑二千二百丙寅二千二百丁卯二千二百戊辰二千二百己巳二千二百庚午二千二百辛未二千二百壬申二千二百癸酉二千二百甲戌二千二百乙亥二千二百丙子二千二百丁丑二千二百戊寅二千二百己卯二千二百庚辰二千二百辛巳二千二百壬午二千二百癸未二千二百甲申二千二百乙酉二千二百丙戌二千二百丁亥二千二百戊子二千二百己丑二千二百庚寅二千二百辛卯二千二百壬辰二千二百癸巳二千二百甲午二千二百乙未二千二百丙申二千二百丁酉二千二百戊戌二千二百己亥二千二百庚子二千二百辛丑二千二百壬寅二千二百癸卯二千二百甲辰二千二百乙巳二千二百丙午二千二百丁未二千二百戊申二千二百己酉二千二百庚戌二千二百辛亥二千二百壬子二千二百癸丑二千二百甲寅二千二百乙卯二千二百丙辰二千二百丁巳二千二百戊午二千二百己未二千二百庚申二千二百辛酉二千二百壬戌二千二百癸亥二千二百</small>	卦無妄剝	賁中孚	小畜師
卦無妄剝	賁中孚	小畜師	泰損
甲子 <small>洪武十七</small>			朱濟艮
			比剝

丁卯	節 需	戊辰	需	己巳	中孚	庚午	甲子 小畜	辛未	小畜	壬申

无妄 賁	癸亥	賁	世	卦 咸 革	甲子	損 大畜	乙丑	大畜	丙寅	節
			<small>之辰二十 百八十五</small>		<small>弘治 七年</small>				<small>正德 元年</small>	
			<small>辰二十 百九十七</small>	豐						
			<small>辰二十 三百九</small>	晉						
			<small>辰二十 三百二十一</small>	漸						
			<small>辰二十 三百三十三</small>	旅 屯						
			<small>辰二十 三百五十五</small>	節						
			<small>辰二十 三百七十七</small>	夬						
			<small>辰二十 三百九十九</small>	小過						
			<small>辰二十 四百二十一</small>	臨 謙						
			<small>辰二十 四百四十三</small>	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艮	戊戌	艮	丁酉	蒙	丙申	蹇	乙未	坎	甲午	卦
師						蒙		蹇		萃
										歸妹
										損
										漸
										艮屯
										需
										夫履
										小過
										謙
										否

甲辰	謙	癸卯	臨	壬寅	泰	辛丑	泰	庚子	師	乙亥
					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三三

三三三

臨

丁巳

賁

戊午

賁
中孚

己未

中孚

庚申

既濟

辛酉

既濟
晉

壬戌

晉

癸亥

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考定直月卦圖節氣閏爻以識之

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壬申壬寅年	辛未辛丑年	庚午庚子年	巳巳巳亥年	戊辰戊戌年	丁卯丁酉年	丙寅丙申年	乙丑乙未年	甲子甲午年
中孚 需	觀	艮	節	歸妹 大壯	遁	乾	常 未濟	蒙
中孚 小畜	震	離	家人	大壯	大有	萃	泰	蠱
歸妹 小畜	復	離比	需	小過	履	噬嗑	困	蠱
歸妹	復	蹇	大畜	臨	泰	夬	大過	井
大壯	明夷	豫	小畜	賁	泰	否	姤	坎
睽	損	師	小畜	中孚	剝	無妄	姤	巽
睽	大畜	同人	坤	中孚	剝	睽	訟	巽
大有	大畜	同人	坤	既濟	頤	睽	訟	渙
兌	節	旅	謙	既濟	豐	咸	隨	渙
夫	節	旅	漸	晉	豐	咸	兌	渙
復	需	屯	漸	損	歸妹	革	乾	常



癸酉癸卯年	履	乾	困	咸	未濟	旅	解	小過	小過
甲戌甲辰年	漸	坎	蹇	蒙	艮	師	臨	謙	謙
乙亥乙巳年	坤	遁	觀	比	剝	巽	升	否	否
丙子丙午年	否	豫	井	豐	屯	革	常	恒	訟
丁丑丁未年	益	離	大過	姤	隨	家	家人	鼎	訟
戊寅戊申年	既濟	頤	萃	明夷	復	同人	無妄	賁	賁
己卯己酉年	損	畜	節	需	中孚	小畜	大壯	睽	大有
庚辰庚戌年	大有	兌	履	乾	乾	困	咸	未濟	旅
辛巳辛亥年	解	蹇	渙	漸	漸	坎	蹇	蒙	艮
壬午壬子年	泰	臨	謙	謙	小過	觀	剝	剝	井
癸未癸丑年	屯	遁	姤	訟	無妄	大過	豫	鼎	比

甲申甲寅年	巽	坤	升	萃	隨	晉	書	噬嗑	否
乙酉乙卯年	離	革	復	恆	豐	震	家人	益	益
丙戌丙辰年	濟	賁	明夷	同人	節	需	家人	益	益
丁亥丁巳年	小畜	睽	大有	兌	兌	履	乾	困	困
戊子戊午年	未濟	解	大壯	恆	鼎	大過	姤	訟	訟
己丑己未年	旅	頤	小過	震	渙	巽	益	井	井
庚寅庚申年	屯	坎	晉	萃	泰	蹇	豫	遁	遁
辛卯辛酉年	巽	咸	師	艮	剝	無妄	離	豐	豐
壬辰壬戌年	復	益	萃	家人	否	比	升	頤	賁
癸巳癸亥年	蒙	謙	坤	同人	同人	臨	損	既濟	既濟

日子 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建國曆推官孫德欽列

東洲初稿卷之九

辱

荅余德輝論皇極書

教始終數例凡十二三十乘之加倍還元一布筭
 而得誠直截可領畧亦是數家要訣恐有卦理尚
 費商量夫卦始於乾數始於一乾一變夫再變大
 有三變大壯四變小畜五變需六變大畜七變泰
 為元之元卦一乘十二再乘三百六十三乘四千
 三百二十四乘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五乘一百五
 十五萬五千二百六乘四千六百六十五萬七乘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為元之元數乾初變夫
 是生兌故會之元為兌兌初變不自兌變祖於也

故曰履七變至臨而兌之爻變盡運之元曰同人
乾之離也七變至明夷而離之爻盡世之元曰無
妄乾之震也至復而震之爻盡歲之元曰姤乾之
巽也至升而巽之爻盡月之元曰訟乾之坎也至
師而坎之爻盡日之元曰遯乾之艮也至謙而艮
之爻盡辰之元曰否乾之坤也至坤而卦終凡乾
七變七變相因又七變故七卦之變皆乾變也此
八卦相盪方圓圖所以作若七乘之數又七乘而
各自爲元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元其實不離
乎元之元也據所論次若卦自爲變數自相乘恐
亦未得天地妙處若元之元七變以十二乘大畜

得泰至會之元爲履非履列立一卦頭要皆自泰
中來履又該十二乘之中間又脫一三十乘之之
數天數三地數兩天乘乎地地乘乎天天地相乘
故十二三十五乘相乘缺一不可愆意泰之五萬
五萬九百八十七萬數仍以三十乘之得一百六
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萬爲履然後以十二乘履
它凡一元放是然凡一元之氣周流天地循環無
窮廻盡萬物之數若夫易本陰陽二畫廻布八卦
皇極五數却以四成之曰元會運世日月星辰之
類皆四數也然四加一倍亦爲八故既曰元之元
又曰元之元之元之元也此連類未能縷數獨

以數起卦若一為乾十二為夫無幾矣至三百六十為大有則自有難會意處

吾兄覃思之力深矣必有獨得幸毋吝教我

再與德輝書

因余子究極數理草草作書復無益萬分於余意亦非書所盡也故有後語知余子必求于是不厭媿哨人或曰優必自察數乘之理足然則會之元數却以十二為祖何不於泰履數上更加於無已也余且取譬之卦者天地之氣也數者歲也歲盡復有歲天地豈有斷處氣一息非天地矣若歲則去歲名春夏秋冬今歲亦名春夏秋冬不聞有更

名者春夏秋冬以生長收藏萬物者非歲也天地之氣也天地之氣亦非以去歲生長收藏者能作今歲用也如人口中吐氣晝夜不息非是已出之氣復入人身來更出為氣也然則何以不息呼吸者氣之元也故天地之氣所以生長收藏亦呼吸之候耳候有節生則不息不息則久若人則呼吸自有失節是故天折彼有呼號盡日不休能決句者幾矣故氣之生長收藏一卦之吉凶也氣不能名以歲之春夏秋冬名之卦不可測以數之筭測之歲可再運而氣不可再用效可中起而卦不可中斷也是知數者取卦之易約也卦有吉凶數之

吉凶何如也故邵氏之學主乎卦所以爲理也學邵氏者廼主乎數是數而已矣雖然履亦應乎十二數者是十二數一也既於元之元爲夫又於會之元爲履豈一數而二卦乎曰然此正所謂天地交泰處乾初變夫澤在天上一反之而天在澤上爲履二卦總只是箇乾兌上下耳故十二數可以得夫亦可以得履也他如三百六十數在乾之變爲火天大有在離之變爲天火同人雷天大壯卽爲天雷無妄風天小畜卽爲天風姤水天需卽爲天水訟山天大畜卽爲天山遯地天泰卽爲天地否數固有相通而不悖焉者也是數可分爲八卦須

合爲一廼見太極道理俗拙無狀偶及輒欲劇論然亦擊缶以待金石之鳴和而成聲耳於高明意見有所違戾毋吝往返

再答德輝

細讀來教剖析微眇使墮墮人遽可得坦途感甚感甚答云非有高見一悟至此又云非果有所見而無疑尤是謙益大好意思疑則無疑之地也願蒯管弗力于學失親師友於所疑處一莫能辦辦則又生疑也故曰益之云乎然此等講學友道僅見不可虛負更綴前說以畢取正河圖之數天一地六地二天三天三地四天九天五地十天

數五地數五五五相成積爲五十有五其實只是
箇五數洛書戴九履一左三方七二四爲肩六八
爲足八卦定位而虛五居中曰數從中起是固數
在卦先天尚陰陽無定位吉凶無定名使數便有
吉凶則卦亦可以無作故聖人畫卦因圖書有感
而象之耳夫卦以數生故可以數測非謂卦可有
數可無但欲歸重於卦迺是皇極與易爲一也邵
子曰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八分十六十六分三
十二三十二分六十四此正所謂加倍法七變復
貫之宗也故云數可分爲八卦須合爲一泰之下
補足三十乘之一數以生履祝氏書太極圖數

故立既濟圖謂之天地交泰上交乎下下交乎上
故曰交若曰天中地地中天陰中陽陽中陰謂之
截則可謂之交恐未可也彼以無形之理言此以
有象之位言地在天上曰天地交此明徵也不然
若兌離震亦有陰爻何均謂之天卦巽坎艮亦有
陽爻何均謂之地卦乎至謂邵氏之數以取卦自
一至八上下貞悔反覆爲用信然矣但朱子又曰
其在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在河圖則乾坤坎離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四
虛在洛書則乾坤離坎分居四方兌震巽艮分居
四隅則自一至八又若卦數之理非卦之數也是

誠有不可知者而云若不與算數以卦測之雖顏
子聰明亦無下手處此其言心之言然皇極未
布數之先未聞許多細數春秋戰國間爲卜筮瞽
史學者亦皆可掬豈盡然乎故上人手祝泌亦云
康節之書悟者又於置算之次易差今附卦在逐
年之上不必布算而得之豈有甚大聰明亦知
其要領焉耳觀物吟云上下十二萬九千餘六百
其間三千年皆如身所歷孔子亦不須算到滅沒
處而後知但推極之有此數名而已然而後之學
者論及則苦於數至諉於絕學是亦有自歌曰用
卦不用卦須向卦中作及至用卦時用卦還是卦

亦嘗發此一段說話極取之謂其偶有獨見至此
不可以數少之所教判然別有條理而其實未嘗
不混然而圓融得之矣主乾之說自方圓圖中來
乾兌離震變至坤而順曰心生之卦數往順也坤
艮坎巽則爲知來而逆非謂自坤逆變之也蓋未
生之卦也曰未生而逆則生之固自順也如以乾
爲卦母左旋自震而止於坤右旋自巽而合於坤
巽之生也始於姤姤依於乾者也圓圖折而方之
卦橫生者乾位東南隅而東方之卦乾以上曰履
曰同人曰無妄曰姤曰訟曰遯曰否騰屬爲生卦
皆自乾而變者也本義曰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

以定吉凶則六十四卦可變為四千三百九十六卦故曰元會運世歲月辰所隸六十四卦皆乾一卦之變也是故乾為卦數之本而皇極天數冬至起泰地數驚蟄起泰月數大寒起泰物數春分起泰不起乾而起泰非乾也尊乾而避之也乾對坤言則曰兩儀配兌離筮言則曰八卦而圖書一數乾應之固太極也皇極元會運世其卦均也至於推演則置元而不用政亦為是在易之筮謂去一象太極是也乾不用泰亦乾之變何以為數始泰所以生履為兌用交也皇極用交謂天地相配如陰陽交遇父母化生而後育萬物以有吉凶

奉月湖先生書

此蓋輕卦重數之原然其本意蓋變卦變爻以取既濟而歸掛一之說非謂卦不可用而役人顛顛於數為也弗類擾擾吏俗殊無定向更乏主靜工夫輒撫陳言以塞厚責有罪有罪惟有道君子致力根抵凡有得焉不惜淡筆以須定論良勝何敢云爾

辱不鄙夷示茲妙用其刪繁舉要令人信手拈來皆真物也顛蒙若良勝亦似可尋端緒則在聰明警敏又當何如計可必得故重錄一番備草且持教愛輒有鄙見不敢自諱如祝氏總結圖有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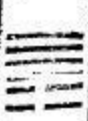
卦而後有既濟圖得既濟卦而後入掛一圖今欲
省文者恐取用猶有未備也至於本數分數陽卦
陰卦彼疊書之此截書之又莫窺意義何所取年
卦三千六百歲圖午會起於損氏亦未發明其
所以起損之秘幸極究以昭示衆學續編六十年
但見運世已遷若年卦雖更歷三千六百歲尚可
仍其舊也若克卽位則合運世入既濟掛一而取
師帝賚良弼則取世變之咸卦本吉而凶則曰當
數之窮事本違而泰則曰吉凶不協似此連類未
敢縷陳不知祝氏因往事而遷就其說以強合於
數耶抑別有其妙耶至於動植物數分左右而列

陰陽二圖不知世運之合取者何專在陽圖而不
用陰圖耶此與太乙歲計月計專用陽局日計時
計分用陰陽二局積疑於人人竟莫知所以辨之
也諒

高明心得之微益推以祛後世之惑則啓鑰之傳
誠足以繼絕學矣天下之望後生之望

舜登庸陟位

運卦同人



九五陽位得陽爻爻協而乾卦爲

悔而卦不協須變乾爲坤坤之六

變卦既濟



五陰居陽位變陽爻爲坎與下離

合爲水火既濟則卦爻俱協矣

世卦明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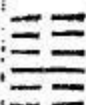


初爻陽居陽位變而為陰則不協
坎變離為坎坎之初爻為陰不協

變卦地澤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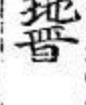


卻變陽爻為澤是為地澤臨



運卦在二爻坎本陰卦而居陽位

既濟卦為火地晉



不協變坎為離得純離世卦在初



爻坤為地卦不協卻變下卦元為

艮是地山謙以離謙二卦橫取上

二卦是為火地晉是為明出地上

為舜陟位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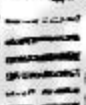
宋太祖登極

運卦睽



睽之六五陰爻居陽位不協變為

變卦遁



乾爻協矣乾與兌合皆為天卦

世卦困



不協須變兌為艮而得天山遁

困之九五爻協變兌為居天卦是

不協變兌為艮艮則五爻為陰爻

不協變爻而為巽是風水渙巽與

坎俱屬地卦又不協却以內卦坎

變為離外卦巽變為震是為雷火

歲卦臨



正月是臨之初九變陰而不協變

兌為艮艮之初六不協須變陽爻

為離坤以陰卦居上須變為乾是

變卦師



天火同人乾離皆天卦無地卦也
卻內外皆變乾為坤離為坎是地
水師

既濟入掛一
為豫之初六



合二卦為既濟橫取上卦為掛一
是為雷地豫是宋祖肇基之卦

我大祖政元洪武戊申正月

運卦大有九二



九二陽爻一變陰爻而協為純離

變卦未濟



離上下皆天卦變下離為坎而協
是火水未濟

世卦否之九四



九居四陽爻變陰而協為風地觀

變卦豫



震坤皆地卦為不協變巽為震為
雷地豫

年卦青頤之四



六居四變陽爻不協變艮為兌為

變卦節



純兌再變再爻為陰是水澤節

既濟入掛一



以豫居右節居左橫取掛一為雷
水解之九四聖人既解天下之難

我於西南太平無事當冬復治道
為來復天下之吉九四謂解去初
六陰之在下而微者則君子之朋
來而孚矣

以定吉凶則六十四卦可變爲四千三百九十六
卦故曰元會運世歲凡辰所隸六十四卦皆乾
一卦之變也愚故特爲卦數之本而皇極天數冬
至起泰地數驚蟄起泰月數大寒起泰物數春分
起泰不起乾而起泰神實始也尋乾而運之也乾
對坤言則曰兩儀配元極等言則曰八卦而爲書
一數乾應之因太極也皇極元會運世其卦也
至於推演則置元而不用政亦爲是在易之整謂
去一象太極是也乾不用泰亦乾之變何以爲數
始泰所以生履爲兌用交也皇極用交謂天地相
配知陰陽交遇父母化生而後有萬物以有吉凶

此蓋經卦重數之原然其本意蓋設卦變爻以取
既濟而歸一之說非謂卦不可用而役人顛顛
於數爲也弗類擾擾爻俗殊無定向更乏主靜工
夫歐德陳言以塞厚責有罪有罪惟

有道君子致力根抵凡有得焉不惜淺筆以瀆定
論良勝何敢云爾

奉月湖先生書

辱不鄙夷示數妙用其刑繁舉要令人信手拈來
皆真物之韻象若良勝亦似可尋端緒則莊德明
警敏又當何如計可必符故重錄一番備草且侍
教愛微有解見不敢自諱如祝氏總括圖有天地

卦而後有既濟圖得既濟卦而後入掛一圖今欲
省文者恐取用獨有未備也至於本數分數陽卦
陰卦復疊書之此數書之又莫能意義何所取年
卦三千六百歲圖千會起於損既氏亦未發明其
所以起損之樞幸極究以昭示來學續編六十年
但見運世已遠若年卦雖更歷三千六百歲尚可
仍其舊也若克卽位則合運世入既濟掛一而取
師帝養良鴻則取世變之歲卦本吉而凶則曰當
數之窮事本違而泰則曰吉凶不協以此連類本
敢續陳不知祝氏因往事而遷就其說以強合於
數耶抑別有其妙耶至於初植物數分左右而列

陰陽二圖不知世運之合取者何專在陽圖而不
用陰圖耶此與太乙歲計月計專用陽局日計時
計分用陰陽二局積疑於人人竟莫知所以辨之
也諒

高明心得之微益推以祛後世之惑則啓鑰之傳
誠足以繼絕學矣天下之望後生之望

奔登庸陟位

運卦同人



九五陽位得陽爻交協而乾卦爲

變卦既濟



悔而卦不協須變乾爲坤坤之六

五陰居陽位變陽爻爲坎與下陰
合爲水火既濟則卦爻俱協矣

世卦明夷



初爻陽居陽位變而為陰則不協
坎變離為坎坎之初爻為陰不協

變卦地澤臨



即變陽爻為澤是為地澤臨
逆卦在二爻坎本陰卦而居陽位

既濟卦為坎離



不協變坎為離得純離世卦在初
爻坤為地卦不協即變下卦无為

艮是地山謙以離謙二卦橫取上
二卦是為火地晉是為明出地上
為昇陟位之家

宋太祖登極

運卦睽



睽之六五陰爻居陽位不協變為

變卦遁



乾爻協爻就與兌合皆為天卦卦
不協須變兌為艮而得天山遁

世卦困



困之九五爻協變爻為居天卦是
不協變兌為艮艮則五爻為陰爻

變卦豐



不協變爻而為巽是風水渙巽與
坎俱屬地卦又不協却以內卦坎

變為離外卦巽變為震是為雷火
豐卦

歲卦臨



正月是臨之初九變陰而不協變
兌為艮艮之初六不協須變陽爻

為離坤以陰卦居上須變為乾是

變卦師



天火同人乾離皆天卦無此卦也
卻內外皆變乾為坤離為坎是地

水師

既濟入卦一
為澤之變



合二卦為既濟頃取上卦為掛一
是為雷地豫是朱祖榮基之卦

我太祖改元洪武戊申正月

運卦大有三



九二陽爻一變陰爻而協為地離
離上下皆天卦變下離為坎而協

變卦水濟



是火水木濟

甘霖之雷



九居四陽爻變陰而協為風地觀

變卦豫



雷地豫

巽卦節



六居四變陽爻不協變長為兌為
兌兌再變再爻為陰是水澤節

既濟入卦一



以豫居右節居左橫取掛一為雷
水師之九四聖人既解天下之難

我於西南太平無事當冬復治道
為來復天下之吉九四謂解去初

六陰之在下而微者則君子之朋
來而乎夫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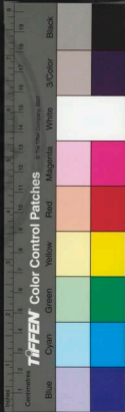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 199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洲初稿卷之十

天文便覽敘

門人滇池羅江編輯

天地人之道均學者之所當知也而有精麗緩急
 焉天地之化育烝民之秉彜彰而上者也七政羣
 耀之在天山川草木之在地禮樂文物之在人形
 而下者也茲不有精麗之別邪儒者之學子凡皆所
 當知語其序必先從事於禮樂文物之間而求明
 其所秉之彜夫然後始可擬議化育之妙此急彼
 緩蓋有秩平不可兼者是以聖賢之垂訓也恆諄
 諄乎其所急而所緩者或略焉乃如曆象之說周



非以為儒者之誦談也。孟子曰：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千歲日至，可坐而致，謂孟子而不知曆象之事，則其所誦談者何也？孔子嘗刪定矣。月離于畢之雅，好風好雨之範，至今而盡存。孔子不以曆象為異端之說，可知矣。後世之師孔孟者，多委是於星官卜史之微伎，蓋自禮子之時而已。然非曰孔孟未嘗明以示人哉。論語有之矣。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夫草木鳥獸則其識之也。欲多故爾。雅不足，後儒又從而埤之，成象於天者，反不如鳥獸草木之有取乎，而顧不得比於虫魚之譜。盛行於天下者，豈以大道之遠，雖專門如裨竈，不驗於鄭

之復火儒雅若仲舒而卒，詒災異之譏乎？是固不然者。而卒并其名象，忽之則已甚矣。故泥其微應而不務民之義者，惑也。謂其幽微而遂比諸仇毒者，亦惑也。講其所當知而不溺於所難知，縱不得夫化育之妙，獨不足以資多識邪？或謂法有所不得為，故儒者不語吁，豈知立法之意者哉？我

聖祖患人狂於推步之說，有至妄談禍福而憤亂黔首者，是以禁之。若儒者窮理博物之資，而曰亦其所禁，則洪範周易不得列於學官，而諸史天文之志，尤在所宜刊去也。率天下之士而趨於淺陋固滯，必是說夫柳塘楊先生釐正宋人天文圖鏡石

以徧學者吾友東洲居士以有圖有書觀者乃可得其詳於是垣宿以經之名象以緯之貫之以度數會辰既不削夫古之分野至每七宿之後復以本朝之地志分而隸之且畫土圭之法附于末簡若夫占候之說半雜不錄可謂得是書之體矣學者由柳塘之圖可以見天象之全體由東洲之書可以識二圖之判合窮經之餘畧則俯察於圖書朗靈齊之良宵則仰觀乎懸象吾見瑤空文物之美聊可粗識而推步之事則有司存焉雖然天下無無理之器子在川之而斯道之體躍如也况萬象昭然天之至教常以示人者由是而契上天之載處

智者自有得於圖書之外至於博雅之助東洲是冊之行夫豈少哉書成寄示俾叙之余不足以知天之文而得其意於三復之後於是乎贅言之其書名天文便覽云

正德庚午除夕之前夕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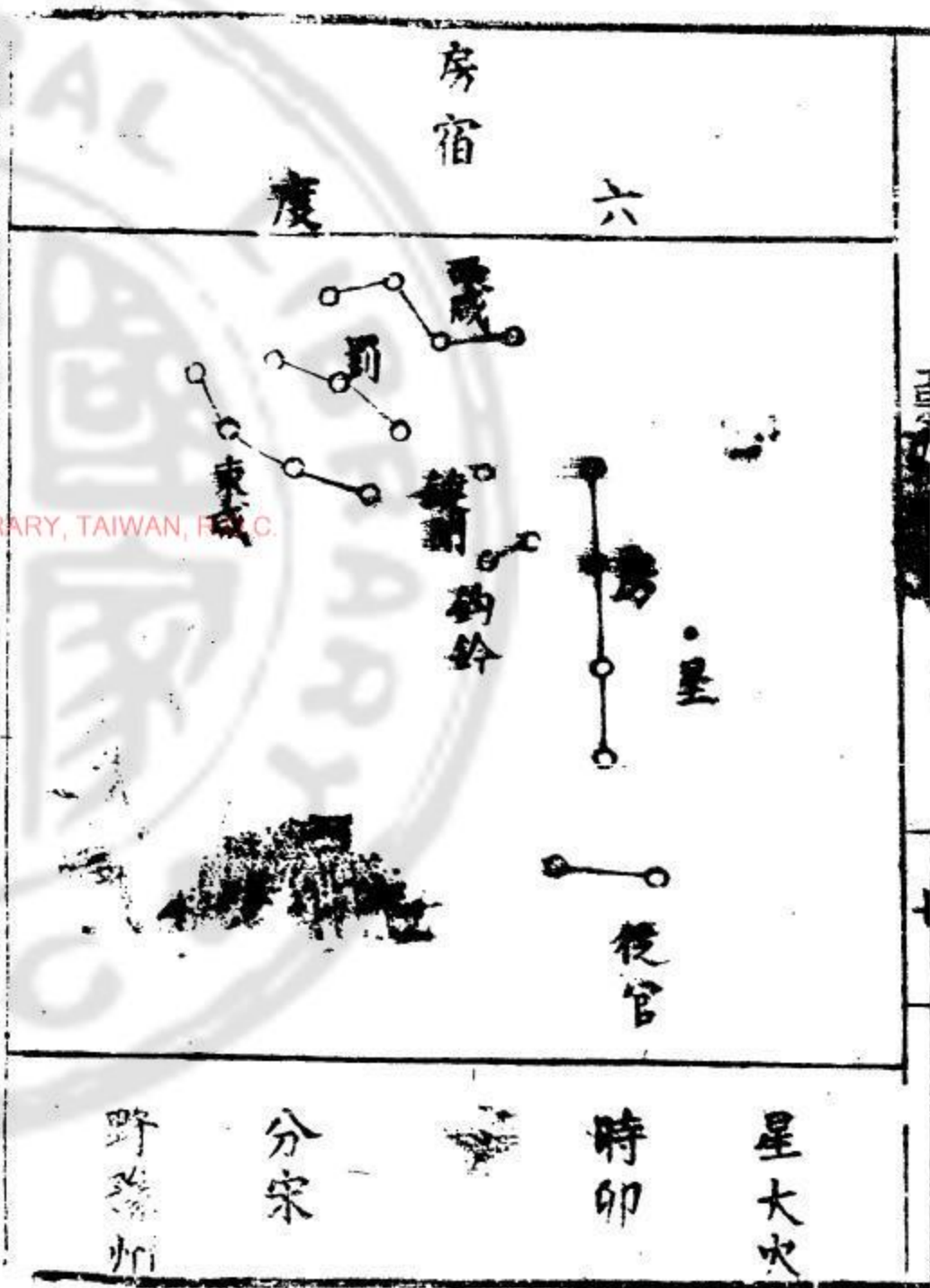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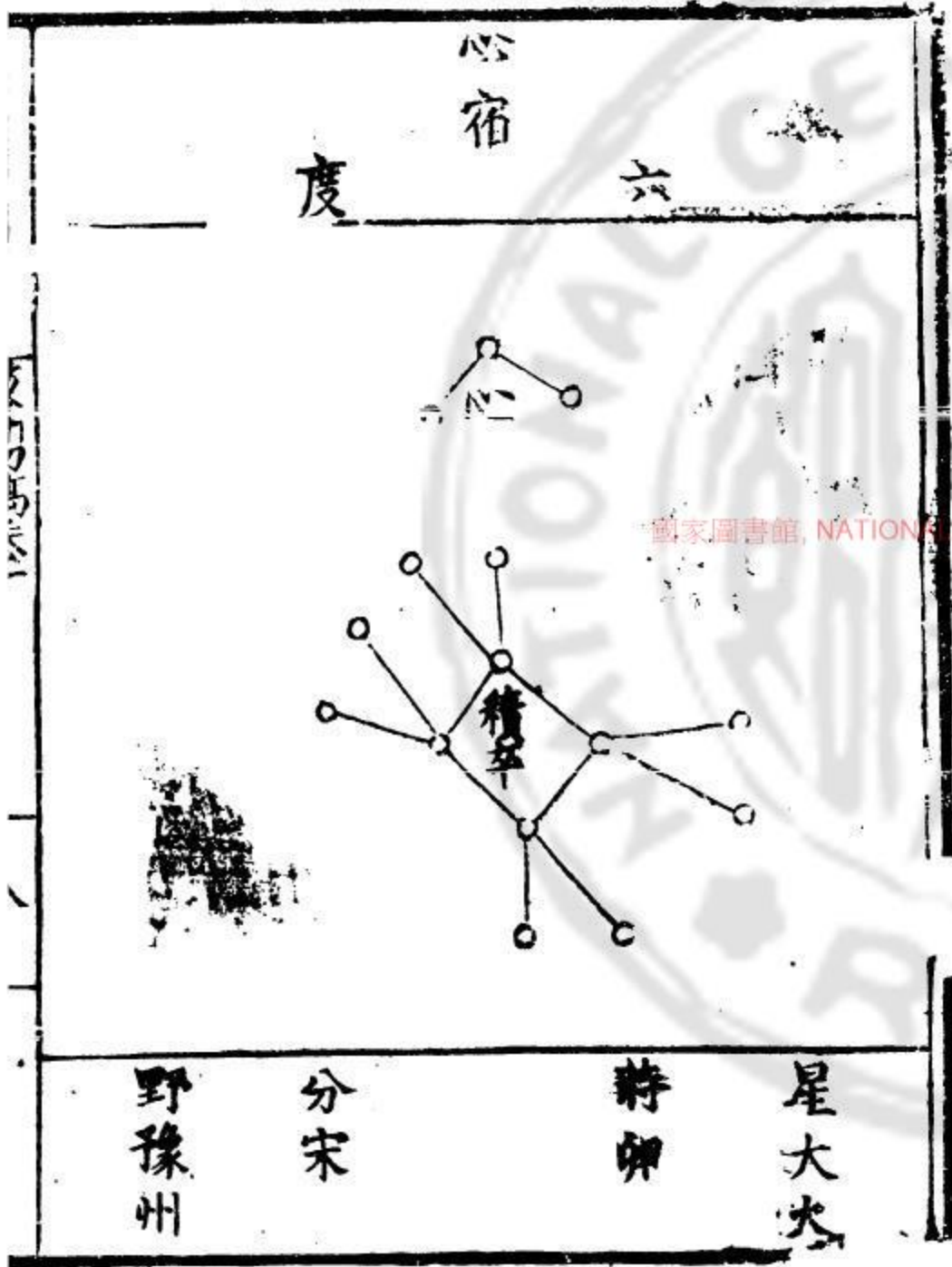
東洲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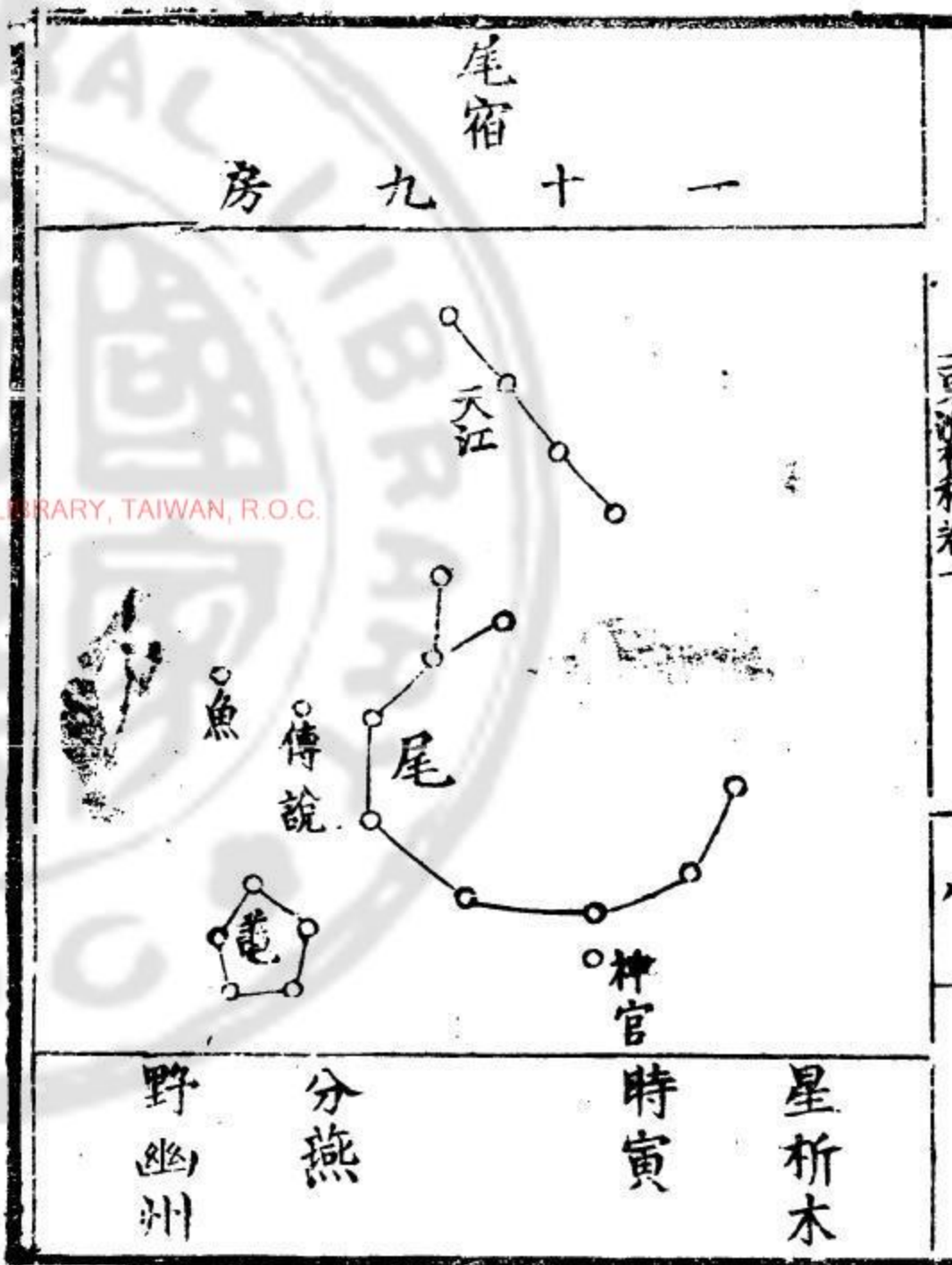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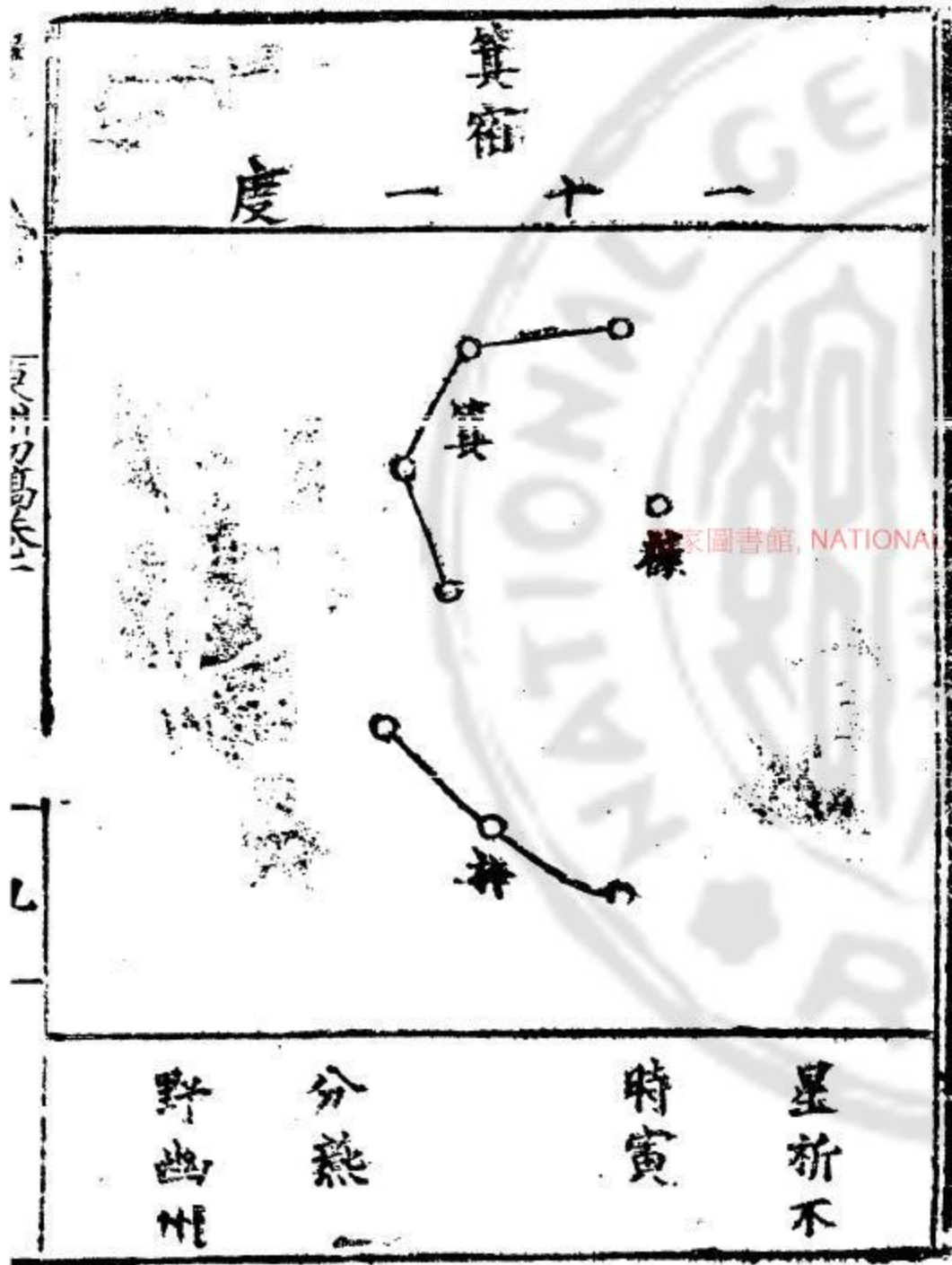
右三垣之象

紫微居中臨正北而南面故謂之北極并垣之內
 外所隸一百六十二星其名六十微者八十明者
 八十有二太微為上垣位臨東北其垣內外所隸
 七十六星其名三十微者二十一明者五十有五
 內少微雖在西掖但四星不成垣次故為太微之
 屬天市為下垣位臨東北其垣內外所隸八十八
 星其名三十有九微者十明者七十有八三垣共
 三百二十一星是為天帝行宮運無方位故亦莫
 窮其度而不在分野之數也









右七宿以土圭定其方位自軫十七度至亢三度
 為辰亢四度至氐七度為乙氐八度至心一度為
 卯心二度至尾八度為甲尾九度至箕六度為寅
 箕七度至斗十度為艮故曰東方之宿細分之則
 角二星十二度隸四十五星其名一十有四亢四
 星九度隸十有八星其名六氐四星十六度隸五
 十星其名卅有一房四星六度隸十七星其名七
 心三星六度隸十二星其名一尾九星一十九度
 隸十一星其名四箕四星一十一度隸四星其名
 二是七宿三十星所隸一百五十七星行天七十
 八度躔次分野備列如左

角亢分

河南 開封府

禹貢兗豫二州之域

角亢氐分

河南 汝寧府

禹貢豫州

房心分

南直隸 徐州

尾分

北直隸 永平府

隆慶府

禹貢冀州 虞東北為營州

尾箕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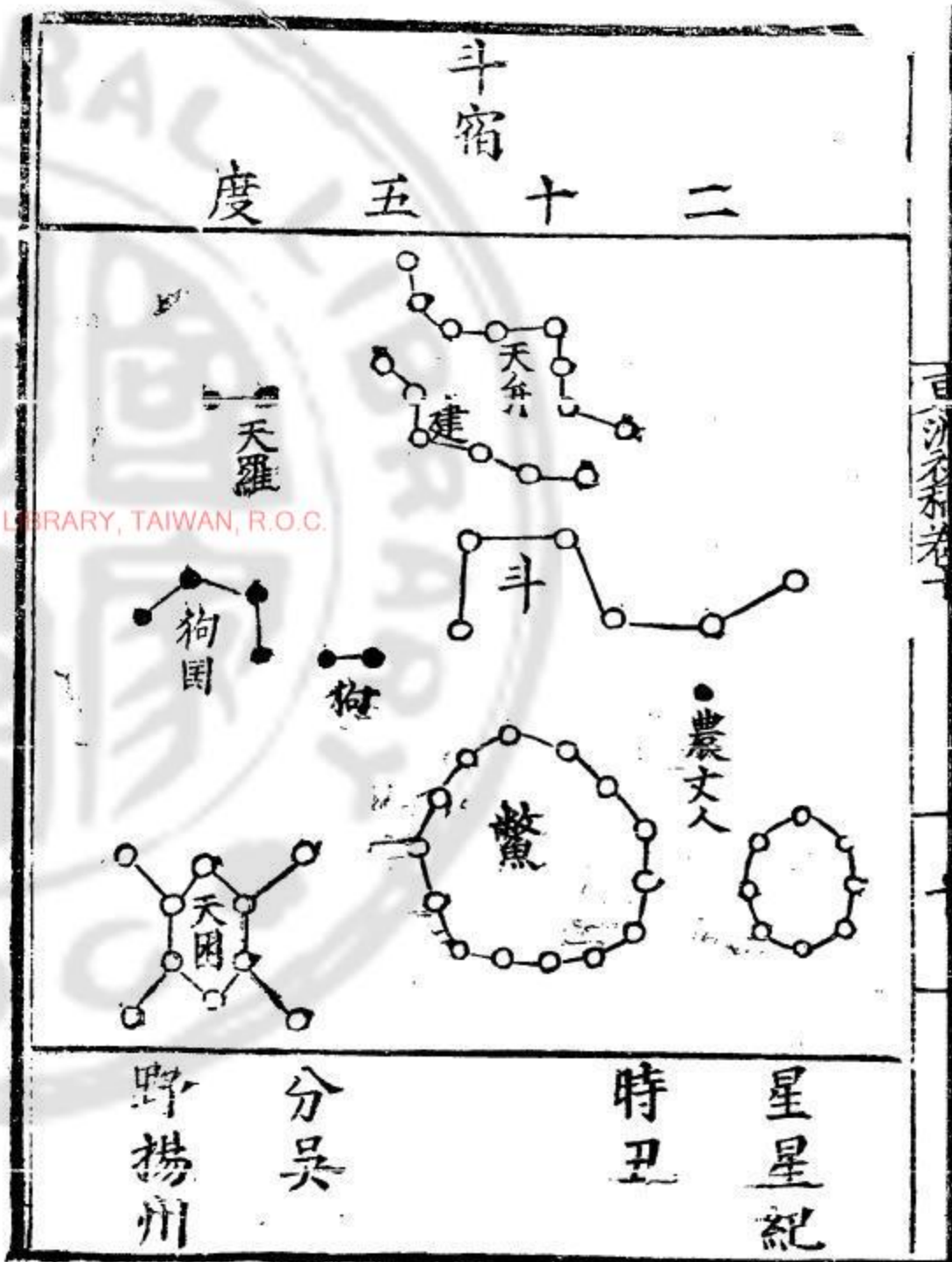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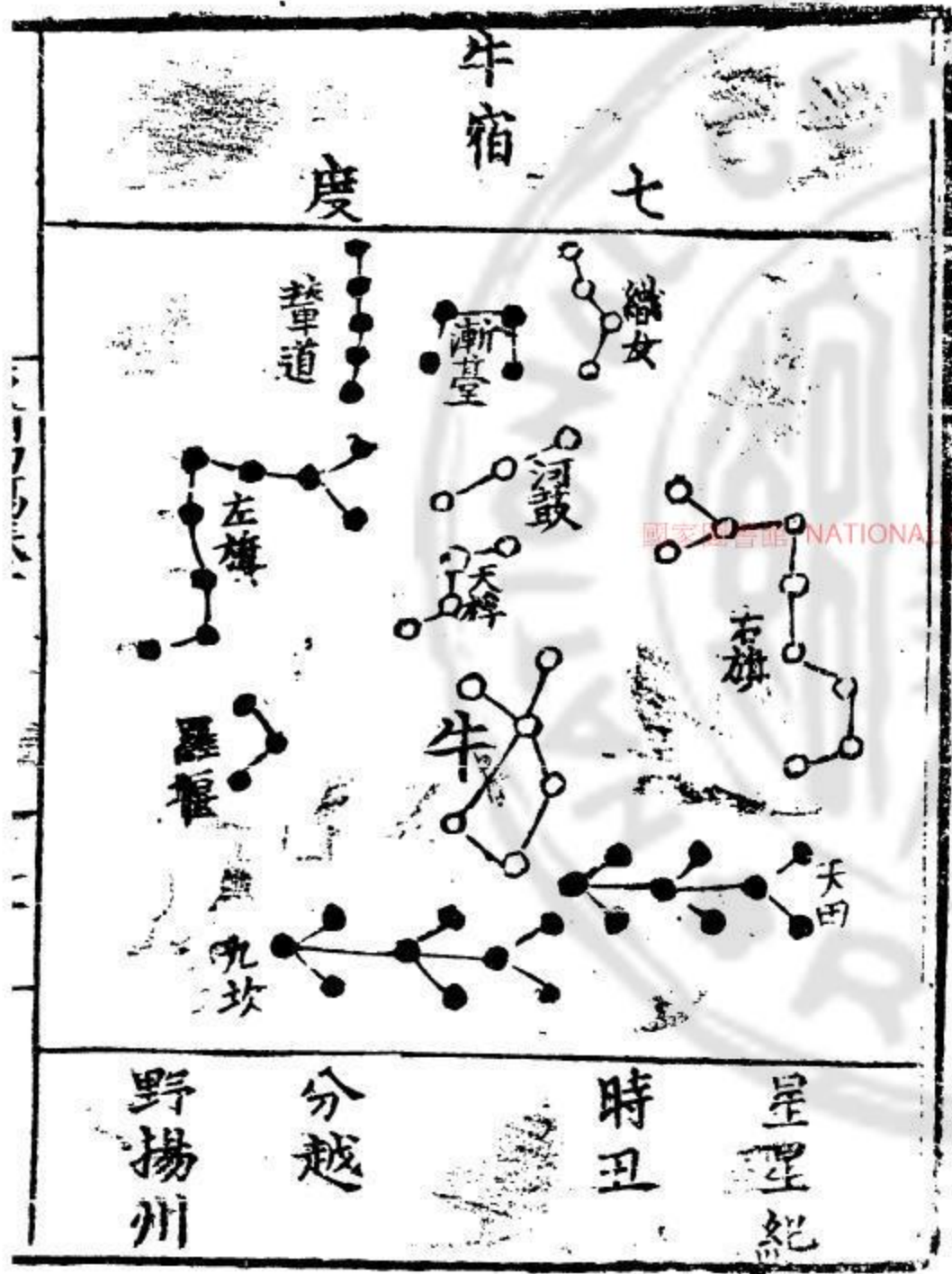
順天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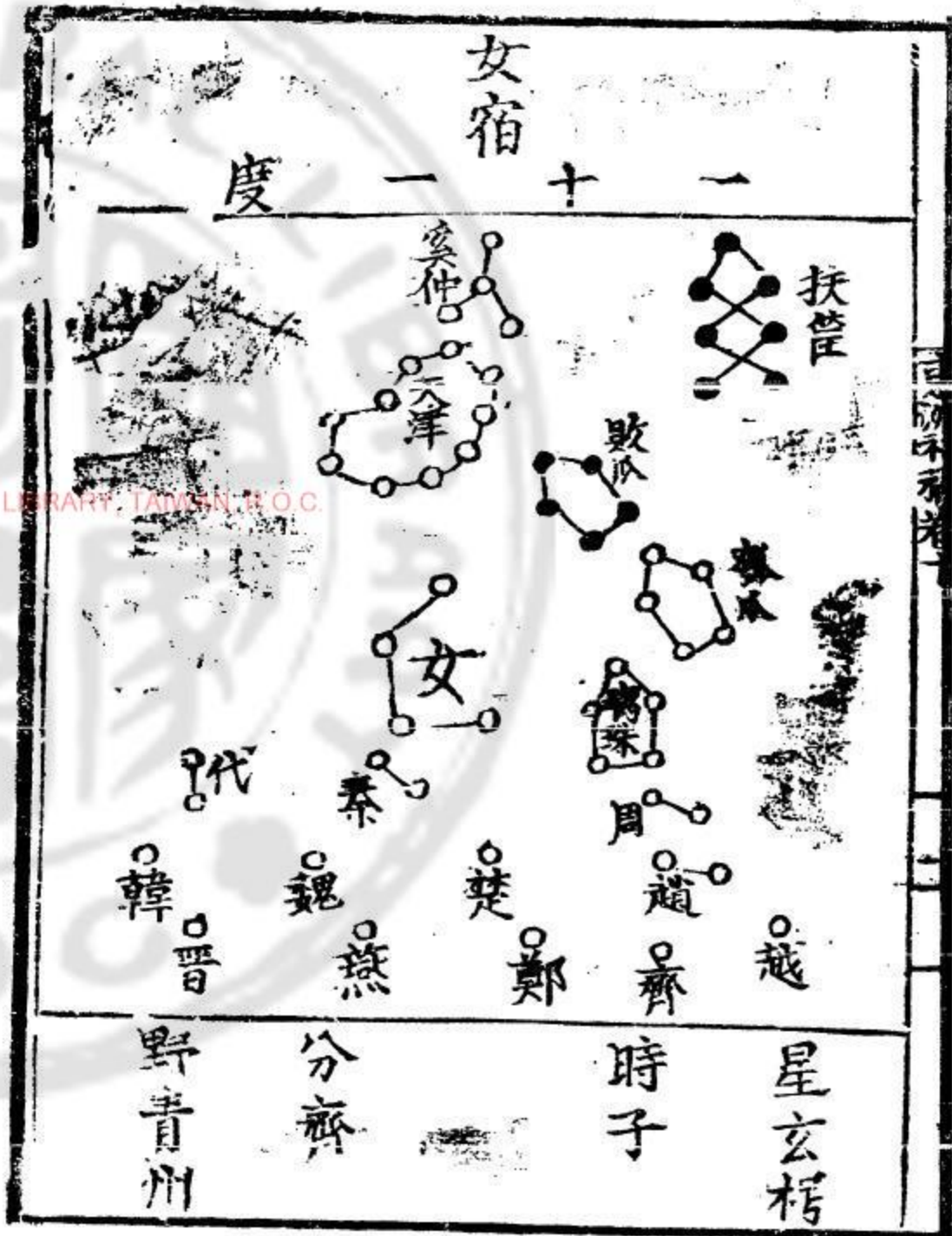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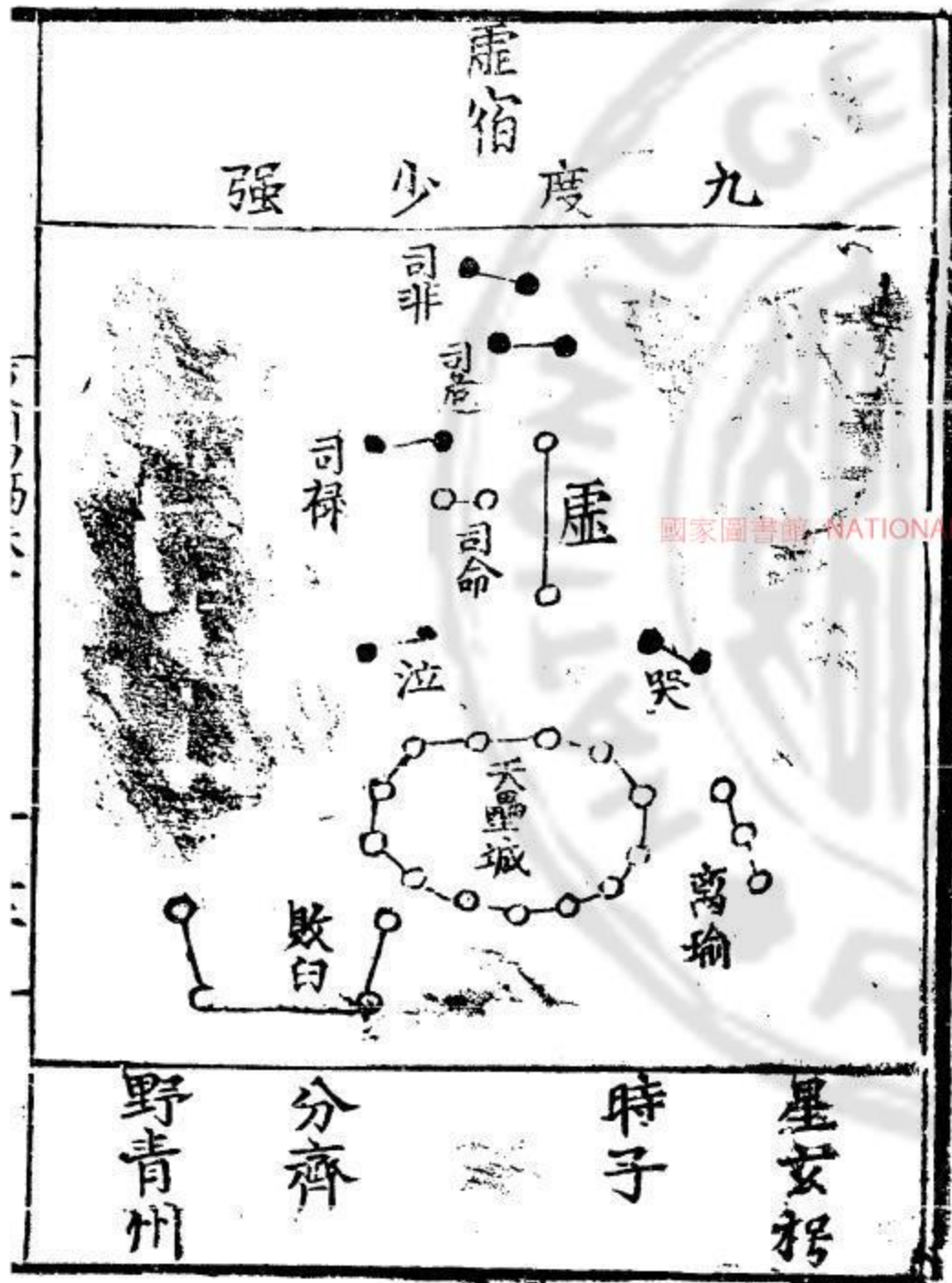
禹冀 虞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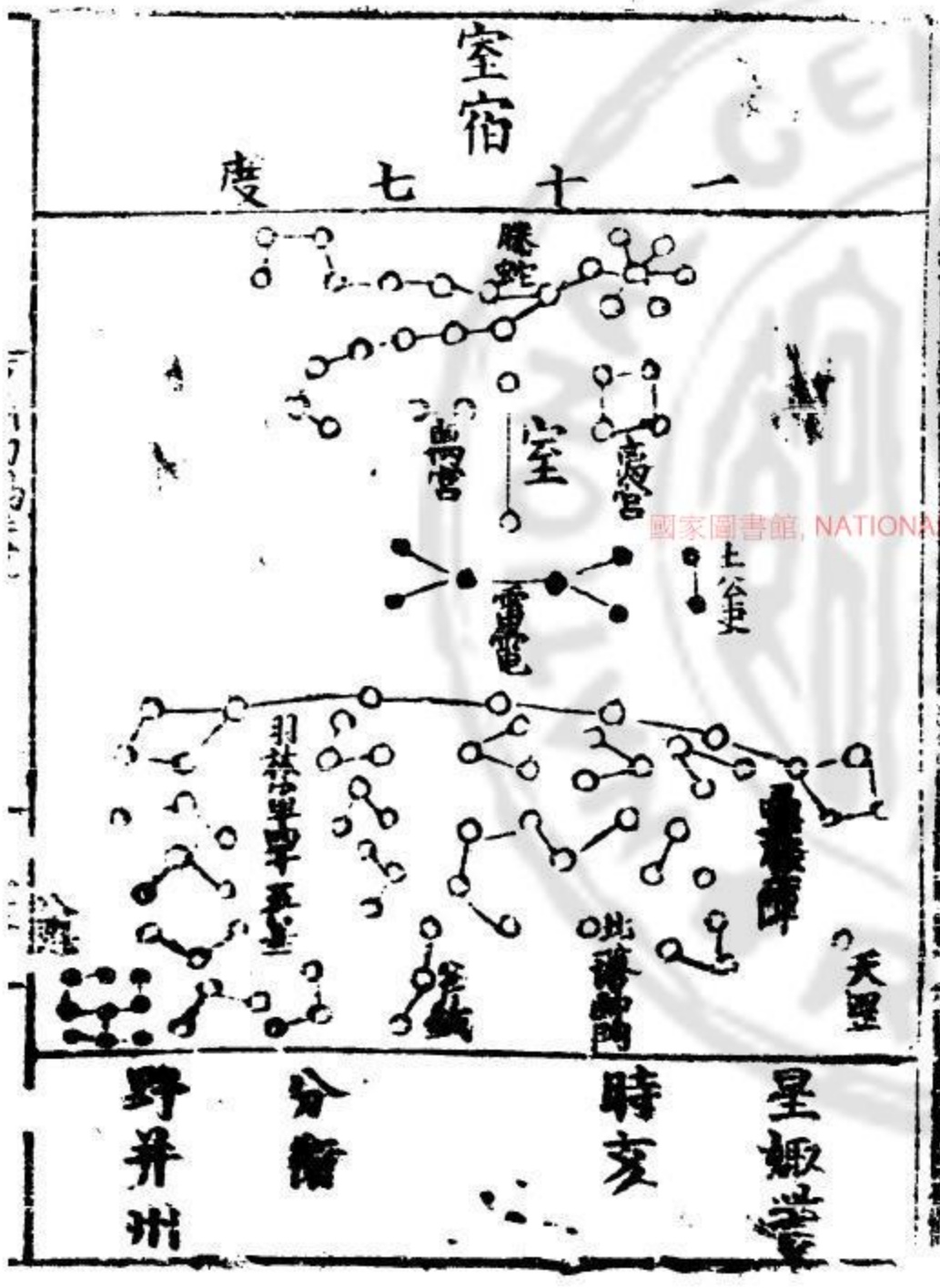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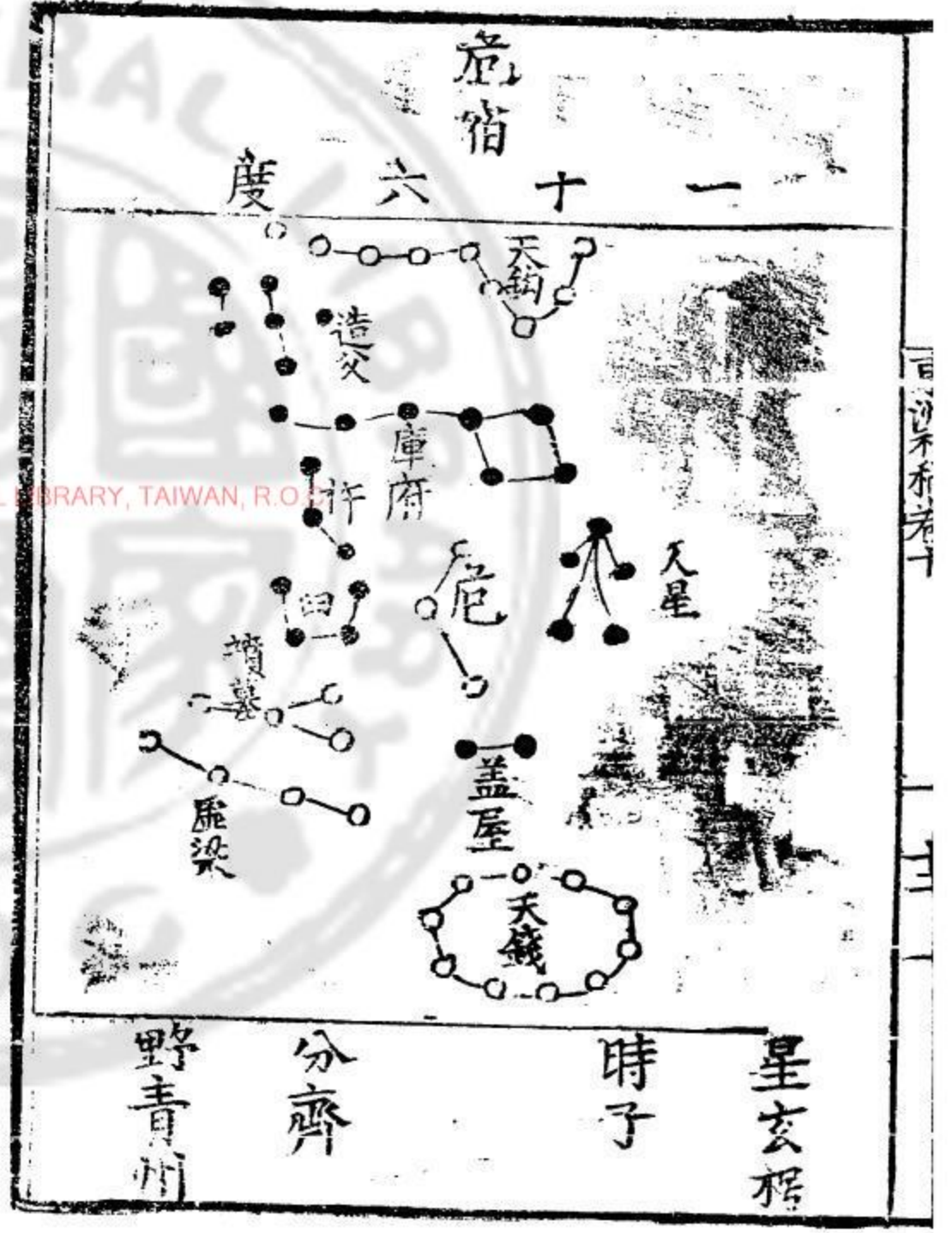
保定府

河間府

俱冀州







百沙不亦老十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七宿以土主定其方位自斗十一度至斗一度為丑牛二度至女八度為癸女九度至危五度為子危六度至室三度為壬室四度至壁三度為亥壁四度至奎八度為乾故曰北方之宿細分之斗六星二十五度隸五十五星其名九牛六星七度隸五十九星其名十女四星一十一度隸五十一星其名十有八虛二星九度少強隸三十一星其名十危三星十六度隸五十三星其名十室二星十七度隸二百零七星其名一十有二壁二星九度隸二十六星其名五是七宿二十五星隸三百五十六星行天九十四度少強躔次分野備列如

左

斗分

南直隸

應天府

蘇州府

松江府

常州府

鎮江府

廬州府

安慶府

太平府

寧國府

徽州府

池州府

廣德州

和州

滁州

浙江省

杭州府

嘉興府

慶州府

江西省

南昌府

饒州府

臨江府

袁州府

廣信府

建昌府

撫州府

瑞州府

贛州府

以上俱揚州

南康府

吉安府

荆揚二州

牽牛分即斗也

廣東省

潮州府

揚州

斗牛分

南直隸

揚州府

淮安府

揚州

浙江省

湖州府

揚州

江西省

九江府

荆揚二州

女分

福建省

建寧府

揚州

廣東省

惠州府

揚州

牛女分

浙江省 嚴州府 金華府 衢州府

紹興府 寧波府 台州府 俱揚州

福建省 福州府 泉州府 延平府

汀州府 興化府 邵武府

漳州府 俱揚州

廣東省 廣州府 韶州府 南雄府

肇慶府 已上俱揚州

高州府 越也 雷州府 瓊州府 粵地

附之 上三府不入商貢以星分同而

斗牛女分

浙江省 温州府 揚州

危分

山東省 濟南府 登州府 萊州府 俱青州

虛危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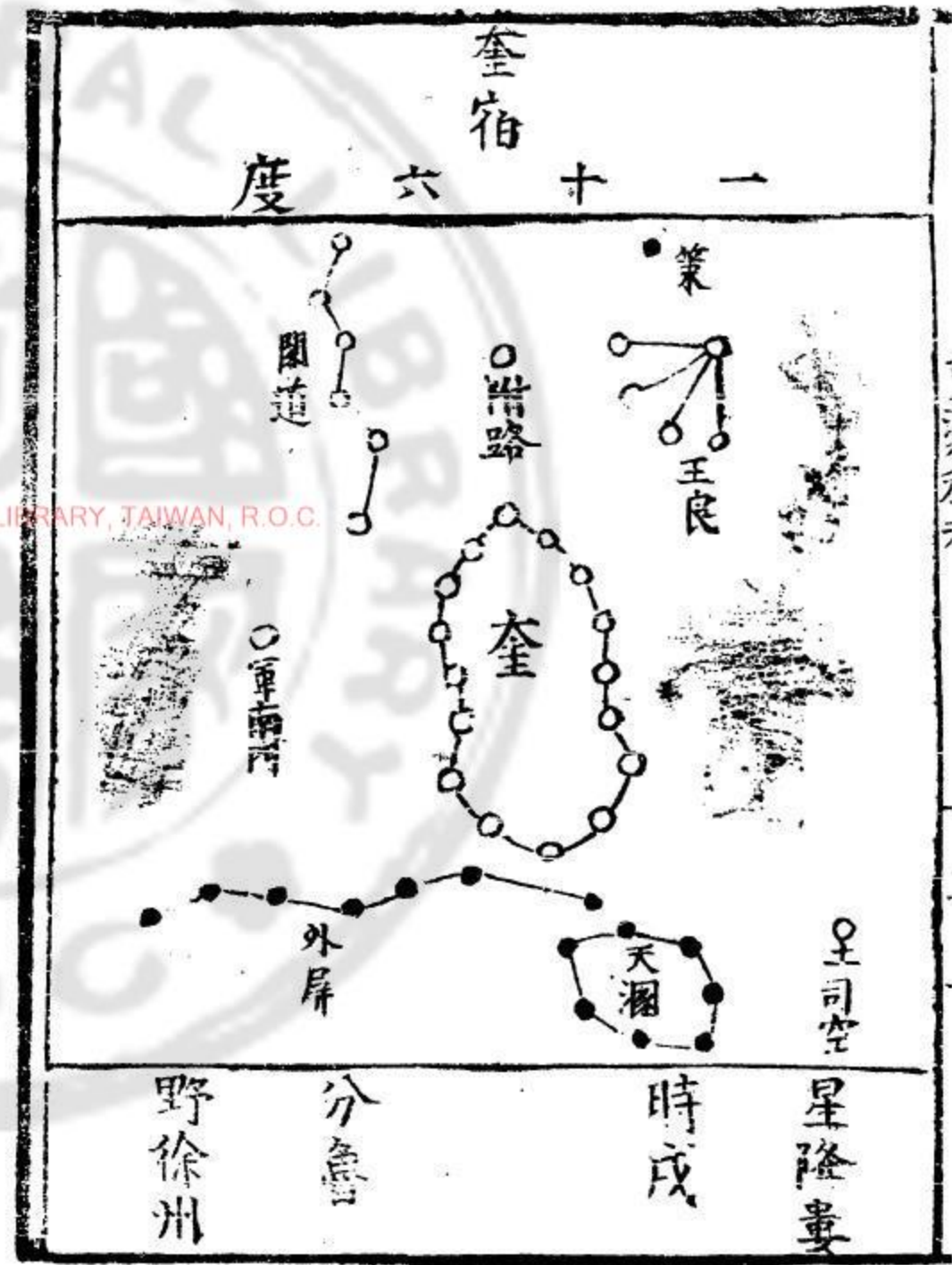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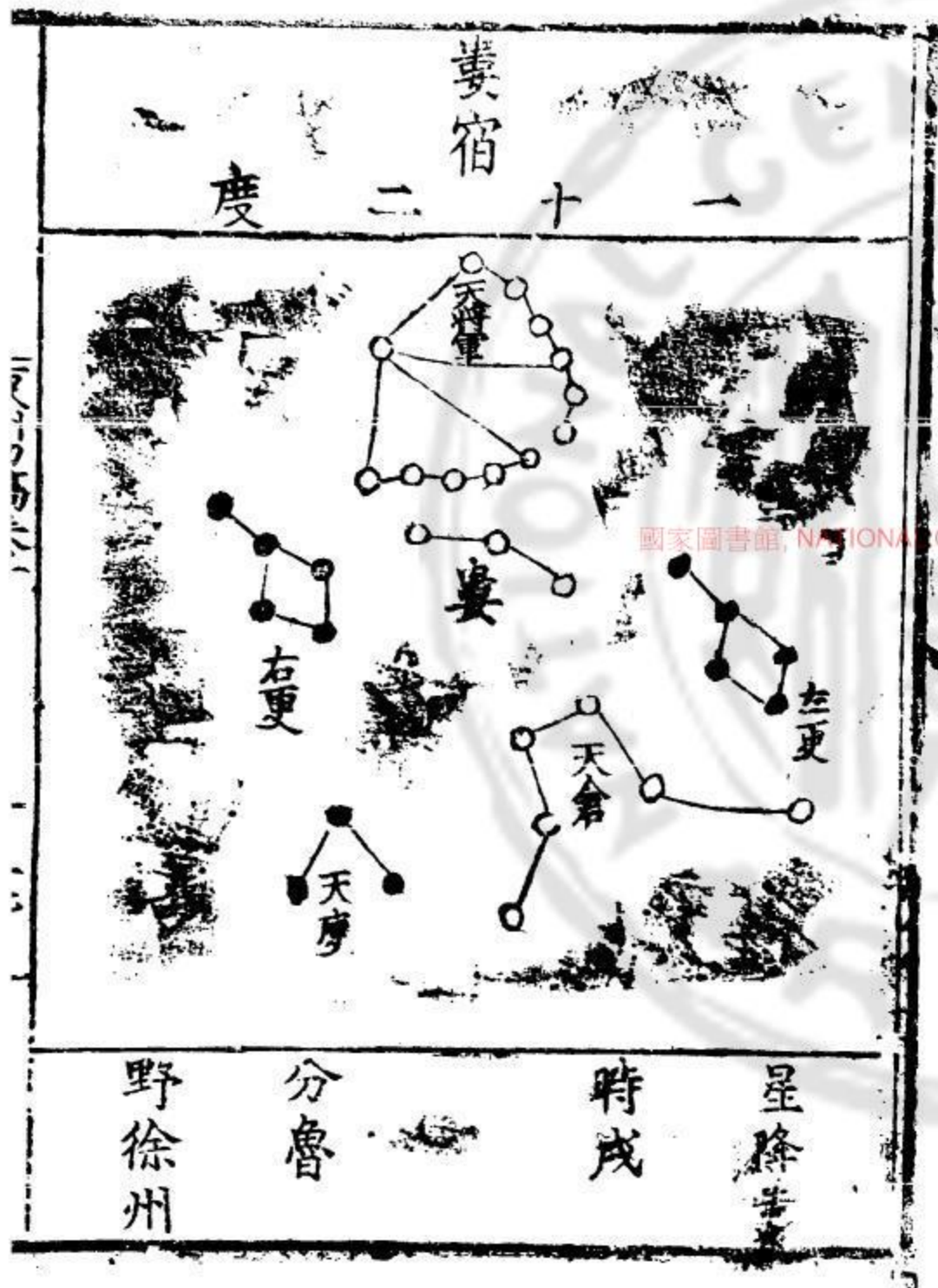
山東省 青州府 青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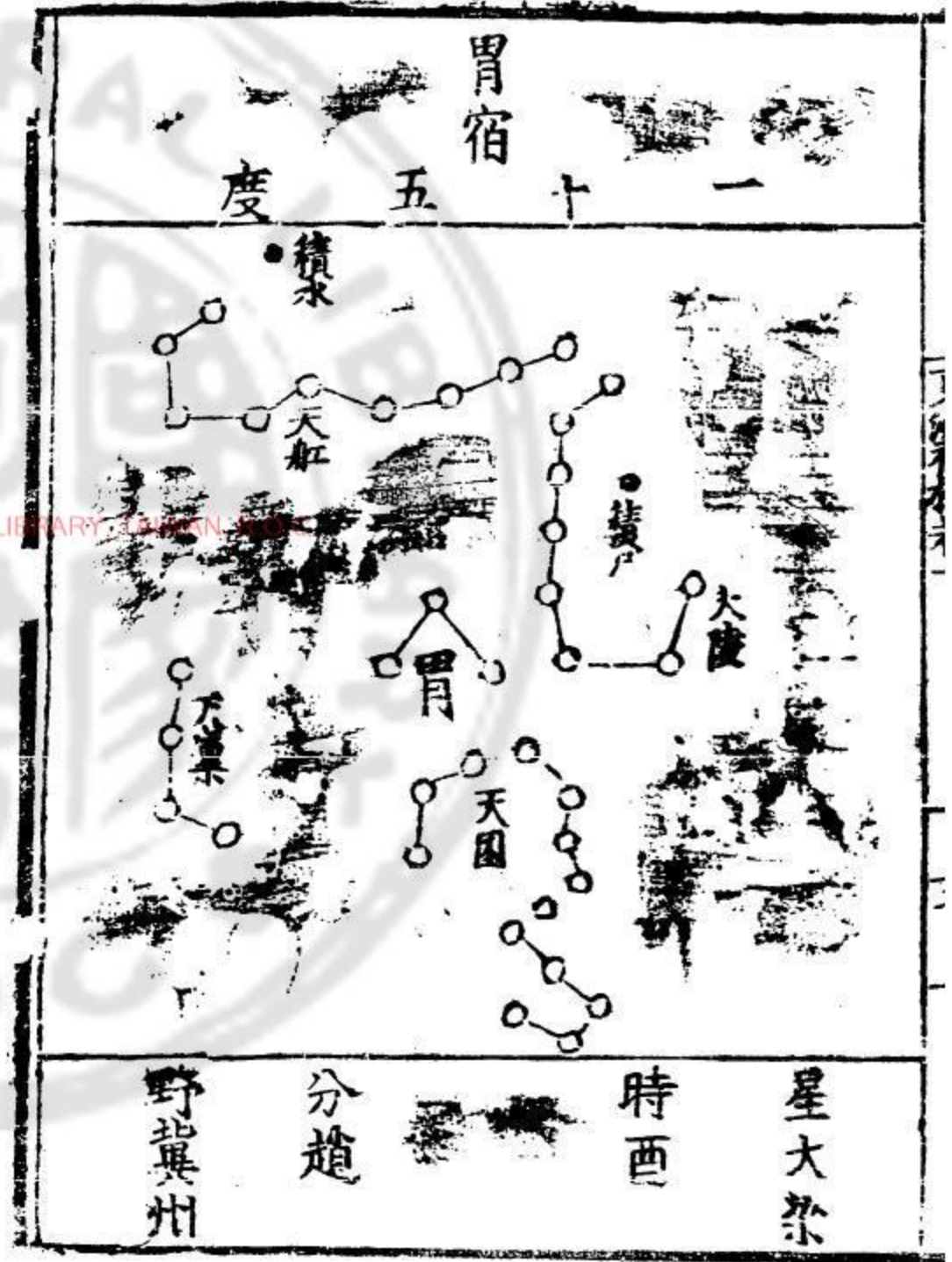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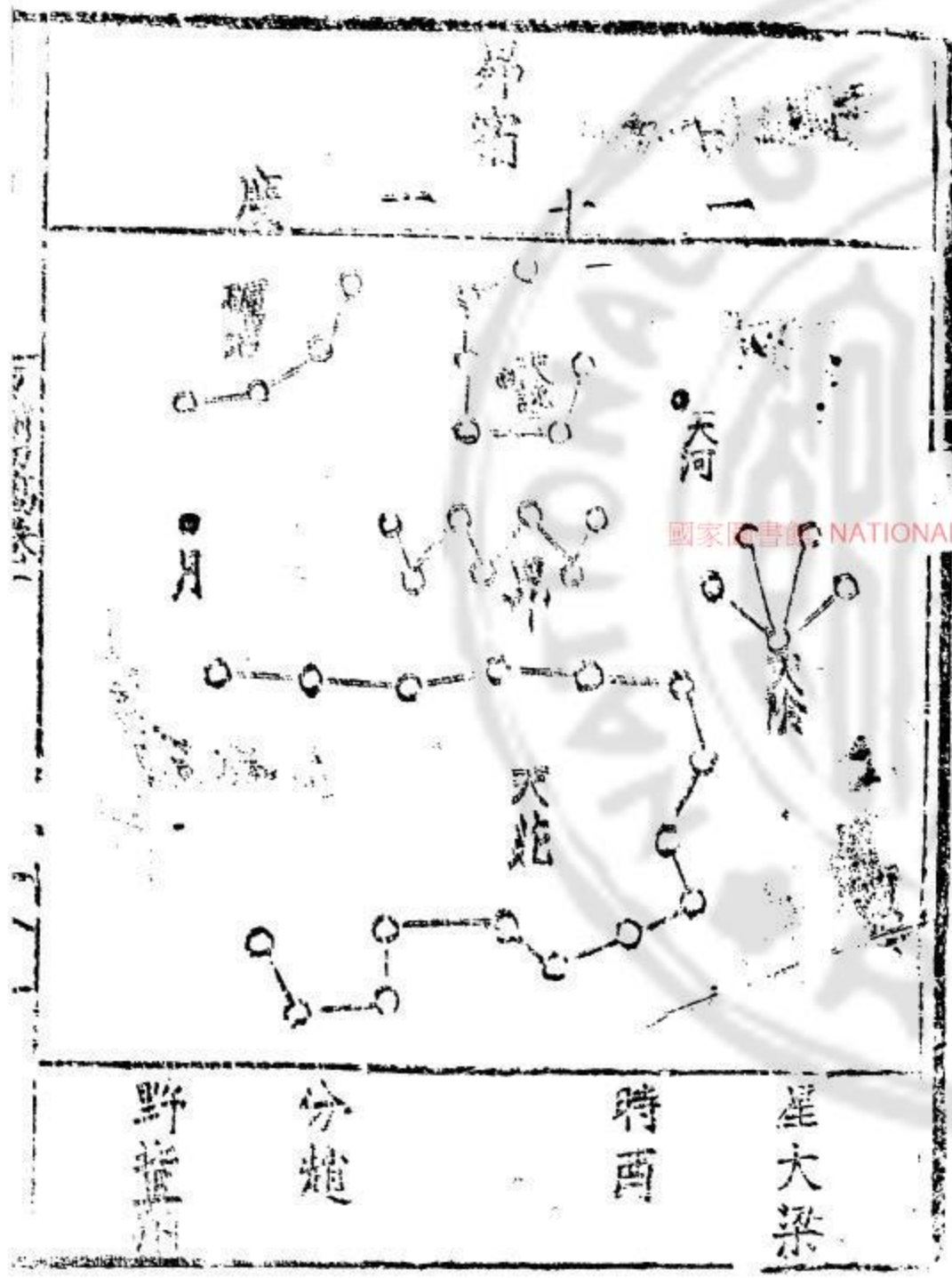
危室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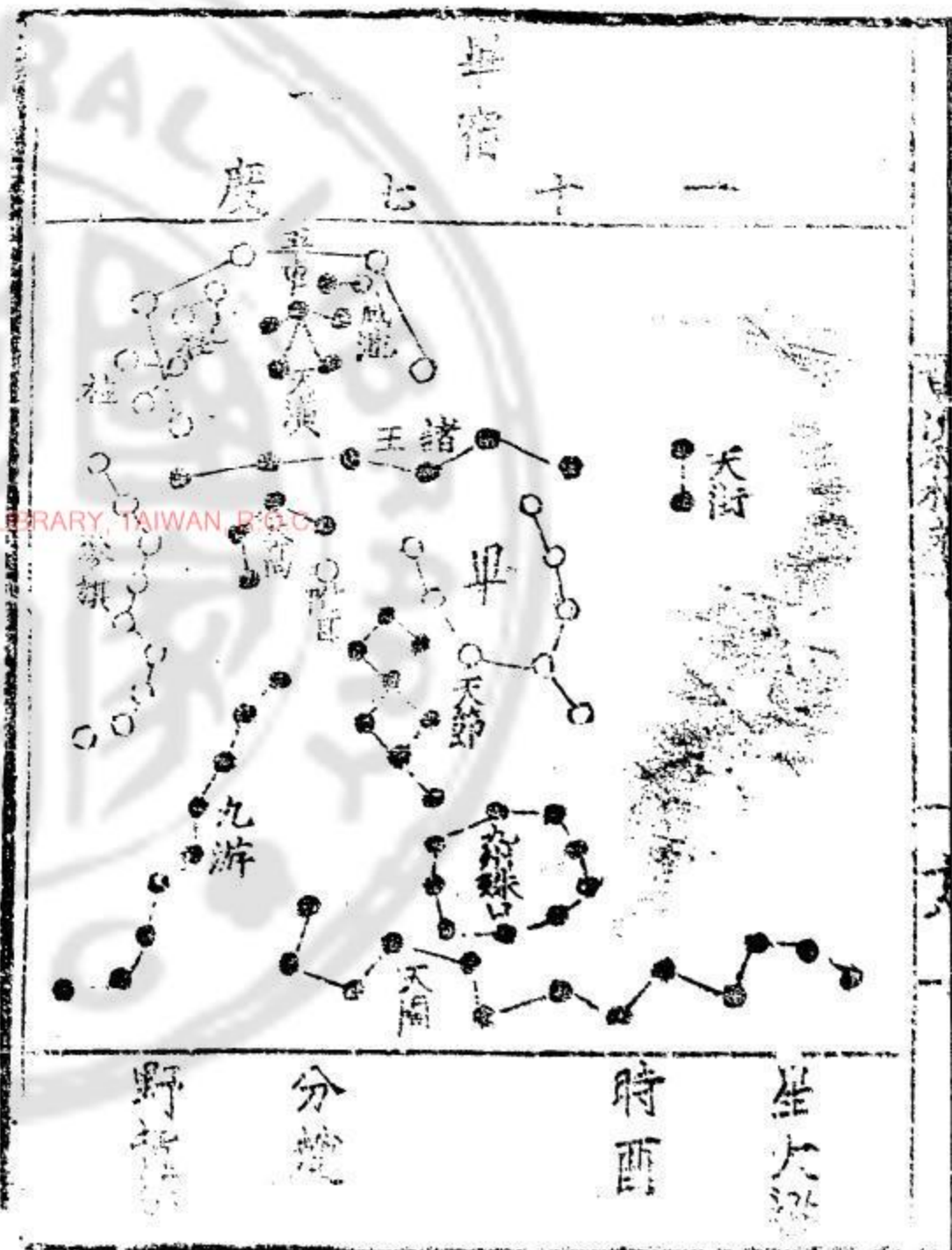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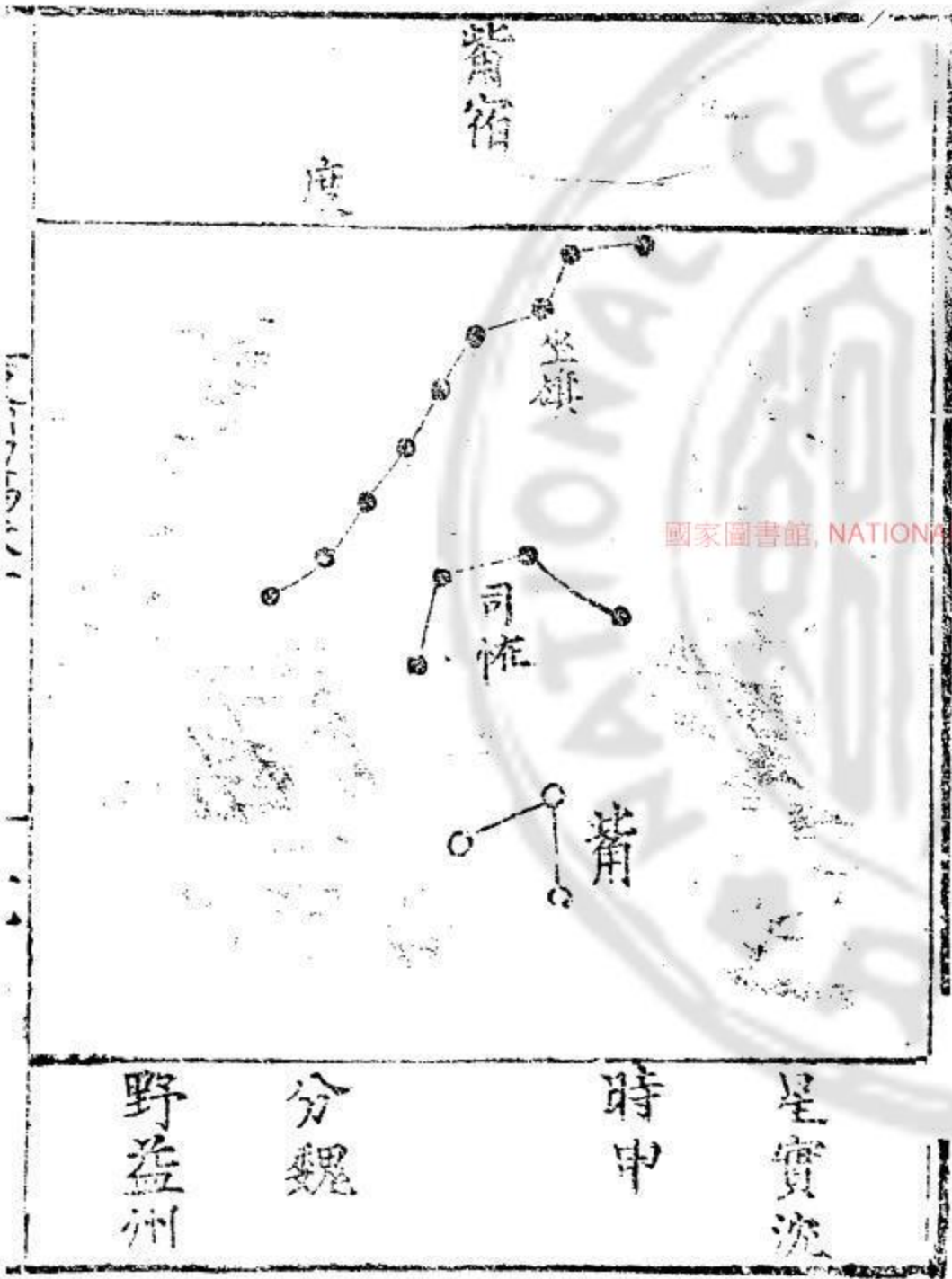
山東省 東昌府 兗州

室壁分

河南省 鄆德州 衛輝府 懷慶府 冀州









右七宿以土圭定其方位奎九度至婁八度為戌
 婁九度至胃十一度為辛胃十二度至昂十一度
 為酉畢一度至畢十三度為庚畢十四度至井一
 度為申故曰西方之宿細分之奎十六星十六度
 隸二十八星其名九婁三星十二度隸三十星其
 名五胃三星十五度隸三十六星其名六昂七星
 十一度隸四十星其名八畢八星十七度隸九十
 四星其名十有五觜三星一度隸一十三星其名
 二參七星十度隸一十八星其名六凡七宿五十
 星所隸二百三十一星行天八十二度而躔次分
 野脩列如左

奎婁分

山東省 兗州府 徐充二州

昴分

北直隸 順德府 冀州

昂畢分

北直隸 真定府 冀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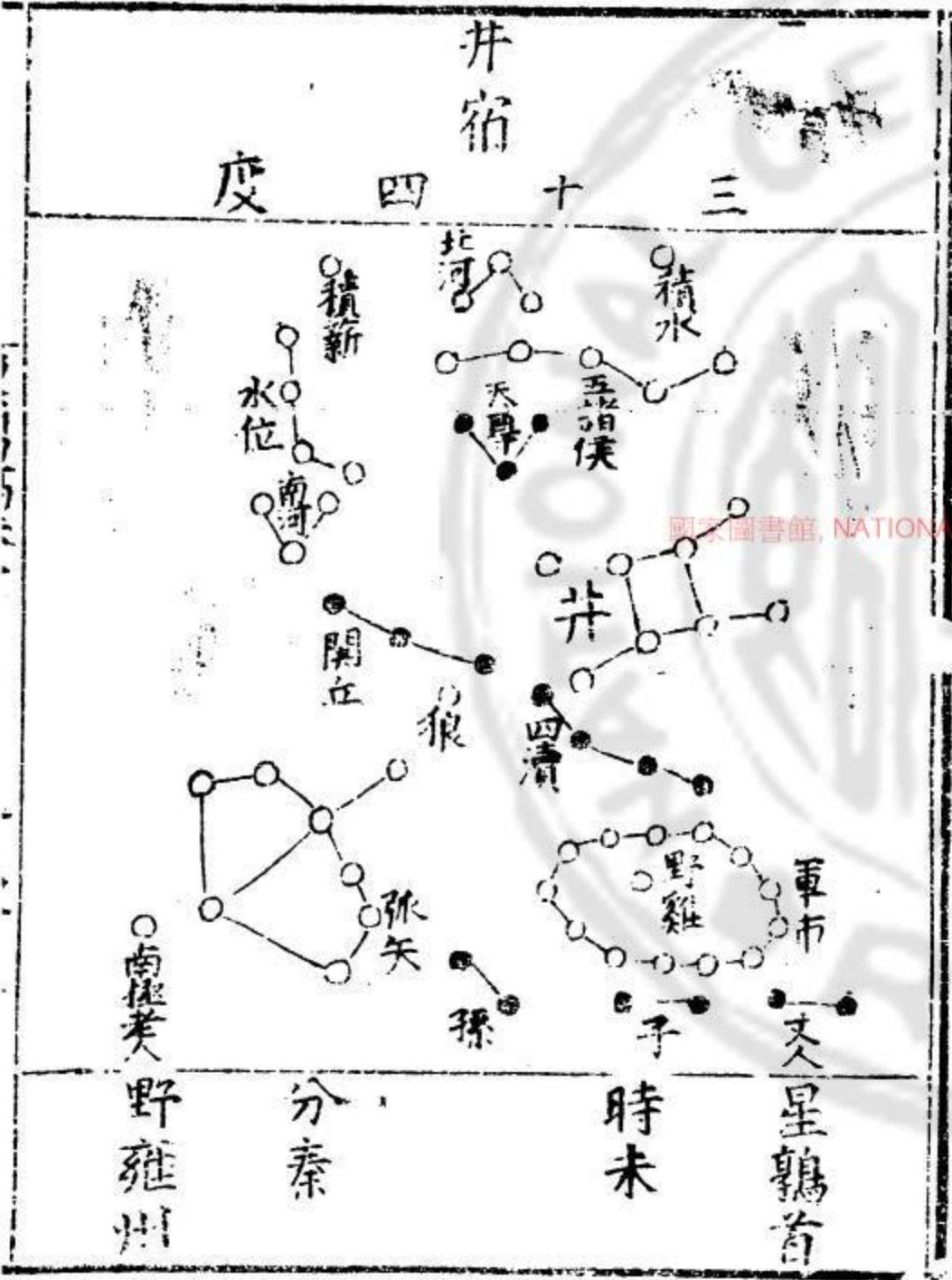
山西省 大同府 禹冀州 虞并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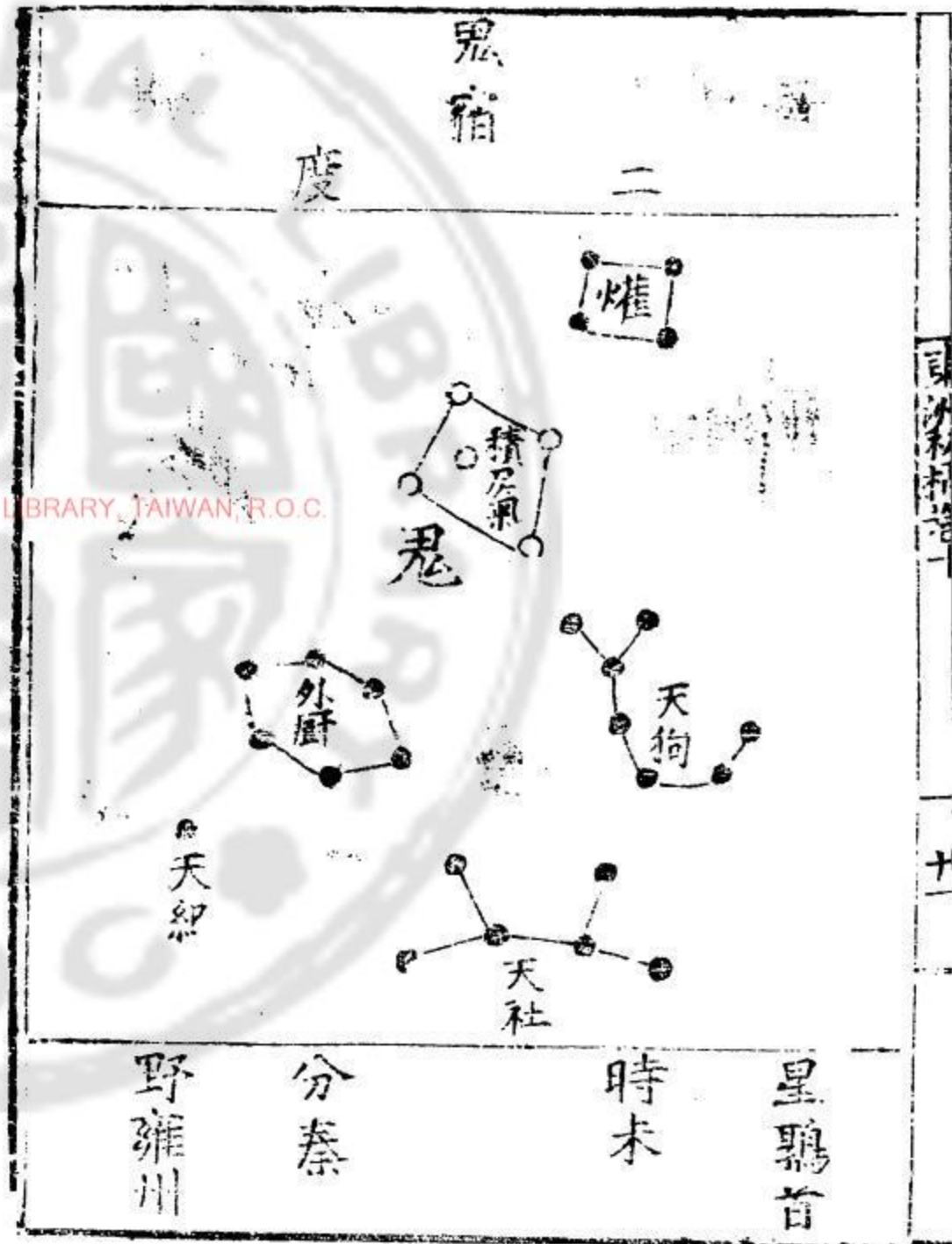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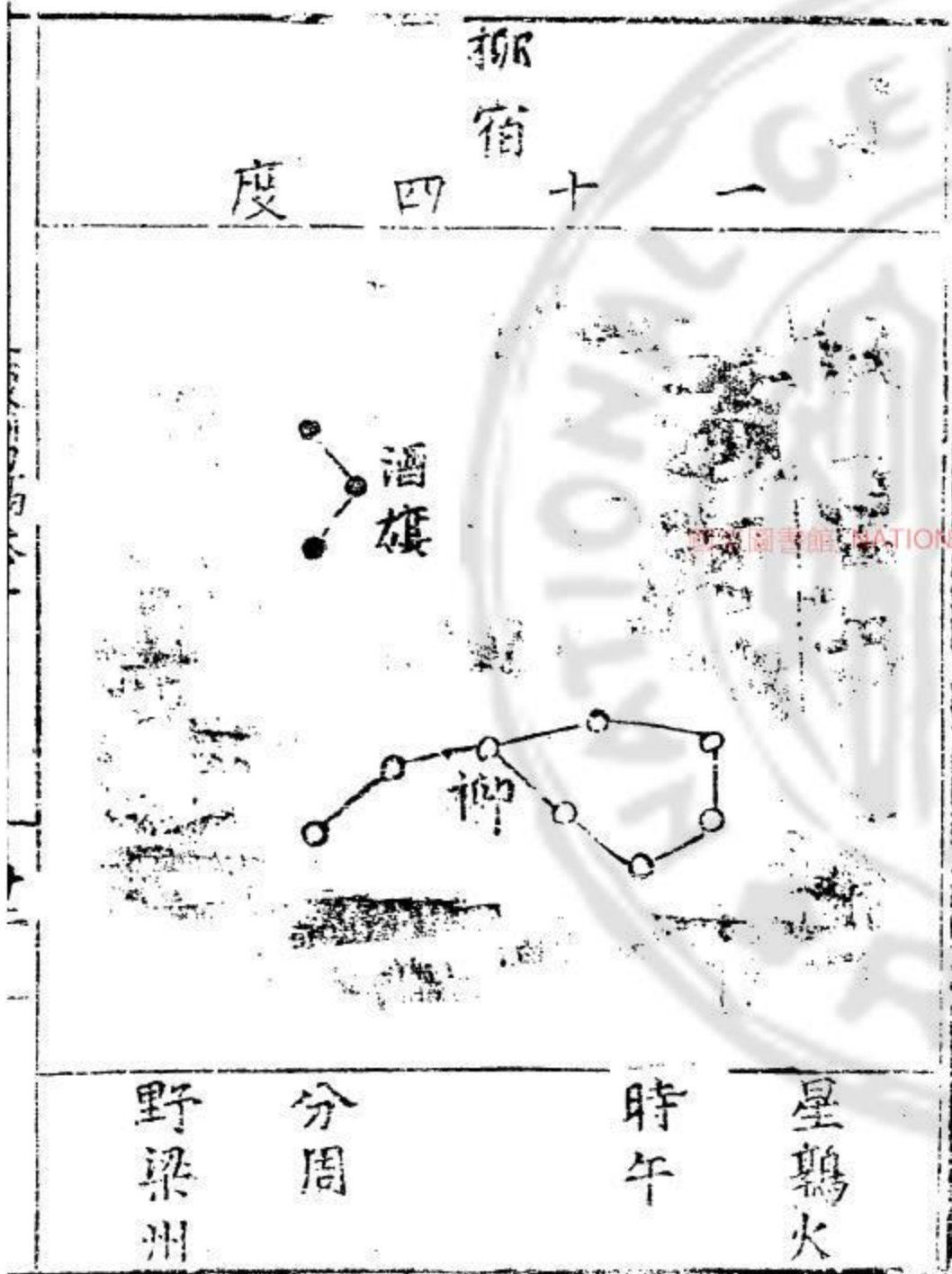
紫府參分

山西省 平陽府 澤州 冀州 松潘司

疊溪所

參分 四川東川軍民司 以上俱梁州





頭沙利打

十一

星宿

度 七



星 鶉 火

時 午

分 周

野 梁 州

張宿

度 七 十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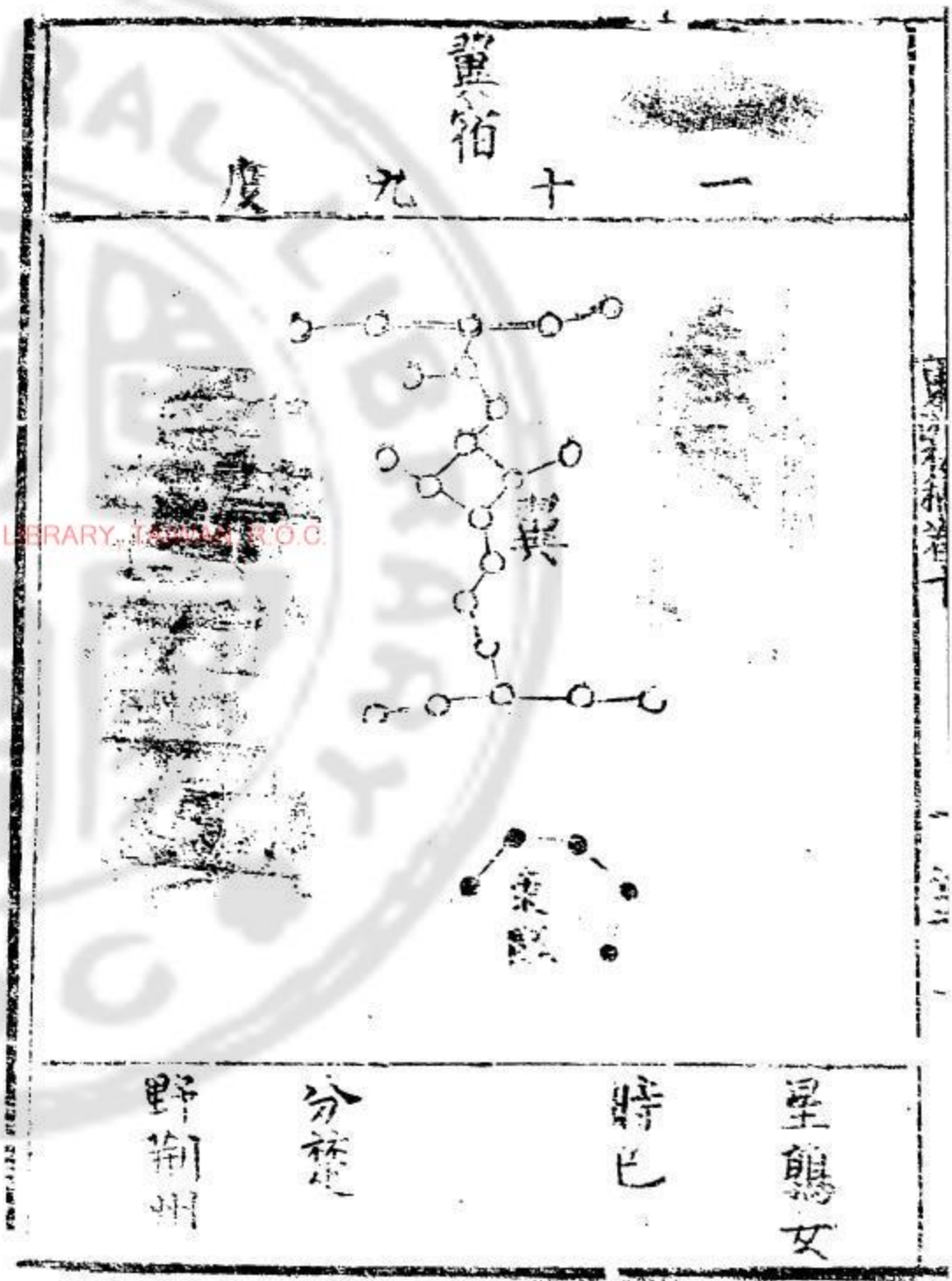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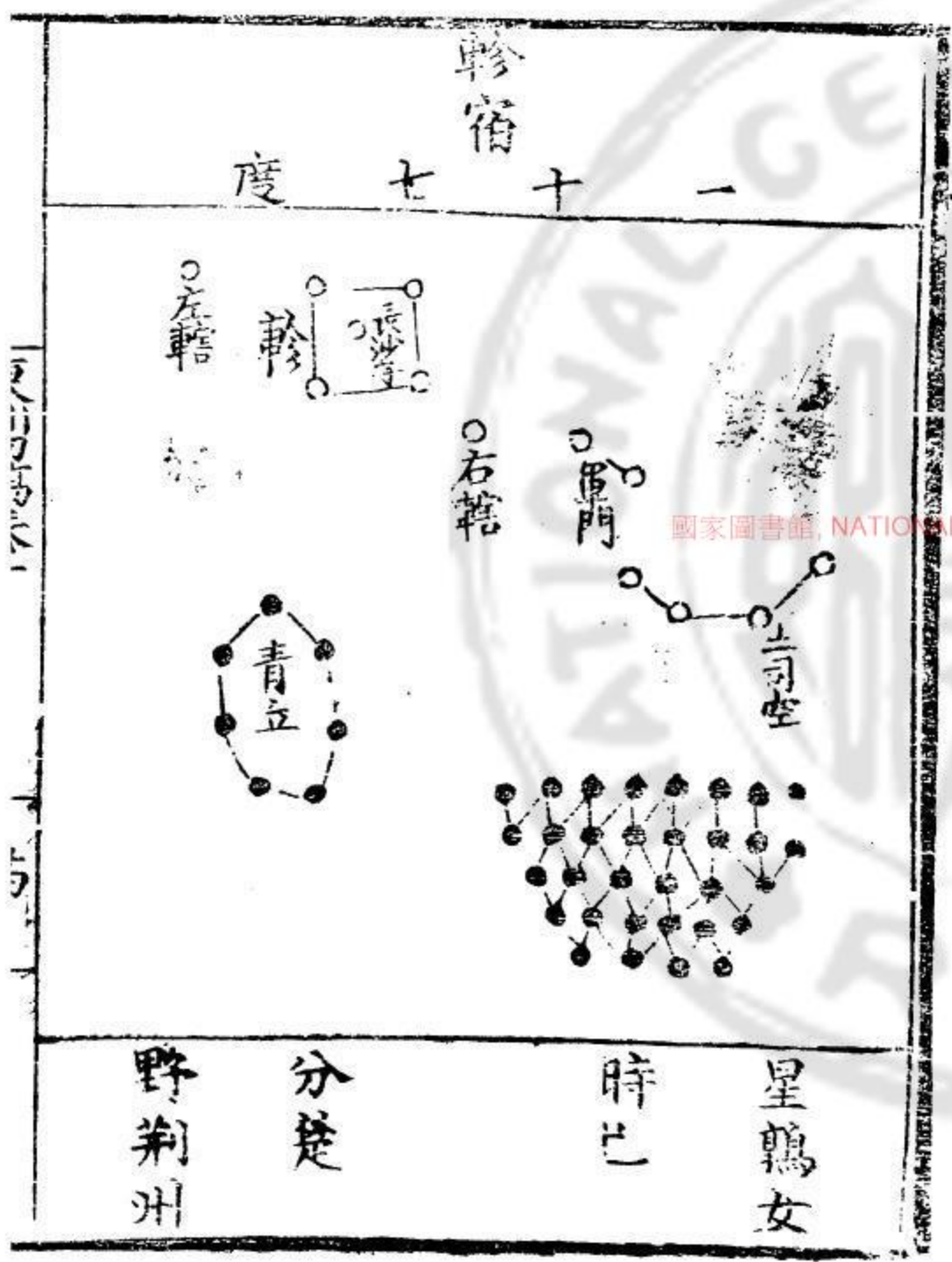
星 鶉 火

時 午

分 周

野 梁 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七宿以土圭定其方位井二度至十五度為坤
坤十六度至三十度為未三十一度至柳十一度
為丁柳十二度至張八度為午張九度至翼四度
為丙翼五度至軫二度為巳軫三度至十八度為
巽故曰南方之宿細分之井八星三十四度隸六
十二星其名一十有六鬼四星二度隸二十五星
其名六柳八星十四度隸三星其名一星七星七
度隸二十九星其名八張六星十七度隸十四星
其名一翼二十二星一十九度隸五星其名一軫
四星一十七度隸四十八星其名七凡七宿六十
星隸一百八十二星行天一百一十度其躔次分

野備列于左

參井分

山西省 太原府 遼州 冀州 井州

四川省 順慶府 果州 貴州 宣慰司 荆梁二州

井鬼分

陝西省 西安府 鳳翔府 平涼府

鞏昌府 寧夏衛 洮州衛

行都司 俱雍州 河州衛

靖虜衛 不在星分以野同而附此

四川省 成都府 保寧府 叙州府

重慶府 行都司 潼川州

眉州 嘉定州 瀘州 雅州

烏蒙軍民府 芒部府 播州司

永寧司 龍州司 天全司

黎州司

雲南省 雲南府 大理府 臨安府

楚雄府 曲靖軍民府 武定府

麗江府

貴州省 普安州 已上俱梁州

鬼分

四川省 馬湖府 梁州

柳分

河南省 河南府 豫州

星分

貴州省 銅仁府 荊州

張分

河南省 南陽府 豫州

翼分 施州衛指揮司 荊梁二州

軫分 平茶洞長官司 荊梁二州

翼軫分

湖廣省 武昌府 德安府 荊州府

岳州府 長沙府 寶慶府

衡州府 常德府 辰州府

永州府 沔陽州 安陸州

靜州 柳州已上俱新州

襄陽府荆豫二州

廣西省 桂林府 平樂府兼州 南寧府 揚州

貴州省 黎平府新州

四川省 夔州府新梁二州

廣東省 廉州府

廣西省 柳州府 慶遠府 潯州府俱粵地

之三四府不入禹貢以星分同而附

并鬼異軫分

陝西省 漢中府梁雍二州

禹貢星躔不載之地

雲南省 蒙化府 景東府 廣南府

鎮沅府 永寧府 順寧府

北勝州 姚州府 鶴慶府

尋甸府 元江府 龍馬司

者樂司 瀾滄司 騰衝司

章里司 木邦司 孟養司

緬甸司 八百甸司 老撾甸司

孟定司 孟艮府 南甸府

干崖司 隴川司 威遠州

灣甸州 鎮康州 大候府

夏州各縣卷一
鈕兀司 芒市司

貴州省 思州府 鎮寧州 安順州

金筑司 普定司 新添司

千越司 龍里司 都勻司

畢節司 威清衛 清平衛

平壩衛 安南衛

廣西省 太平府 田州府 思明府

思恩府 鎮安府 泗城州

利州 奉議州 向武州

都康州 龍州 江州

思陵州 上林司 文隆司

右按一統志知前地不入禹貢故從古在蠻荒部
落亦不入星躔之度愚意以天無不覆特以不係
中國重輕故先哲不暇深究後之作者無所考證
故亦不敢揣摩而附益之也備載篇終以表
天朝拓地之盛云

天河起沒 按天漢有圖無歌故為補之

天河一名曰天漢起自東方箕尾間遂乃分為南
北道南經傳說入魚淵開簷載并鳴河鼓北經龜
宿貫箕邊次絡斗魁胃左旗又合南道天津湄二
道相合西南行分夾瓠瓜絡入星杵畔造父騰蛇
精王良附路閣道平登此大陵從天船直到卷舌

又南征五車駕向北河南東井水路入吾驂水位
過了東南游次經南道向關丘天狗天紀與天稷
七星南畔天河沒

天河起東方經箕尾之間謂之天河亦謂之漢
津乃分為二道其南經傳說魚鼈天弁河鼓其
北經龜背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主天津下而
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觜星絡人星杵造父
滕蛇王良附路閣道北經太陵天船卷舌而南
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東南行絡
南河關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漸云
津漢省金之氣也其本曰水

七曜

日日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
有奇而周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
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所以成陰陽寒暑之節
是故傳云日為太陽之精主生養萬物恩德人君
之象也人君有瑕必露其慝以告示焉王者修德
以禳之

月月太陰之精也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
明日光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
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
入覩其旁故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

裏故不見也其行有遲疾其極遲則一日行十二度強其極速則一日行十四度半強遲則漸疾疾則漸遲二十七日半強而遲疾一終矣又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去黃道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闇虛逢日則日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月望行黃道則值闇虛矣值闇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月為太陰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以此比德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象也

謹按丹元子二十八宿及三元之歌所取者以其句中有圖言不見象而不談災祥蓋初有五篇吟則反是且五星為緯而行無定體可以筭數推以圖象求之今五行既無圖象而極論災祥未必丹元子之作也其言誣濫在既不取

木歲星曰東方春木枝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歲星盈縮以舍國命又主福主大司農主齊吳主司天下諸侯人君之過主歲五穀赤而角其國昌赤黃而沉其野大穰張衡云歲星者東方之精蒼帝之子一名攝

提一名重華一名應星一名紀星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盡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

火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熒惑法使行無常各以舍國命為亂為賊為喪為疾為兵為飢又曰熒惑主大鴻臚主死喪主司空又為司馬主楚越以南又司天下羣臣之過司奢驕亡亂妖孽主歲成敗又為理外為理兵內為理政為天子之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張衡云熒惑為執法之星其精

為風伯之師或童兒歌謠嬉戲晉灼曰熒惑常以十月入朝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每二歲而一周天

土鎮星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政故四星皆失鎮乃為之動一曰填為黃帝之德女主之象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司天下女主之過又曰天子之星也衡云填星者黃帝之子女主之象也一名地候晉灼曰常以甲辰之始建斗之歲填行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

金太白曰西方秋金也義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

金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又曰太白大臣其號上公也大司馬位謹候此張衡云太白者白帝之子一名火政一名管星一名明堂一名文表一名太皞一名終星一名天相一名天浩一名序星一名梁星一名威星一名大翼一名大足晉灼曰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一歲而周天水辰星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見則主刑主廷尉主燕趙又為燕趙

代以比宰相之象亦為殺伐之氣戰鬪之象又曰軍於野辰星為偏將之象衡云辰星亦名勾星一名變星一名伺星晉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見奎星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歲而一周天

十二次度

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今附而次之

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
野屬兗州費直起軫七度蔡邕起軫六度

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
屬豫州費直起氐十一度蔡邕起亢八度

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
野屬幽州費直起尾九度蔡邕起尾四度

自斗十二度至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分
野屬揚州費直起斗十度蔡邕起斗六度

自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
野屬青州費直起女六度蔡邕起女二度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諏訔於辰在亥衛之分

野屬并州費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
屬徐州費直起奎二度蔡邕起危十度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
野屬冀州費直起婁十度蔡邕起胃一度

自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
分野屬益州費直起畢九度蔡邕起畢六度

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
野屬雍州費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
野屬二河費直起柳五度蔡邕起柳三度

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躔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屬荊州費直起張十三度蔡邕起張十二度

州郡躔次

陳卓

范蠡

鬼谷先生

張良

諸葛亮

譙周

京房

張衡並云

角亢氐鄭交州

東郡入角一度

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

濟陰入氐一度

濟北陳留入亢五度

東平入氐七度

泰山入角十二度

房心宋豫州

箕尾躔幽州

潁川入房一度

汝南入房三度

沛郡入房四度

梁國入房五度

淮陰入心一度

魯國入心三度

楚國入房四度

涼州入箕十度

上谷入箕三度

瀛陽入尾一度

右北平入尾七度

西河上郡北地

遼西東入尾十度

涿郡入尾七度

渤海入箕一度

樂浪入箕三度

玄菟入箕六度

廣陽入箕九度

斗牛女吳越揚州

九江入斗一度

盧江入斗六度

豫章入斗十度

丹陽入斗十六度

會稽入牛一度

臨淮入牛四度

廣陵入牛八度

泗水入女一度

六安入女六度

虛危齊青州

齊國入虛六度

北海入虛九度

濟南入危一度

樂安入危四度

東萊入危九度

平原入危十一度

留川入危十四度

室璧衛并州

安定入室一度

天水入室八度

隴西入室四度

酒泉入室十一度

張掖入室十二度

武都入璧二度

金城入璧四度

武威入璧六度

敦煌入璧八度

奎婁胃魯徐州

東海入奎一度

瑯琊入奎六度

高密入婁六度

或作

城陽入婁九度

膠東入胃一度

昂畢趙冀州

魏郡入昴一度 鉅鹿入昴三度
恆山入昴三度 廣平入昴七度
中山入昴一度 清河入昴九度
信都入畢三度 趙郡入畢八度
安平入畢四度 河間入畢十度
真定入畢十三度

冀州

廣漢入冀一度 越雋入冀三度
蜀郡入參一度 犍為入參三度
梓潼入參五度 巴蜀入參八度
漢中入參九度 益州入參七度

雍州

雲中入井一度 定襄入井八度
鴈門入井十六度 代郡入井二十八度
太原入井二十九度 或作十九
上黨入鬼二度

秦州

弘農入柳一度 河南入星三度
河東入張一度 河內入張九度
翼軫楚荊州

南陽入翼六度 南郡入翼十度
江夏入翼十二度 零陵入軫十一度

桂陽入軫六度 武陵入軫十一度

長沙入軫十六度

黃道度數 古今不同 今從夫蔡所取

角 十二度 亢 九度 氏 十六度 房 六度 心 六度 尾 十九度 箕 十二度

斗 二十五度 牛 七度 女 十二度 虛 九度 危 十六度 室 十七度 壁 九度

奎 十六度 婁 十二度 胃 十二度 昂 十六度 畢 十七度 嘴 一度 參 十度

井 三度 鬼 二度 柳 十四度 星 七度 張 十七度 翼 九度 軫 十七度

十二辰同異

太初 費直 蔡邕 皇甫謐 晉志 唐志 熙寧志

子 斗 三度 女 六度 女 二度 女 八度 女 八度 女 五度 女 七度

亥 危 十六度 危 十四度 危 十七度 危 十五度 危 十三度 危 十五度

戌 奎 五度 奎 八度 璧 八度 奎 五度 奎 五度 奎 二度 奎 四度

酉 胃 七度 婁 一度 胃 一度 胃 七度 胃 四度 胃 七度 胃 六度

申 畢 十三度 畢 九度 畢 六度 畢 十三度 畢 十三度 畢 十三度 畢 十一度

未 井 十六度 井 十二度 井 十度 井 十六度 井 十六度 井 十三度 井 十三度

午 柳 九度 柳 五度 柳 三度 柳 九度 柳 九度 柳 七度 柳 八度

巳 張 十六度 張 十三度 張 十三度 張 十六度 張 十五度 張 十五度 張 十六度

辰 軫 十二度 軫 七度 軫 六度 軫 十二度 軫 十二度 軫 十度 軫 十二度

卯 氏 五度 氏 十二度 氏 八度 氏 五度 氏 五度 氏 二度 氏 四度

寅 尾 十度 尾 九度 尾 四度 尾 十度 尾 十度 尾 七度 尾 九度

丑 斗 十二度 斗 十度 斗 六度 斗 十二度 斗 十二度 斗 十度 斗 十二度

更四	更五	中曉		在日	去極	黃道	
太六斗	少十女	三十危	冬	太二斗	少五	百	
初女	半三危	半三室	六	五二斗	半五	百	
太三虛	三	室	半四奎	六	少七女	二十	百
少九危	四	室	太三	三	半十虛	少八	百
少八室	半三奎	半三胃	四	半四危	少三	百	
八	室	少三胃	少八	太三	半三	九	
半三奎	半八	初	井	十	少三	九	
半三胃	少三	畢	十二	井	少五	半	
太五	少三	井	太三	柳	半一	胃	十九
半十	半二	井	半初	張	半二	昂	半七
半八	半一	柳	八初	翼	太六	畢	半七
少四	少三	星	少初	軫	四	參	八十

中	更二	更三	更四	更五	中曉		
太六	二	一	九	十	少五		
半五	半三	半四	半八	半八	半一		
太六	九	少二	少一	半四	半五		
三十	八	二	鬼	六十	一		
七	半五	一	星	半五	二		
半八	半初	十	星	半四	少三		
半六	少初	星	少八	六	三		
少二	少十	星	少六	少八	少五		
七	星	少十	翼	少五	半三		
一	翼	半十	軫	半初	少二		
一	軫	太一	角	少一	太七		
半一	角	六	氏	太六	少三		



	在日	去極	黃道	中昏	更二	更三
夏至	十井	少七六	五亢	半一心	四箕	
小暑	半五井	少六六	半六氏	半土尾	少八斗	
大暑	六七柳	少十七	四心	七箕	三平斗	
立秋	七星	半四辛	半土尾	十卜	半三女	
處暑	七張	太九辛	太四箕	三平斗	少六虛	
白露	半土翼	少五辛	少四斗	半一女	十危	
秋分	半九軫	少七九	五斗	二虛	半七室	
寒露	五十角	少七辛	五斗	少四危	太五璧	
霜降	六亢	少三百	半二女	太土危	少土太	
立冬	少五氏	少八百	太虛	半土室	半九妻	
小雪	半四尾	二十百	太三危	一奎	少土胃	
大雪	半二箕	半六百	半高危	太二奎	二畢	

魏郡入昂一度 鉅鹿入昂三度
恒山入昂三度 廣平入昂七度
中山入昂一度 清河入昂九度
信都入昂三度 趙郡入昂八度
安平入昂四度 河間入昂十度
真定入昂十三度

冀州

廣漢入冀一度 趙偽入冀三度
蜀郡入參一度 建為入參三度
牂河入參五度 巴蜀入參八度
漢中入參九度 益州入參七度

井鬼秦雍州

雲中入井一度 定襄入井八度

鴈門入井十六度 代郡入井二十八度

太原入井二十九度 或作十九

上黨入鬼二度

柳星張周三輔

弘農入柳一度 河南入星三度

河東入張一度 河內入張九度

翼軫楚荊州

南陽入翼六度 南郡入翼十度

江夏入翼十二度 零陵入軫十一度



桂屬入軫六度 武陵入軫十一度

長沙入軫十六度

黃道度數古今不同今從夫家所取

角主度亢九度 氐十度 房十一度 心六度 尾十度 其十度

斗主度牛七度 女七度 虛十度 危十度 室十度 壁九度

奎十度 婁十度 胃十度 昂十度 畢十度 昴十度 參十度

井主度鬼二度 柳十度 星七度 張十度 翼十度 軫十度

十二辰同異

太初 費直 蔡邕 皇甫謐 晉志 唐志 歷代上

子 斗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亥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戌 奎八 奎八 壁八 奎五 奎五 奎二 奎二

酉 胃七 婁一 胃一 胃七 胃四 胃七 胃六

申 畢九 畢九 畢六 畢上 畢上 畢十 畢十

未 井十 井十 井十 井六 井十 井十 井十

午 柳九 柳五 柳三 柳九 柳九 柳七 柳八

巳 張六 張五 張三 張九 張五 張五 張十六

辰 軫十二 軫七 軫六 軫十二 軫十二 軫十 軫十二

卯 氐五 氐十 氐八 氐五 氐五 氐二 氐四

寅 尾十 尾九 尾四 尾十 尾十 尾七 尾九

丑 斗三 斗十 斗六 斗十 斗十 斗十 斗十



更四	更五	中	聯	在	日	嘉
太六斗	少十女	三十	冬	太二十	少五	百
初	女	半三	半六	太	十	半高
大三	三	半四	大	少七	女	二十
少九	四	太三	太	半七	少八	百
少八	半三	半五	雨	半高	少三	百
八	少三	少八	太	太	少	九
半三	半八	少初	春	十	少	九
半三	少	十二	清	少	少	五
太五	少	太三	春	半一	太	九
半十	半	半初	太	半二	半	七
半八	半一	八初	太	太六	半	七
少古	少三	少初	太	門	八	十

中	更二	更三	更四	更五	中	晚
太六	二	一	半	少	少	少
半五	半三	半四	半八	半八	半一	九
太六	九	少	少	半四	半五	七
三十	八	二	六	一	三	九
七	半五	一	半五	二	半四	七
半八	半初	十	太	半四	少	七
半六	少初	少八	六	三	太	七
少二	少	少六	少八	少五	半七	七
七	半	少五	半	八	半	八
一	半	半初	少二	太一	半三	十
一	太一	少一	太	少	太	七
少一	六	太六	少三	半三	太九	九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NATIONAL

	在日	大	中	守	更	二	更	三						
夏	十	井	少	六	五	亢	半	心	四	井				
六	井	井	少	六	六	半	十	戌	半	土	尾	少	八	斗
六	七	七	少	七	七	心	七	井	三	斗				
六	七	七	少	四	半	土	尾	十	下	半	三	女		
六	七	七	少	九	半	大	四	井	三	斗	少	六	尾	
白	半	三	少	五	半	少	四	半	半	一	女	十	危	
秋	半	九	少	七	九	五	十	斗	二	盡	半	七	室	
寒	五	十	少	七	半	癸	十	少	四	危	大	五	壁	
福	六	元	少	三	百	半	二	女	大	太	危	少	土	水
秋	少	盡	少	八	百	大	危	半	土	斗	半	九	室	
冬	半	四	尾	二	十	百	大	三	危	一	盡	少	土	胃
水	半	二	井	半	古	百	半	酉	危	太	二	盡	二	畢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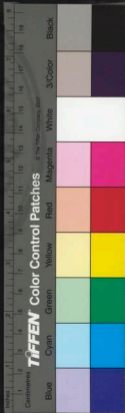




202502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洲初稿卷之十一

仕止隨錄

北瞻

入日啓行

門人滇池羅江編輯



柏酒漫將隨意話
金花聊爾笑顏看
丈夫矢志應遠
廊廟江湖盟未寒
庭草無人春自好
落梅高調瑟須彈
此身本是無歸定
也信人間離別難

過二陸祠

道源有派開千古
動靜差池只一間
未學未教非陸學
象山况復有梭山
法懸竹簡無多事
丹在心田見幾還
誰為兩家下勅敵
筆鋒挂閣共觀瀾



登龍虎山

振衣初上最高亭，數斷歸鴉萬點青。
龍虎驤騰勝方外，羽翰直幻付山靈。
喧溪濺雪吹魚浪，古木當風亂鶴聲。
西北望窮眠不得，坐看涼月過閒庭。

貴溪晚行

向晚不停棹，春愁近有無。
山迷猿窟避汝和有政譽故云，江闊鳥飛孤。
沾袖聞漁笛，開窻看牧圖。
一尊破寥落，遮莫亂葦呼。

弋陽向夕

煙樹荒村裏，風波笑語中。
雲開放斜日，天畔見高峯。
遂漸鄉山遠，淺深春色同。
願將心化燭，長夜為

誰供

鉛山道中

宿昔鉛山道，蘭橈款款移。
僕先雞黍約，毛舉鳳凰池。
以賈氏諸子素與善也犬護柴荆舊，烏桕草樹迷。
東風重回首，指點不須疑。

玉山公著和三厓壁間韵因寄之

月光千里共吟榻，幾人連未信靈槎。
使能通織女，驪公案持先訓。
三厓泗州後也軍門億晉駢，近得傳春風更搖落，勁草擬君賢。

元宵夜侍

孫中丞先生宴歸燈月交輝感而賦此

輕船疾棹來信州，江江頭別幾秋。厚祿日來分
雀直公每念子貧輒長緘風便廢登樓公不歸子
見問習池霞綺樽前共，峴首功名竹上收。歌側未
歸歸便睡，月華燈影倍時憂。

草萍道中

天地只一寰，誰謂吳楚隔。風土亦類家，鄉音覺為
客。官程數漸多，旅懷何止百。擾擾行路人，總為形
骸役。

三衢過趙清獻公祠

清節如公何處尋，獨留高塚卧蕭森。庭棲野鶴如
相識，囊斷孤桐失賞音。若有匡時隨地策，誰將深

夜告天心，西安城外橫江雨。長與貪夫一洗襟。

有問

去路曾歸路，離家便憶家。岸楊初足雨，汀草半眠
沙。放眼自廖廓，垂頭空嘆嗟。郵亭勞驛使，長問是
京華。

蘭溪侍楓山先生教賦一首

水鷗置鹿又何疑，方寸澄澄便得師。千里獨當吾
道擔，寸心長在中興時。鹿門煙霧從前塞，禹穴風
雲寄後思。安石去偏選用得，賈生疎密幾人知。
及更革制
廣故云

懷虞佐道長

我憶唐子方永日得長夜念昔歌復詩頓失陶與
謝佳兒汗已血老母景逾度昆明雨絲絲萬里空
悲咤虞佐按南詔未歸當
有不堪其情者也

嚴州道中

曉來雙棹破江煙
軋軋聲喧廢晏眠
賸有懷迂移屋住
應無人索買山
錢沉淪老鱸那供饌
三兩浮鷗來近船
謹業即今竟何有
富春耕鑿始知年

感舊事一絕

春如吾境強登樓
山似迎人識舊遊
卻憶伶俜十年事
好懷須信是虛舟

夜泊桐江風雨大作次早復晴賦此志之

江號一夜浪拍石
風吼萬壑雨翻盆
山鷄亂啼錯更鼓
村翁蚤起呼兒孫
陰晴倏忽自變態
上下舟航難共論
中流擊楫何所誓
報答昇平寬

至尊

過釣臺

長安領得敝裘還
渭老風流只一間
士節盡教如此重
漢庭終古對南山
只緣輕與帝王辭
煙雨桐江老釣絲
立懦廉貪風味在
定須清慮拜公祠

錢塘即事

只有青山無改時
十年來往百年思
巡籤怕讀奸

臣傳刻日來尋武穆祠短鬢湖光羞照我媚人春色急催詩愁來默數興亡事官燭今宵費幾枝
林端好鳥更知時喚起遊人百種思蚤似少林成遁迹誰耽厚祿乞官祠低回南國全歸數歌舞西湖莫費詩天與懦夫留壯勇箭厓恨不兩三枝
漾漾西湖履舄間鏡光無意照愁顏忍聽烏鳥爭枯苑朗誦營蠅集棘樊少壯經過今幾度宴遊緣
分半生慳雨餘風落林梢淚頻式肩輿當倚闌未分忠岳與奸秦誤國誰知屬老臣謂張公浚也歸路
兩宮羝乳約獄詞二字死生人調高白雪難為和土價黃金莫贖身十二飛牌今在不
不褒忠曾下幾

絲綸

淞江驛別毛汝厲年兄

富春山麓枕移時消息真傳近友師鷓鴣鳥勁趨知
舊路驅駒因壘對新詞鳴榔聲裏愁憎酒魚艇磯
頭看放絲千里雲泥一江水幾時相見慰相思

望江口有懷小川董學士

江風清送鴈聲過學士文章不換鵝擬向山陰添
故事扁舟數問夜如何

東溟日近隨心捧北極雲高望眼遙須信國謀多
野獲草玄何意解人嘲

別邵思抑年兄

船泊西塘日轉陰風生談塵夜凌侵明朝更屬東
風便千里相思午夢沉
腹笥真藏幾萬兵少年誰許果逃名東山信有蒼
生念翹首時時望遠旌

吳中雜詠

入眼驚時地何心續勝遊棲遲行路愁消息問家
愁未辨子猷興忽生張翰秋吳歛蕪楚語江漢欲
東流

瞰岸沉沉宇遙瞻周夏宮兒童百年語烝禴四時
同江草春生兩舟航夜渡風寸心留

國計編簡有遺功

慨古應如昨淘金幾浪沙誰懸伍子目長捍闔閭
家越幕棲鳥上楚山歸燕斜鷓夷一了事萬戶敢
忘奢

郢客吳游自古今傷懷無似此番深為耽魚飯頗
移棹莫放鶯花補樹陰無路可能追紫塞有臺那
肯築黃金傾城信是還傾國亂疊愁雲上莫岑

錫山侍

泉齋先生教感賦一律

惠泉淪茗幾會嘗一碗嚴更百慮忘文墨傳來空
眼界道腴真處緒頭長床前雍瓦在還開閣壁上錢
荒數探囊桃李春深漸佳境宣公窮索在醫方

京口侍

遠翁先生教示家集數冊其遠庵石淙待隱詩
皆收鄙作獨介壽集以不及預慶為闕典也

命次

涯翁韻一首

前朝司馬今應無後生描畫丹青圖九原而作知
翁是執鞭我願驅前徒起家名策尚童子憂臞忽
見霜毛踈頌聲琅琅奏金石鬼斧鑿破渾沌初斲
翁前瞻踵後武有眼如星力如虎吐吞江海隘乾
坤卻笑人家設城府手拈文管植乾模氣指甲兵
迴練組英豪披世故振膏安係好尚武與文容臺

禮樂黼黻新考牧入望雲錦塵庸功一奏一駭聽
令人追咎造物賦才恒不均隨事建立殊邁倫人
生何恨生不辰竒遭見竒事國相追國士小車方
識洛中兒花占蚤見揚州寺萬里城方寸地出處
何拘更何意邊防不識狼烽煙壯哉鼓吹恒經世
少年記得橫槊詩只今口誦心惟之豈徒咀嚼示
休暇大雅一振知音希奸回腹劍還戟口意筭函
尸翁袖手

帝嘉迺績亟還翁望裏春城回北斗大農

國計孰主張損上益下䟽議首羨塲見堯階夢寐
師魯叟流民曾畫鄭郊圖羨珠不受王公酒

中朝夙望孰逾翁銓衡屬任明且公廟廊巖穴盡拭
目黜浮崇雅坐看士類回淳風翁名繼麟閣翁心
附冥鴻黃扉一上疏再通若丙與魏異卻同待隱
園丁促盟約東山依舊隨耕農翁今年才六十餘
五湖蚤畫秋堂中習池梁園信步穩放歌走筆驚
蛇蟲嗚呼更於何處尋壺蓬金焦日照江西東祇
恐潞公不是丘園老氣求聲應不獨琴鶴堪為從

金山寺

怒濤闖山骨撼拆壯心降天地立封界南北此長
江

妙高臺

窮目幾千里淒涼一上臺臨安即故國淵聖望中
回

善才石

水落童石立若護心經函江風吹細雨疑是到商
巖

留雲亭

野亭開水寺江靜見雲飛沓繼歸來晚丹楓欲上
衣

吞海亭

山削水波瘦水圍山麓幽海風寒佛骨亭納半江
秋

仙人洞

水霧迷陰洞東明卻對窻鐘聲割昏曉仙子浴晴
瀧

郭璞墓

堪輿亦許大不揜七尺軀空云奪神功委骨江之
隅

揚州過董子祠

欲分王伯源頭路只在毫釐義利間正學千年迷
魯道漢儒獨得見南山青芻伏臘薦今古白石嶙
峴接孟顏老柏森森蔭新宇江都春鳥咏關關

文山祠

帝輦沉淪海角悲相臣先退豈吾私直須得死方
為策未信遭時別有師戎醜自仇書大傳艱危隨
地合新祠淮西果屬庭芝旅涕淚而今異所思

瓊花觀

漫櫓低聲唱浪沙餘哀尚寄野人家誰將王業中
原地抵換揚州滿樹花

謝總運叢老先生啓

良勝嘗聞人士恒言士之遇何其難也而知又何
其難也及讀韓子謂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
門而閤人辭焉作而嘆曰士惟求遇之易也宜其
得遇之難也是以膠志牢守竟不可破自通朝籍

十餘年非統屬知舊之門未敢重留履迹豈謂真有所知蓋不敢圖難於易云爾若閣下碩德重望自結髮從學已知傾慕暨逮事材館每預聞論列咸曰閣下一代偉人百僚師讓凡入龍門之選並為不世之遇然而竟不能懷刺一致起居寔坐執迷前志敢以簡亢自遂終為君子之門之棄也哉屬者忍死釋禫凡六七逾莫朔自計力懸於時一莫負荷甘於拙養無復出志以山谷僻處傳聞失真

巡轍罔攸居臣子義不容苟安故防奔問官守省視器具之制單舟抗流義不可越徑而往得遂庭

謁迺辱殊遇直欲破哇吟以相示進而與言皆經國遠猷若不以迂曲薄視即夙契然因隱度之使周公在當時吐哺握髮之勤亦如是也及坐聞命醫數語曰母媚曰母貨醫有相道也古大臣休休之度亦如是語次及吾主峯大節必曰古人古人又窺見好惡之情有出於驪黃牝牡之外者也是自非往者迂固為甚若今所謂知而遇也在人為難而良勝為易抵恐自今以失又莫知何從而得也用敢自信自效畢見情實罔有遺慮漫致可否方虞寡學匪識時務任情放論並取斥議重荷優納復見獎許遠致嘉冊再拜登受端几縱觀易

拔廼卒業仰測大端意向漕運錄期以勸忠貽範
錄足以起孝先儒謂讀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必不
忠讀陳情表而不流涕者必不孝良勝於二錄亦
敢云然近世有士大夫為憤世論者每曰今日須
一用秦法謂彼若犧尊青黃徒災於木者忠孝理
道萬世不可磨滅凡立言著書有關於是雖盈箱
積帙何病其多固知斯錄為必傳者也惟傳之也
欲久故議之也欲盡每見他刻凡涉

聖製國書必列首簡謂不敢有所先示尊尊也諸
制勅若附錄然者竊意

高明欲要其成之義也貽範錄之後諸銘表義放

此但其間亦有數字愚昧未通其義謹用標致附
以請教逆知體國至念與善虛懷進于初必
容于後垂於遠必謀于終綏觀之詞果無足聽一
付之覆瓿而已語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
顏色而言謂之瞽良勝謗劣無似誠不敢以隱瞽
自命

閣下矜其志不以諫例之也若然士之知遇信亦
有幾而士之相見必通于贊古有以文贊者而舊
草多疣詞贊語莫切世用無文等耳議准一首畧
涉大故郡志於貢賦一目時寓鄙見方今東南重
寄獨仗威鎮德濡國脉攸賴而敝郡漕兌藉是

以騰 几闕則

閣下所謂紮矩之政將必以弛張之矣革率有冒
昌威不勝悚栗

宿遷舟次盧侍御濟川誦花瑞詩索和一律
托根何地別孤寒花信牽君重倚欄冶色直饒隨
世好赤心應補活民丹詩魔細律緣多瘦酒令催
籌報劇乾分付東風還大化好懷留與隔年看

寓彭城劉東岡僉憲見示為康民部德充賦
來鶴詩強予和之

臘殘空有頌客境欲無樓鶴戾驚遲莫鳴聲動遠
秋禹封司異貢康方有漢業既同遊獨立脩然處

江淮正合流

東岡以前韻見贈和荅一首

孤舟銷刻燭方駕幾登樓對壘心逾壯驚筵氣薄
秋直史來周覽悲歌激浪遊君方力似虎長嘯下
中流

用前韻別樊太守曰式

夢中徐孺榻江上仲宣樓朔漠雲連日彭城春似
秋蘇堂添子永山鳥狎人遊不盡英雄恨歌臺見
上流

寓沛再寄曰式

楚臺荒戲馬坡律勝黃樓同調時時好殊方夜夜

秋朱陳村俚望古豐沛有朱陳二姓居一村牛犢
佩行遊晚泊鳴江瀨清樽橫濁流

寄呂梁陳水部用蘇公寄呂梁仲公韻

徑草臺花入夢稀來魚去鴈目雲時羞添髮短臨
青鏡笑入眉間見紫芝懸水迅奔三十仞乘墉經
畫百年遲君方築小石城地方便彭城舊有逍遙
而前輩未之及故云約水部詩人憶子期王禹偁云古之
詩人多求水部

清明有作

春過大半風尚寒細柳搖青拂露冠杜老獨憐花
霧遠綿山誰作畫圖看酒女愧我非鵝鸛詩將隨
人笑苦酸蜀鳥聲聲自南去不堪揮洒倚江干

二懷詩追次望敏韻

陳恭襄公

壯哉淮陽軍十二當雄國

聖皇奮飛龍豪傑起明翼氣數亦轉移勁健恒西北
文皇鎮邊陲機務若飲食衛民須有兵傷農頻問穡
赴赴干城候煌煌偃僕勅

帝曰咨若庸臣哉其爾式求言鞏洛圖大惜東南力
諷度遍隱淪安危恃豐嗇轉輸疾故徐肺竇通還
塞推心眷廼酬睥目歌初息禹河鑿日長晏運功
相億錫圭告成勞士卒倍生色浩渺驚海濤倏忽
任蠡測太常不盡書往事重可憶食報有嚴祠務

滋應茂植村翁走丞嘗牙齋問典則落日經淮淮
好風吹帽側故老談不休有口真碑刻

周文襄公

鄉有公應重國非公 空高仰淮瀆祠鎮壓馮夷
宮結髮問學時平步雲霄中探幽乞

禁近識字推元功曹司試吏才盤錯歸遊充畿輔澤
日沃叩閭長借功懷恩豈私報樂善來秉衷綵絲
日杲杲玉燭春融融南土卧席背 上計無年凶
一持屏翰心長活溝壑窮捩彼羸縮機莫知關節
通蕭颯鏡中白憂勞泣下紅勲勩上鼎鉉覆幬歸
幘幪

國儲富萬艘 君門達四聰貽謀自訂遠抱節完初
終樊間止蠅詩塞上失馬翁連阡羨止桑百歲鳴
條風合抱棄寸朽穎實傷蟻蝨道傍傲後生懷憤
匪約同短棹臨江浦分明涇渭東

宿遷午泊阻風

黃流滔滔日東注岸囉風濤繫舟屢相人畏縣驅
軍行宿遷慣客留人住諫臺車蓋臨江干時王給舍盧侍
御先辱驚走老稚攀頽墻銀河直捲三萬里老樹
撼曠千夫降王公先登盧公坐促饌交觥只兩箇
酒酣向晚詩興豪扣舷一倡頌三和

過下邳

官棹如瓠歷泗濱引觴命酌忘主賓微軀拚廢連
宵睡可有當年圯上人

觀呂梁水

雲恠擁石立雪消兼浪通孔道只數語見家語云云禹
圖何萬洪方識刺船手應多火長功舟航日上下
到省願天風

寓彭城宿曰式刺史公寓登逍遙堂有懷

東山伯兄兼謝曰式

官程一月到彭城木末有鳥鳴嚶嚶官舟十日留
彭城沙頭鴈落參差行誰謂客懷去住慣春心太
損春衣綻春夢沉沉好弟兄惺來分散安如鴈樊

侯地主薦醑芳河魚細剝春葱長黃河魚亦佳品也逍遙

堂中發清響惠州香飯供蘇郎求聲如鳥未足擬

更箭頻添莫問之直到雞鳴數行下蕭蕭風雨連

床詩二蘇連床風雨之作正此堂也

奉次涯翁韻遂翁園居十絕

坐月亭

榻破月光白衣沾樹影青小亭人獨坐窻外風冷

悠然堂

南山有佳趣陶令先得之揭堂還笑歌異代逢子
期

利涉橋

斷岸連孤力浮天隔自明雪驢梅一樹今見幾人行

活水池

乍落堪容月頻添不繫春天光與上下方認道形真

蓮池

舒紅照柳岸捲碧開萍池匡廬亦只尺愛人非愛

詞

菜畦

學圃不種花芳尊可無菜一犁春雨深天工試巧

械

水竹居

地偏屋自幽塘空林補足洒然來清風君子不變俗

竹深處

斬竹疎更密誅茅淺亦深主人養竹技夙契養賢心

丁卯橋二

橋好詩更好古今經幾渾看雲入天際叩杖驚天孫

五湖堪入畫誰復獻生辰只今丁卯橋有翁如畫

人

題吳令李文極獻宸卷

上林一躍馬與君相見期東吳叶民風北面陳
天墀蕉鹿信夢覺山雉相追隨誰當太史公洞庭今
二夔

政議

余北上舟次于沛聞

孝貞太皇后哀詔廢業臨哭如禮遵

制易月服除行且近政因以素所懷疑欲質諸友朋
而圖以建立者次錄于簡曰政議要錄

議久任

凡今言治者必曰久任然在今則有勢不能者
先朝官不必備亦惟其人用之不苟去之不輕故尚
書有歷三考而上勲侍郎有滿九年而陞俸監司
非課績而不代郡縣或再任而并遷內外一致上
下相安自逆瑾紛更朝政之後雖經改正而老成
耆舊未能悉復其宇浮薄新進亦因自喪其資常
設之負不可久虛遞遷之制不容中止故如臺閣
必自卿佐廼得內簡卿佐必自撫治廼預廷薦科
道部屬多自外僚而選補方面郡守半出京職以
均勞况夫因事設官負額已逾其故隨地按治考
劾不待其終欲復久任其可得乎茲欲為便宜之

議除在京推選及在外堪補科道部屬方面堪補京堂官照常轉陞外其餘在外方面府州縣等官若其才力風土相宜一切轉遷不出本省既無奔逐之勞亦無荒廢之日送故迎新之費或可以汰其半簿書緣絕之奸或可以警其後苟簡蔽上者雖幸遷而不免敗露貪暴凌下者懼轉移而預有隄防是亦師久任之意而不必師其法庶獲長治之效而卒有要其成

議開例

天下多故諸司不得已而建救時之策或曰預慶馬疋或曰接濟工程或曰急缺軍餉或曰賑濟饑

荒其間若吏負承差知印及

王府等官無大關係亦各有區別處分獨生員遇例入監一節每當議處在諸司則取給一時以便國計在吏部則計慮久遠恐妨正途先年故事有即時執奏嫌隙竟張近年數舉廼隨地定額奔競肆起開例本非良法裁制更生弊端今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福建等處俱被水灾方萬里無有秋之望連數省懷艱食之憂欲請于

上而內帑不足以備軍興欲處于官而外府不足以供

上用前項事例必復有議行之者既不能禁之不行

亦須用蚤為之所竊意今國子監撥歷先該戶部
題

准舉人監生納粟四六分撥事體最為處置得宜抑
且等級自辨若今選簿除先次既定外此後若接
例生員上選另作一簿待十餘年以後作搭選事
例如每選以十分為率舉人歲貢作六分舊例納
銀等項監生與新例納銀等項監生通作四分入
選縱使開例以十年為期以數十萬為率終不能
為選法之病仍行各處提學官凡生員考居一等
者不許小就此例蓋恐兩京解額或有妨碍又不
免有紛更之議者

議儲蓄

天下大命在畜積可不重與歷考

祖宗成法最為詳密自江迤北若淮安徐州臨清德
州等倉收積餘米昉古轉運之法其漕運雖當各
處非常之灾沿途不虞之變率於各倉湊補四百
萬石之數內除三十萬於天津及濶洋薊州收支
外其三百七十萬以六分入京倉四分通州倉歲
為常額

先朝節省冗食人員時復裁損每歲通計所出恒餘
所入三分之一疊積因陳故議者有欲將四百萬
數內裁損折價時戶部尚書楊公鼎以翰林出掌

東洲集卷十一
邦計考古卻慮執奏不可雖經劾論持之不變但
曰某只能守成法它日或有知者後土木之變少
保余公謙聽民取通倉道途米厚數寸京師隱然
有所恃議者果伏楊公深識非所及也

孝廟時有申前議尚書周公經舉楊公議力罷之逆
瑾紛更尚書劉公璣不容抗議而折價之條著以
為令冗食之員日有所增每歲所入將不能供所
出矣側聞大倉支數已過正德九年而正德十二
年趙運未足通計京通二倉僅二年之積而

天子軫念近畿荒歉減價出糶四十萬石其前項存
積折銀所存無幾古謂國有九年之積者通民而

計也畿內之人食于官者十之一凡民無他作業
惟仰給大官通計官民才數月儲耳江南水潦懷
襄昏墊而水次倉儲浥爛空虛來歲之運又不知
何以為計有識之士獨寒心而已哉司大計者懇
祈

聖明節冗費裁冗食上策也罷折價其次也該支人
員俱赴通州臨倉水次新舊支兌亦有舊例可行
雖遠倉不若近倉之便勞費無多使一歲如獲二
歲之供畜積有漸又其次也今歲近畿頗稱有收
若將近賣米銀及先年積餘召商平糴又其次也
然移文奏牘須以近時平糴濟荒買補額數為說

若堂堂天朝而示四方以索亦非所以迂邪心而
威遠畧也

議鹽法

權貨之弊於今為甚其初以傷地不清灶戶多失
業而逋亡食米不給鹽徒得專利而滯法狡商附
勢而中納存飛輓之空名鹽吏弄權而條格無經
常之典守

先朝戚畹欲奏買空引以足額課動數百萬近者又
將截角餘鹽一槩中納公利日耗私意橫行今欲
蚤料理鹽法須先停格中納餘鹽之例蓋奸猾不
終歲而獲數倍之利

朝廷失厚貲而廢百世之規其商賈中納止令在部
收價如每塩一引該草若干束豆若干斗值價若
干原派邊方遠近量收脚價若干每歲選差的當
官員依派收買積貯以待支用芻粟庶有勾稽而
勢要無所容偽况聞先時中納苟具文書非自他
所裝運聯絡爭輸皆因本鎮官軍尅減填數法既
通行弊應漸革蕩地須履畝丈量分派就業其灶
戶空籍仍行各處附近塩場衙門凡問該徒罪無
力照在京衙門問發遵化鐵冶炒鐵事體照年拘
役原額食米及時支給則逃丁負課日漸填補販
買私塩及空引足課之弊自可省矣

議版籍

人戶以籍為定律有正條但奸民玩法欺公豪勢
乘時規利有不可言者如當大造之年預搆里書
通將原管甲首奪取富實而汰去貧難此役之所
以不均本戶錢糧詭寄宦門而洒頓絕戶此賦之
所以不平為民牧者雖有遠猷終難卒易議者謂
若於該造黃冊之年通行榜示天下如以一縣為
例通計士夫例在優免者糧若干丁若干分作十
年通融均稱其坊里長甲首不論貧富但總論一
坊一里十甲共該糧若干丁若干亦不須拘定人
不過圖之說其輪年差使如一年坊長里長六年

便該均徭四年點充糧長糧長比坊里數少仍於
該年取最上戶當之其餘照丁糧津貼八年點該
過京大戶等差若點差有餘仍照津貼糧長事體
處分若果如是則或無偏重獨勞朝令夕改之弊
其詭寄絕戶等糧若從上查三年黃冊底簿既是
絕戶安得有收即令原推戶內收回其餘勒令原
管造冊坊里書手承認彼恐貽累子孫准令自首
必得其真若有大戶開墾田地三年應該起科者
亦令量認十分之三餘者依一里十甲原糧分派
一勞永逸人或便之君子平其政莫先於民切於
民者又無先於此也

議吏役

諺云吏弊有如鼠穴謂其隨塞隨穿極難料理且如假吏一節其初通同令史或詐為劄付文書初叅偏方下縣或驛遞巡司衙門輒作丁憂事故以待服滿起送改撥即為真吏其有未及迴避遇有清查官員多作緣事患病等項名色以冀幸免又或占恠房分延捱不滿或屢經問革黃緣再充或預印空紙隨便起送是以吏部嚴立條格如暫撥聽候行查重歷為民等例極為周悉但恐防之愈密而巧避之機肆出疾之太甚而弄法之志彌深茲欲為簡便之制凡巡按出京之時於都察院領

給印信劄付各量地方多寡其考中納銀及撥何衙門歷役俱待臨時填註後面空紙分畫方眼令其逐事填註如某年月日收叅何衙門初考某年月日何衙門問擬何罪某年月日丁某憂俱用各經行衙門印記如該轉叅縣吏憑縣正官府吏憑府正官各親筆填註通查無碍應該轉叅如該送部布政司掌印官亦如府縣官填註俱用印記若有洗改字樣亦各開註幾字一應勘報結狀俱可省革該吏執此即為告身遇有問革即時追奪庶使文移清簡而奸弊難容推考精詳而典要易守

議學政

國家以人才為首務故學政所當深講也近年以來提學官往往招尤啟謗被論被逮甚於他官斯文大辱推其本原皆因官自為政人自為教未歷地方事宜預定教條名目或以稍更前令而嫌於尚同或欲斷自己出而果於立異委的教出多門士無定守而易書翻刻重費徒勞又非所謂一道同風之意茲欲禮部通行天下提學官將所行學規各呈到部取其於

勅諭有所發明補益會官公議經久可行者刻板送國子監印行每遇陞除提學官負在京者親領在外者連

勅諭贖付一部如給領須知事體若謂隨地所宜又在各官酌量審處今天下文教久敷邊境漸易監規定于

國初學士率知遵守使或因時而設教已先限人於匪才若使教統於尊政出於一非惟足昭

聖治同文之化亦可預止學徒異議之端

和石洲遊西山一律

風磴盤盤更草蹊短筇輕葛破巖棲鳴淙洗眼瞻
天表孤嘯憎狂下灑西白酒碧筒隨意好紫雲黃
鳥見飛齊知君有賦追陶謝青竹多留為指迷

又和棠陵一首

北邙南冠最愛山壯遊無負此君閒馬疲向老路
先得人語凌空天一間翦草兩畦茵萐合飛花雪
澗錦痕斑丹梯望裏三千丈方駕依依畫臺攀

奉月湖先生書

良勝聞之愛莫大於哀及其親知莫深於進登於
善斯二者恒人之所難遇也在良勝則偶並得於
大賢君子者若是將亦莫知其何從也感激無量
方在聖室稽顙受械登薦書方誄詞載誦而櫝之
所以永吾親者賴是古謂婦無誄而誄之可傳者
自不能廢何幸何幸顧弗類忘哀忍死尚有今日
徒勦糟粕為應給人事路頭差卻欲隸於韓柳門

戶尚懼褻魄敢曰超一格直截為濂洛地耶承示
定山詩曰才到通書便不同見定學到時句也謹
佩服之故郡書當局亦輒欲想像就平和處畢竟
筋骨俱露故態尔尔若其間義例大有背馳獨名
宦人物昉名臣錄則賢人之教廣矣感謝不盡啓

代諸同年申抄甘同年書

人才首務也所弛亦在所惜雖命落猶將援之况
視其死者乎死刑重獄也情法有所未麗雖道路
猶且言之况在所厚者乎甘生 與某等同舉于
鄉有兄弟之義方其初識賓筵氣充而貌任才逸
而論高於鄉評政議公然否臧之無忌固壯之重

之而親焉者寡也間有論其世者或曰弗循于度
故不齒于鄉也既而構于重獄鄉人聞之士夫信
之所司又從而媒孽之期成罪狀駭人聽聞某等
得之遠方猶意其有以來之也是以積有歲月竟
不敢申一喙引一手以相援亦知友朋之情

朝廷之法自有輕重終不可以私害公也屬者所聞
又若異然使當法者以鬪論則毆于通衢非 儒
其衣冠者所與也以制縛論據所聞謂傷重而絕
其筋骨不知何以奮至公庭至則自合驗治保候
又何以寘于獄旬日而後死此皆情法有足矜疑
者也信也是若市囂喧啗耳目於遠而得其似衆

論紛拏審決必久而得其平某等於是而猶坐視
其斃於情於義亦大薄矣第德菲言輕未足以取
信人殊地迥未可以豫通仰惟

先生鄉邦重望公論攸歸凡當有事公案乞轉致
一詞必不追其既往之愆必不主於先入之言虛
心平氣必得其情歐陽泗州云每為死者求生而
不得則我與死者皆無憾矣是固慎用獄之意也
亦惜才之意也某等亦非敢假義任情亂是非之
公以壞天下之法也謹啓

劉希尹選部宅同僚友賞蓮一首

野色關孤思清分引澤
蒼茫沒蕪荇風雨見江

潮卷碧氣味古舒紅變態無冥搜共幽興歌側問
歸途

復孫撫治先生

先是嘗祈便使削膺左右草草寒溫語爾近荷
遠教奉以周旋古謂生死肉骨有如此者良勝素
負梗隘雖未敢無擇而言言而放逸輒有不自暇
顧惜者自謹厚視之不曰蓮蔭則曰威施良勝亦
自計如所喻也

闕下披而納之若沙堤以障屋溜是九方臯每索
駿於格外者矣周視海內能幾人哉是以天下士
論及則致私慕竊有致憤者謂燭天之炬枉而

實之室使休光覃澤尚專於一方而未亟咸於天
下也在江右士則願借寇公於河內不置歲以為
期也顧惟地方多故凋瘵甚矣元氣內傷風邪乘
腠裏待入者旁出無筭去歲以早暵憂今年以霪
潦虐山澤之亮渠方靖而江湖之蔓禍又延故
閣下望重而憂逾深躬勞而心亦瘁有必然者向
坐次得與聞寧坐不武為吾留之之判雅信老将
登壇動有成筭固知百敵繯侍一籌卻之有遺力
矣近者南都奏報青山之警亦非常調江於湖又
相連接仰仗居重馭輕嶷然山重尚祈此後使旌
弗遠調度適中朝士夫之議之望無先於此簡

字罪案有要有倫其間破群疑存大體末節從重
以遏邪念又得礎厥渠魁意義真蓋而自張踈而
不漏老漢更作用自別稱快敬服上下一詞第中
復視昔尤難諒已得

西巡消息又矣良勝碌碌于次即鹿林中不能舍去
義不敢也方持議未決時冒昧陳白孤榮待

命席藁經旬所望

天王聖明萬一開納是非利害已付度外茲復容貸
凡今皆幸生之日也雖然敢以是為報稱云哉百
爾思惟尚有不得效於

君而期以效于相者若閣下保釐是司古使相也

雖在瓊瑣旅次能一念忘邪方今賑濟之策人人
欲言在在以為急務然恒以不得善而罷罷則寡
而弗思不可也思而得秘而不言不可也程子謂
天下事蓋有不能廢議論者非我為則彼為也請
盡言之往者四方所謂旱潦云者或此甚而彼猶
足以自全或早棄而晚僅能以充賦今連數省沉
竈產蛙方萬里無寸土有秋之望下之為命
上之為供經畧之下必得至計宜於一方而可通
於天下者將使天下士復有慶曰若
閣下人也職雖制於一方而澤自流於天下雖羈
窮落魄才薄知踈裁復餘情不勝欽望欽望

題紀德卷挽郭正學大理母

白髮易垂領黃金莫贖身如瓦連棘土當饑起田
實老景新宮錦春毛冷澗蘋啼鳥到殘月愁聽見
星人禮云奔喪者見星而行而舍也

贈鴻臚陸先生之南京

衰白遲清署深緋擁坐羶人惟舊自好官到久方

遷隣舍更三卜

近方遂隣好而公去矣

朝儀祝萬年尊罍近鄉國應有問歸船

奉邃翁先生

良勝獲侍

教言方移寸晷虛然而實歸至今逾莫朔者已六

七猶在耳也先儒謂終身迷惑一言了悟遂以共
話終宵勝讀十年者為淺今而後知信然者矣遠
論道體履順平格壽徵固知以聲迹不及

朝廷為盛致然杜正獻公云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
獨未能忘國耳體國名言流布既久天下後
生信之望之曰以甚已日者

西巡消息諒先是閱邸報但中外洶洶色憂意測或
謂欲遍歷江南大搜珍奇以實外府為者近又聞
邊徼來畜先期奔匿有若清野為者從行有失初
望而言中沮者若然則

宗社大幸也有識之士則曰審如是暫假一息以自

安耳安得起魏公於江上若所以靖苗劉之變於
待發者天不忘天下當必有是是非私言亦非敢
有私望也別摺附此請益垂覽萬幸萬幸若冒昧
陳白畢所以去志亦匪敢曰是所以為報稱云也
是足以藉手見知已云也八月望日良勝頓首啓

祭余安人文 仲粟之母

嗚呼天地定名陰陽胡造曰母有儀曰婦有道夫
焉以承子焉以情詎曰無攸遂之為宜而惟慎哲
名之是蹈若安人者政不踰閭賢聞于蚤有述君
子維家之殿有百斯男惟邦之彥是人道嗣徽音
足昭王化之原而天年赴中殞益慟人倫之變其

等與令子同官相能而善走吊而涕有從致生而
殂斯奠貞靈不遠格茲終獻

輓鄒淑婦 元承考功之妹也

連翠蔽阿媛束縛歸孤山百夫悲嫵行孤淚傷春
顏當壚香夢幻飛絮推才班季子亦何情掩袖隨
東還

羅耕隱先生傳

夫人亦有異人者乎人之生也幼而壯壯而老老
斯漸已然有幼而若壯壯而不老老而死而若生
于世世不忘也斯其人亦異也哉東洲生曰余聞
長老道邑有羅耕隱者其若人云公

國初人生磁龜里有奇質在襖襟喜字書見則欲盤舞等弄具能言出語韻若習聲律時傳言

中朝將軍來里貴人洪氏家當籍頃果至老壯驚匿兒絕迹公獨立道左聽以迎將軍示以足鞞大如襪不色動將軍異之曰無恐兒隨我乎諾以去洪世儒構樓藏書數千卷將軍立樓上散帙下如葉公立樓下若探取狀縮手守不移所將軍曰兒好是乎曰諾指數卒盡昇以歸夫有靈物亦稟異氣出迺不群類人固有然者公年甫十一父俊傑公司稅蘭溪以卒赴公氣甚兄大用既壯矣母孺人以迎喪為用任公迺告往母難之公告益堅母不

能奪授以辭致蘭溪尹曰父初避仕潛漳浦母遠會

赦父歸母遂釋

真主當御父應召就薄祿非苟仕也且冀有憐者公時與舅氏往至惟公謁尹尹訝之問年以實對路幾何曰千四百里何以來曰驢一且上且下步半之尹大驚曰是非常規也迺徐致母欲言而逸其憐意尹厚貲以送喪事或曰漆邑女先若君幸免若父公少也明父志迺知擇君茲舉其類似耶非耶公自是屹然樹鄉望鄉亭有繫公必預聽時有他言主亭李某者怙富且長少公曰而具千履追

我乎公作色曰直一履耳怒搗坐去其嚴門地纒
百里入事之擬漢鄉有秩伺門下直視鼻屏息謖
定步且卻或令曰歸治爾業或順使去旁邑或祭
公振業徙者丐居復者丐田至如歸也公嘗應平
胥在縣勾軍使至坐縣衙虐甚尹苦之公亦奮以
族子興拳勇可任與偕入勾軍方杖胥公挺身出
褫隸杖委之庭粹勾軍下拳擊如杵聲勾軍勢殺
縣廼靖事

上聞例亦頓解凡縣胥德公且畏懾公固有立異鈞
貨于公里者夫入有知胡弗如葵也葵衛其足公
知亦大美衛其鄉及于比縣况于家乎余追問其

家之政氏族秩如也享燕有儀甲賓位丙丁隅乙
居甲丙之隅主位迄不移戊巳以下在序偶遣主
之偶無遣匪人預必粹下之且令曰母令更參吾
氏飲御家衆稍不律詬聲震墻屋於姬媵無假借
家事大治既五十率就繩約閉戶坐一榻閣諸史
几上信指取閱之於人淑慝世興亡頓形喜怒哀
則歛洞蕭和之識者固知公有史家胸次無所庸
也後數十年公仲孫今少宰公某稱良史氏雄文
獨行為世珍異公有以遺之也少宰生有娠祥公
戒家人俾勿洩世不盡傳公卒用少宰貴贈通議
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人猶曰微未艾也嗚呼草

澤之士非有奇迹著于家于鄉邑以光于先而裕于後也亦何以異于人人也哉

祭栢厓張老先生文

良勝聞之

朝家取士在天下以倫魁之選為寡君子論人在倫魁以一峯為寡一峯不可作已而論者謂

栢厓先生繼一峯魁選者也平生聲實斯足為埒制策萬言誠為之地視一峯之正紀綱者異詞而同意宮僚讜論博野在廬視一峯之於南陽公百慮而一致若進位上卿照銜保傳令子若孫允文允武壽考令終此又人人所難而栢厓兼之使人遺

恨於一峯謂宜必致而中沮也嗚呼栢厓又不作矣邦維典刑存亡莫竟有存若亡有亡若存精感氣孚孰曰幽明而遽異途良勝生而維後有論一峯若步其踪遺文性迹翼翼其容况於栢厓同建產也有侍硯席有連姍姍自童而壯式上以下茲者懷祿遠方不獲相縶鞶之力于彼中野辦香遙臨固鄉舊交承之悲而榻筆志誅幸有得於天下之定論者尚饗

諫西征疏

謹

奏為懇留

聖駕事臣聞予之道曰孝臣之道曰忠孝雖盡於克
襄而保其身體尤在所重忠固先於法從而諉於
踈迷亦所未安伏念臣忍死釋禪自分樗材不宜
於用而傍徨就祖傳聞道語多失其真既入京師
屢浹旬朔徇馬以近主而多憂論議每因時而過
計雖分曹就列祗見昔不異今而

朝議野謀漸若朝不及夕即今

孝貞太皇太后梓宮方殯抔土未乾而側聞

龍馭邁征清塵有日孤卿力有論思臺諫預陳疏議
未蒙報可竟爾留中豈謂託之空言卒莫能回逸
志臣微且遠志朴近愚冒進謏詞罔知納牖而遇

巷容有偶中敢懲舉網而罹鴻稽若齊援未及漢
嗣潛危左右莫強長安之行而老跛分骨肉之愛
殿廷方陳嫡廢之分而商顏寄羽翼之成臨秤方
持於重圍旁觀或得於勝筭於事於理亦既有然
在古在今詎云有間臣故不敢以遠為安以言為
諱亦不敢以高為論以激為名因時會理平物宣
情試為

陛下言之方今暑氣未消秋陽惟烈近畿多荒盜之
餘沿邊又戎莽之地溽雨遺虐熱毒尚殷蒸鬱
怨謔疫癘時作殍屍枕藉良足傷心釵釧流離何
能矚目雖

一人之慶澤無量而百靈之拱護惟虔起居食息未
覺違常困頓驅馳安足長恃况聞先時後行擁衛
供給未免於失期郡邑吏民煩費每難於卒辦前
驅已無完城後載斃於錯轂威嚴震蕩不敢以役
數而懷歸部曲翱翔固多以勞極而思潰且恒居
樂所每不堪於離憂久蹈危機幸得歸於安土披
堅執銳孰若冠裳之榮智汲突炊孰若宴羞之備
群趨隊處孰若妻子之娛露宿野行孰若清嚴之
第此又恒人之情也而曰彼獨無是哉臣向聞傳
奉

德音以天時暄熱九法司罪犯悉從寬免夫天之時

不以在京在外而異人之情不以有罪無罪而殊
陛下既矜及有罪矣於無罪臣民顧不念之哉既知
在京暄熱矣顧肯自輕

萬乘而謂在外風氣有異乎哉臣又竊伏思之往者
聖駕初出而北征人或謂忘返矣然當

郊祀之期而亟歸再出而代邊人或謂懷安矣然聞
祖后之喪而奔赴近視

山陵人亦未必就殯何期也今臨窆而成禮矣是皆
孝敬有得於夙成而行止每由於獨斷屬者祔

廟之虞逢天之警震電交庭方冀成王之感悟燈燎
俱燼必增宋室之隱憂仰惟

英主轉移恒出人情意料之不及而

淵衷惕厲猶幸天心仁愛之未忘向者既萌之孝敬
擴之躬行今者無謂之巡遊必旋報罷然而微臣
必欲冒死一陳誠摠久蓄之孤懷以畢奔問之初
志伏望

陛下及今若時以保

聖躬廼就諒閣以全

聖孝既有以順臣民之情廼所以慰朝野之望包容
踈逖使獲果於自效而班行法從廼能有以自安
臣不勝殞越待罪之至為此具本親齋謹具奏

聞

卷十一終



澤之士非有奇迹著于家于鄉邑以光于先而裕于後也亦何以異于人人也哉

祭栢厓張老先生文

良勝聞之

朝家取士在天下以倫魁之選為哀君子論人在倫魁以一舉為累一舉不可作已而論者謂

栢厓先生繼一舉魁選者也平生聲實斯足為時制策萬言誠為之地視一舉之正絕細者異詞而同意宮僚謹論博野在廬視一舉之於南陽公百處而一致若進位工卿聯術保傳令子若孫允文允武壽考令終此又人人所難而栢厓並之使人遺

恨於一舉謂宜必致而中沮也嗚呼栢厓又不作矣邦祖典刑存亡莫竟有存若亡有亡君存精感氣乎孰曰幽明而遽異途良勝生而維後有論一舉若步其踪遺文性述翼其容况栢厓厓同建產也有侍硯席有連姻姪自童而壯式上以下故者慷慨遠方不獲相裨輝之力于彼中野辨香逸臨田鄰舊交承之悲而楊筆志誅幸有得於天下之定論者尚饗

諫西征賦

謹

奏為懇留



聖駕事臣聞子之道曰孝臣之道曰忠孝雖盡於克
襄而保其身體先在所重忠困先於法從而護於
疎逃亦所未安伏念臣愚死釋擇自分衛材不宜
於用而傍徨就扭傳聞道語多失其真既入京師
屢決旬朔拘馬以近主而多憂論議每因時而過
計雖分曹就列祗見昔不異今而

朝議野謀漸若朝不及夕即今

孝貞太皇太后梓宮方殯杯土未乾而側聞

龍馭邁征清塵有日孤卿力有論思憂憂陳預陳願議

未蒙報可竟爾留中豈謂託之空言卒莫能回逸

志臣微且遠志朴近愚冒進謏詞罔知納繡而遇

巷容有偶中敢懲奉綱而罹鴻禧若弄機未及澤
嗣潛危左右莫強長安之行而老跛分骨肉之愛
殿廷方陳嫡庶之分而高頴寄羽翼之成臨祥方
待於重圍旁觀或得於騰箠於事於理亦既有然
在古在今詎云有間臣故不敢以遠為安以言為
諱亦不敢以高為論以激為名因時會理平物宜
情試為

陛下言之方今暑氣未清秋陽惟烈近歲多荒盜之
餘沿邊又戎莽之地薄雨遺塵熱毒尚殷蒸鬱
慈憐疫厲時作殍屍枕藉良足傷心歛劍流離何
能矚目雖

一人之慶澤無量而百靈之拱護惟虔起居息未
覺違常因頓驅馳安足長時況聞先時使行擁衛
供給未免於失期郡邑吏民煩費每難於卒辦前
驅已無完城後載斃於錯轂威震蕩不敢以後
教而懷歸部曲翔翔固多以勞極而思潰且恒居
樂所每不堪於離憂又瑤危機幸得弔於安土被
堅執銳孰若冠裳之榮皆汲突炊孰若寢蓋之備
群趨隊處孰若妻子之嫖露宿野行孰若清嚴之
第此又恆人之情也而口彼獨無是哉且向聞傳
奉

從旨以天時暄熱九法司罪犯悉從寬免夫天之時

不以在京在外而異人之情不以有罪無罪而殊
陛下既矜及有罪矣矜無罪臣民顧不念之哉既知
在京暄熱矣顧肯自輕

萬乘而謂在外風氣有異乎哉且又竊伏思之往者
聖駕初出而北征人或謂忌返矣然當

郊祀之期而亟歸再出而代遣人或謂懷安矣然聞
祖后之喪而奔赴近視

山陵人亦未必就殯何期也今臨定而成禮矣是皆
孝敬有偶於風成而行止每由於獨斷屬者附

朝之虞逢天之警震電交庭方禁成王之威悟燧燎
俱墟必增宋室之隱憂仰惟



英主轉移恒出人情意料之不及而

淵衷惕厲猶幸天心仁愛之未忘向者既萌之孝敬
擴之躬行今者無謂之巡遊必獲報罷然而微臣
必欲冒死一陳誠懇久蓄之孤懷以畢奔問之初
志伏望

陛下及今若時以保

聖躬延就涼閣以全

聖孝既有以順臣民之情迺所以慰朝野之望包容
疎泄使獲果於自效而班行法從迺能有以自安
臣不勝殫越待罪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謀具奏

聞

卷二十一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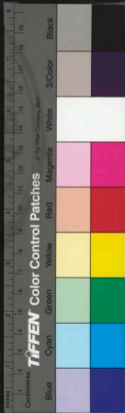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BUKT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ICS





東洲初稿卷之十二

仕止隨錄

南歸

有感五首

國七悲難遇憐才既有年懸腰多白玉舉首見青天
五位遙富極六龍時待邊秋旻上飛翮誰許
附孤騫

朔漠收遺鏃宮門懸腐狼君臣元自性富貴詎相
望武畧休傳箭文明合正堂高岡亂鳴鳳應不待
朝陽

聖明六合御苦樂一人均頻有江淮報難迴天地春

門人滇池羅江編輯



親忍死相食望窮生及新

至尊憂惻意前席幾廷臣

軟草忌先翦孤根甘後凋不將忠悃報真負

聖明朝丹極龍旂動千官萬里遙經年欲忘味豈盡
為聞韶

石虎射羽沒驚鳥落丸疑月代報何急雲臺功尚
遲輯瑞思彝典越棠勞譯詞生全臣子願筮卜見
明夷

與國棠太史汝信儀曹初議入疏

昔年賓宴為兄弟此日鳴珂總

帝臣筆舌果回天地力肝腸初對簡編親夢陪鐵漢

無沾背坐宥金人合致身獨使

鑿輿隨去住瘠肥安忍視孤秦

惟濬太常見訪相期預疏

隣郡有佳士朝紳推俊人春風坐歲月秋水賦形
神孤危擗節槩開濟抱經綸朽腐何堪仗幽懷憶
遠巡

草疏有懷

卽署年來衰蠟多身謀無柰國憂何篝燈細讀治
安策擲筆難追正氣歌須信

朝廷待泰運未應網紀付頽波一函封事千行淚願
徹宸旒乙覽過

諫南巡疏

奏為懇留

聖駕事近日臣伏聞傳奉

聖旨將欲南巡內外大小臣工皇惑莫知所措咸謂
功每忽於垂成倖不可以再恃

陛下往歲巡邊京師震懼邊境繹騷近幸

回鑿稱慶無地今復再議南巡意外之慮有臣子
不忍言者是以內閣九卿及科道等官瀝誠據忠
伏闕上疏仰祈

聖明必見開納然猶未奉

明旨處分豈以豐屋之下壅不以聞抑以逆耳之言

苦於難入臣義均犬馬心益驚疑方今東南之禍
不獨江淮西北之憂近在輦轂

廟祀之鬯位不可以久虛

聖母之孝養不可以恒曠

宮壺之孕祥尚可以早圖機務之繁重未可以盡委
師臣之號傳聞海內恐生覬覦之階家將之屬納
于

禁近詎忘戎虜之患此臣子所以痛心疾首而憂
宗社安危在此一舉之意也如蒙

皇上端居深念俯納羣議遂輟此行庶足以明彰

聖度鎮安人心守

祖宗之重器杜姦宄之邪謀若以
成命難回巡遊不已臣實不知其死所矣

疏入待罪

聖明元有度獻納本無司巡幸遲奔駿踈狂泣抱
絲中朝多汲孺遠使壯吳咨天網恢恢闊蟲魚
安所私

闕廷得

旨下獄

天王守萬國安忍棄長城偶挨龍鱗怒誰沾骨鯁
名世情三語好公議百年清卻憶小冠勝囊頭獨
抱經

得大理諸公消息

狂狴重重荷校徒忽傳

天語下金吾東都善類網常寄北寺官曹法網踈養
士功深才末見捐軀義重偶同途誰云世事應如
博盡付輸贏與雉盧

伏闕待罪

日影朦朧氣尚寒纍纍蓬垢舊裳冠楚人安敢悲
歌淚鄭子應須入畫看簡冊奇踪曾幾見古今人
士更多般也知

主怒臣當死碧血萋萋草未乾

工部三君暨諸大行下獄

形庭冉冉見飛塵列校誰收讞
臣皇甫見遺因自疏翠華頻動
敢全身衣冠未信有今日顏面何
妨見古人共祝

聖恩寬似海孤繫他日盡王賓

國蒙太史得調

制科推首選共喜得真儒

主聖臣斯直名高跡自孤
周星連疏上忠恂孝情都
楚水關山隔一峯開畏途

張選曹得調

上書山選部分麾倅晉陽

九重共治理千里布麻桑
菜子方成絲舍人行促裝

禁中頗牧問歸珮更瓊瑤

獄中即事十首

往昔玉蒼佩委蛇金水橋
詎知牢畫地能過氣干
霄困鹿寧忘鋌放豚甘伏招

君門才咫尺北望日搖搖

有好伴自適無他慮更清
夜燈猜息鼠春夢喚遷
鷺未信家遺狗何妨魚作
羨悲風回首淚老馬指
迷行

兀兀坐忘繫看看數遍支
敢祈得死所重念放生

遲扈從留黃屋犂鋤認紫微

天門持節使早晚輔臣知

椿老雨鳴葉桃殘風逐花孤懷渾為

主好信不來家漢獄書方受秦臺鏡已遮滄洲綸釣
在隨處有生涯

簪笏心逾遠山林跡已開獨醒今日是嚴譴古人
來白馬幾成讖蒼龍覺有媒昨宵雷雨過踏徑見
生苔

障屋方流雨決渠成引泉塵埃才一淨憂惻念多
賢獄吏還堪對傳更不廢眠枯盃盡知己相向亦
凄然

貪睡朝昏易高談齒頰香過憂移造物深咎付滄
浪名士 中朝盛狂言記室藏矢書問耆舊天地

幾茫茫

周廢不恤緯趙士歸澠池惠文灰赤心汗竹羞青
藜豈欲外死生恐負為男兒嗟哉直士行駢首空

踟躕

扁巖妨對月衣浣似沾雲賈疏方年少韓忠豈掩
文觀奕日較健敲詩夜幾分攬衣更推枕岐路泣
紛紛

有見只如此無功曾柰何異時知計晚吾榜得人
多漢詔應懷草殷都漸止訛南山堪種作牛背白
雲歌

寄東山家兄

不見家兄才一年喜得家兄十數書邇來夢寐生
顏色各願異世還同居兄當家政密綜理弟許國
事慚空踈連床有賦恐斷絕重繫莫遣徒嗟吁雞
聲濺淚忽起舞肉食愧慙思棄餘兄知慰勞若滂
母弟欲訓誠愁無兒皇天無私

明王悟惘然聯壁光庭除人道吾家弟兄好異時不
別為龍猪

鄉友從事金吾數輩勞問頻頻詩以志義兼
自慰云

此地偶相識有懷如舊遊公庭私案草家問置書
郵同難重許可吾鄉多美我流追惟京兆尹陰語更

何讐

示家屬二首

倏別已經歲重來方再旬孤危違耦數禍難見同
屯過眼貽長恨捫心薄大倫何當更相守衰瘦各
逡巡

一年兩疏輕身禍友義君恩為道憂自分擔當
丈夫事久嫌謀議婦人流病癯未厭當壚酒薄力
還堪理釣舟聞道

天恩貸愚直更闌燭影問淹留

喜雨

春盡苦不雨夜來塢覆雲熱斜迷舊幕鴉濕坐高

椿百種隨地入萬家飢色公潢流入枕盡明發看
消痕

觀奕感懷

象戲古為樂牢愁今暫開寸心紛巧拙對面別形
骸國手須忘鵠窮途卻欲騅解圍恩謝女腸斷重
徘徊

觀宣和譜有感

漠漠黃塵瘞玉顏尚遺宮具在人間乾坤有意留
昭鑒南北中分只等閑朱墨幾斑成劇戲

盤裏萬里憶生還臨場快賭真孤注誰敢提兵向玉

關

高椿

老樹摩空立看看入眼青摘芽供茗盃當徑失茅
亭古井汲分潤新巢鵲布靈何心占凶吉翻助短
長吟

贈徐器之以醫諫者

拭目云已久恨晚得君奇異流偶同趣乍識為相
知工藝古司諫肥瘠今名醫死禍幸生逢秉燭論
心期

贈張揮使英以死諫者

不見安金藏于今幾代年

大君從諫聖武士憤時賢折首甘歸獄裹屍猶自邊

何人當信史莫讓野夫先

追哭劉忠愍公

詔獄銷魂折壯心先賢故步若相尋
金吾署案承權倖玉輦蒙塵恨古今
故事頻來人口角生顏如見夜凌侵
不才負譴充深重後命難占且正襟

追哭鍾侍御公

安危欲附綺黃流抗疏驚人死便休
百杖果從龍子去三朝應見茂陵求
自英宗至孝宗皆崇班終有故人到謂張義部好樣真為鄉曲留
自是達觀安義命吾曹端恐愧前脩

作家書述懷

織管長檄淡墨書半生踪跡此留餘
元城豈足無先見田舍何緣悔後誅
卓犖大兄宗柘任飄零骨肉死生殊
坐堂共惜千金子通籍先捐七尺軀

作衣帶語有感

早結文山夙世盟偶收遺札十周星
初得舉上高文山屬雜頁筆家問見售竟成識云

君威信與雷霆重臣節難通

廟社靈箕穎有人忘盛治忠良無我占
浮名心詞構就藏衣帶地下相從質舊遊

關下臨刑即事

力士如林夾道趨行人灑淚濕襟裾讜言聊慶今
多士受諫竒逢古

聖君班尾舊行為死所仗頭新樣或生渠腸肝似鐵
噤無語骸骨誰收封楚雲

幸生

杖下孤臣計可全

聖君恩重骨頭鑄衰頰斷送机邊肉親舊交期地及
泉嬰禍狗名非得策移忠於孝本微拳日來有報
南巡輟飽飯酣歌未死年

謝

恩即事一首

扶傷駢伏舊班聯歷歷清流事眼前氣息尚存咸
主德髮膚何敢謂天全黃山此後無先徹丹極于今
宥徃愆下有巢由堯舜治放臣白氎老江邊

病中遣懷十二首

近

朝蓬屋類村居替笏羈維得解初累藥醫瘡日方永
奄奄殘喘釜中魚

少年夢境即神州飛步元龍百尺樓今日宦情成
嚼蠟不禁清淚杞人憂

有生何幸登清要得死無妨失首丘昨已裹瘡拜
歸命楚江煙雨問瓜州

旋製衣冠仿古踪江湖蕭散正秋風蘆花淺水直
堪蓋天入孤舟一放翁

直弦鈎曲任相非來往憧憧總不疑東部寧無佛
骨疏商顏堪聽紫薇詩

江南歸興亦悠然短棹長繩放酒船白笋青蒲堪
入饌故人為辦買山錢

小謝頻驚池草夢大蘇方憶對床吟經旬卧病空
皮骨萬里羈栖一片心

君王動定付疑丞春雨龍池盡甲兵莫教才踈先痛
哭會者深夜閉蒼生

羽獵諫書今寂寞巡遊別殿古長安病深司馬才

應澁未信穹碑入史刊

胡馬依風越鳥枝何人進退獨逶迤

聖君恩重親慈念我輩無才恨放遲

老郎未必如顏蹇碎首應知似楚非落日扁舟鴈
聲過南風江上草離披

入官年紀已休官一節于今似苟完許大乾坤男
子事風波滿眼路漫漫

哭何水部孟循

哭有後期痛情因共難深高士位漢史青溪憶
音空約來孤棹無緣坐茂林許身君足矣猿嘯為

哀吟

哭陸駕部汝亭年兄二首

愧我迂疎見多君慷慨詞十年論契誼並疏許匡
時李杜期完節機雲入調詩同愆不同死造化豈
愚私

伏枕驚奔赴悲啼不舉頭病衰雙鬢短身世一漚
浮節槩三生會江湖半夜秋崔山封宿草倚劍莫
雲留

謝別相知諸友

論文因寡更多賢細語高燈幾膝前夾日飛龍切
雲漢乘風孤鴈唳秋天江南活計尊羹好極北勲
名畫閣連禍難情親車蓋盛東都圖影未須傳

病中故吏候問踵至行時送通衢禮出常
格有垂涕不忍去余者詩以志之

官曹御史恒威嚴好惡有性非人遷問僕安否匡
床前追班聽候周道遠情先親舊輸恭虔跡駭都
市收沛漣愧予德薄叢謗愆高若義重殊留連過
墻蜂蝶今紛然翟公門下誰為賢

通州道中

世事每如此吾徒安足嗟殘軀便掬昇歸路較未
賒識燕隨飛亂飄鳧倒影斜滄浪吾道在倚玉並

蒹葭

國裳汝信
同行故云

午日登舟

天涯逐客此行舟，細翦新蒲綠酒浮。
蠶室餘生堪記漢，狼胡負謗敢忘周。
輕鷗幾點迎迴棹，飢鷺群飛過柁樓。
望盡白雲家定在，一聲漁笛楚江秋。

河西務遇沈侍御子公辱贈以詩，各和一首。

朽瘠未能忘帝降，草茅何敢負王臣。
青山有分常為主，黃鳥忘歌百贖身。
諫草夜焚祈削迹，畫龍點墨助生神。
蓬窻坐對寒酸侶，林下相從總故人。

惟濟家相云才百里又雅好也。

過平原得余伯獻訃痛悼一首

性忠盡道等烏玄，厄會爭傳新鬼冤。
病思筆荒追楚些，孤帆面指見平原。
鄉邦更失此前輩，道路知

君無後言

相傳訣時無他語，予又知其其在獄無異詞也。

我與同年更同

難東芻，何日到封門。

訪顏太師遺跡

才名歸老守妙畧，炳先幾，砥血仇。
番將戴頭來賊圍，九重頻問狀，一死果如歸。
長寄英雄恨，寒鴉與落暉。

訪東方朔像贊碑

使節骨能斷，筆鋒碑不理。
信如唐叔季，莫起漢詎諧。
歎玉能超磧，偷桃未委骸。
輪臺應召，尔哀痛慰深懷。

臨清閻吉士贈詩和答一首

後又明章會泰期灑如山澤正需時暫逃死禍逢
君聖未信真休去國遲南服望回青野合西江作伴
白雲宜高人雪調悲漁父一任紉蘭與佩離

舟次吳奉常先生惠酒

蓬筮炎蒸裏奔波變幻中悶從閒更劇詩每醉為
工一甕吳兒抱行書長者通入唇先飲德孤笑海
濤風

得輟

南巡消息志喜一首

江湖歸興引廊廟去憂長傳得真消息猶疑近渺
茫選駿今聞冀傷歌已悟康逐臣雲卧穩魂夢到

禁錄

瀛海道中王侍御補之地主禮為備沈侍御

子公贈言而直程侍御時言聯舟招飲欸曲

獨至竊自慰吾輩未為君子棄也賦一章

放脚窮途未應哭入眼高士殊憐才遇雲壯節快

一觀觀風義聞歸兩臺王程北臺沈南臺也故云酣飲放歌同

格調迎來送往無驚猜山水興高子期衆伯牙何

必為琴災

夾溝道中與熊侍御尚弼夜敘并贈以詩和

卷一首

勞生未了非經國逆旅相看正憶君飄泊乾坤罷

巡幸山林枯槁委華芬憂來細共移床語得去初
焚絕命文翦燭拔餘深盞酌滿天風雨暗愁雲時

兩大作
故云

沛縣追和楊文貞公吊顏令父子死節一首
官當百里寄安危危不堪支死便隨克靖縱符

真主歷與亡自分守臣知道傍有識悲橋梓地下相
逢愧友師顏令文貞
公友也豈是忠靈昭裔祚平原異傳

合同垂顏又真
卿後也

呂梁觀物亭為陳水部賦

行窩故安樂繞砌屯春雲意象動靜間淺深時敘
分水部留何遜山陰來右軍性靈先典要抉肯空

紛紜

一鑑亭詩序

正德己卯夏六月四日東洲夏子偕梓溪舒子五
谿萬子辰渡淮瀆若安流也因感子方呼酒聽歌
景象于今似太幸矣適陳水部頓倉曹比節見訪
舟中且強以半晌為釀會水部主席行署方開亭
池上顏以一鑑倉曹曰吾署有寄寄亭名天下以
匏庵之書西涯之詩篁墩之文爾也茲亭之成而
三君子至而落之無亦非偶然已乎於是水部具
楮墨索律嚴甚各勉承之嗚呼茲亭華構視寄寄
何多讓顧踈愚放逐望先輩之涯淡不可得已敢

曰相先後為淮瀆清曹兩亭輕重也哉第他日登
亭追考先德有及孤纍往迹焉則曰時有順逆事
有難易士之有榮辱進退感慨或繫之矣

開亭放活水野色淨無垠會我物即理于今地重
人落落亦自合寄寄堪為倫靜得者誰子分尊許
共巡

寶應道中喜惟濬太常舟至

君病別亦久我行思正長好風度淮海鄉語接舟
航對哭仍王傳悲歌見子方轉蓬銷客恨燭影獨
煌煌

召伯鎮得子重憲副寄詩和荅一首

十年京國論知己千里檄詩問逐臣蜀道艱關君

叱馭江湖蕭散我容身兵戈喪亂須長策

時蜀方用兵多

敗爛爛爛爛詩篇更有神何處相知夜深語莫悲幽

側已多人

辛未歲過范光湖值風變十餘舟俱覆余舟

獨全因作數語告湖神即矢許國之義茲又

幸生過此風恬浪淨瞬息抵岸而風雨又變

意者神故有知顯示逆順且旌余之不負初

言也詩以志感

不將軀殼委蛟鼉天與

吾皇耀士多滿紙丹心藏水國一時清議比黃河蕭

條行李沉赤浦零落衣冠鴻鵠歡迎面波光勝看
鏡山林風骨未銷磨

揚州追問文山楊子灣故事

楊子灣頭樹悲風萬感增有君寧易死棄國敢偷
生卧糞晨無飯隨樵夜聽更寸心真萬斷愁結海
雲橫

文山至海州絕能脫
補痛定思痛時也

過京口家僮至喜得家書

忽傳訊問到蓬窻恠爾悲啼更瘦黃聞道江湖盡
豺虎已拚生死寄舟航親知見面書多夢書札論
心夜幾行莫異胡奴矜阿段楚歌吳曲轉淒涼

露筋廟

婉婉淑媛靈一死百代觀無亦陰靜資迺爾陽剛
完血肉委塵土筋骨呈琅玕彼蚋蛄何毒若婦心
空寒人物自異賦善惡形兩端廟貌照湖光樹石
中嶺岼

淮浦追和唐子方韻

瑞世為麟鳳清時入網羅正君歸輔弼去國任奔
波風浪喜初息江湖憂亦多漁郎不知姓擊楫發
人歌

遂翁遇以殊禮而贈之詩和謝一首

五雲深處是

君門休戚頻頻繞夢魂鐵甕城高留故老金山月到

伴黃昏似更人世新知已共望天回稱
主恩尊酒能忘操杖履幾千年事一時論

夜過眾陵懷古

鬱鬱陰房照燐青舟人指點問軍營松園巡遠襲
忠廟祈警睢陽百戰城勝敗豈教能逆觀丈夫何
意徼完名只緣共濟艱難日恐負人臣一字盟

吳郡學名宦祠謁告先大夫文

切惟古之父母斯民者謂愛之如子則子之愛固
有先於民者也古之事君資於事父則事君不忠
非孝其親者也大夫佐治吳郡者三年去而沒者
十餘年吳人德之思之而祀之若桐鄉之阡是大

夫之愛或先於不肖而不肖於大夫固不若吳人
然况忠不足以悟

主誠不足以格天扶傷救死廼獲請命于斯几筵曰
忠曰孝一莫從旃天高地厚孰隱于愆此所以愧
悔欲死而不敢以成禮見焉嗚呼大夫之子則衆
矣大夫之享禮祀則永矣不肖其何圖以不墜大
夫之氏又何以稱于天下曰象大夫之賢大夫其
愛弗斃于前鑿斯方心而規于圓俾其終老于丘
于園亦庶乎大夫之澤之延謹告

謁武穆祠

丈夫有死丘山重和議才成國步傷紫塞茫茫迷

輦迹丹心耿耿落湖光
春秋半部惟拳變夷夏
一家誰紀綱欲起忠魂
銷永恨棲霞山雨淚相將

謁肅愍祠

乾坤自合留奇士

廟社云何沒駿功
身禍也知天未定

國恩追到祀方隆
由來寵利戒履滿
卻惟茲社幾令終
鬱鬱孤丘真對待
岳墳蕭瑟樹高風

登中峰和陽明山人二首

客裏有懷風土好
眼中無障畫圖開
一江煙影孤帆過
半夜潮聲送月來
松閣迴飈自鐘磬
竹泉分雨淨飛埃
山僧也欲窮幽勝
踏遍繡經最上臺

暮倚層厓候落曛
翩翩歸鳥亂聲聞
帽欹驚見隨濤雪
履薄曾穿絕嶠雲
坡韻謫來收越勝
伍瞳還去看吳門
須知大義無通塞
嘲怨何心卻費文

登道山亭

高亭望天際
隱見吳山岑
氣浮湖海暝
坐上風雲深
乾坤留異境
聖賢存道心
舊遊獨傷懷
城頭聽暮砧

錫山謁二泉先生不遇

惠山入雲望
縹緲泉翁高
住嗽寒泉肺
塵有意分餘
滴餐玉無方恨
少緣級涉橫
經思見晚門
生宦轍得歸
先肝江江上
柴桑古斜日
林丘亦穩眠

訪邵思抑月夜論別

塘棲水涯有名士野鶴玉立依亭臯看花相識過
十稔折柳論別今幾遭月露坐深惜光景冠裳未
必俱蓬蒿我行歸矣君應出撐持六極需鯨鰲

西湖懷古二首

山黛倚障立水光浮鏡開蕨萁根有托鷗鷺影俱
來歌曲空遺調傾危且覆杯混茫接䟽鑿刻畫付
詩裁

壯遊元有分歸思浩無邊賃屋當佳地撐舟入小
天長堤存謫吏孤岫問逋仙擬卜東隣住殘書不
值錢

桐江二首

百谷會陰壑長風生海門處士有高致天子畧常
尊煙艇繫旋鳥雲蘿下飲猿歸舟信輕穩晚泊向
孤村

煌煌炳御座史占客星臨盛世高臣節微時識友
心絲引江鄉重人非草木深層臺勝風閣自語對
山禽

歸矣行

君不見見雲中鴈啄飲隨陽條聚散安得似水中鷗
鷺忘機幻浪飛翻還泛泛野人空自有心丹百試
不效增頽頽携囊歸去恨不蚤麻姑酒熟山花好

屏跡

歸路阻更長屏跡病且卧衝暑潞河來乘風越山
過獨酌瓶未空飄鳥網中墮呼童索紙筆日暮了
詩課

嚴先生祠二首和東岡僉憲韻

斷石封雲開別界桐江落日照高祠不緣清節鼎
堪繫安得名家舟定維才並兩生虛禮樂道宜一
世與推移蚤將末契看鷗浴心性滄浪為破疑
幕谷懸蘿與德滋誅茅有分寄遐思朝儀南越來
黃蘗士氣東都見赤旗鳴瀨翻江驚象石迴瀾絕
壁見雲堤果然六月驅炎吏會有清風生兩漜

嚴衢道中苦熱三首

乘舸歷吳越氣息如縷無六月全經伏三更少望
蘇舊賜篋留羽本懷家近旅甫田憂命吏合樂正
交雩

煙柱苦不熄瘴雲時復來江波見白入蠅螺望青
迴陰雪失寒玉颼風蕩殷雷楚臺何處是徙倚一
襟開

漢署香初遠江鱸味正新枯腸淪茗較流汗澣衣
頻白屋先容我青門後望人秋來家已近揮羽岸
綸巾

蘭谿謁楓山老先生

今年盡夏去年春兩入楓山納履塵天地有心遺
大老經綸得策屬何人拜床風格追先輩荒徑雲
深擬後身翹首斗南高莫並夜燈疎雨對蒼旻

江山道中宿王生館以譜牒索題詩以應之

艱危固貞旅岩谷見名宗展牒思留櫝瞻槐來遠
風有羶存舊物無市問新豐越水連閩嶠孤臣合
寄踪

過悽惶嶺

秋風瑟瑟動閩山天放孤臣取道還定痛固知身
謝累幸生空念國方艱愁深今日悽惶嶺迹比前
人皇恐灘望斷白雲家幾許可無湘子到籃關

浦城道中宿人和公館見

一川孫中丞有詠和而哭之

掃壁看題字淒涼舊紀行雨林如我淚風澗泣君
聲外戶驚蛇斃苑前驅聽鴿鳴路人如有恨莫道本
多情

誰遣蒼龍使人非白鷺洲乾坤生氣在節槩死芳
流孤岫晴嵐碍新秋太白浮海濤如許闊我已辦
歸舟

清湖七夕

鷗跡今宵盡越山相將骨肉共危艱團圞信意風
歌蓋巧拙驚時月掩鬟嬉網漫張書未曝鵲橋何

處駕應還方圓齟齬休饒笑明日僊霞曉度關

九牧鋪次黃後峰壁間韻鋪因見素先人而

名翠渠大書尚在也

地本因人重先應待後名伶傳詫郵卒我亦繼君
行

建陽道中追和晦翁武夷雜詠

武夷精舍

處處天地寬勞勞真過客望見山上雲欲煮山中
石

仁智堂

拄杖突兀山洗瓢清冷水仁智各有資出門即萬

里

隱求齋

千崖雨澗深萬壑風林響高卧南牕人默契此消
長

止宿寮

鑿石開畏途諱茅覆殘宇莫使後來人秋風見禾
黍

石門塢

靜學自有得入山憂不深重雲關石門獨繫遊人
心

觀善齋

一昧道統尊方丈容布席我来廢病餘拾級嗟無力

寒栖館

勺泉思浣心盃飯更努力兀坐者誰子逐寇須空壁

晚對亭

我聞廬山岑五老堪獨對杖藜御晚風破此孤亭翠

鐵笛亭

壯懷隨地好異境逐人開鐵笛誰留在風濤天外來

釣磯

長把百丈竿舞弄一江碧終焉變形聲恐為丹青識

茶竈

溪石上兀兀溪流正央央科臼卻自別時分山茗香

漁艇

礙雲檣更短載嶽棹全輕衣帶限千里停篙聽問聲

謁考亭書院

宗賢闕里獨相尋望裏雲屏紫翠岑覆屋孤松開

曉暝釣溪漁父識南音山川有待為增勝俯仰無
慚信爾臨函丈衣冠儼遺像一潭寒碧萬年心

邵武道中懷古

夏日信可畏行路須遲遲感時方鬱蒸遇變殊增
悲刈稻不宿飽荷戈安尔私守臣備方嚴重險先
所資我思伯紀公蘋薦終高祠恢復諒非難戎馬
安足窺宋曆既中隕公數胡云竒九京不可作百
世為臣師

斗湖書屋追和雲谷雜言十首

登山

客路厭崇岡書屋依雲嶺已辦青絛鞋尋山方日

永日求更山深卧雲懷耿耿

聽風

靈籟來何方響琅振林木風颺起歛忽青蓋寒煙
覆披豁倚匡床聊以淨煩溽

對月

秋色日以佳秋氣日以肅長空出素月大分私茅
屋顧影發清歌舉盃寧我獨

謝客

佳客愛我來朝會散已夕布席方交餘誰辨渺何
極靜默者誰子相過慰疇昔

問農

野人業已勤刈獲云何緩值茲秋陽驕十車不一
滿安得借天瓢擊缶歌雲漢

講學

山齋日復靜實用開昏冥探彼伊洛傳勿啓朱陸
爭擾擾欲何為方寸元清寧

懷友

愧我無獨見脩然憶同遊論說自塵塵歲月空悠
悠懷人不可見屏跡為藏脩

倦遊

遙遙萬里道今日歸孤丘眷言謝稽縛一破幽棲
愁遊人憶遊人恐對南山羞

檢書

書籤盡幾過靈扃夜無關有染丹青子勿厭嬉蠹
殘長物賴有此鶴文無移山

宴坐

世味嘗亦備道腴殊未厭源流各有自愚頑詎無
礙秋夜雨空齋令人發深念

附錄

與

夏于中夜話感而有作 石淙病叟楊一清
幾月蓬頭不出門故人相見忽驚魂夜燈深語翻
疑夢病眼慵開轉更昏萬古乾坤還正氣百年
宗廟自深恩亦知人衆天終勝得失窮通未足論
釋褐年方壯憂時志未償西江四君子
北闕幾封章山館繁新著扁舟繫夕陽定知為別後
魂夢亦飛揚

楚雨淒風次第經此身如葉任飄零西江文獻真
無忝

高廟神祇合有靈，祗恐憂時頭易白。卻逢同調眼，須青敢言。

聖世多麟鳳，不使三閭詫獨攄。

夏吏部于中以諫除名方巾士服訪予里第
予避暑山中弗克會也聞而賦此他日將寄
之

二泉邵寶

南歸吏部戴方巾，舟水東頭訪病人。萬里孤槎浮
海夢，片言九死報

君身風從遠道來，應好暑向深山避。却真我欲贈君
無可贈，兩山泉脉一般春。

鄙言錄上東洲先生契兄聊寄遐思

白浦朱節

昔聞淵明歸，黃花滿三徑。東籬見南山，悠然有餘
興。飢餐秋菊英，腴養亦何正。先生淵明流，清臞非
俗病。濯纓還盱江，稽顙拜

休命嗟余淹枕席，林泉約斯訂。動靜涵至機，君今登
妙境。世運如轉圜，窮達皆云幸。

敘曰東洲子上書獲罪罷官南歸會江畬子
自外至撫時感事有漆室之憂焉爰賦小詩
奉宣雅操

京口唐鵬

聖主憂勤降輦輿，小臣慚負此冠裾。孤衷耿耿雙垂
涕，歎立皇皇十上書。每以起居懷誓御，故將生死

等籩廬臨岐莫惜豐城劍即委江湖氣有餘
長安風日暗塵埃閭闔沉沉晝不開祇為懷柔朝
岱岳非緣封禪訪蓬萊諸公未解

皇王畧萬死惟祈 日月迴歸去敢言山色好五雲
回首有餘哀

奉送天官夏先生南行草率請教 沈霽

諫垣自古多忠義即署于今有直臣撻死不回三
寸舌舍生無愧百年身

巡遊消息驚黎庶貶謫精誠動鬼神誰向上方還借
劍斃前重新獻諛人

東洲初約駕長船與余偕行卒尋訪不得見

逸名也沈侍御謂見之河西務且有作用韻
寄聲燕簡舒萬二執事以為然否

歐陽重

上疏只因期報

主讀書元自學為臣

九重日射污輪血萬死天留去國身謾說海翁還易
慮可憐漁父亦傷神江行好是埋名姓莫道識聲
無故人

闕

禮嚴

聖主勒封期疏抗孤臣碎首時萬里生還猶是福一

朝諫納敢言遲雲深 鳳闕春光別兩沃山田橋
事宜松徑定知有人候閒居肯與賦江籬

熊相

西南山水盱江秀前有圭峰後有君豈獨聲名追
往哲尚教鄉曲嗅餘芬松篁又見歲寒節臺閣久
傳官樣文天意定為斯世計野心未許付閑雲

憶昔一章奉和鄭繼之贈別黃伯固贈別東
州夏年兄先生歸麻姑山 方豪

憶昔初筭日容華射鏡臺自嫌空名處遙指上宮
來寂寞關雎響招搖舞燕材又能甘斤逐寧復怨
塵埃白髮難移志紅顏合受災麻姑携手日歌罷

嶺猿哀

鄙詩一章固知不足以辱行囊聊以見意而
已 汪應軫

大庭言路有人居何事通才亦我疎去

國尚焚新諫草歸家只掃舊門閭朱雲檻在腸先斷
阮籍車回哭未餘感極

君恩賜骸骨無心投賦吊江魚

賁溪夏言

奔走傷心萬里天北來消息每驚傳百年此日逢
多難千古吾鄉有四賢賈誼才名均行輩劉蕡科
第我同年獨斷不與東都籍短疏何時

玉陛前

昨會後情不自已賦得胡說一首錄上見意

王顏

彩鳳瑩然向日鳴孤忠耿耿滿

朝驚敢言底事千金重去國空囊一葉輕身換論中
歸故里功收汗簡著芳聲直今真氣充寰宇未必
皇天誤此生

先生非言官也而能言人之所不敢言且其
言一皆至誠惻怛之所不能自己者非但隨
聲附和而已也非所謂鳳鳴朝陽者乎杞聞
之竦躬欣慶故不媿謗陋作鳴鳳詩少樸寫

先生憂世之志非敢謂揄揚也 鄧祀

威鳳能瑞世所貴在一鳴不鳴豈不逸柰此心怍
怍岐山鳴自然茲焉鳴不平不平豈為躬

鸞輿多意行東巡復西狩詎肯安華清 天家非細
故所繫萬鈞輕發婦尚有憂而况朝之英夫子有
諫疏忠義何旣旣辭氣真激烈有如葵藿傾回天
信有機終然萬里城屹屹鞏

皇圖 天聽時鏗錡幸哉得輕貶誰謂非

聖明吾道信有光吾肝與有榮乃知夏夫子四海心
京京

雷旻

暫解朝衣未許閒微書指日下

天關資身厚祿輕如芥憂國嘉猷重若山堪嘆君
遣韓子貶緬惟漢召賈生還共稱直道奇男子抗
疏宸廷敢犯顏

金谿曾漢

京洛何多士鄉江更幾人排雲來苦口對日勇忘
身人事無終極

君恩有屈伸已聞歸八駿端拱在
楓宸

竊讀諫章感賦錄乞垂鑒 李崇

輕身重義振綱維未信媿妍鏡有私消變首祈祛

彗孛奕棋傍視繫安危出須火鳳來儀日慶暫潛
龍勿用時四海蒼生霖雨待仰資

聖治並唐虞

天官夏東洲先生以言事得罪定與有宋胡
忠簡謫嶺表王簡卿歸天台同一機軸主非
敢比王濬漢劉龍州輩然效顰西子之意不
能不形於筆翰之間故湊和王槐軒押因以
見古今之奇偉焉 豐城黎順

觸諱披鱗試一鳴並遊英俊總心驚從違實繫時
通塞去就應為國重輕絲鳳獨呈希世瑞黃鐘不
是等閑聲

漢皇欲守無疆業長策安能外董生

久遠清誨梅渴殊甚小詩奉覽見企仰之意而已

金章

讜論陳來愧素餐馬蹄三宿出長安一天風霧田瞻遠萬頃狂瀾獨障難但使

乘輿留闕下不妨簪屨去江干東洲劄子商陽表千古人將伯仲看

東洲初稿卷之十二

建昌府推官危德校刊

欽差提督撫治鄭陽等處地方右副都御史王禎謹

題為陳言激切事臣聞自古人君納諫則聖拒諫

則狂納諫則興拒諫則危納諫則治拒諫則亂歷

歷明驗具在方冊然人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

子諫父不納遂不復諫是忘父也臣諫君不納諫

遂不復諫是忘君也臣自讀書素懷忠義豈敢負

陛下而忘厚恩徒覩顏以充位為哉臣近聞兵部

等部郎中等官黃鞏夏良勝張衍瑞等巡按陝西

御史張文明翰林院修撰等官舒芬等各盡所見

陳言勸諫

陛下巡狩之事其言朴直多有忤觸致蒙

震怒將黃鞏等或為民降級或監禁痛責臣寢食不寧晝夜憂惕不意

聖朝亦有此事外亦傳聞人心驚駭以為黃鞏夏良勝張文明舒芬等言有不當其心不過忠愛

陛下耳且言者正直乃所以彰

陛下之聖明也正宜褒容以大開諫諍之路以求保豐泰之治豈可加以罪謫而取譏於後世乎伏望

陛下念上天眷命之至重思

祖宗創業之至艱明目達聰體舜之好察邇言檢心責已法湯之改過不吝詔布天下與日俱新將黃鞏等

勅行該部通查錄用將直隸山東等處伺候人夫馬疋盡行放回耕種以示再無巡狩之舉仍將中外所切齒罪惡顯著者拏問究治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則臣死無憾矣今日之事尤有大而急者乞

勅府部勲戚大臣及科道等官公同會議推選相應宗室教養于宮以待前星光啓然後遣還本國或會查

國朝事例日取親王以備司香之典以同報本以親血屬

祖宗不勝幸甚如臣者欺罔合加重治以謝天下

臣叨大臣之末甘為

陛下一死不忍 宗社之將危也是以披肝瀝血上
言臣無任犬馬激切之至緣係陳言事理未敢擅
便為此具本差承差親齎謹題請

旨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葉忠謹

題為

宥言事以培士氣以昭

聖政事臣聞蘇軾告其君曰為國者平居必嘗有亡
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若平
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比可見士

氣不可以不預養也又曰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
亦可以奮揚丰采消委之餘雖豪傑不能以振起
此可見士氣係於上之所養何如也是以聖人制
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初未嘗挾其難犯之威
以輕加於易制之士惟養其精華果銳之氣使之
真足以應吾紛然不齊之求凡天下伏藏之禍未
發之機人所不敢言者亦將不顧利害生死而陳
之於吾前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斯足以昭聖
明之政而意外之虞無自發焉苟徒取其委靡首
頊之人而繫其手足於規矩繩墨之內曰茲固可
以保其祿位者則士氣日以銷鑠雖其職所當言

分所當為亦將蓄縮自顧以全其寵也又安望其
出位後言以陰沮姦宄未發之機哉他日又安望
其伏節守死以當患難之衝哉我

朝自

祖宗以來培養士氣遠過前代近年為逆瑾所沮幾
至掃地伏遇

皇上獨奮乾剛明正瑾罪以謝天下四方之士庶幾
少吐生氣莫不爭自淬礪以求無負於清譏一旦
遇有可言之事亦莫不爭進其說以求無負於

朝廷雖其間所言或有過當致犯逆鱗之譴而一時
精華果銳之氣猶足以媲美前人垂燁後世者况

此皆我

聖天子之仁慈有以振作培養天下之士之氣也近
日恭遇

陛下將有南巡之舉科道等官伏
闕待罪已奉

溫旨而吏部等衙門郎中等官張衍瑞黃鞏夏良勝
舒芬等復出位僭言致冒

天威凡一時言事皆置之獄或至死者繼而又有斥
逐貶謫之

命焉夫張衍瑞等所言與科道等官所言同一事也
陛下顧容於此而獨罪於彼者豈非以張衍瑞等出

位僭言之罪法所不貸者哉臣聞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况事有關於

君身

宗社之大者又非可拘以常職隱忍而不言之言也何以言之彼

寧王謀為不軌之心路人皆知之平居士大夫相與語於朝庶民相與語於道而獨不以告

陛下者何哉蓋以寧王乃

宗室之親在

祖訓有風聞之禁欲求其事伏而未發而寧王方且竊弄

陛下之威權以箝制天下之口如副使胡世寧稍與

齟齬即托以他事誣以重罪凡

陛下培養之士之氣為彼所銷鑠者多矣然

君臣大義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而一時激烈之氣又有貴育所不能奪者故張衍瑞等聞

陛下將有南巡之舉恐彼因得逞其姦謀固不敢明言以激其變而又不忍不言以防其姦離至醫士武弁之流亦昌言於

朝而越職之罪不暇計也夫屠人驅牛羊而戮之市猶宛轉跳梁不即就死而况人為萬物之靈顧不

知自愛其身哉今張衍瑞等冒死敢言畧無所顧
忌者由忠愛於

陛下者有其於愛其身而

陛下拾肆年養士之功至是果獲其明效也

陛下又何忍寬之法而不鑒其心以全其氣哉臣觀
自古人君如漢武帝唐太宗之賢每遇汲黯魏徵
之直諫雖勉強優容而卒莫能盡行其說蓋優容
於一時者世王之所可勉而盡行其說者在明君
猶難之也今

陛下遇張衍瑞等有言雖塵
勿負若無所容而

南巡之命徑亦中止且因此漸以覺悟一遇

寧王賢孝之請遂燭其姦若親履其地日擊其事
者則張衍瑞等進言之意固得伸於

聖明而斥逐貶謫之

命乃堅不可回焉豈

陛下能為明君之所難勉而反不能容世主之所能
容哉臣有以仰窺

陛下切責之令特出於一時觸忌之餘而悔悟之真
則漸萌於俯察之後張衍瑞等至今不蒙

矜宥者豈拘於

成命歟抑有所待歟大抵入君之渙頒命令惟其是

而已苟有所不安雖捨易之不為過一日更之不為速

陛下豈以是為計哉或者萬幾之擾未暇念及而臣等有言責者方以言為諱而徒以符順其美臣之罪可勝誅哉夫李惠等幸荷

聖明得察其心而行其言彼雖死亦瞑目矣况其間僥倖於不死者又豈以斥逐貶謫為憾哉臣猶進是言者竊念士氣之養與否係

社稷之安危且恐謀為不軌者緣是得以借口以逞其私也故冒死為

陛下言之伏望

聖明擴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以全人才精華果銳之氣如蒙乞

勅該部將前項言事官員早加議處如死者則贈其官并蔭其子至凡斥逐貶謫及為寧王素所誣陷者均

賜召還以復其位使天下聞之皆曰前者斥逐貶謫之譴由張衍瑞等出位僭言之故自取之辱也今者

褒嘉欽恤之典乃

聖主棄瑕錄善之誠非常之

恩也庶士氣賴以復振皆將出死以取辨於多事之

時而明良之遇播在史冊傳諸來豈不足以昭
聖政於千萬世之遠哉臣以至愚極陋不知忌諱抵
冒至此惟

陛下寬其斧鑕留神採納臣無任震懼待罪之至為
此具本順差舍人王芹親齎謹題請

旨

山西等道監察御史臣熊相等謹

題為表直臣以彰

聖德事臣聞君德莫大於仁明臣道莫先於忠直君
有機禍不測而臣不陳之非忠直也臣之心迹既
明而君不恕之非仁明也先年宸濠陰謀不軌之

時大學士費宏翰林院編修賈宗每發其惡於朝
竟為宸濠所忌誣以罪而謗之尚賴

陛下之仁明得以致事家居及上年

乘輿之欲南巡也今謫官為民原任翰林修撰舒
芬郎中張銜瑞等負外夏良勝等主事萬潮等大
理寺寺正周啟評事姚汝臯等行人巴思明等固
知

陛下之天威無所不征無所不克也况此逆藩之么
麼乎但慮其奸人刺客布在長途恐六師野次而
一旦蹈其機伏則未免毒蜂入懷膏肓失色之悔
徒以反謀雖得於風聞野迹未徵於耳目且親王

也地親位重不敢易言之故託事以留行焉不顧
出位之罪爭致狂慙之詞非

陛下之仁明曲為生全之豈不皆至如陸震孟陽何
遵劉校詹軾劉傑李惠余廷瓚林公輔等之死於
道路乎今宸濠果反矣遠勞

聖駕然後掃平則費宏等之先見舒芬等之赤忠亦
既昭昭矣以

陛下之仁明忍終棄之乎昔宋仁宗始怒范仲淹歐
陽脩之伏閣也俱命遠貶未幾悟其忠直不次大
用之千古稱賢君焉

陛下聖明豈仁宗可比顧肯以此一事讓之耶如蒙

伏乞

勅吏部查議將各官生者召還或量為陞用死者加
贈或錄其子孫則

陛下之喜怒真無固必臣子之肝膽爭相披瀝矣奉
聖旨該部知道

吏部為

開讀事該本部題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正德拾陸
年肆月貳拾貳日欽奉

詔書內一欵正德拾肆年文武官負人等為因諫止
巡遊跪門責打降級改除為民充軍等項該部具
奏起取復職酌量陞用被打死者情尤可憐各追

贈諭祭仍廢其一子入監讀書內有充軍故絕者一體追贈諭祭查訪親屬量與優養欽此欽遵查得正德拾肆年肆月初二日該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題為守衛事節該奉

大行皇帝聖旨孫鳳等一百七名這廝每不務本等辦事却乃朋出妄言多方訛謗好生無理每人去衣打三十孫鳳陸倬張衍瑞姜龍舒芬俱調外任不許黃緣起用京職亦不許該部并科道及撫按等官朦朧推舉錄用其餘的各罰俸陸箇月再有違犯的都重治不饒該部知道欽此本月拾柒日又准錦衣衛鎮撫司手本為傳奉事該本司題節

該奉

大行皇帝聖旨這廝每不務本等職業假託言事奏擾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每人打五十都降去為民不許黃緣起用如該部并科道及撫按等官朦朧推舉的重治不饒徐整打五十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家小隨住欽此又准該司手本該本司題節該奉

大行皇帝聖旨這各犯不思官守執事出位妄言林大輅余廷瓚打五十降三級俱調出外任但不許黃緣起用京職如該部并科道及撫按等官朦朧推舉的都重治不饒其餘的每人打四十降二級

欽此又准該司手本該本司題節該奉

大行皇帝聖旨周敘這廝不以平刑為職輕躁奏擾打五十降三級調出外任但不許賁緣起用京職如該部并科道及撫按等官朦朧推舉的都重治不饒其餘的每人打四十降二級欽此欽遵俱連人發送到司除罰俸官員行令欽遵徐整拘連當房妻小押發貴州都司烏撒衛充軍黃鞏夏良勝萬潮陳九川送順天府給引照回原籍為民外查得數內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陸震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何遵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劉校照磨劉珏大理寺左評事林公黼行人司左司副余

廷瓚行人詹軾劉際孟陽李紹賢李惠各被打因傷身故兵部武選清吏司等衙門郎中等官孫鳳等節該本部遵照前

旨題奉

欽依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孫鳳調湖廣德安府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陸倬調江西撫州府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張衍瑞調山西平陽府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姜龍調福建建寧府俱同知翰林院修撰舒芬調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大理寺左寺署左寺正事右寺副周敘降浙江温州府永嘉縣縣丞右寺右寺正金巖降太常寺典簿廳典簿

右寺署右寺副事左評事鄭五常降通政使司經歷司知事左寺署左寺副事左評事孟廷柯降戶部署左寺副事右評事郝鳳升降都察院右寺署右寺副事右評事張仕鎬降南京刑部左寺左評事傳尚文降南京戶部右寺右評事察時降南京都察院右評事姚汝臯降刑部俱照磨所照磨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林大輅降湖廣夷陵州判官都水清吏司主事蔣山卿降南京前軍都督府經歷司都事行人司行人陶滋巴思明李錫顧可久鄧顯麒黃國用王瀚熊榮楊泰王懋李儼潘銳劉黻張岳俱降南京國子監學正本年九月又該

華蓋殿大學士楊 等題為作養人材事正德十四年九月內該翰林院開送庶吉士汪佃等到部除授該本部擬將數內江暉馬汝驥擬授翰林院編修王廷陳吏科汪應軫戶科俱給事中曹嘉浙江道御史等因節該奉

大行皇帝聖旨江暉馬汝驥王廷陳汪應軫曹嘉出位妄言罰俸俱除外任欽此該本部題奉

欽依將庶吉士江暉除授直隸廣德州馬汝驥山西澤州王廷陳河南裕州汪應軫直隸鳳陽府泗州俱知州曹嘉除授直隸大名府推官訖又查得正德拾伍年九等月節該太常寺典簿金罍奏稱親

老乞要終養都察院照磨郝鳳升通政使司知事
郭五常國子監學正顧可久各奏稱有疾乞要回
籍調理等因節該本部題奉

欽依准放回還侍養及調理去訖又查得學正鄧顯
麒於本年六月王懋本年八月副提舉舒芬正德
十六年正月各丁憂回籍守制去訖及又查得知
州王廷陳近因緣事擬降雜職學正王翰近已病
故通查案呈到部看得郎中等官黃鞏等冠帶醫
士徐鏊各因具疏諫止巡遊黜調改降充軍員外
郎等官陸震等一十一員因傷身故今奉

明詔合無將郎中黃鞏孫鳳陸倭張衍瑞姜龍署員外

郎事主事夏良勝主事萬潮林大輅蔣山卿署左
寺正周敘署左寺副孟廷柯署右寺副張仕鎬左
評事傅尚文右評事蔡時姚汝臯查有相應員缺
各復原職如無原缺添註其年資已深者查照陞
用侍親右寺正金壘養病署左寺副郝鳳升署右
寺副郭五常行人顧可久丁憂行人鄧顯麒王懋
修撰舒芬七員候親終病痊起復之日各除原職
博士陳九川行人陶滋巴思明李錫黃國用熊榮
楊泰李儼潘銳劉黻張岳俱復原職南京者行取
赴京及起復病痊行人遇科道員缺照例選補近
故王翰亦應復其舊官量加卹典廢吉士江暉馬

汝驥汪應軫曹嘉合照本部原擬江暉馬汝驥復
除編修汪應軫給事中曹嘉監察御史王廷陳近
因後任緣事擬降雜職候到部之日另行定奪充
軍醫士徐鏊量擬太醫院官職銜其身故負外郎
陸震主事何遵劉校照磨劉珏評事林公黼司副
余廷瓚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十一員
俱各量贈一官遣官諭祭仍行令各官原籍官司
各起送一子赴部轉送國子監讀書無子者廕其
弟姪庶使忠義有所表彰而存沒均沾

恩典緣係

開讀事理未敢擅便正德十六年五月初一日本部

右侍郎羅 等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這各官跪門獻忠責打身死其情可憫陸震
贈太常寺少卿何遵劉校尚寶司卿劉珏刑部主
事林公黼徐廷瓚太常寺寺丞詹軾劉槩孟陽李
紹賢李惠俱監察御史仍各與祭一壇依擬廕錄
王翰也贈監察御史其餘降調等項的各准復職
陞用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為此除外合筭本官照
依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門人南城朱 揮 校正

門人黔陽危 岳 同校

東洲初稿卷之十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寺署右寺副事左評事郭五常降通政使司經
歷司知事左寺署左寺副事左評事孟廷柯降戶
部署左寺副事右評事都鳳升降都察院右寺署
右寺副事右評事張仕錫降南京刑部左寺左評
事傅尚文降南京戶部右寺右評事察時降南京
都察院右評事姚汝臯降刑部俱照磨所照磨工
部營繕清吏司主事林大輅降湖廣夷陵州判官
都水清吏司主事蔣山卿降南京前軍都督府經
歷司都事行人司行人陶滋巴恩明李錫顧可久
鄒顯麒黃國用王瀚熊榮楊泰王懋李儼潘鏡劉
巖張岳俱降南京國子監學正本年九月又該

華蓋殿大學士楊 等題為作養人材事正德十四
年九月內該翰林院開送康吉士汪佃等到部除
授該本部擬將數內江暉馬汝驥擬授翰林院編
修王廷陳吏科汪應軫戶科俱給事中曹嘉新江
道御史等因節該奉

大行皇帝聖旨江暉馬汝驥王廷陳汪應軫曹嘉出
位安言蜀俸俱除外任欽此該本部題奉

欽依特庶吉士江暉除授直隸廣德州馬汝驥山西
澤州王廷陳河南裕州汪應軫直隸鳳陽府泗州
俱知州曹嘉除授直隸大名府推官訖又查得正
德拾伍年九等月節該大常寺典簿金壽泰稱親

老乞要終養都察院照磨都鳳井通政使司知事
郭五常國子監學正顧可久各奏稱有疾乞要回
籍調理等因節該本部題奉

欽依准放回還侍養及調理去訖又查得學正鄧顯
麒於本年六月王樞本年八月副提舉舒芬正德
十六年正月各丁憂回籍守制去訖及又查得知
州王廷陳近因緣事擬降雜職學正王翰近已病
故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卽中等官黃華等冠帶醫
士徐黎各因具疏諫止巡遊點調改降充軍員外
卽等官陸震等一十一員因傷身故今奉

明詔合無得卽中黃華孫鳳陸傳張術瑞姜龍者員外

卽舉主事夏良勝王事萬湖林大器蔣山卿署左
寺正周敘署左寺副孟廷柯署右寺副張仕鑄左
評事傅尚文右評事蔡時姚汝臯各有相應員缺
各復原職如無原缺添註其年資已深者查照陞
用侍親右寺正金魯春病署左寺副郝鳳井署右
寺副郭五常行人顧可久丁憂行人鄧顯麒王樞
修撰舒芬七員候親終病痊起復之日各除原職
博士陳九川行人陶滋已思明李錫黃國用熊榮
楊泰李儼潘銳劉徽張岳俱復原職南京若行取
赴京及起復病痊行人遇科道員缺照例選補近
故王翰亦應復其舊官量加卹典庶吉士江暉馬

女驥汪應幹曹基合照本部原擬江暉馬汝驥復
除編修江應幹給事中曹嘉監察御史王廷陳近
因後任緣事擬降雜職候到部之日另行定奪充
軍醫士徐繁量擬太醫院官職銜其身故負外郎
陸震主事何邊劉枝照屠劉珏評事林公黼司副
余廷瓚行人唐軾劉傑孟陽李紹賢李惠十一員
俱各量贈一官遣官諭祭仍行令各官原籍官司
各起送一子赴部轉送國子監讀書無子者廢其
弟姪庶使忠義有所表彰而有沒均沾

恩典緣係

開請事理未敢擅便正德十六年五月初一日本部

右侍御羅 等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這各官馳門獻忠責打身死其情可憫陸震
贈太常寺少卿何邊劉枝尚寶司卿劉珏刑部主
事林公黼徐廷瓚太常寺寺丞唐軾劉傑孟陽李
紹賢李惠俱監察御史仍各與祭一壇依擬廢錄
王翰也贈監察御史其餘降調等項的各准復職
陞用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為此除外合劄本官照
依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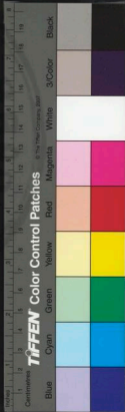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洲初稿卷之十三

仕止隨錄

謝

門人滇池羅江編輯



益駿下啓

謹啓

爲禮儀事伏念良勝猥以疎愚之質幸列

聖治之朝西曹視案素之明允之聲東部連銜大失

吾臧之職每捫心而愧臣節期碎首以答

君恩屬者感時觸事拔茹連章迹有涉於狂誣詞或

犯於忌諱荷

聖明曲宥斧鉞之惟寬首領獲全編氓之次列艱危

取道蒸暑兼程攜骨肉以生還遂丘首之死所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叨

麻庇頻致問於先期更辱多儀懼拜

恩於後至顧以負譴深重卧病衰憊安敢進列班行
尚未能出門戶伏枕萬慮勉削牘冀以陳情望
旌白拜雖曳裾何以塞責有懷縷醜無任懇祈

奉陽明先生書

良勝少且賤又不肖特辱知遇汲引進之于學使
知向往感恩知己誠亦兼之以坐叔向之嫌僅能
一削牘致問左右而於汝信教紙更見齒及然時
已在罪脩敬無階嚴衢聞變取道入閩俟日及廬
期赴大舉尋得駿功報矣計軍門休暇請

益有地而狂愚播散知無庸效尺寸命僕旋止者數
四不承顏色真懷古人敢布深衷以祈

曲宥而牽連時務幸俯聽焉方其逆賊肆兇偵臣塞
道非義檄交馳則觀望進止未可知也

君門奔奏未達非以義制命則坐失幾會未可知也
故曰凡此駿功惟拳迺成夫道至於能拳斯用大
矣非

閣下其孰當之然而治亂興壞誠非偶然朱子謂
於亂也必生能弭亂之人以擬其後天生之君用
之故人望之向

閣下有南顧功道次侍 楓山翁教謂天其有意

於斯乎他鎮或當一面斯則居高御下而連三省
他則或奉璫制馭或副屬參馬斯則進退在握懋
功方結主知己若逆謀待發預處在殿以殲之
者近歸復謁又謂是在

閣下當無過憂因及夏忠靖公在

文皇時仁宗在儲同漢府獵公知有不測機矯制
召還蓋一僅見用拳之難可知也已今去君遠親
寵如靖公未可知則在閣下之用拳尤所難也
今則若易為之矣所謂弭亂之人天亦啓之
閣下其能以守謙而先避之與抑惟
君用是承人望是副與蓋亂之克治之機也治之

本是在儲貳知

閣下面有數陳斯載首簡但聞先時士大夫於此
段事極欲標致題目固大譏論然竟付塵談而已
如宋時賢君既燭先幾並青宮中簡慈亦定如范
如司馬相得為深主張國是又何如人立論正名
其難若是以今視昔數者相去何如也况夫立草
禪詔泣然下涕遽屬太子猶或改容父子間且然
固通情也嘗與二三同志漫議及此謂須默奪潛
定意可幸中敢盡布之蓋自逆瑾首亂

祖制使司香日侍

親王並遷就國強藩謀逆或基於此瑾誅此制竟未

議復識者有遺憾為前幾既失已知

閣下當必使後日無今日再失憾也然此亦非欲
詭遇為獲且冀長賢與選使彼利於昏幼者之為
隱然自喪無啓亂階長治久安庶其在此又聞往
者 遂翁東川既已成謀而今當柄一二委之於
卜謂得鳥焚其巢竟以中沮故又曰凡此隱功惟
斷廼成嗚呼草野罪人何敢僭妄輒及大議曹始
以 楓山深望而慶

閣下以必副天下功也繼以

遂翁東川之未為而期 閣下以必成萬世功也

閣下其亦諒良勝所以圖報知己復何事哉不然

則真棄物之先草木甘腐

閣下其初知而教者並負之矣雖死何贖大疾干

冒 昌威無從悚息

東謝士潔道長

鄭村荀里地以人名廬陵故名邑而陽明公暨吾

兄先後宰治政望蔚然茲又巧值義旅並懋殊勲

他日名王謝邑未為不可避罪草莽全郡荷生成

雖若子衆歌不任聲求貧我而未得然力疾加額

默有頌謝而已側聞獻俘在即慙慙無程事關

宗社專制在閩河陽下勞之迹或所當避而

六師在道志在罪人彤弓燕饗須回馭廼成禮節江

南百萬隱功視今日為多矣甚願：、逆賊生致
反噬肆言是在不聽昔時曹欽伏誅李文達累瘡
投疏請釋交從人謂有見蓋安反側故事也謀深
交廣舉目皆是能一網盡之乎邪正自辨以漸驅
逐

國體與法或為兩盡况夫功高難居 命使後期從
軍罔績忌爭相承先備雖密成勞在

陽明籍勞在 吾兄紀驗稽覈其難其慎大段誰
實迺是吹彈不破往者固多張大亦或蔽蓋或濫
或冒然以內有同事外無異言彼此相欺塗抹人
口今則光明俊偉事業使後人反覆索視更莫得

而假疵將與胤征同策以傳光奕波及何限操朕
蹄以祝所欲逾奢誠取道人笑實情愈深者謀愈
密 高明其亮之

東伍汝真道長

布衣言好亦多建立宦績可觀若

吾兄秉大義奮是駿功毅此鄉國誠不讓鎮周風
力則一雙足矣敬服敬頌罪累深重暑毒兼程入
杭聞變携家數口未敢徑投虎吻取道入閩幸爾
及舍恩辱偷生甚懼知己擯斥近叔脩進士極道
垂念故不失故有如此者感荷感荷

陽明生我邦士百世永賴家主戶祀宜也宜也鄙

見謂宜少待

公車離省而後可峻功重望真世之瑞物凡有血氣莫不保愛愛人以德此其深念如何如何逆賊所畜不減淮南瘡痍郡邑特哺定痛奏牘轉移以代

上供蠲租之令或特請下推恩有序先其近者

仁人君子實念恒切必蚤為之所使北軍至搜括入內竟亦莫見實用如逆瑾所有或不下此今果安在往事明徵可慨也已可慨也已

陽明知周天下而不窮者 吾兄言之宜無不濟聖眷方隆並疏宜無不允願望願望草野待盡雖

甘腐木石仰澤汪穢亦生腴潤恃愛漫及幸鑒亮萬、

平江右雅有序

皇帝秉剛德肅將主威既外靖北庭爰議舉狩禮欲內振汎南服敝治幾先炳若有童牛待枯制而未發良勝輦並贈機要輒有論奏

帝曰吁是咎浮蹇氏薄第于誠雖然罔使後有拒臣言尋罷議既而有

中令搜逐諸藩使朝議洵甚咸測

聖威有遏亂畧告變踵至曰是在寧藩濠故有潛圖朋仇罔峻用底于天罰

帝曰嗚呼惟我

祖宗本支周厚弗替有隆穆命大吏諭以維新未達變已大作撫治孫公憲副許公義烈屢命不渝

陽明先生專闢用鉞方取道治閩獄案幾及難變服詭行左次吉臆決倡聲御史謝君伍君按廣還信附和一詞吉守伍君相義方力奏檄上下徵誓屬邦君曰通於天地君臣允義勗哉君子用懋集于大勲濠逆著狀天討必誅咸有弗力厥均罪亦弗于貲顧譎弱不足視師惟左右君子事之若治爾私維是曰賴曰臨曰素咸守擇屬從會兵先期赴幕義聲克振申誓曰誰辟迺威何敢義制實幾有

會間在絲髮矢不復得茲賴迪果毅其登于辟惟

天惟

帝是憲惟

宗社是重曷其有于家于身鼓勇夜薄南門城潰步伐止齊咸律克奔罔迓曰建曰信兵至曰專為犄其成是曰撫曰饒兵至曰茲參而角其成是靡用先登追賊江湖間謀者至曰賊濠越謀越交越偽官屬敗潰安慶且遁至出數十里迎擊一合擒縛之以專為未盡銳也克入南康郡俾復而宇以參為未均勞也往撫九江郡俾正而部江右大平尋聞

帝命六軍交至祇用俘獻藉勞惟備惟慎若聚財論
工制噐選士政教服習遍知機數之節選最鋒蔡
陪剡之利綴掀掀撥之狀筴趾披拔之機斬標鬪
搃之漸搏力勾卒羸越之法獨比參伍烈火隊官
曲部校禪之制誅畀曹五抽推十一之數哀益畢
陳群能著職

明堂御治封錫待及先生方覲文匿武志戢色溫若
不居焉嗚呼司馬氏以不與登封制作為有遺恨
深罪膚詞

明庭萬里草野致頌亦云幸矣詩曰

帝右區夏奕々本支武穆文昭其永有祉驕孽弗良

敢犯于將天憲

祖訓其刑無上主愛克威臣威克愛不返兵刃毅
爾敵愾檄以義形命以權制敷奏駿功克讓允濟
凡師無善於古則然師善之善于今有焉行時聲
律為本為宮咏色云雜還質攸同西山峩々西江
有沚深鏡大書隱功則多于夷于襄弗蓋弗張是
屏是翰載戢用光

明堂賚賜玄衮待次願以致之

天子之史

祭一川孫先生文

曰公死而氣生于茲土也義無愧於君臣公生而

志死于茲土也恩有深於父子烈士名臣垂傳信
史偉績豐報廟食永祀斯為全歸更復何俟但德
公如見仰公維思儀圖寔深欲擬公似群飲自足
楚江之俟初公保釐有溼其顏垂及易稔髮匪其
斑心在

帝室憂在逆藩卻慮義色彙征于閑汲直云卧有沮
于安信界孔融操亦寢奸剪若所忌眠食于難撤
備九江謀夫匪臧公有抗議宵適于航弱僕是將
迺逆斯章有嗑容梗而水制防客歲憂疑公生如
屍公鎮于都周星不移人惟公恃公握有機書問
致松獨壯公為公屢乞休疏詞日增亦有簡書獨

發奸萌謂活我恩與生我等斯為何言有出公焉
知言者流孔夜竄憂方側功曹與聞覆草

帝心簡留鄉國攸壽比公遂歸若水蚤閑公今即爾
常山文山就是二者孰重孰輕孰易孰難公亦何
擇維耕斯獲翊運為力式昭臣則人固知公慷慨
就死是所難為良勝欲表公從容瀕死為不易得
也嗚呼公死公生大係斯世有知者人孰不哀致
豈以罪累而云義廢東望致撼誅詞從質公神如
生其或自謂良慰知已良慰知已

再答德溫

不見顏色真懷越世端人詩教遠及又厭一望前

律譙冲有若無氣象後力行為勝可謂兩字符矣
逡巡岐路迺不肯病根直指為藥友道近古此足
占之然此兩岐或均以適國借使陸非積學見象
山集亦備許多體裁朱非心靜或未能燭理剖析
幾微如目前事也故敢斷之然曰二者不可偏廢
且如為春為夏為秋為冬氣候不同生長收藏為
歲功又不同謂此天也彼非天也可乎哉可乎哉
竊意二公在當時已多此一段辨論是以滋後人
之惑殆恐辨愈煩則惑滋甚矣山齋懸榻何期為
高士下之面有指陳布帛為文許矣

答余子積憲長書

讀性書者可以知本矣更資大訓以適於用君子
之學之教斯真博矣曩歲京師面領諄誨心亦會
之上下其議猶在耳茲得全本每一展誦有餘師
焉固不在相與周旋而後可瞻企也往者聞
陽明論學於大根本上有所見良勝嘗面拆其故
邵子四片朱子對待若知行體用人已而二之時
或參焉陽明則每之欲混為一爾斯於一貫處為
省力為大得力若以資談而踐履未到處卻只是
一場話說而已勦其說者又欲并闢朱說此大害
事非本意也定論之訂聞之美然此本之篁墩嘗
於心經附註見之末簡特其不肯拈出作一冊子

便不駭人甚也。大段道理儘是廣大極可細認。譬
若京師四方八路俱可到。但其主意要到而後已。
若入蹊徑終歲悠々不可到。斯害已。青田亦無陸
子靜建安亦無朱晦翁。是則二公定論後語自覺
穩稱而宏大。若必欲執一說為不可易者。恐是紫
陽先生於萬世道理。豈能一切說盡。程氏作易傳
紫陽先生作本義。固不以背其師說為議也。若必
以定論與朱為仇。恐讀性書者。又將以程為敵。已
吏俗擾々奉謝言不既。惟便不吝教旨。萬幸萬幸。
再奉陽明先生書

日者不自分量。謬有所陳。荷

休休與善。不以為大。不可自吾邦君得而命也。已
既而汝信儀部使。至惟濟太常使。至教亦云。然顧
蹇劣莫似何。脩至此山谷云。心親而千里晤語。大
幸。大幸。廣昌令介拙稿一首。信群飲于河。各止于
量。欲名言而莫罄也。塊守山齋。偶聞諸帥抵省。作
威駭聽。雖未必盡。然而鴟張矯虔。機械畢露。挾
主威以爭能。期必得而後已。隱度

閣下功高天下。守之以謙。而濟渾艾會之際。必有
隱然消阻。儒家作用。所謂潛孚者。若此。但俘獲在
道。進止維谷。必遂初志。是本敵愾獻功。常典也。既
云

龍馭度江而西莫有所歸尼而旋歸迹涉拘忌左右
惟其適意先幾定見必有處之裕如而癩憂過計
竊亦思以自效而未敢益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
之况嘗側足先後乘而被其餘照者哉故與邦君
商畧盡瘁直達記室不識以為可否初舉義時
宗社大計專制闕外意也今既有命帥而

閣下得撫治固守臣也始可矯制以興師茲必得
請而離任大抵拳之一字固人臣之盛美亦人臣
之大忌當變則可不得已也亂既靖斯守經時矣
戒嚴屬從待于境上以避河陽坐致之迹理道宜
然

大師左途還而歸之若既越境自開化自嚴取道
徽州皆可至省形迹俱泯獻俘紀績俱屬軍門事
體憲節暫守信州且以撫循為常職俟

巡轍且至迎覲如古方岳之禮使天下復見唐虞盛
典別有一段開物成務意象古今冠絕事也彤弓
宴錫其何之哉是謂不矜莫與爭能

閣下雅量然也公論昭灼萬世炳然但彼席威以
厭谿壑之欲荼戮之慘或未可知嘗聞

閣下有云甘九族之誅救一方之命不肖耿々之
懷誠亦在此若稽覈功次諸統兵官獲送審單具
在勿與成籍繼實迺是窺測不破更復何事東望

拜城無任懇惻悚懼悚懼

謝

益殿下第二啓

啓為謝恩事是月十日重荷

睿慈特隆眷問顧以草衣木食僅存喘息之餘而仰
德懷恩並借鼎彝之重百拜登受方寸雖兢珍味用
薦于先清昭襲歲于後載觀未已致贊無詞磨
認文心畫既端於古跡資弼惟肖丹青分妙于化
工於

聖世真不可謂無金人在

賢明誠足慶為有令子良勝待罪草野莫遂禮儀造

望

清光不勝瞻戀

祭許年元汝登文

嗚呼同年之誼易世誨之則當其身而有不繫之
情者非誼也是以有進退焉憂樂係之有榮辱焉
好惡繫之又不幸而有死喪焉則哀傷繫之情之
同誼之正也然而亦有弗及知者有知而弗能致
哀者迺若吾許君汝登之死則無弗知者矣無弗
致哀者矣汝登為

社稷死為綱常死死於一時而生於萬世則夫知而
哀者不特在當時同年之好已也先是一月同年

有陸君汝亨者以直諫死其知而哀者猶汝登也
一時清議以吾同年得人為重載閱年錄凡三百
又五十人今僅一紀進退榮辱不知幾何而死喪
者近十人而二先汝亨汝登而以城守死者惟郁
君亮之則求所謂若而人者百人而一耳嗚呼若
是乎正氣之難回而正人之不易得也若是乎養
士之功深而得人之難為盛也是故人有死焉斯
哀之矣哀而樂焉有不死者也有生焉斯樂之
矣樂而哀焉不得其死者也夫有異事亦有異情
吾殆同汝亨之死而幸生者故於汝登之與也重
有樂也亦重有哀也誼之變也又不獨以同年之

情而已也尚饗

少岷東軒以公務至省詩以叙別

趨省應兼舍離憂動幾秋薰葭方協律風浪任虛
舟李郭驅豪聖賞僚信好仇柴荆江草夢歸訊勿
淹留

名兒菊生

頑軀寸脫死副館見兒生籬菊故遲放清寒稱晚
名驚人朋友望食我野夫情紙筆陶仍重惹愚坡
未輕顛危痛亦定潦倒醉方成家筭無文選基堂
莫爾傾

祭圭峯先生文

君子所以不朽于死者出於言為文章見於行為
氣節然而兼之者罕矣文而可傳有正焉有奇焉
各名其家者為難而兼之者又罕矣節而可仰有
甘焉有苦焉各持其末者為難而兼之者又罕矣
世之論主峯以文者有曰是其可知者有曰不能
句讀者焉是蓋所畜者懿而奇正並行者也以節
者有曰是其可繼有曰不能測識者焉是則所遇
不同而甘苦時出者也嗚呼此世之所以多一節
自全而全人之所以難免於今之世也雖然疊石
為崑非不崛然奇也疏泉為池非不瑩然潔也然
而有山焉莫不有也雖惡木無擇焉而不害其為

高有海焉莫不委也雖汗流不拒焉而不害其為
深此圭峯所以曠一世而以文章氣節名者信其
能兼之而不朽也於死又何憾焉顧

天子將待以為賢輔相而莫究于用縉紳倚為華類
而僅足以自全海內以為名儒而未淪于教鄉曲
後進經師人師奉遺書以周旋而莫知所之也是
則憾之憾者也

別孫明甫

江城春意動童叟擁君行水鏡推先得衆麻慰後
生船迎青入好劍發劍爭鳴佳麗雄今古應諧吏

隱盟

萱堂初壽卷壽懷英母八十

壽母安輿坐擁藍菊泉新曠舞兒甘百年五分今
過四一念終從信有三南國汎舟風自遠北堂樹
草夢方酣祝詞歲、追流華婺女星高雪滿簪

明處士樂善方先生墓誌銘

歎之方為黔使裔姓由東鄉徙潛口凡十一世有
樂芸處士處士諱思憲字思儀大父怡庵公仕官
至湖廣按察僉事進階亞中大夫曾大父永進公
以怡庵貴贈如其秩父中和公承志任家遺二弟
以逸趾羨在仕處士業舉子且成又欲任中和公
勞公難之然而服賁行止與之俱諸勞無避遊吳

越歷青齊徐魯入廣經粵必挾冊以隨旅次瑣瑣
不廢業物與景會時發詠歌有詞人風致染濡益
深出語言必振據章、可聽履道擇地端雅道人
翼、起敬移褊性日就平曠倜儻檢束冠裳類儒
素依仿古義事必力為之不遺也若嘗為主家兒
盜金二百餘亡主不自容處士慰諭之兒獲費已
十二不復究遇貧有喪則施施亦不苟去居里許
甃石橋以利病涉人德之題於楣曰種德里里中
有張睢陽祠處士以為是稱祭法範金為爐以示
崇祀於道得遺必待亡者至一少婦也歸之婦哭
謝曰非公則恐致私人疑為姑棄必死公生妾也

無以報額天而祝曰願君之後如君之先處士娶
歛之許惟嗣孔艱娶濟之李連館並育許生紀通
紀迪李生紀齡為通長紀達為迪幼孫男四曰德
登復升復庸復 孫女三詵、荐祉未艾也紀齡
輩克任子職處士安于家築樓儲書以樂芸自命
示不忘于初紀達能終斯志登丁丑舒芬榜進士
凡誨他兒輩曰惟勤惟儉惟世斯家吾席先君之
遺終以義勝不克有餘獲僅、淡泊自足而已紀
達初官南豐令命之曰慎爾官惟承先大夫休紀
達周旋惟謹蒞官三月政成民頌之以聞公赴辭
官去余卧病山中介狀至祈以銘石余方以鄰邑

得治為喜而遽以奪去為憂哀惻不已次狀如前
云者則知南豐之政有所受處士誠讀書者志斯
有徵也烏可辭公生正統辛酉八月九日没正德
己卯冬十二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九歲塋于公所
是為某年月日銘曰

人曰讀書或不識字芸齋膏馥句句是事莫匪克
學而匪克仕售不主獲義爾孔肆如琳如琅在簾
在筭琢而璞而惟適所自有待封君有徵處上享
之弗盡以貽于嗣

五谿訪余山中用朱陸鵝湖韻識別一首

野袍翻起路人欽會處慙勤別處心景入穀中休

杖舄道存眼底見雲峯榻懸齋閣蛛蟻合舟並滄
浪鷗鷺沉謾說鵝湖成竝境直留踪跡到于今

用前韻東竹亭一首

入山高仰若為欽觀物眼睚求道心未信青藜真
到海直看黃鳥止于岑白生虛室月仍好霜落寒
江水漸沉契誼十年三日別孤村烟雨似非今

五無隱岩卷

人生一氣化役物俱紛紜胸中故大虛過者如浮
雲既隱亦既壽終焉蔚聲聞巖高溪流深獨甘溪
上芹

奉和陽明別詠一首

孔孟已不作陣柱迴波翻遺簡秘魚殿搦筆窺
園老虛天竺寂訓話紛多門韓歐伎倆資佔畢漁
洛尊下學莫有擇漓俗何由敦大哉孰嫡傳小子
無前聞愚頑亦稟性天地匪喪文緣絕攀華巔斷
港窮河源汨沒二十載刈葵傷迺根潰恣恍有覺
易簡思避繁陽明闡道教心慕足已奔馬黃歷塊
影舟葉兼朝昏展拜臯比温直是洙泗原與人無
棄瑕衛道若守藩格物開衆諒良知翕獨存大同
異自息魚躍為斯騫度內亦廖廓眼底忘輕軒來
遲莫自咎去亟莫自云得師更得友立德斯立言
矢心循周行踏駒無債轅登舟順逆風居行如共

論

南郊

十日再出郊秋清風氣涼遠山疑峭碧晚稻拂衣
香謝病留蟻叢間遊問蠹囊野人幽側久來徃意
蒼茫

望軍峯

軍峯之高時江鎮天立封界南豐州此時開幕迎
相識他日看雲恨懶遊四度經行今放蕩百年吾
道幾滄洲垂陰積雪秋空暮白雀飛來窠上頭

夜懷少岷

明府幾殊衆如公絕代人格高入標格眼孔隔風

塵籍占科名並年來道義親劍光共清夜悲
吾真

懷方泉

少府論才革風枝上出林連驟瞻日近細話幾更
深遠道知全方荒村得好音浪尋安樂地未信打
乖吟

南豐喜遇朱少府

別駕留叅郡奉符百里勞詩豪如水部賢館適江
臬致治須君革開行任我曹歸來尋舊約走馬沒
蓬蒿

過平西謝余宗器

躑躅三百里無程兩日行瘴氣晨起靖更漏夜分
明戚里隨兒稚交游問友生何當賢令尹披豁幾
多情

夜至寧都

天空鴈影過遠遊信所之崎嶇歷世路久近成交
期封井亦萬家越境迺於茲導役似嚴警列炬焚
高脂蔚豹幾經變招鷹如待飢放轍適所往痛哭
庸何追懷人坐雲涯且寘盈筐思反側不成寐翻
引兒曹喚

問十八灘

千金戒垂堂胡為冒險絕蒂航抗急流深黑渡沉

鐵橫江露齒銀破谷驚坼裂前招與後掉迎風度
層雪漢封亦丘荒韓王峙岡列豪傑古則然壯心
胡為折天弧信可彎旄頭近微滅莫問皇恐灘掩
淚肝腸熱

至虔見陽明先生

道教推先覺朋簪半舊知經營心在
帝俎豆化行兒懸鏡分秦士醇醪醉習池根蟠只方
寸生意萬千枝

喜見東郭太史

遠別意每惻應知會面難冥鴻脩翮健書札墨痕
乾朝籍我初謝山盟君未寒道門推老將何意並

登壇

喜竹亭同館

短榻懸頻下柴荆信有光
摘蔬供小案沽酒過低
墻入眼饒秋色填胸賦雪堂
道腴津液滿分潤到
杜腸

懷五谿

孤節人爭識高名世不群
也知舒醉眼猶自愛溪
雲對月真千里今秋又一分
書郵隨地得客枕鴈
聲聞

謁瀛溪祠

營道岩通月度州夜告天
相知惟久好鑒識至今

傳遺像鬱孤嶺中分章貢泉
何嘗賣書籍移屋住
東邊

登清獻堂

聞道西安老知君不有家
官衙惟飲水世事等樽
沙保愛留棠樹侯王學種
瓜雙江流不盡空拜浪
頭花

登鬱孤山

摩頂瞻天碧穿鞋沒草繁
崑崙接雲氣几席認河
源煙屋家家火風林處處
村買山錢辦未許放小
蓬門

謁江東祠

幽人欲灑泣何地著新亭石氏江東古文山天外
青樽前師奏凱王總戎主史占德門星行路每如
此閑雲高卧洞

登通天岩

誰待天斧使破此杳冥間安得六丁士移當萬里
關霞飡頓到足雲卧懶知還借我蒲團地心齋見
孔顏

坐忘歸岩

人寰亦可闕適意每忘歸許大開曾次艱閑入翠
微林霏風雨暝石磧馬牛稀為問桃源奕何人是
解園

問鬱孤堂

墓前遺構古臺上零草多地與撐孤柱天分鎮兩
河碑文春鮮蝕酒甕晚煙馳對酒樓山故恠我嘗瞻眼
衰遲亦浪過

東郭夜宴言別

斯遊非草草吾道正寥寥惜別歸何處留連似此
宵春風壇潤雨野色水分橋亭裏山陰興文江信
未遲

別宴投壺

宴射古為樂還輸老將家劍去腰欲重花禪帽初
斜枉肖謙謙話觥籌處處詳忽傳南過鴈蕭瑟淚

胡笳

坐臨江寺

徒倚方亭午那知是別時
山花迎坐咲江鳥喚船
遲物色元無主鑪錘信有私
掃開荒寺壁待我為
留詩

少岷令兄還瀘江作岷峨行贈之

吾聞古梁州岷峨天下壯
險阨絕未奇丹青詎能
狀磅礴幹運無常期更迭
霸氣誰爭玉魄礪異物
未足當殊才輩出神延降
峨眉秀發嘉州雄蘇門
趾美萬夫望老翁秃筆如
杠長小者近質大者放
文章氣節蓋世稱我山童
岷山抗氣化有疾徐

釣陶自消長岷山故號青城山
神仙窟宅迷罔兩
曾君兄弟岷山人填曾拍塞
岷山上少岷長安同
看花我以罪廢君麾仗大岷
南來幾月許醇醪一
醉迂踈喪歸寧老翁瀘江濱
翁亦放歌驚供湯老
泉軾轍信足方岷山峨山適
背頂近聞我山又蔚
葱氣蒸迺發胡爾詎安子清
雅識面蚤程子敏達
光吾榜徐子抱節迹偶似三
高堂肖三峨象山川
有僻契誼深便當附君尋火
長青城山幾萬文仙
人今有亡踪跡亦恍恍憑君
借取飛空杖大張眼
目開漢家莫問岷峨更童莽

九日以園橘薦少岷少岷遺以栢釀侑以詩

歌和而答之

丹入楓初下青傳橘蚤來蘇家双更長楚客頌幽
懷供給酸辛共勻圓刀尺裁野人芹意久先到習
池隈

又青橘行

荒郊風氣日瑟瑟長有青梧短有橘梧子落落威
鳳來剖橘欲擬天台窠天台仙子鋤青冥題封鳥
獸難為匹牽裾濡露穿絲鞋不辭筋力供盤實使
君清格出郊島騰驤每縱追風逸洛中未信獨樂
名筭青蔗白還堪劈襄陽霞綺漆秋容禽鳥得意
何啾唧也知老圃不足學獨守黃花莫相失願分

漉漉起拈橘花外來車有餘交

題南山卷

達人幽意足何處大觀分秋色樓頭好南山朝暮
雲

名二兒蓮生

青青池中蓮既花亦既實芳特嫡家生喜走狂落
筆文山名道佛豚犬安足匹神骨豈無種抱送那
有術陶令且嗤五汾陽應顯七我亦何所遺篋書
園芋栗登堂試晁啼云是家英物

饒行齋訪余斗湖再宿而別有詩和以贈之
君久欲忘世我行方晦時已能絕贈附翮冥鴻

飛種林亦可醺幸赴同襟期山陰罕公事胡爾薄
兒癡

費子和太史寓臨川望南城有所思以詩見

問和答一首

好鳥拂高樹野鹿便林坳走鋌失阻險食蒿雜故
坪巡狩占則然黃澤道已清眇余顛蒙資輔和口
舌騰南風吹江蘋北斗依春城保茲首領歸安避
駝雛名故人不遐遺伐木懷同聲眷言夙好敦別
意春花冥日暮望天際雲影蒼蒼生

五老蟠桃圖詩叙

正德庚辰陽月九日吾友陶子沔暨清率從子相

明輩為母太孺人八十壽先是有遺五老蟠桃

者茲展于堂而縣之宗黨若隣若鄰若友若門下
七若諸所來往咸登拜壽母旣旅以陳載笑以觴
善禱以頌有歌者曰惟天生人有欲斯室惟人葆
靈壽斯無易若斯五老蟠斯渥斯瞳炯以碧人而
僊而世茲多歷聖善如母嗣之無斁又曰粵海有
桃有爛其霞孰懷其核孰見其華旣實爾黃武薦
式祉樂綏以無涯聖善如母樹斯于家於是倚而
和者未已也東洲子發焉後至聞之繼以文曰天
有異數亦有異徵其是也夫吾問廬山之陽有五
老峯者山也茲則肖之人已又聞瑤池之上致蟠

桃者王母也茲則移之老已天山壽物也高岸陵
卑岸谷也人亦先天之始後天終焉山乎若斯壽
歟桃僊實也陽木之精也制斯陰姣其遇老乎從
類也嗚呼若是哉固以壽房徵也而壽母焉故或
以為異也而非也母亦有文夫若陶孺人者乎方
大理公守官時相無瑕公綜家政外有承志無瑕
視諸季如已或避羸也內不聞逆言教諸子克學
沂官訓導不及祿而蚤以文名沫沒而遺詩可誦
沔以靖恭滋殖而懋清負竒器期取上第待所適
而用也婦而孝而順嫠而善教是可繼而傳者夫
夫懷內愧也容肅髮僅垂領齒自固味嗜酸苦夜

能紉針綴日勞紡絡有壯婦不任而安安也重裨
陰訓稟陽剛也有敬姜之遺教已乎敬姜方續文
伯退朝請逸而戒之曰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
業是以保祀家之壽也推而大夫朝以考職畫以
講政夕以序業國之壽也諸侯朝脩業命畫考國
職夕省典刑天下之壽也壽母之庭有邁文伯之
志者敬姜之教其行遠乎哉斯之為壽山若耶斯
老若耶見斯桃之花實已耶茲園固有未盡言也
茲言固有未盡意也或曰陽德方亨之徵也嗚呼
陶子其將有所遇乎所以壽母者又在斯乎

明故舒野江先生墓志銘

正德十五年己卯冬十月良勝執友舒殿撰芬使
從虔整迎尊翁野江先生就養于今官福建市舶
蓋謫居也道次盱江許良勝謁于舟強致館穀款
語溫溫而容肅止循而幅尺良勝輩與殿撰偕以
言罪則手額曰慶

朝家有若而臣吾家不意復以芬為子也式壯茲獲
以考于祥則曰生乙亥三月二十有一日齒與先
大夫若蠱然涕下一似重有感也先生留崇朝去
去蓋顧思與殿撰官京師每有資勵則欲推本而
宗先河後海而今斯慰矣殿撰汲汲以忠直遂于
天下刑守友而不有于家于身必曰嚴君之教則

然而今斯徵矣明年庚辰冬十月殿撰見星而奔
舍則聞先生以又八月十二日終矣良勝吊于行
慟夫涕之有從也殿撰哀不任聲踞指狀授則稽
制以十一月六日葬于其所志之役也嗚呼禮有
徵情木之能也以故興物則有與焉其能已乎先
生世胄華而遠國以為姓隋唐間自東陽四遷而
居今進賢梓谿之墟凡三世有聞士曰澹然翁生
梅坡學名通儒不易仕生東臯治經明農屹樹椰
望生霜筠孝節著稱而施溥先生霜筠子也席世
風教浚之蠲潔以葆于懿植之茂朴以脩若能搜
迹探抉離龐導滯宿工老師下氣會事松有易名

咸稱曰野江云然自蔚勿施而盡於殿撰焉是授以迪以厲時逸而維字畫攻苦動罔非彘克敷于受出其緒與良勝同丁卯舉丁丑擢進士第一官翰林脩撰忠鯁駿發明年諫北征極陳天理人欲之辨良勝方釋禫至諭及者猶慄々危之暨西征良勝諫之繯守待罪決旬不報又明年南巡有詔清道殿撰與良勝輩爰度會諫疏涉殿犯機禍不測約以後死者傳殿撰因出先生手書拜且誦則首曰身許于國不必念家嗚呼訓言藥石聽者忘焉荷

聖明曲宥殿撰調提舉福建市舶良勝除名並舟而

南濟值茲變途使殿撰不獲省視匿跡之官踰時難靖迺獲迎先生就旬日祿養良勝瀕死家食獲侍教以寸晷詢問來往咸以為越世事伉仰幾何遽罹斯戚戚斯痛痛莫為詞愛斯錄錄舉其要若茲以德世家性孝之終况以遺於後無已事君維忠之難况不有其子故凡喪而有備祭而有敬宗仁而有叙孝之推也急于病讓于夷圖人而忘已衆和而辨友信而益順而服役以無負上忠之餘也穆宣連類允憲于時步筆應銘法所逸多矣先生名法字本制配聶氏內則稱理生子芬生長女適何珍次適李浙舉庚辰進士芬子泰質亦不凡

而學聘王氏孫女二長適徐曰敬次許樊某銘曰
粵也無縛人則為縛秦也無廬人則為廬七世之
胤可以觀舒德而華胄有與無與壯哉斯邑爰名
進賢受魏其大兆斯名焉邑而責實舒氏以旃玄
成小同議禮于紛再世其逢並為德門齊侯嗜味
易子迺至吳亦有鈞兒靈絕技委子事君曷如野
江隱忠之至曷如野江生于世世

明故吳立齋先生墓表

撫之隱君吳立齋先生以正德己卯七月朔日卒
于莪原里居逾月孤子漢淳輩墓于里之楊公塘
循七制也逾年庚辰冬十一月南城夏某迺克脩

詞以表于墓誠後期已某少事先生是何敢後顧
嘗讀先生垂絕作志氣格若壯夫當盛時語歷歷
素履不出幾百言曲中節度蓋美而自張任勞而
若晦歎歎以孝弟大節未厭于心約為銘詞嗚呼
孝弟堯舜之道也聖賢之所以為學為教在是自
天子以至公卿大夫所以為治本在是中國人類
與夷狄禽獸別者在是先生所以師表于鄉而某
所以圖表先生之墓者舍是何以哉是故有難言
也言之難得無後乎雖然天下不可一日無若而
人則不可一日無若而言也惜其不可無固有欲
專而有者執塗之人而議之曰非孝人也非弟人

也其不啻然去以怒者幾人也對家之人而譽之
曰若孝人也若弟人也其不懽然受以順者幾人
也是孝弟要道又顯名也獨避而不居人之性端使
然哉先生之學必有以深知極驗夫性分之真盡
人力之能為而終不以為天倫之絕德是以恆不
滿假氣微漸盡而耿耿未忘有如是者或曰先生
素任師道閔夫蒙養弗端彛倫攸斁故考終之名
自居不遑將以屍教如史魚之意歟若然則先生
非獨一世師也將有若成人之衰於子臯者知所
以學而教也中國居人倫叙堯舜之治其有望乎
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先生之墓不有思吊望而

表之者乎雖越世猶今也而何以後云

擬遊青原山詩和楊庵用陽明韻

軀殼亦云重疇能委飛埃少壯走絕險一日還幾
迴昔聞青原山高宿寒雲隈沒跡藜蕪合異境菲
林開扶輿衍淑氣森蔚多名村鍾物亦冥台造化
良餘哀懷人志丘壑整履凌岑崖披豁如有私騰
突緣無階穹窿樹棟極收拾次桶榘杖屨虛文席
老大悲沉埋霜寒肅孔道清風來遠垓穩抱麋鹿
資勿啓猿鶴猜馬頭分滴潤枯槁回根芽生涯厭
豁谷足願供盃衰頰即荷鍾汝爾無分骸草弱
忌先藉栢勁知難摧山陰不盡興雪舫終相陪矢

心華

袞衣輔頰空喧豨嚴君故近瀨於陵安足哇每勞
緋袍念而與前人偕山犬不吠聲曲徑無人來酒
債未可了文通真避催雲樹日杳杳撫膺更徘徊
秋興八首和楊庵用少陵韻

朱夏才驅羽扇功綸中高岸此窩中枕移竹外疎
零兩步向江邊御好風天入釣蓑來並去地開蓉
帳白連紅窮簷匹馬勞知舊何處鹿門尋老翁
鳳騫時下覽清暉多病衰遲氣息微滿屋月光人
未見入雲高樹鳥驚飛杯乾鄰近還堪借菊落籬
荒青暫違過眼勳名試看鏡一人柴骨幾人肥

漠漠秋雲欺帽斜敢云野服亦多華閑行收拾惟
幽境露坐依稀見使槎悵望燕臺連北極也知蔡
女失胡笳于今茅屋堪供老細雨疎林晚戴花
鏡兒隨地是長林壯士分髯倒戟森拔劍舞筵饒
索笑荷鋤澆菜補層陰水洲瘦薄才收粟鷓鴣浮
沉忌有心擬欲破愁愁又積一聲殘角幾聲砧
曲中人在畫中山千里丰神杳夢間平路幾何知
退步畏途應笑問艱關若教神物能移幾相對溪
山自厚顏採藥問童何處路莫疑曾鑷鬢初斑
失着從前是局碁倒奩國手轉增悲征鞞未厭瓊
花觀仙仗初旋止輦時去國路長歸欲蚤懷居懶

碎起多遲何當小坐巡簷笑半夜月明千古思
茅庵移傍灤西頭梧葉先機動蚤秋為活賣文長
乞米不須登閣迥生愁徑開草色喧眠犬池到泉
聲盡起鷗蕭瑟鄰家吹笛恨錯傳

丹極是揚州

獨上山城更遠迤曾驚風浪入山陂四郊青嶺陰
房火九月黃花故國枝絺薄耐風思蚤換床低對
月好頻移邯鄲忽見連城返方信迴谿趨未垂

蓮峯林居詩和答惕庵并寄蓮峯

買山欲莪莪乞湖清淺波村深過客避林下故人
多秋嘯月盈把寒憎雨透簑有時尋舊約相對一

高歌

浮朴山居靜真焚學士魚石開斜雨徑藤蓋負暄
廬扶病須憑藥安貧却富書閉門風味別脩吉正
感如

慣狎稚兒語而聞長老風摘蔬供夜客掃葉破煙
籠望重斗之北力迴川又東柴荆圖久住物色已
非濃

僻地開幽勝荒郊遠敲磬霧深知豹隱冰薄認狐
疑調合時聞曲窮來更拙詩所交無賦客不待好
風吹

拂衣頻掃石處為留雲舊結蓮峯社務名鄭子

村夜深還對案日午未開門何處山陰舫搖搖
夢魂

神聖真當御車書統一家糾奴憂未歇田父欲逾
賒白石煮糜爛桃源流飯麻市兒驚帽折爭送插
簷花

易拔深更燭開械遠使詩兒童聞候語顏色慰相
知鶴病能隨主鷄殘可畏犧長安消息好局面幾
番棊

廣昌縣城記

建治郡也所隸廣昌則巖邑也邑巖而民負保力
而汰施容作日繁竒技業如趨市盜之誨也童子

時聞廣昌令死于盜建守以累譴去及壯聞盜縛
令質而要利以歸既仕而聞盜歲再至或再歲至
凡七歲六至如歸也令或遁或敗或刎或憤怖死輒
寢報為常官民居蕩析斯燼掠虜如囊破囚械蹂
躪故案籍盡燔之是故民旦夕毋忘備至失寢處
羈僕于隘若烽堠然賃舟輿舥息岸谷謀有警則
舉屬棚載翻而下已盜故驅而墟也民咸胥怨莫
適居故凡令受符則適盜區懷紱不離寢瑣瑣迹
若寄旅不終日去郡亦視他屬少解督令巡閱使
者每寘之外境十不一至若為安之而矯虔用滋
股削甚民用以困輕徙以避校鬻業如恐不售貨

倍子毋甘之若是而謂廣昌於建為難治邑可也
皇帝御天下之七年副使胡公永清專符靖盜迺蒞
治爰咨士庶以茲故咸曰邑莫城非守資也日磔
民于市歲易令有固志哉銳志城之郡選于倅之
良曰趙子鴻達董治勸相期集而竣亟雨潦至壞
道孔殷崩墜罕完雉順德張子景川調至恃民固
故弗治盜窺而動警嚴景川以家徇民不易守盜
果弗至民有曰是弗勞勞亦安止婺源余子宗器
繼之政既通民有孚若巡堞而惻迺曰因敝以葺
費省且丰恃民久懼亦有玩請于撫治暨諸路復
完城之盜斯息民用是輯保于業以尺寸計持貸

券者愧不能出手逋而乞歸者幾百戶有曰若忘
勞勞以逸只君子曰先民有言令若流水以喻順
也民初城勞疲矣繼督而治懼弗堪也故若景川
弗城也曰良民稍裕依而固矣因之而城克有濟
也故若宗器城之曰良是若鄭國以寬曰治以益
曰治順故也聖人作易重門擊柝有取諸豫豫順
以動也天地如之况城邑乎是完城之謂也王公
設險守國有取諸坎殘邑之守非重險乎是初城
之謂也易有贊卦凡十一時義首豫時用首坎皆
曰大矣哉則廣昌之城而圯圯而完自七年經始
歷今十有五年工廼訖工非細故也馬學諭光具

功狀介黃生選楊生琛走謁東洲夏子記之贊之
遺也亦曰廣昌繼今而民益裕盜益遠翕然稱治
邑吾建斯為全治郡矣

賀饒君克明五十嘉慶序

夏子曰年非君子所尚也而有不容易視者焉君
子斯尚之已言非君子所重也而有不容易立者
焉君子斯重之已故夫柳氏子距舉藏如毛以壽
稱也五朝更事榮名備焉長樂馮生老矣猶夫盜
也若是永年斯憂及也而盡謂其年足尚乎談天
如衍雕龍如與炎較輶如髡若是夫游言斯禍賈
也而盡謂其言足重乎然則君子之年而奚若孔

氏有訓曰志學曰立曰不惑曰知天命曰耳順曰
從欲不踰矩視諸履者諸諸理也曰幼學曰弱冠
曰杜有室曰強而仕曰父服官政曰耆指使曰老
而傳曰耄曰悼曰期頤辨於識者御于氣也然必
以十年為節考于大成也夫如是而年有不尚者
乎君子之言而奚若曰若臧孫氏之言立上以德
德維其懋次以功功維其豐視諸為陶唐氏御龍
氏不常氏唐杜氏以保姓守枋者為不朽已夫如
是而言有不重者乎吾友饒君克明聞孔氏之訓
誓矣年五十而蔚然有聞鄉之彥而名立言者若
兩山張子言之曰季也擇而隣而媻也徵其愛也

曰名哉博乎信可依已依以立國而况家乎白愆
鄭子繼言之曰其先方伯公有嘉政流其澤也曰
美哉淵乎有所本也本厚而滋其益有植乎石
泉陶子又言之其外氏有所知其內有所相其子
有所承也曰思深哉善斯備矣不羸于躬貽其後
以豐未可量也吾復何言哉惟曰三子重言者也
克明其因以考于成也哉聞益遠矣其在並生而
識者將祝之曰天慙遺老成式是典刑其永有生
未及識者將於言是微想見斯人若將施構迷於
旌荆者矣因同以不朽也嗚呼若克明之年斯其
可言也夫斯其可尚也夫

贈廣昌令余尹宗器考窠叙

鄉先正南豐先生謂今之守令有道而聞四方者
不過數人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
有百里者相繼而無一賢令豈惟古之世為然哉
余邦守以賢祠者自

國初歷今纔四入列邑多賢令而有道以聞見名人
著稱者於極立得南豐令衡君岳於一峯得新城
令陳君負韜而已若是乎守令近民易知而難能
子知人之欲盡也若是乎守令近民易知而難能
也况夫守賢美而令之相承者不相直也令賢美
而守之相成者不相直也幸而直之而名人言立

而信以傳者不相直也是故澤有滯而不究守
以為病志有壅而不行令以為病言有齟齬而近
誣知人得人恒以為病而守令以有道聞者益罕
也余每有憾于是而近則私致慶焉邦守少岷曾
公以有道聞者也蒞郡凡三年而列邑之令以賢
而相承並濟于成若廣昌令余君宗器其可徵也
已居常於民事有所可否少岷輒稱之曰無尚同
焉及與之協襄大驚無所於避少岷又稱之曰無
鈞異焉茲已及考期例以叢書少岷彙括贊與若
不能盡詞殆欲引而同歸焉是以監司信之宣使
信之撫巡院又信之功狀上天官可必信之宗器

翕然有聞于四方也已嗚呼維忝有績躡亦有臣
維范有冠蟬亦有縷維守則賢而今多有聞宗器
于是信有直也顧余言未足信傳若樹立一峯者
人將有惜夫宗器猶未直也雖然方今儒雅彙征
思以得人知人將無若南豐者乎數人之列其可
居也宗器之直者有在也四方相聞而興則守令
之能於官而知者益衆余之言自宗器立斯其慶
獨私於郡邑乎哉

建昌府儒學明倫堂記

先帝御極五年分殿

益封卜惟建食周廣如制府儒學在縣內于時孔殿

遷佛宮明倫堂遺構樹于殿西先撫治見素林公
提學二泉邵公嘗降觀而慨息曰使堂于東於西
為勝以工頻重弗果庶正德乙亥殿以震壞新之
越三年戊寅貳守何君先推官羅君繼請于撫治
一川孫公提學永南田公新作明倫堂如往哲議
郡守曾君至雅重文學時萃士舊堂以講因以易
名通守陳君朱君推官危君並相于堂暨齋序以
次成面峙鱗屋齒齒且近購地數武廣基而高屏
之是為庚辰十月南城夏良勝舊學士也與觀厥
成堂負阜窿然而高若衣斬榴燔翳嘉樹蔚發若
有畏氣陰而相之前以布翼以俯居則以興視曠

如也端屏屹立無傾無仰若蔽獲歸撓棟敗垣冗
雜道去列坐而縱目羣峯畢呈而前引類相向廣
大高明足以象夫士之所欲造焉迺進博士弟子
役良勝載以訓詞夫建山水勝郡也郡之勝斯又
最與然而山水依天地有也天靡有秘地靡有移
入靡有所避而沈埋於佛氏徒灌莽疏畦迨幾百
年幸而學宮當之又以倉卒弗審莫要其會與念
經營而寢阮者又十餘年震以易殿遊庚斯堂堂
成又再逾年而後屏刪刈尤敬死贅諸忌而會于
勝是固天有所啓地有所待人有所法而足遺豈
偶然哉揚子謂通於天地人之道曰儒堂以居儒

也三才會貞善學者必有直之况夫勝出于佛入
于孔學之闢邪崇正其如是者于東則勝西則否
學之去惡遷善其如是者勝而累弗有也屏斯全
已學之汰雜而歸純其如是者嗚呼道參三才而
一也一則純純則善善則正正則王王則孔氏之
道也否則雜雜則伯伯則邪邪則惡惡則佛氏不
道也故學之始也離而二于堂得之斯可已學之
終也歸于一于屏得之斯可已君子之教雖如也
善學而直斯會者知所從已則吾邦先儒往轍可
追夫豈遠乎哉

辛巳歲首謝

益殿下啓

為禮儀事切法歲事聿新元氣更始仰

聖德深厚曲賜生全荷

宗正仁賢特殊賚錫良勝謹重有徵報稱無地質
方蒲柳自今更衰一年靈望海山效祝拜呼

千歲

是日為千歲秋節故云

為此具啓稱

謝以

知

和巽厓記遊詩十首

送梓谿舒太史同宿舟次

信宿占星史浮槎替午橋夜深三昧語人在幾層
霄去住元無繫漁樵信有招侵晨南北路送眼去

逍遙

石門別梓溪

野寺懸厓古行舟過鴈清見時真夢蝶別恨欲調
鴛鴦類能忘我忍君可撥羨滄州何許路蚤晚有
人行

拜金潭墓

擔重道且遠多君足自支壁完奮垂翅龍卧近天
池乘雪興復淺置芻人自知潭深月色靜孤釣短
簑披

留宿巽厓

迂徑碧迴澗高楓丹雨乾吾靈非抵鶻君袖認青

蛇白雪調應合畦蔬味自賒兒童識衣帽驚為笑
田家

楊源卜築

楊子一世士談經半畝開籬荒初爛菊墻缺可舒
梅佳兆習初卜高軒此後來命童頻掃石深勒破
殘苔

登潭山

大觀凌絕嶠起敬酌芳泉毛骨爭奇異扶輿自亘
縣重登疑白眼萬選入青錢溥朴真吾適孤懷別
在川

宿西林寺

跡異便孤嶼心開入妙香村深雲與宿月小夜分
涼名姓愁多識文章觀後藏坐闌相對語誰與問
穹蒼

自女冠山麓過福源

大麓經重嶺長溪通曲池青鞋扶短杖白氎稱疎
籬村落農談老牛羊牧笛兒只綠幽興遠相向欲
追隨

宿郭仙峯

磴滑長疑兩山高不礙雲破愁棄落酒重念鶴移
文短燭話方細賡詩夜已分羽流於重錫
天語尚紛紛

坐七星泉

石竇飛泉兩星光問夜何山靈愁我到異境逐人
多竹月隨留迹松風起浩歌洗心應更約一歲幾
相過

訪梓溪太史夜叙出墊江卷見石江歐陽太
守之作次韻二首

江迥遲孤棹天涯問故人榻先高士夢門候小僮
親會面真看鏡論心幾岸中抱琴重訂約莫厭往
來頻

花雨欲迷迳溪雲爭逐人分尊千里約坐竹十年
親雪調高瑤瑟風儀並角巾沉沉春漏下濁跋已

更頗

登西山桃花嶺謁堃江先生墓次明水韻一

首

我昔佩名劍于今高掛墳白牛千古夢青草一丘
雲眼底江山異尊前主客分賣書移屋住猿鶴肯
移文

歸訪五谿宿台峯書屋志別三首

坐我台峯下時登會景樓春深即吾境兩窅夫虛
舟餌訂諧初約追隨識舊遊山陰有餘興風雪未
教休

別台峯憲副

妙選南金士留當北塞關霜笳懷簡在月笛老驄關
兵甲龍圖少烽煙朔漠間一行鳴鴈唳詩共故人刪

別林二山僉憲

江奔隨夜漲山壁倚秋晴老稚迎車兩交親候法星
宦情忘馬耳劍氣逼豐城會面頻書札滄洲虛草亭
贈何少府獻取詩

聖朝優吏治少府次名流綜覈才歸漢棠梨已蔽周

雲舍江湖夢

汾泉母大人望白

月岩琴鶴遊

岩在

公居之元公位清獻于度晚益相乎汾泉
於少職郎公亦有然者歸時願斷若料無與思已乎

望中

丹極近風荻入行舟

楊氏緝義序

夏子以罪歸斗湖每有道黎川楊自謙氏繼其先
樵拙君為義事者昉杜倉之遺度存鄉學之名也
夏子每信之義之或曰矯也夏子曰夫矯非俗也
矯以厚俗其可也或曰專也夏子曰專非義也專
以成義其可也繼而吾友巽崖子手一卷為自謙
作者於制為詳於言為益信也夏子翼然曰夫黎
自其鄉有所謂楊氏倉者無窮餓以居者已自其
鄉有所謂楊氏學者無佛疾以迷者已使郡邑盡
夫黎也使夫人而盡欲為楊氏也則天下無弗養
者已無弗教者已政化之成之漸也自謙其為以
終之而又期于後以永其先也故併題其端曰緝
義云

陳蘭坡先生墓志銘

正德丁丑五月十有六日新城陳蘭坡先生卒于
廬時在迺翁梅軒府君憂次纒經未嘗釋也邑之
人至易肆會吊之檢其畜僅僅為斂具以某年月
日葬于仙居劍閣後山之麓亦從儉制時東洲夏
子當郡書館持筆書之曰孝廉吏也每哭之然不
及臨之為歎于懷也戊寅復官京師己卯以言罪
罷歸當寧滿迺變取道關嶠次新城警方嚴望墓
而拜之弗成吊也嗣子楠杖蹠以趨跽以請先人

幽石尚虛亦有遺言必立言如君子迺知知而言以信倉卒可之然未有以應也又再逾年楠請不已夏子亦自愧念於先生為知且久斯其言亦後已而可隱乎先生諱袞字廷章生天順辛巳二月八日至成化丙午與先大夫同舉特年尚少而器局若老大動必以古道律令大夫亟許而契之形聲相倚若出一人南北來往輒與俱同大學試亦往往聯名上等磨事

內庫中官有欲延賓塾不就大夫是之屢厄于部試進業不休至危疾不易志壬戌歲上選部考拜天台令清泊自甘政務省費息民台故僻以驛程

直協濟寧海台日通孔道輸若故奏

請省歲幾千斛歲饑則緩賦以粥飼無告者俗賤文生輒不舉以將迎侈故痛治之得以禮制俗漸易里胥籍記女活千餘咸曰陳母生也楊氏婦節行久逸則表之追祀宋令鄭公有遺惠示吏師也當道以才可繁薦調青田縣治故弊公理如發蒙然民有號陳一刻喻敏才也幾闕月以母王宜人憂去再起定海定濱海田日廣鹵率民治之以阜利俗火塋則置義塚先之治行益著擢知儋州儋淪夷也先生一以禮教為治先立社學擇師儒聚鄉子弟而教之維救維篤新文廟立東坡祠風以動

馬出俸餘贖戍卒鬻南婦償公廩者夷亦感革漸知
有方因展

覲成禮懇乞以解官終養銓司重違之會以望擢汀
州府同知得便省為安職恒為當道選治他郡邑
汀之民每恨不得專而有也所治獄牒如蠅其太
者汀有窮饑衆發富民粟官以盜論先生曰彼饑
迫爾豈真盜乎出之漳有訴婦以毆姑當大逆承
劄訊獨疑之庶姑有中箒辱忌婦不能同者狀卒
辨之人方期先生嚮用以享生人愛人者報竟以
梅軒喪毀而弗起已新城令蕭兩湖惇古吏治動
必度考志載放于成績以先亡者又酌民言歸士

議請于巡院以鄉賢祀之是則先生所以終也先
生曾祖文義以鄉行高人謚曰庶靜於今云稱祖
木齋與梅軒俱隱德若祖父配余氏內則維恪生
子楠楠生煥以某年月日納銘于墓銘曰
士有文也行或遠焉者矣行也政或滯焉者矣政
也終或異焉者矣終也久或泯焉者矣先生於是
其亦有所遇矣其亦有所本矣

聚德堂記

同年執友曾君少岷奉尊翁朴夫先生暨大夫人
于合江故廬以興為安安斯樂樂自生也壯而遊
宦四方而親之思日以遐々斯逸々斯遊々斯曠

己曠惟瀘之次水西壩為適然不當欲以其所也
會少岷以京朝官領吾建昌郡寄懇疏便省因得
徙居而新作之中為堂名曰聚德是謂承志孝之
上焉養固下矣左右序以居昆弟無異官也以居
群子姓有同業也以會友朋日以磨厲以輔于未
逮也堂以後為閣以讀以燕休也東洲夏子曰君
子居也成其身以成其親不過于其物也君子居
也求弗固弗固於午情則微矣作弗累弗累於矯
情則微矣名弗外弗外於過情則微矣且聞瀘之
無方民曰欲居我而親歡心焉可以興孝也欲居
我而昆弟翕焉可以興弟也欲居我而子姓仁焉

可以興慈也欲居我而朋來以麗澤焉可以興學
也學則聚之所也聚則類之歸也易曰物相遇而
聚故受之以萃於是方士者彙至咸曰人亦有
言惟萃爾德達于政將以身人之身親人之親長
人之長幼人之幼友人之友也夏子建人也諗以
岷之政於建有然者愾乎天下可沾也是故孝者
德之本也政所以達教之所主也相在爾居式昭
于則彼懸衡而奚若欺以輕重者為難陳繩墨
而奚若枉以曲直者為難設規矩而奚若汨以方
員者為難君子審德而聚誣以色莊者為難固有
登堂而教可知也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此之

謂與

尤溪縣儒學田記

石江歐陽子守延平郡逾年郡無遺便部院才之
奏調福州郡東洲夏子觀善友也每於所善入閩
則欲聞石二所以政者善於石江自闕出則必能
致所欲聞者或曰家并植治於賦平已或曰尔官
尔友尔内尔來弗疵也於獄良已或曰鷓義矯奸
今以其師於戎法已或曰翼嚴祭法淫則毀於祀
正已或曰生生以庸無牯牛馬於野殷已或曰闢
塗以導氣折閱寢損於市和已政之凡也既而尤
溪令曾確甫列疏徵詞祈以表石江建置為學田

若干畝他邑稱是郡學倍焉其議則上于巡使下
咨令其出則汰諸佛徒之羨之良其規畫度支則
義田之遺制也夏子曰有是哉立教也政之本也
而議者恒弗及也夫政者正也教者效也效於天
地而同於山川而異於人情而易從也守令勸學
而益公餼以田亦本之人情已乎迺平於闕壤為
衍而尤溪為沃壤沃則多產多產則厚殖厚殖則
居逸居逸則教弛教弛則學落落而歛歛而畜畜
而久久而復華故君子當其會乘其氣振其動而
有所教也殖于公將其奪其所私從于欲將以反
而求理貨惡其非所入也不必出于已澤欲其流

于遠也不徒徼于近學欲其因心而感也不責以
易其能是故君子之政猶家也定賦以為之端折
獄以為之柄治戎以為之紀脩祀以為之器治農
以為之徒通商以為之畜然必立教以為之田也
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獨郡邑稱治云云

元年二月之望余北舟次龍山

梓谿太史方舟叙別歷鄔子晚泊牛山理菽
登之各賦一律用昉古人處贈之義

晚飲湖山望夜連詩畫船風隨客子便月共故人

圓煮茗真忘味

梓谿出鄔子
茶亦各品也

開尊欲尚玄

余亦出
姑泉也

會難愁別易來往鴈聲傳

再辱梓谿贈言和答一首

於南我北此江干兩鷁開頭只恁難出處無心時

破格經綸有仗會當關魚羹久負非温飽鳳竹虛

垣直夜寒屈指于今年強長安生菜共盤餐

年此祭梓谿亦
當就道故云

舟行晚興

風景春來好晴江深自流放船鷗戀狎過眼霧全

收踈懶長家僻行藏付道周村醪添醉臉愁對晚

山羞

過餘干送陳伯度僉憲之任廣右

南嶺宜人地相傳只桂林雲高萬里外雪下幾分

深嶺南少雪獨桂林有觀雲樓

江路尚群醜

朝家望好音春明門自近未信白頭吟

安仁道中

暝色依依暮長溪舟自行草汀迎迥碧桃岸照殘
明散帙忘吾事題囊仗此生北山如在望春夢更
多情

弋陽道中寄謝玉巖僉憲

聖詔還遺直君應寔選人澄清舊標格道路拜風
塵詩律窮添細心期遠自親柴扃勞訊約孤劍倚
春晴

桃花灘

午上桃花灘不見桃花瓣春藏鳩轉深波惡石交
濺削岸心隨流倚壁當垂練畏途傳好聲倦鳥安
枝戀

名三兒桂生又未有作弋陽舟中式

汪氏諸賢之廬因有所感補書之

山齋移桂來才高三尺強九月涼風深金粟爛秋
爽入門驚異香物瑞誇里黨三郎生及時奇骨漸
以長吳生已畜刃斫桂手須放故物未足多聊以
慰時望有子更多賢懷抱終為暢

登叫巖寺

天斧為誰琢骨奇故教靈秘待

明時若花向我憎
饒笑何處登高浪賦詩

又次甯庵韻一首

野寺饒春江閣迥
鶴驚飛錫總人間
天遺好境若為主地
惜時名可是山

丹極頻煩歸老相
白雲留住付僧閒
小駒也信非空谷
何日懸車更往還

惜花

何事愁翻蝶垂墻
萬朵花東皇開翠幄
仙女試丹霞縱酒探
深甕行邊問小車
擔頭挑未盡春色亦
博沙

傷柳

去家十日許看柳
幾分新別恨懷居好
傷多逆旅

春病貧妨

名命棲迹敢全身
惆悵官河上殘枝
蚤送人

草坪驛次後峯壁間韻

破帷疲馬冒風塵
山色依然不世情
郵卒殷勤供館穀
只緣曾識幾番人

又次一川孫中丞一首

年來舞袖任即當
萬頃波濤一葉航
豈謂色絲忘袞闕
祇應狂態咲入忙
也知拱日窮朝暮
何處遊雲辨白蒼
前輩風流今未遠
是誰遠亘許同堂

死齋食于江右故云

黃鵠山同薛尚謙論學

殊方何地着幽思黃鵠山堂習靜資石壁相輪還
說塔柳枝春蠶各名絲論心有幾逢高士舉目應
知自得師更上層樓迎送目爲魚飛躍本無私

已卯秋余以罪罷歸又聞逆變遂梗與筠溪
黃子執別三衢悵如也茲余赴

召命而黃子方視學相見歡甚感賦一律聊以
寓情

昔年此地別今日此地逢君教及委巷我行如轉
蓬寄迹本爲異論心何大同幾別更幾逢相向驚
老翁

蘭谿同筠溪拜

楓山老先生之柩歸而哭之

旄頭歲晚犯奎星可是斯文失法程激水往年尋
杖屨楓山今日拜銘旌

朝廷有典方隘道天地於儒豈知名幾尺衣兒藏
稿未桐江煙雨見湘衡

筠溪文學贈詩和荅一首

別遠道路長無由見尺素殊方各孤迹一地爲再

晤始別於衢今會於衢也絕學追聖賢冥搜入典故人生愁

別離轉轂成朝暮

吾皇坐明堂登韶下武護曾中抱幽竒前席何時吐

錫山追和

二泉先生見贈詩韻

才脫朝簪旋製巾不須折角也驚人一朝風采當
全盛

萬乘驅馳敢惜身山水有懷應惜重滄洲吾道本來
真嚮導江使通吳楚分到麻姑一味春

潤州丁卯橋在五詠

善養樓

細雨潤山閣浮煙隱古城江湖自憂樂俯仰蒼承
明尺五須先輩丹青付後生白雲留不住登晚亦
霽行

見山

避俗陶翁好門深逶迤斜青山如隱岫當戶入
家幔卷風移柳籬疎霜戴花夜深嵩祝望北斗是
京華

看竹

問訊渭濱竹移來旋補林吟風清瘦詠欺雪本虛
心得養遺時宰頻過見逸賓傳經亦心事餘恍度
流螢

迎暉

戶牖通暘谷時來炙背暄朴忠歸尚赤大老隱逾
尊風落潮聲盡月孤燈影存歡顏動寒士處處有

陽春

觀稼

幽風歌畧漏王業幾艱難大命符

真主先農對穆顏江南春雨足省北畫圖班
鰲菜忘歸老羨醪肴藥闌

邃翁拜存問之恩志感有作即席和之

舊相新恩雪半顛

主懷授老亦多年江南物色歸時望

極北勲名正尚賢

帝顧草廬應紀後人知司馬更無前丁寧節使還歸
命百拜登嘉咫尺天

卷十三

楊氏新義序

夏子以罪歸斗湖每有道德川楊自謙氏繼其先
樵拙君為義事者於社倉之遺度存鄉學之名也
夏子每信之義之或曰楊也夏子曰夫矯非俗也
矯以學俗其可也或曰專也夏子曰專非義也專
以成義其可也繼而吾友吳屋子手一卷為自謙
作者於制為詳於言為益信也夏子覺然曰夫茶
自其鄉有所謂楊氏學者無滯矣以達者已使鄉已盡
鄉有所謂楊氏學者無滯矣以達者已使鄉已盡
夫黎也使夫人而盡欲為楊氏也則天下無弗養
者已無弗教者已政化之成之祥也自謙其為以

終之而又期于後以奉其先也故併題其端曰新
義六

陳蘭坡先生墓志銘

正德丁丑五月十有六日新城陳蘭坡先生卒于
廬時在廬前梅軒府君憂次鏗極未嘗釋也邑之
人至易肆會吊之檢其膏僅僅為飲具以某年月
日葬于仙居劍閣後山之麓亦從儉制時東洲夏
子嘗郡書館持筆書之曰孝廉吏也每哭之然不
及臨之為歎于懷也戊寅復官京師已邇以言罪
罷歸當重滿道發取道開橋次新城警方嚴望墓
而拜之弗成弗也嗣子楠杖蹠以趨蹠以請先人

此石尚虛亦有遺言必立言如君子迺知知而言
以信命年可之然未有以慰也又卅逾年補請不
已夏子亦自愧念於先生為知且久斯其言亦後
已而可隱乎先生浩哀宇地童生天順辛巳二月
八日至成化丙午與先大夫同舉時年尚少而器
局若老大勳必以古遺擇令大夫亟許而獎之形
聲相倚若出一人南北來往祇與俱同大學試亦
往往聯名上等薦第

內庫中官有欲延賓豈不就大夫是之憂厄于部
試進業不休至危疾不易志壬戌歲上選部考并
天台令清泊自甘政務省費息民台故僻以驛在

直隸濟寧海台日通孔道輸若故秦

請者歲幾千斛歲饑則緩賦以窮祠無告者俗賤文
生輒不舉以持地修故痛治之得以禮制俗漸易
里胥籍記女活十餘歲曰陳母生也楊氏婦節行
久逸則表之進祀宋令鄭公有遺慮示吏師也當
道以才可警薦調青田縣治故弊公理如發蒙然
民有號陳一刻喻敏才也幾閱月以母王宜人愛
去再起定海定濱海田日廣商率民治之以阜利
俗火墜則置義塚先之治行益著惟知儋州儋淪
夷也先生一以禮教為治先立社學擇師儒聚鄉
子弟而教之維教維篤新文廟立東坡祠風以動

馬出降餘晴戊卒窮而婦憤公慶者夷亦感軍漸知
有方固長

觀成禮懇乞以解官終養餘司吏違之會以坦擢汀
州府同知得便省為安職恒為常道遷治他郡邑
汀之民每恨不得其而有也所治獄釋如蠅其大
者汀有窮饑聚發富民采官以盜論先生曰彼饑
迫爾豈真盜乎出之漳有訴婦以毆姑當大受承
劉訊獨疑之應姑有中著等忌婦不能同者狀卒
辨之入方期先生獨用以耳生入愛人者報竟以
梅軒表跋而弗起邑新城令蕭兩湖博古吏治動
必度考志載故于成績以先亡首又酌民言歸士

諸請于延院以鄉賢祀之是則先生所以終也先
生曾祖文義以鄉行高人謚曰蕙靜於今云稱祖
木齋與梅軒俱隱德若祖父配余氏內則維恪生
子楠楠生煥以某年月日納銘于墓銘曰
士有文也行或違焉者夫行也政或滯焉者矣政
也終或異焉者矣終也久或泯焉者矣先生於是
其亦有所遇矣其亦有所本矣

衆德堂記

同年執友曾君少岷奉事翁村夫先生暨大夫人
于合江故廬以興為安安斯舉舉自生也社而遊
宦四方而說之思日以延：斯惠：斯遊：斯曠

己曠性濫之汶水西需為適然不當欲以其所也
會少氓以京朝官領吾建昌郡寄懸疏便者因得
徙居而新作之中為堂名曰聚德是謂永志孝之
工焉養樹下矣左右序以居昆弟無異宮也以居
群子性有同業也以會友間日以磨礪以輔子未
逮也堂以後為閣以讀以燕休也東洲夏子曰君
子居也成其身以成其親不過于其物也君子居
也求弟固弗因於午情則微矣作弟累弟累於焉
情則微矣名弟外弟外於過情則微矣且聞濫之
無方氏曰欲居我而親歡心焉可以與孝也欲居
我而昆弟翕焉可以與弟也欲居我而子姓仁焉

可以與慈也欲居我而朋來以麗澤焉可以與學
也學則聚之所也聚則類之歸也易曰物相遇而
聚故受之以萃於是方士者彙至咸曰人亦有
言惟羊爾德連于政將以身人之身親人之親長
人之長切人之切友人之友也夏子建人也論必
氓之政於建有然者懷乎天下可沾也是故孝者
德之本也政所以達教之所主也相在爾居式昭
于則彼懸衡而奚若敢以輕重者為難陳繩墨
而吳若枉以曲直者為難設規矩而奚若汨以方
員者為難君子審德而聚証以色莊者為難固
有登堂而敬可知也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此之

評典

尤溪縣儒學日記

石江歐陽子守延平郡逾年郡無遺便郡院才之
秦調福州郡東洲夏子觀善友也每於所善入闈
則欲聞石二所以政者善於石江自關出則必能
致所欲聞者或曰家并植治於賦平已成曰尔官
尔反尔内尔來弗與也於歐良已成曰陽義矯奸
今以其師於成法已成曰翼嚴條法強則政於祀
正已成曰生生以濟無牯牛馬於野燬已成曰關
塗以稟氣折閭窳拍於市和已成之凡也既而尤
溪令曾確南列疏微詞所以表石江建置為學曰

若干畝他邑猶是郡學倍焉其議則上于巡使下
容令其出則汰諸佛徒之羨之良其規畫慶支則
義田之遺制也夏子曰有是哉立教也政之本也
而議者恒弗及也夫政者正也教者效也效於天
地而同於山川而異於人情而易從也守令勸學
而益公館以田亦本之人情已乎迨平於閩壤為
行而尤溪為沃壤汰則多產多產則厚殖厚殖則
居逸居逸則教弛教弛則學落落而歛歛而富富
而久久而後華故君子當其會衆其氣振其動而
有所教也殖于公牐其奪其所私從于欲將以反
而求理貨惡其非所入也不必出于已澤欲其流

手遠也不徒微于近學欲其因心而感也不責以
易其能是故君子之政猶家也定賦以為之端折
獄以為之柄治戎以為之紀備祀以為之器治農
以為之徒通商以為之富然必立教以為之田也
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獨郡邑稱治云哉

元年二月之望余北舟次龍山

梓谿太史方舟叙別歷鄒子晚泊牛山理裝

登之各賦一律用物古入處贈之義

晚飲湖山望夜連詩畫船風隨客子便月共故人

圓者著真忘味味猶此語也隔簾欲尚女余其也

會難慈別易來性為聲傳

再尋梓谿贈吉和答一贊

於南我北此江千兩鵝關頭只恐難出處無心竹

破格經綸有仗會當關魚羹久負非溫飽鳳竹處

頃直夜寒燕指于今一年強長安生菜共盤餐計

年北至梓谿

舟行晚興

風景春來好晴江深自流放船鷓鴣狎過眼霧全

收疎懶長家僻行藏付道周村醪添醉臉慈對鏡

山羞

過餘干送陳伯度會憲之任廣右

南嶺宜人地相傳只桂林雲高萬里外雲下幾分

深林有觀雲
江路尚群鵲

朝家望好音
春明門自近
末信白頭吟

安仁道中

曠色依依暮
長溪舟自行
草汀迎迥碧
桃岸照殘明
散帙忘吾事
題囊仗此生
北山如在望
春夢更多情

弋陽道中寄謝玉巖舍憲

聖詔還遺五
君虞宴選人
港清舊橋路
道僻風塵詩
律窮添細心
期遠自親榮
為勞訊約
欲刻倚春晴

挑花灘

午上挑花灘
不見挑花鱗
春藏鴉轉深
波惡石交臧
削岸絕
隨流倚壁當
世練畏途傳
好聲儘鳥安枝絕

名三兒桂生又未有作弋陽舟中六

汪氏諸賢之廬因有所感補書之

山齋移桂來
才高三尺強
九月涼風深
金粟爛秋興
入門驚異香
物瑞誇呈黨
三即生及時
奇骨漸以長
吳生已奮刃
斫桂手須放
故物未足多
聊以慰時望
有子更多賢
懷抱終為揚

登叶巖寺

天斧為誰琢
骨奇故嚴靈
秘持

明時若花向我增饒笑何處登高溪賦詩

又次寄齋額一首

野寺饒春江閣迎鶴駕飛錫總人間天遠好境若
為主地借時名可是山

丹極頭煩歸老相白雲留住竹僧閒小駒也信非空
谷何日懸車更往還

惜花

何事愁翻蝶垂楊萬朵花東空開翠樓仙女試丹
霞嫩酒探深窺行邊問小車潯頭總未盡春色亦
博沙

傷柳

去年十日許看柳幾分新別時僕居好傷多逆旅
森病貧坊

名命接連敢全身惆悵官河上殘枝要送人

草坪驛次後峯壁間韻

破帷瘦馬冒風塵山色依然不世情郵卒殷勤供
館飯只緣曾識幾番人

又次一川孫中丞一首

年來舞袖任即當萬頃波濤一葉航豈謂色然志
哀關祇應狂態嘆人忙也知拱日窮朝暮何處遊雲
辨白蒼前筆風流今未遠是誰邊豆許同堂

死前食子
江右賦云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黃馮山同薛尚謙論學

殊方何地者為思黃馮山堂習靜寶石壁相輪運
說塔柳枝春聖各名絲論心有幾遠高士舉自應
知自得師更上層樓迎送目為魚飛躍本無私
已卯秋余以罪罷歸又聞逆變味授與鈞溪
黃子執別三橋恨如也茲余赴

召命而黃子方視學相見歡甚感賦一律聊以
寫情

昔年此地別今日此地逢君教及委巷我行如錦
蓮寄迹本為異論心何大同幾別更幾逢相向驚
老病

蘭谿詞苑溪并

楓山老先生之樞歸而哭之

旄頭戢曉犯奎星可是斯文大法程激水性年尋
杖屨楓山今日拜銘旌

朝廷有典方陽道天地於儒豈知名幾尺衣兒藏
稿未桐江煙雨見相衡

筠溪文學贈詩和荅一首

別遠道路長無由見尺素殊方各孤迹一地為再
晤始別後幾今絕學迫要賢冥搜入典故人生愁
別離轉戲成朝暮

吾皇坐明堂登韶下武護胷中抱為奇前席何時吐

錫山追和

二泉先生見贈詩韻

才脫朝簪旋製中不須折角也驚人一朝風采當
全成

萬乘驅馳敢惜身山水有懷應借重滄洲吾道本來
真攜尊江使通吳楚分到麻姑一味春

潤州丁卯橋在玉峽

善養樓

細雨潤山關浮煙隱古城江湖自憂樂俯仰蒼承
明天五頃先策舟青竹使生白雲留不住登晚亦
齊行

見山

避俗陶翁好門深逕遞斜青山如隱岫當戶入
家幔春風移柳籬疎霜散花夜深蒿祝望北斗是
京華

看竹

問訊渭濱竹移來旋補林吟風清瘦詠歌雪本虛
心得養道時寧頻過見遠賓傳經亦心事餘恍度
流螢

迎暉

斗籟通腸谷時來未肯植朴忠歸尚亦大老隱逾
尋風落網聲盡月孤燈影存歡顏動寒士屢屢有

陽春

觀稼

曲風歌壯滿王業幾艱難大命符

真主先宸對穆顏江南赤雨足省北盡圖莊餼萊志
歸老羨膠看藥蘭

遠翁拜存問之恩志感有作即席和之

舊相新恩雪平顛

主懷投老亦多年江南物色歸時望

極北燕名正尚賢

帝顧草廬應祀後人知司馬更無前丁寧節使還歸

命百拜登嘉怒天

卷十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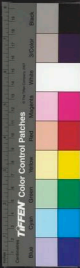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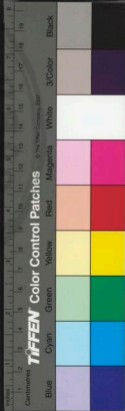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BUKT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HIAN, P.03





東洲初稿卷之十四

門人鍾陵江洽續編

仕止隨錄

題易外別傳辭

夫易變易之義也惟變則通是以無窮故未可以盡言而亦可以隨所言而有得也自商瞿受易於孔子凡五傳而至田何秦火易以下筮書學不在禁漢興何授丁寬各有所傳凡九人至馬荀鄭陸輩傳緯興而王註孔疏各售其師之說宋程子作易傳以發精微以會于一朱子本義而附益之雙峯胡氏有翼傳而石澗俞氏掇取其似者祖參同



契為別外傳其說在方外視以養生在吾人亦以
養心與氣也是雖未可以言易而謂非易之流不
可也嗚呼觀日月於容先之隙則知其有本觀易
於外別傳亦足以見易道之無窮已

聖節議禮奏狀

奏為博議禮儀以定典章事臣聞禮者先王以承天
之道治人之情之本也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
神達於喪祭朝聘而天下國家可正也故聖人在
天子之位而後可以議禮然而禮有飾情者有徑
情者有稱情者有微情者或直之而行或曲之而
殺或推之而進或放之而文故曰會通以觀其典

禮禮豈易言者哉近者伏見禮部議奏

萬壽聖節禮儀以當日遇

孝慈高皇后忌辰故先一日一應慶賀禮儀俱從降
省是欲殺至隆之禮抑至樂之情以弼成

皇上追遠之孝凡在臣工孰不將順臣竊思之
萬壽之節不可易者也

高皇后之忌亦不可易者也斯禮一行率為典要又
不可易者也是

皇上誕育叶祥為

九廟之主為萬國之君終無當日成禮之慶則中外
臣工何以盡其水木本源之義而四夷酋長何以

輸其實貢向慕之誠臣故以為斯禮也。以之飾情則可矣。謂之稱情則未也。謂之徑情則有矣。律以微情則未也。以慶易日是直而行也。臣竊謂於忌亦可有曲而殺者乎。以忌殺禮是推而進也。臣竊謂於慶亦宜有放而文者乎。顧以墳最庸下學匪貫通展轉思惟不得其說。然少讀禮文有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是忌日謂父母也。至我朝

列聖以孝道隆教善友其初。故凡先代忌日率如父母禮。是謂禮以義起。道隆則從而隆。莫之或易也。然而服盡則情盡。天經地義有必然者。是亦不可

不究思也。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雪衣失容而已。今凡忌皆不廢。朝儀獨於衣帶不忍從。言以示未能忘哀之意。則輕重之辨亦有可稱量者也。至於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忌固喪之末者也。今欲以服盡之忌辰而廢

廢
萬年之慶禮。臣實未之能安也。恐凡為

皇上之臣者。俱未之能安也。方今禮官通經學古。近時如覆議

經筵事。理月可三行者也。尚不欲以忌廢之。

萬壽節歲一舉爾而更欲簡廢若此

皇上於是當有以求其故矣意者以

武宗皇帝之喪未及大祥故凡議吉禮並有匿情隱義而不能盡言心勞力瘁而不能以直遂者故如今日之事徑以喪制未終為言則

皇上已弗喪之美是以從吉如常慶禮則臣下之心有未安從喪而廢慶禮則

皇上之情或未稱故不得已而無舉忌辰為重奉議殺禮為調停之節不然既易日矣自可舉宣奏之詞儼冠服之盛形舞蹈之歡效高呼之祝以成禮也又何為悉從降省如是也哉故臣愚以為在禮

官以將順為恭在

皇上則以典章為據專以

先帝喪制為詞則除喪之後慶禮自可議行禮曰忌日不樂故古有縣樂而不作亦足以示不樂之情廟祭於陰時取諸幽之義也后主陰德亦忌當陽故臣愚以為俟喪制告終仍於本日夙興行慶禮於

殿陛足紓萬國之忠午後舉忌禮於宮中自隆一本之孝並行而不相悖庶乎於忌則曲而殺於慶則放而文於君臣之情為兩稱於忠孝之情亦表微矣伏念臣素迂拙在

先朝以言罪廢棄學益荒落詎云淺陋之技詞有裨
廟堂之末議特以幸遇

聖明得與更始糜祿守官莫知曷報是以冒昧上陳
未擇可否乞下

廷臣集議各盡所見以求至當况宰執大臣夙負
重望彙征在朝而百執事之臣亦多磨勵以期自
效必有以仰承

休德輔理鋪張以替成至禮之治喪祭朝慶䟽節自
裁

皇上議禮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而天下國家之正
參天地質鬼神引而伸觸類以長尚有人啓

淵衷更定萬世之典禮者在臣不勝祈願之至

奉三江先生論禮書

良勝向以罪重責輕閒居屏跡祗奉

明詔滌洗可圖雖哀痛慘惻攀號莫及而私念隱度
諸所更化誠為善治又計積德維久而

明良契遇實應昌期直清令聞如

執事者又當邦禮之寄故知天下將有興禮之治
不獨法制脩明而已也是以趨

命就祿於職百未一舉而汲汲皇皇謬以議禮為第
一義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亦謂禮失
而求之於野將有獲焉者也况慶

萬壽聖節人臣所以事君之禮莫大焉而以忌易日誠禮經有所未備而

當代典章所創見者是故識淺未免於懷疑而思苦未能以自得

執事謂有所未悉是誠然也蓋良勝強學書生所服者古訓也忝側人臣所守者

今制也是宜有未能悉也顧以其事大其說斯長乃敢并布所聞以陳左右亦取正有道因所未悉而

求以盡悉之也
執事其俯聽之竊意我朝以

萬壽聖節元旦冬至為三大慶禮俱上

表賀元旦冬至南京并在外各衙門止遣首領官類進惟

萬壽聖節

親王方鎮例不擅離龔封衍聖公與南京守備官堂上官天下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方面官直隸府衛州所等衙門俱佐貳官及朝鮮諸國使臣各於是日齋

進是禮儀隆備較之元旦冬至尤為重大上有祝於

君釐下有安於臣節大有通於天下遠有及於四夷悠久以行於萬年而傳於萬世故曰人臣事君之

禮莫大焉此也或謂言涉謬妄是則宜然良勝初亦未敢自以為是亦乞下

廷臣集議各盡所見以求至當但謬妄云者亦在別白何者為曲證訓典何者為鑿空臆說何者於理道有違何者於章程有碍而後可自省也傳曰議禮如訟固有未能合一者然必貫通於情義而後可常行必博求於古今而後為定論况疑事毋質直而勿有如銓選吏部職也京堂則九卿會推刑獄法司守也疑獄則多官議決大禮疑義恐未可視以為末事專以為家事膠定於一人之見懸斷於倉卒之際遽以為定禮而不容有異議者也

良勝故謂斯禮也

朝廷之禮也凡在

朝廷之臣子得而議也通行於天下天下得而議也事關夷狄夷狄得而議也書之史冊以垂萬世萬世得而議也獨自愧學不足以克其心詞不足以達其意爾然所引據忌日之謂父母忌日不樂即遠有終與曾子問答皆禮經之文本無疑者或者廼曰旅見廢禮蓋適然事與議成禮者不類然大廟火后之喪兩失容謂之適然可也至於日食則日月之行有常度精曆筭者所能考也縱官失之分秒度數容有不同未聞弁日而差者也至於指

摘詞語謂或非禮經全文或易原文一字則孔孟之斷章取義與文字家之會文切理皆非也每一事而必附數義為備禮有三千三百之日雖充棟禮文不足以盡而先儒謂易以每爻但該一事則易止三百八十四事而已也司馬公謂欺天下不通文義者良勝初非較文之志是則不敢深論也比擬

經筵事理廼近特

廟堂之議輔養

君德誠為重典而所執論者亦謂服緋衣與宴飲視

聖節禮儀舉行疏密關係重輕亦足相當

君不以忌而簡禮於臣臣欲以忌而廢禮於

君彼此相形恐非可繼可傳之義祭取諸幽古有

明訓今

太廟時享孟春孟夏孟冬皆於午後行禮孟秋則以特方入伏暑氣鬱蒸至午而牲牢色變因改蚤祭沿襲而行非初制也故謂忌祭可移於午後者實昉於此况禮有據經而守正亦有適變以從孝湯崩初喪也伊尹以冕服奉鬯王祗見厥祖成王崩未葬也召公畢公率諸侯入覲康王君臣皆冕服群公聽命而王釋冕反喪服君薨而世子生太祝

禪冕奠幣告于神仁宗章獻幸慈孝寺大臣魯宗道請後太安輿謂母有從子之義事關大禮在父母間猶然也而况服盡親盡之忌乎國初忌辰典章無所於考自奉先殿立而後致祭宮中

太宗文皇帝於

高皇后忌辰先期貳日極致哀思以生母也亦謂孝道當自盡其誠弘治十四年奉

孝宗皇帝旨今後遇忌辰朝參官不許穿紵絲紗羅衣服則臣下以忌辰易服迺始於此然正月初三日

宣宗章皇帝之忌辰如遇奉祭祀許穿紅衣服奉有

明旨三月初一日

孝肅太皇后之忌朔日不廢陞

殿百官四品以上俱用大紅公服至於

親王薨逝及有名德大臣之喪則輟朝不鳴鐘鼓

忌日既鳴鐘鼓朝儀如常上易衣帶比論數端視

萬歲聖節禮儀輕重懸絕不待智者而自辨或者曰

高皇后不祧之廟與父母等然廟志不祧以

高皇帝功德在萬世也凡

后皆為祔廟之主未聞以功德隆盛而不祧者也今日同時輔相之第不知視

淳皇后篤生

聖祉之功果孰爲大前者不以
薄皇后之忌而易日

經筵茲者以

高皇后之忌而易日

聖節良勝益有所未悉也或曰生日不樂古之英君
有行之者是則出於

主上之至孝念及劬勞宣示中外通免表賀而後為
構非臣下所可取必於

上而行之者也夫以
聖皇歷服嗣統重忌以成其孝避慶以成其謙真盛
德事故今日儀禮誠有難於獨斷者是在臣子所

以自盡也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今中外臣
工有於父母之壽而以先代之忌慘然以素服侍
之縱曰得禮不知可以安其親之心否也此良勝
所謂未之能安者也是以昨者頓易衣帶果出臣
下不謀而同則在建議必有不能安者也

主上亦有未能安者也人心之安天理之正也禮者
天理之節文也則議禮之疑者不於其取衷也哉
所可惜者慶不成於禮忌不盡於情竊有所未能
安者也仰惟執事開誠心布公道盡忠思廣忠益
固論思之奉懷也所斷者不違於常情審於詔
所考據者不徼於故案求諸經所聽納者不限於

名位折諸理

堂堂天朝事後滿庭而謂無足與議者乎宋史載德明請釋群議不決而王旦謂具於京師令其自取遂使夷狄愧服謂朝廷有人今之議者

朝廷一代典禮又不特請釋事也良勝往歲侍校文於南宮則同事也執案於銓曹又故吏也同而不果於自異故而何敢以自疎故不得已而有瀆啓也亦圖所以自盡其心也非敢必求其說之勝也謹啓

禮部覆議

題爲禮儀事照得嘉靖二年八月初十日恭遇

禮部覆議
行變

賀禮案查正德十六年嘉靖元年俱准

武宗皇帝服制未滿節該本部具題禮定於簡百官各具錦繡衣服于

奉天門行五拜三叩頭禮

高皇后忌辰又該本部慮恐

皇上初繼大統又值大喪若于是日行禮誠恐

聖心未安故暫有先日行禮之議續該吏部署員

郎事主事夏良勝奏稱

萬壽聖節遇

高皇后忌辰先一日行禮是

皇上誕膺叶祥爲

九廟之主爲萬國之

君終無當日行禮之慶則中外臣工何以盡水木本

源之義而四夷酋長何以輸賓貢向慕之誠禮

文有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謂

父母也今凡忌皆不廢朝儀獨于衣帶不忍從

吉則輕重亦可稱量近時覆議經筵事理月可

三行者也尚不欲以忌廢之

萬壽節歲一舉耳而更欲簡廢當有以求其故矣且

廟祭于陰時取諸幽之義欲俟喪服告終仍于

本日夙興行慶禮于

殿陛午後舉忌禮于

宮中等因該本部覆題俟嘉靖二年六月禱祭之

後恭遇

萬壽聖節文武百官慶

賀儀節悉用全禮等因隨奉

欽依是欽此今照

萬壽聖節在迯伏惟

皇上自登大寶二年有奇二次

聖節俱因喪制未行全禮兼以忌辰暫移其日臣等

百官不勝瞻恋竊意我

朝以

聖節元旦冬至爲三大慶禮俱上

表賀

元旦冬至各衙門止遣首領類進至于

聖節惟

親王方鎮例不擅離其襲封衍聖公及南京各處
都布按各差堂上官直隸府州衛所各差佐貳
官并朝鮮使臣俱于是日賚進比之

元旦冬至尤爲重大上有祝于

君暨下有安于臣節文有通于天下遠有及于四裔
悠久行于萬年而傳于萬世人臣事君之禮莫

聖皇矜宥往愆兼錄遺直如張衍瑞等俱蒙超陞選
授加俸贈廕有差黃鞏陸震又破常格而霑

卹典臣及萬潮陳九川亦隨資地而復官常死者不
沒其善生者與有其榮蓋不必於均被寵私而自
知有誤蒙覆幬者也顧以犬馬畜報尚未能副初
心而較量資級致有煩於

廷論將使後之議者素輕名檢或以效忠爲微利祿
稍重廉耻深避去官爲落便宜此臣所以於前項
陞俸有不敢當者也且臣忝屬吏部又副功曹自
進士歷主事於今十有五年而署員外郎八年憂
居家食居其大半佐銓註未底於精覈與不臧輒

東洲初稿卷十四
三十一
滯于賢愚所務者大而力不勝所志者荒而心
怠恒思避位亦恐妨賢特以迹涉虛讓而先疑
若近名而中止是臣於尋常職業尚每揣心而不
堪其憂故於異數

醜恩安能醜顏而冒受茲寵伏望

聖慈俯鑒臣愚容臣辭免不勝感戴祈懇之至為此
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

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議處朝觀事宜狀

呈為議處朝

觀事切照嘉靖二年正月初一日例該天下官員
朝

觀禮儀節奏循乎

舊章法制精詳足裨于

盛治但其間事與時宜政因人舉容有救偏補
敝之方足副更化善治之望者卑職寡昧本無
所見而分責亦有司存靖恭諧職恒思遠迹於
紛更務存大體亦在遵行於故事用是稽之案
牘省之見聞講求事體之安少遺尸素之咎條
列四議曰旌別治行曰更定奏詞曰詢求民瘼

曰區別人才呈乞

照詳采議施行須至呈者

一旌別治行蓋聞賞以厚善於激勸固有微奉而事不為名又豪傑所以自待但朝覲常典黜陟大明其間人品素高治行異等不有旌揚之典終非政體之全是以天順四年該本部題奉

英宗皇帝勅旨訪舉得來朝布政等官賈銓等十員堪以旌獎蒙

欽賜衣服楮幣宴於禮部正德九年該先任尚書楊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應留官員中有才行兼優政蹟顯著

及守已廉潔的開具來看欽此訪得來朝在任布政使等官陳恪等一十六員上請時以災異備省事從簡儉行移撫按官支給官錢買辦絲段羊酒遣人賫送用彰激勸誠為殊異之逢足稱綜覈之治顧以爭名者或致厚誣而求全者亦多過聽以此前項盛典因而寢格不行今嘉靖二年又該朝覲之期治本維新制須大備合無查照天順正德年間旌獎事宜酌量禮節用示褒嘉其訪舉各官亦必博采輿論盡所見聞及巡撫巡按旌其實蹟真足當古茂異而後為稱仍行各巡撫巡按官今後巡歷地方例有旌

揚必如部院今次所舉官員方可特具薦草亦
須條列實事毋參匪人若果時賢偶會雖群才
並舉不以爲煩倘或聞見未真則闔省不薦何
妨爲慎廢使下年朝覲部院稽訪終有所憑其
被舉官員或有官怠宦成自貽伊辱甚爲曠典
之累更申連坐之條亦聽原舉官員劾奏從重
處治其他賢否照常開具揭帖本部查照推陞
行取別有勸懲庶幾士節修立不入於驕諛吏
治精明不眩於名實也

一更定奏詞述職之典竊隆於古而考課之法亦
詳於今我

朝稽古定制於天下官員赴任之初則給付須知
以授職業於朝覲之日則隨其職業以課功能
故考察之後各司府州縣官亦赴各部將錢穀
軍伍學政刑名等項文冊隨其職掌稽考未完
本部引奏待罪

下刑部及六科十三道具本面劾中有不才官員
貪冒怠惰合當拿問等詞是即漢法歲考程課
因朝會而上之唐制歲較功過大合衆而讀之
事緣祖述意本周詳但朝會之禮須成於始終
而幽明之典旣彰於黜陟則所謂不才之官先
已見黜得在存留之列必多可稱使以所劾爲

東沙村科卷十四
是則前者之留實為幸免如其所留為是則今者之劾亦涉加誣是以

列聖慈仁悉從寬宥且循舊制參預

慶成之宴錫以道里之資綜核之政雖主於嚴而懷來之仁每存乎厚竊意前項面劾詞語雖係常規恐傷大体合無今後刑部科道面劾各官似應不主故常另具奏牘止云急事官員既多汰黜則未脩職務合諭各官回任幹理仍行撫按官嚴限督完以俟後考參論賢否則

祖宗之良法不為虛文而天下之治理可期實効至於養廉耻之節存忠厚之風法外之意又足以

表嘉靖初行覲禮一盛事也

一詢求民瘼敷奏以言羣后之朝是以為職而慶讓之典因以為差故漢宣帝詔長吏以郡國上計而唐高宗集刺史問百姓疾苦以政務日委時勢異宜坐論案牘不若親歷其地者知之為悉遙度事理不若躬勞其職者憂之為深况今天下屢更事變又值多艱寧彬之陰耗剝及肌膚寔濠之顯禍殃殘魚肉天變屢形民訛未息東南之財賦大不如初西北之軍機失不復救至於有司一切蠹弊之政欲剗革而制節有妨便利之蓄欲興舉而職掌未便或上令於下者

補於小而有傷於大或下供於上者因於昔而未宜於今含無聽各來朝二司及府州縣官俱要各陳所見務期實用罔事浮詞係本部掌行即與面議可否其各該衙門有行事理擇其切要移咨再行斟酌本部覆議奏

請施行先年曾經給事中呂經論列間一行之然皆上以泛求下以妄對聊應故事徒為彌文近年又該給事中劉濟議行而

先帝南征百務簡畧自今著實舉行著為令甲於考課之法斯為備矣

一區別人才本部見行考察事例若老疾罷軟不謹貪酷在逃各項區分條目纖悉無疑獨有才力不及例該更調一事尚有未愜衆論蓋緣任官之法大則量其才力次則宜於風土自非試而後用終難官必擇人故於考察之期亦多遷就之議中間有才本有餘或以風土未宜而量為處分或以政行少劣而薄示懲戒至於才本不及尚堪散秩者雖易地而難施學可師模者混罷軟而廢棄豈惟人才似亦可惜據之事體終有未安先年本部因給事中李鐸趙漢建議覆題候各處朝

覲官員到京本部預戒方面知府等官其才力不及

官員或堪任閒散衙門或堪改師儒職事或堪
調簡僻州縣務要用心詢訪量才定擬其方面
知府本部一體酌量地方查扣年資議擬改職
仍備行撫按官員今後考察所屬才力不及官
員俱照前擬開報奏

請定奪前項議奏俱奉

明旨允服人心而近年以來舉法未盡合再申明除
來朝官面議除除外其在任官員必待起送到
部驗其年力體貌方行斟酌擬授則器使群工
各得其願而因物成就不枉其才似於治體亦
為有補

覆議考察拾遺奏狀

看得吏科給事中周瑯奏要將近日糾劾官員
再加訪察或盡行罷黜或去其太甚一節為照
今年考察黜退官員比之往歲頗有不同蓋當
聖明肇章之初共成綜核勵精之治臣等會同都察
院多方詢訪叅據撫按等官考語定擬黜調於
五品以上官員尤加嚴慎顧以人心之邪正不
能盡知而臣等之見聞未免有限是以兩京科
道官先後論列中間評品搜羅已無毛垢之遺
臣等叅酌去留少存愛惜之意今本官復以為
言無非欲盡言官耳目之公用廣

朝廷聰明之德臣等心力徒勞誠為有愧而知識不逮亦籍臣扶但查歷年黜汰之嚴於今為至人才難得從古亦然太甚固所當去而小過不可不容况是非或出於傳聞毀譽易生於愛惡故夫兩可執議安能苟徇人言縱使一網無遺恐未盡諸物論且內外諸司官員年資深淺遇有員缺遷就補除數易之論漸興苟簡之弊立見使去者必求其備而代者未必皆賢非惟送往迎來徒為煩費益恐人心不固吏治愈荒今天下方面知府官員大約黜調將及三分之一寔平時諮諏訪論多出科道廢職之公而

者未究其詳輒滯於迹每以去留多寡為較殊不知人之見聞大畧相同而言之先後事體自別使北京科道論劾於前安知所欲去者之不盡同使南京科道拾遺於後又安知所可留者終於無異言者不以先後為優劣聽者不以從違為重輕本以至公求之至當初曷嘗以同異多寡容心於其間也臣等參詳周瑯所奏存留各官數內如江西叅政邢珣徐璉初考之時亦在黜列特以軍功未錄暫擬存留終難推用合無俯從其議加授原擬該陞布政使職銜行令致仕以塞公議至如應天府府丞寇天敘素悖

士行又協官評順天府治中王槐又係京府官員節該題奉

明旨不在外官考察之例廣東副使余本文學氣節俱有可取祇以亢執寡諧似難遽為擯棄湖廣布政使王鑿山西副使田登山東副使熊相雲南僉事潘棠科道劾疏互有不同是其所見未能盡合其浙江布政使張恩等九員指瑕摘疵皆有可議而取長舍短各有攸宜已經題奉欽依留用所據各官應否罷黜臣等擅難定擬均乞聖裁具題奉

聖旨是邢珣徐璉陞右布政職銜致仕其餘俱留

辦事欽此

冠禮議

嘉靖元年九月之既卜筮并吉

今上舉大昏禮禮官有議冠禮從畧者良勝曰冠者始乎禮義以成人以著代爲國本也而可不敬且重乎或曰儀禮有士冠禮大夫則畧焉又曰今天子無賓袞冕御已則孰致黜與加乎又曰責以成人之禮而君臨天下者逾年成人之道備矣殊不知禮者終身之所履也是所以爲人而別乎禽獸者也爲凡人爲士不可不敬且重也而况天子乎人臣事君將以爲堯舜爲聖人也是億兆之人

也則於成人之禮也又可敬且重乎夫冠禮備於士大夫畧焉者古者五十命爲大夫則冠與娶皆爲士時也大夫何冠禮之有自世官之制行而命爵或不限年於五十孔穎達曰大夫雜冠用士禮也諸侯世國以上則有冠禮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以娶必先冠春秋傳曰公冠用裸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則四加而有玄冕也大戴禮曰公冠四加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衮冕也士冠于廟註謂禰廟冠義謂尊先祖士一廟祖禰共廟故也諸侯則冠于太祖之廟左氏傳曰先君之祧以處之聘禮不腆先君之祧鄭康成註

以爲始祖之廟則天子當冠于始祖廟也冠于廟則祖命之尸以代祖則贊以致詞其可也冕服御則盡乎冠然未束髮終未成乎冠也古有朝委裘者周公負成王以朝諸侯未必其無所服也而成王之冠禮不廢也成人之道至君天下而盡固若無所於責之者凡命爲人出襁褓則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少初命爲上亦爲人臣冠而責成人之禮曰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焉士二十廼冠冠而列丈夫恐未可云未冠之先無與是禮者也固知雖爲君而所以成人之禮亦成君之道也况夫爲男女夫婦之道自茲始爲父母

之道自茲始禮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則謂既爲君而於成人之道無責焉者恐未然也禮家者曰天子十五而冠上初臨御適冠時已以喪而未及舉爾嗚呼禮有喪冠而冠者士不以喪廢冠而况天子乎是蓋未之考也失行於往而追行之於今何爲而不可也故又曰

先帝十五而嗣位以喪而未之行也

英廟九齡而嗣位除喪而未之行也獨不曰集禮所定

高皇帝之垂訓也會典所載及於諸王世子也不知

遵用古今之成禮而每每欲龍齋簡畧之常情未知其何以爲可也嗚呼凡人而弗爲禮也者弗成乎爲人也君而弗爲禮也者弗成乎爲君也

英廟北狩幾於辱國

先帝南征卒以殞身茲人臣之不忍言者而可以爲訓乎而可以望今日欲爲

堯舜之君者乎君子曰與其廢也寧有舉也故曰亡於禮者之禮也

祭後峯先生文

嗚呼後峯生于山海之隅未三十而登仕仕亦衲黻而祭殊僅階五品逾四十而沒人亦謂之全歸

而天下學士大夫未聞有問之者曰後峯爲誰斯
其人可知也已究其力學體認天理爲聖賢可追
其發於文於詩歌若不足爲立朝大節爲廉爲毅
爲直爲忠將隨適所就而含章以愚彼以抗章激
論發奸機禍而一節既繫其全致終有不可禦遏如
玉山之輝也嗚呼後峯生不爲身死寧爲名特以
在朝則失正人在鄉則失善士在吾黨則失良友
在弟子則失師程無盡之哀又安能已於不能盡
之嗚耶是則後峯可以無憾也顧以樂所自生而
客殯于茲善必有嗣而吾人方以立後是圖此恒
情之所以極悲大痛而後峯灑然長逝竟不爲昵

語以恫惟具冠脩容曰且以辭

陛尚欲罄其所衷嗚呼後峯之志可以足知矣後
峯之學可以足驗矣使其先是一歲沒于鄉貧莫
具殮其安也鄉之賢復有若素翁者爲之周旋
必盡如今日者耶使其先是二月卒於官南都多
賢亦有所知所厚所師如某等朝夕能佐診視治
具成禮會哭如真骨肉者耶其所不足于後峯者
正所以興天下後世之悲而後于後峯者斯永永
也嗚呼醴泉不流靈芝不蔓天地之奇氣非世久
有而常生物也後峯必有以自知之矣尚饗

書杏莊卷

董生名仁而業醫醫仁術也生之心勝術故字曰心甫或謂於古董仙為喬嗣襲而命之曰杏莊云
先皇帝十四年己卯春夏交方議

南巡朝士以言并發彬等通狀杖道下近二百人
先後死者近二十人九致董生治者得不死亦數
十人生自余致廼致後峯最危而易效再致五
明水幾殆而劇安倜再旬後峯跨驢從間道干濟
余出潞河亦能騎上下似非術所能也不知古之
所謂董杏林者所活若而人能幾也余輩雅不易
言而為生言杏莊者不置不知當時夫人植杏齋
而為林視今所得於君子之言其輕重又何如也

方余在獄時夢一士以金葉覆余股心異之及杖
餘獨能步歸路人大異之知厚迎醫集于寓凡六
七人予強欲言其所以治皆弗之生自余從吏獨
後至出所製膏數紙色亦黃潤余心知之亟傳之
而痛定宛然夢中也嗚呼余秘斯言也亦久矣固
當待生而發之豈偶然哉

贈吳環谿先生還盱江序

環谿子家盱江上游席世以裕又南坡翁暨孺人
偕老以康每每輕勸力施與惟義是視祈於濟誑
弗怠也環谿善事先意承之日娛而嬉坡陀別業
亭榭錯置臺沼互映冰漁伏鹿易奪時叙景象若

化工在掌中幻出百巧翁時亟往而忘歸名人鉅
工韻響又墨與古今雜出圖畫全錄片紙畢呈珍
趣觀者便欲與上下追逐几案周旋而不舍懷幽
抱獨能會真境發清嘯班而老員劍而幼華軒而
顯貴超脫塵慮而過賓居士日造而將迎之凡以
為樂翁具者無弗具也翁日樂而環谿仕志日以
寢翁或進于庭曰烟而年及仕已需次逾期已而
往乎曰唯唯他日又曰吾耄未衰也而子可杖也
而往乎曰唯唯他日又曰吾大宗吳賢者胤也中
以戚冒雷姓吾弗安也吾籍易是在有司吾辨已
而籍已通

朝復亦

朝請而後可而亟往乎曰唯唯環谿志弗移翁時速
友善與嫺好者勸駕焉曰怡情以居孝乎從欲以
行孝乎懷而安敗名也贈而處承志也欲何擇乎
環谿廼悟受命戒行具且肅蓋若去未決而歸先
期者至京師諸所來往皆名世士必預擬之曰吾
子行業日脩其寢于選曰未也體頽而碩其克有
任曰未也知而遇其伸必達曰未也無何不謀于
人而輒疏復吳姓易註銓籍遂乞補遠地卑官人
爭詬之環谿曰來之志親為之歸之志烟為之也
吾向也娛於親而安也居弗能安之吾而得美官

且近地親有命如初焉則他日之奪吾而去也猶夫今之奪吾而來也今而後親或矜吾之弗可居也而居之斯安已親或知吾之弗能行也而行之斯免已吾仕之志也卑微休已而娛吾親以老焉而已夏子曰孝哉其用廣矣仕而有為其親者也而志有從之以必欲隱而有為其親者也而情有強之以必從是故順之而孝者人得而知也強之而不失為孝者人不得而知也君子謂環谿於是

有隱孝焉推而以之事君則蕃命以忠而畜君以無尤以之取友則觀善以孫而責善以為益率是道也環谿持是以歸可以慰其親已未可謂非所仕也嗚呼不羸其躬遺其後以豐環谿諸子將有奮于學而仕者已翁及見之未必非環谿之仕也翁之樂又何如哉

祭養老夫人文

某等於令子某為同年猶兄弟也則於

夫人猶世叔母也於某之進退休戚有增感慨則於夫人之懿德隱微固有以得其樂也夫人方壯而寡有三男子某某克家任而獨不以累某者知其非家食人也果舉進士官翰林妻亡而哀臨夫人不哭而涕于寢慰而命曰失婦賢吾兒禍本絕矣蓋婦於濠之妃兄弟也每飭僕迎就郊養反

命者曰兒尚未定居而安往乎既而案若默受時
發姦狀竟坐危中謹歸家養而孝慈兩當及濠以
亂誅凡內外連屬遠治夷廢而實宗無惡徵累人
之言曰夫人而不累於濠者為難已費氏以親則
內也以家則近也以譽則張也於勢則易及於情
則易合於迹則易處而能鑿然自白於天下後世
公論歸之

今天子賢之還其官而案溺於處志夫人亟命曰
聖主斯作萬物且觀吾老向病毋貽尔阻尚偕陟于
崑以承藉

休祐未逾年會推

官恩曹錫

封命再越月而六病嗚呼惟漢史氏載若列女纖
尾不棄而陵母知興嬰母知廢每於他傳以發其
秘是不可以尋常女行例也若夫人於身之生死
家之盛衰國之存亡天下之治亂皆若有以識其
機而預為之所後之評史者謂合陵嬰之母斯足
以為之伍也豈不居然達識丈夫也哉嗚呼古婦
不誅謂不外美若婦而有丈夫行者是汪童而不
為孺之擬也故夫人之誅自公卿以至途人達也
况某等故若子姓者罪至行不擇至誅不揚奠以
聲哀伏祈歆饗

禮部尚書羅文肅公行狀

南城羅圭峯先生初名紀後易玘字景鳴曾大父以薦仕蘭谿司稅大父耕隱公與父西莊公隱德而亢于鄉以先生貴贈南京吏部左侍郎娶王氏繼蕭氏贈封淑人先生生正統丁卯歲母淑人傳夜夢紅光燭天有物輪囷若牛旋五色雲而下膜拜呼天熊天熊云娠動三日迺生稍長負異質奇氣奮發出語作事恆欲上行輩初視書涉獵不經意數行而下惟務解其旨不事記憶隨群兒走道上遇遺金他兒爭趨且攫且擲之竟不視去西莊遣入學初謁尹尹以少易之試以偶句曰蟋蟀入

床下應聲曰麒麟出郊垌人以是期之遠大長樂謝公士元守郡選校學士文高等者優品之輟尚書以詩經卒業講下不逾歲而通曲義然以文格力追古作家往往遠程度經五六試科竟不利成化乙巳關中大飢例得入粟補上舍李弟景遠挾貲代輸得度支牒誤書今名玘衆喧議須易之先生因憶往歲以母病禱大華山有異夢與王者坐指其掌辭續裳授之於今名義爲協遂承其誤安之歸行疫發同舟死者六七人一一驗視不疑染深而病甚沉速不復辨人事至大姑山目瞑恍若仙馭降有呼者曰羅生羅生助爾一帆風也病若

脫去入京師祭酒立文莊公主議以南北人分隸
兩監上下莫敢抗議先生獨援楊公鼎北人告就
南監以師陳先生爲詞三朴之而志不移文莊公
異之且詬曰若能識幾字先生亦甚憤激大聲曰
秘禁書不能讀也姑留之而署識其名于庭柱越
數日堂試數百人衆方構思先生不屬稿援筆而
就文莊公驚嘆曰若之不偶誠有司過也更試以
長安賦公以爲可步兩都時袖入

朝遇知厚輒與贊賞之丙午入試李文正公得卷
大喜曰真才也以冠解額時議翕然以爲得人明
年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脩益工古文名重

中外仰之師之文體因之一變然不苟作亦不易
作每注意便闔門數日謝人事苦思廢起食會得
意命筆渾成不易幾字有礙處起句數十易不工
不休也立朝風節大致欲似元城每道其謂人臣
進言忌於迫蹙關閉故論救罷給事洋李主事夢
陽輩諫用兵漸奪交黨俱屬勢危事禁人莫可措
手而難言者疏詞抑揚引喻曲至且有戒鄭崇之
救寬饒惧激犯以禍也故往往能潛移堅意

孝宗皇帝信向文學多俯納之嘗欲超用有忌害者
而寢先生亦遜避以侍讀陞南京太常少卿時守
備怙寵作威勢先生獨違衆分庭與抗禮而厲聲

論事不爲退巽狀吐其闕馭不忘也移檄復太常
侵地正統屬郤羨利以新庫閣復謝玄廟作吏解
舍皆恒情安於習而卒放于度諸所懇急情事鬱
弗理輒爲直之平之不遺力也人咸德而畏之凡
豪右從僕誇侈騎于道遇輒引匿市行叢水目前呵
聲及整立或跪列道左時聞

先皇帝起居或失節宣連疏請建

諸位爲大計疏詞懇惻竟留不下歷太常卿轉吏
部侍郎循例入考道上請老疏多以身喻時事有
所傷忤

中旨允之歸山中絕意城府事族月幹精強躡蹠

反袖手上下輕捷如壯夫逆濠素忌然亦知所重
加禮寵致襲衣乘數鋌及門而徒避使者不獲見
恚恧而去濠亂公已在疾奮欲強起恨不能荷戈
以從戎列時所司令下詞涉疑貳懼衆志力疾
作書持往速以大義再越日而卒是爲正德己卯
月 日年七十有三歲卒

天子入嗣大統起諸舊望臺官不知先生已物故篤
疏文上既而所司上履歷文行應謚法特

嘉允之賜謚文肅贈禮部尚書營壘遺祭弁錄蔭
其一子即垣也人咸榮之爲異數云嗚呼先生鍾
奇氣而生者也故終身履歷所至必見奇績海內

識與不識咸能論先生如及門事之者所知與又多
宗工太家發潛闡幽別有論著至其居鄉行義亭
西莊公惟順而亦不苟從其命友兄弟睦宗必以
律度事師取友逼近古道鄉曲惟厚而正視義所
在力之能為雖誡已徇人不避也若此族也有不
勝書者良勝當有所私傳以備遺逸茲狀其可言
於人人者如此

慶宮保大司馬菊莊先生壽叙稿

嘉靖三年四月望日

宮保菊莊先生生于晉者七十有六年矣晉人士
仕于

朝者無少長顯晦識不識廣坐讌語及鄉衮以家範
著必曰先生以鄉行稱必曰先生以官常顯亦必
曰先生云先生鄉之典刑也視遠而益邇遠久而
若近迹疎而自親頌者祝者以先生降命有永為
邦人胥慶故事惟壽年當旬者則有慶今於先生
創為歲一祝之不以旬先期為數亦不以過期為
後也先生何以得此于人人哉而人人之所以壽
于先生者又不特以永年爾也壽之道亦多端矣
太上於其體而德成也其次於其用而名成也又
其次於其末而文成也三者有一焉壽也而兼之
者又何如也其兼者生一日為壽也而復永年者

又何如也視先生之獲而考于祥殆所謂兼之而
永年者與方其弱冠卽以舉業鳴當世領鄉書薦
名第一閱十年登進士科造詣蘊畜益闕以肆放
而為詞大篇短章不作脂韋語茲不謂蔚然有文
者乎筮官刑曹僉憲陝右廉訪使于福建進兩京
刑侍祥刑用清明而克允有立教焉布政浙江遷
福建調山東執憲都臺撫治于河之南北先後理
漕政拜戶書再拜工書賦成虞若晷附奔奏有厚
生焉飭兵固原巡視于浙犄角以平江右劇盜終
兵書總南京留務進宮保而歸止戈除戎戢若近
火弗徵功焉茲不謂卓然有名者乎平生操履堅

樸無外飭出處又速不先有適意惟進焉必重十
數薦而後起退焉必輕十數請而必遂夷之不肆
險之不沮廉而不矯以貧慎而不隣以畏著于朝
者無奇名導于鄉者無異迹賤者事之不知其為
貴卑者卽之不知其為尊愚不肖者近之思與同
歸於賢而智也茲不謂渾然成德者乎嗚呼公之
壽其在斯也其在斯也永年之徵又復無艾國之
典刑有在也獨鄉人私之而已哉余於先生景行
惟深芳踪未逮輒一興念人鑒具存方啻謝事追
隨後武以登大行度汾曲近菊莊以待老登堂贊祝
且有日矣茲代鄉人之言亦為之先聲云爾

山海會氣圖序

天地之道曰生生于人也曰氣與理然而古今謂
聖賢名臣人士必曰完氣曰正氣曰間氣曰奇氣
理不與焉理所同也氣所獨也然則方今天下稱
名儒者必曰邃翁曰賢宰相者又必曰邃翁今歲
之臘年且七十天於平格降命有永惟世典刑不
有得於山海之會氣者乎翁之祖自滇南而翁生
巴陵卜潤州濱東海而居也則山海之氣含精毓
靈謂翁當其會而發也則宜夫天地間一氣爾氣
有翕聚而突發莫山若也山本同而未異其演溢
而停蓄莫水若也水本異而未同故山以南為上

而海以東為下翁先世居石淙者滇之南也西亘
于闐而接吐蕃望崑崙為山之宗自滇而南為岷
以南為衡岳而盡九江之西又南而東度桂嶺包
湘沅經袁潭盡于廬阜又南而橫絕庾嶺緣彭蠡
盡于建康又東而廻越北盡會稽而南以盡閩及
粵皆岷之支也岷之水又為江之源而漢之源發
于蟠冢河之源發于崑崙以西曰星宿海流伏亂
漚必委于海而止則所謂山之南海之東氣之混
淪磅礴聚而畜者何如也一有所寓而發物必異
以名焉奇環清淑而鍾于人不可禦已况若翁之
有以當其會者哉是故言翁之文必曰光明俊逸

奇崛要眇韶韶鉤萬舞竝作中度而卒澤于理者也
言翁之政必曰居常應變或正或奇開闔順逆範
驅而必獲一忠于主者也擬翁之倫必曰古之大
賢名輔蘊之德行發之事業可大可久知進知退
使與濂洛大儒韓范諸老竝生其間人將莫得而
擇其從違者也九是類也蓋欲吐吞山海八九于
曾由良勝輩執牘逮事撰杖屨歷有年數而未能
盡狀者也嗚呼濂洛迹微韓范不作尚論其世幾
何時已而誦其言思其政肅然端拱若將拜下風
於文席則謂至今猶生人可也翁固若而人也則
山海之會于翁者氣也古今生于人者理也亦天
地生生之道也翁之壽其可量哉其可量哉

贈少保大司馬幸菴先生致政序稿

惟

聖天子繼統興治敷心者造德惟降竝迪于祿事允
宅牧允宅準亦允宅賢卜協從有若幸菴彭公首
起西土宥典兵樞九峰孫公起湖湘受若民數見
素林公起閩諧若虞繼慎庶獄

微命方殷又以重奪休志介受

璽書及門以迎循牆俾罔避縣軺以至續進趨朝士
望偉然天惟純命則廷實百職用又若卜筮其孚
天子敬德是耦亶于乘率惟教功是期余否德方司

留務繼黍側

召命用正宰治亦惟義德罔有替容德罔違若游大川視三公以往其允濟既今方再越歲林公累疏曰耄已其歸也

天子重違其志允之進宮保秩給驛就第既而孫公累疏曰病已其歸也

天子重保其躬允之如林公禮行之日更錫朝宴今彭公又累疏曰階崇于二公盛已其知止也

天子成其勞謙允之如二公禮進少保焉嗚呼三公之才之德之望其出處進退之際率止禮義人將以下世道升降固莫得而先後之者然而出也彭

公則獨先歸也彭公則獨後

天子恩數又若有隆朝大夫於其去也又若永孚于休之責尚繫焉者其以公之年未及林公已乎公之病未若孫公已乎往事

先朝冒歷險艱北鎮未幾而提兵中原汛掃梗塞旋爾西征報凱臺席方溫邊務經理竟罹禍阱至于褫職窮居而不易于志匪躬爲勞膚功爲著險難爲危是則彭公視林公爲備嘗而幸孫公之所未遇

國恩士論所以尤眷眷者固亦非偶然也况夫天子方若成王嗣恭明德以立政立事輔理承化克

迪前人之光休茲知恤誠亦弗鮮灼知厥若惟三
克俊位相爾受民若孫公則違已和爾庶獄若林
公則違已詰爾戎兵以陟禹迹海表咸服若彭公
又思用違思其故也獨以一人之出處進退有所
輕重而已哉是故君子謂彭公之迹亦若召公親
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心勞力瘁非平時大臣可
比成王親政浩然思歸固亦情也比以周公惠若
多詰用閔于天越民敬用以治終相成王又相康
王再世未釋于政有味於周公之言爾也今之日
獨無若周公者乎余愧非其倫也弗克留公公亦
終弗留而去也安得已於言乎冀公味之雖歸余

萬有過佚于前人光亦安得謂在家不知已乎

雷南坡像齋

嗚呼斯之謂南坡翁者其似者邪其真者耶翁有
仕之政而終隱也今之貌而古心也仕薦壽章而
隱德弗揚貌則惟肖而心不可象是知有形而似
終還於造化無形而真蓋有超然獨存于百世之
上也

叙別涇野東郭二太史

東洲夏子曰克士先志官先事是之謂學學于師
若交迺益其惟經乎亦惟人乎然而自少且壯從
事於經弗得也於人尤弗得也既而以明經舉于

東洲初稿卷十四
五十三
鄉同舉有若東郭鄒子廣而文溫而自栗親之將
有以裕于隘焉竊自慰曰方求師古之程伯子而
不得若人而友斯其類已舉進士隨溼野呂子之
後雅而儉正而以忠親之將有以淳于漓焉竊自
慰曰方求師古之司馬公而不得若人而友斯其
類已二字官翰林志不易任引病索居九十餘年
良勝歷曹郎以憂辭任以罪停勤亦十餘年聲迹
每相違而心相慕固若相為謀也

聖天子繼統銳登良工昌于治理二子應特以出
講筵史局欽若攸司夏子亦忝

召命謬屬典銓先于事休用滋于學學惟二子是益

若麗于澤交以飭曰正君莫先養德善治莫要用
人吾曹幸有所事毋遺瘁力期不負茲遇與師交
所以為學其疾已二子正議與禮卓然程氏司馬
公之懿謫判州理信無負也夏子典案隨公卿後
僅僅幸免然視二子之去贊救弗力職是用負他
何足云或者曰天下之隘且漓者下獨夏子學而
教習坎以亨於士而專民布咸也

吾君之意良亦有在二子其謂然哉其謂然哉

贈少保白巖老先生致政叙

正德甲戌歲

白巖先生以南曹宗伯獻寔績于

廷時

源翁先生既謝故

源翁先生方正宰府素敦道義而淵源舊學益紬
新得無日無會無會無飲亦無飲無詩

源翁間以機務冗遽更吏代郵分題命句聯什旁
午積有卷帙萃書為

先生南行贈良勝時以選部主事逮事

源翁所厭飲聞見餘馥尚在同將淑以自潤也都
人士相傳以為盛述述錄本至浦紙價而師友冠
絕一世名實行業位望相先後莫之軒輕者既而
涯翁不作 源翁登

黃閣抗疏忤權倖歸老于江之上

先生養晦留務值逆藩干紀屹然鎮定秘謀顯設
時出機要動中于會先麾驍將守安慶折奪鋒銳
潰且遁倏爾難彌畿輔若恃巨坊之制水卒以無
恐時議以首功論 先生每不自居而

今天子在邸簡知允篤繼統初命使亟召乘驛以赴
用正宰治凡修舉政務於

朝廷大典禮天下大利害人才進退大有係於風教
罔有遺慮遺力良勝起廢辱誤知承乏郎署聞之
入人曰 巖翁今之 遠翁也而雅度高致於詩
於文於書法日肆藝以休暇又聞之人人曰今之

日思於 涯翁而不得於 巖翁而得之矣茲以
直道正議不苟拘時先幾炳若懸疏得請而歸又
聞之人人曰 巖翁進退從容有餘與 涯翁
邃翁真迥然出一型範也是歲在甲申去甲戌才
十年爾而人才顯晦世道升降師友情誼出處聚
散可繫感慨者何紀若夫天人相與糾靈毓氣鍾
於君子為天下銷厄運以際大來之慶又足以當
一會也故 涯翁在相潛奪禍本而黨豎日以銷
燼 邃翁在鎮默授成筭而奸闖束手伏誅
先生久滯南服得于大艱

今上龍飛無幾微勞顧皆天所以生成布置若有預
待於其間而所以奉天者信可謂之不違也已嘗
聞宋臣有曰王文正謂之犬雅冠忠愍謂之大忠
為之友者其賢可知 先生居於 涯翁 邃翁
之間時人亦謂之然良勝何私頌哉顧以
先生瀕行縉紳機禍未測入方謂完名至樂而體
國素懷必將重有感者縱有若

涯翁 邃翁者欲如曩時雅歌清宴知所未可良
勝南去亦欲從此逝矣特以志斯感也能已乎哉

書王堯卿薄命詞後

堯卿司諫朝官夕疏有不得即引去固知其非愛
官人也祿居輯古今節義士曰天地正氣又知其

必愛死人也夫不愛官則他無所利告變之心可諒已必愛死則知所擇罪累之死可憫已近與其李舜卿同以罪放舟次示斯作他日必有大家得之以續屈騷者獨以詞之近古而已哉

祭邵老夫人文

嗚呼內則之教王化之基二南張文武盛治而美及后妃建邦啓土姜嫄隆祀蓋亦有以則夫有婦行爲宗祏祥者誠足爲家之紀若吾師少孫而母夫人蚤寡勢遇所難命相爲倚習坎廝亨是膺元祉婦孝而順母慈而忠衆善之會雖百女士莫之與婉况夫方今天下稱儒業者恒以 吾師爲

之宗肯才者達之謂之文德者成之謂之行仕者從之謂之政日親而不知者若群飲止足而莫爲之涯殆謂 夫人其河之源而 吾師海之委也嗚呼先河後海祭重本始 吾師解官顧養而夫人以壽考終則天下上於 吾師而義有吊者固宜於 夫人而哀之無已也良勝謫逐荒途東帛薦几謀莫成文涕從之矣

賀梅雲莊嫻家五十叙

嘉靖甲申歲臘月四日梅君必安懸弧歷三百甲子五十年矣東洲子時以罪謫長沙便歸斗湖之上伯兄東山於必安舊秋而新連也致幣爲慶命

甫以文夫必安世業服商善貨雄于江湖間子純
長且肖克任其勞故養高雲莊以待老而游于盱
人士間去商之習遠矣余聞商士之不相謀也士
而謀義也商而謀利也義之動為恒為廉為信為
裕為溥為退以藏所施不同皆謂之義可也利之
動為異為躓為欺為齎為聚斂為侈且蕩所志不
同皆謂之利可也是故士名于朝亦名于鄉商名
于行亦名于居朝夕制化不見異物而遷父兄教
為肅而成之子弟學為勞而能之各專其業而安
所有其不相入猶水火也然而士或利焉有矣是
累于商而莫之救也商或義焉有矣是進于士莫

之禦也余又悼夫士教衰而末業競士而商者則
有商而士者不易見也或謂必安其殆商而近於
士者與必安嘗為商言曰若貴異物吾惟用物也
若通賤賈吾取貴賈也若尚奇贏吾寧節縮也若
瘡穢齷吾任時以待也若瀕拾印取吾擇人以事
也若矜久賈轉轂而家不入吾歲必歸也以是居
也非善賈弗畜必如期而變行也非善賈弗售或
先期而待販夫狡儉辨私識無擇物焉雖僮至無
滯物焉是之商也異而易之以恒躓而易之以廉
欺而易之以信齎而易之以裕斂而易之以溥蕩
侈而易之退藏若虛故曰利者義之和也孰謂商

也而徵士之道乎哉嗚呼士而商士弗齒也商而士士斯善之矣善之斯錄之錄之斯愛之愛之則欲其生生而令聞長世則厲世益大以久待見求士於商而舉于市者有矣必安之年才五十而士人愛之祝之咸欲其生以繼自今更五十年以期斯慰已乎

贈別毛東塘右丞

郎符百憂集使節萬里歸負荷弗我任調笑幾從渠山生水鏡之伯氏琴聲希後夜看明月帳望空庭除

谷風下鳴葉江雨上孤岑路長日漸短興淺盃逾

深柴荆草色寒猿鶴
治音

九日不見菊儵然客慮生
隣問評勞僮僕相逢慰
來聲

秋夜懷白憲別駕一首

地分清兼俗官常空尚
稀極北辰星望海南風
雲遲

寄陶劍州一首

薊北樹雲合嶺南山雪
清劍外竹馬候翁

臨愧我懸方鏡聞君理素琴揮刀猶記夢聊慰十年心

贈劉彥亮歸省蔡齊先生一首

兒遠親貽念親年兒獨知有心方向日無夢不依
蔡衛足那堪別承顏可曾遠來生經幾案如對泗
洲書

題蕭景貴聽慶卷

隔年愁倦客繫日駐明顏夢裡雲中舍尊前江上
山百齡雙壁潤父甲萬里一舟還亦有登樓賦歌
連舞袖班

贈別江瑞石大參二首

省郎推妙選東土寄司籙河潤宜桑沃風颯漢
離賦成家範瑞石大父嘗居是官故云宦重漢廷儀路道幽詩遠
吹簾上

玉墀

長安秋氣肅鄒魯道腴深望海風煙異登山今古
心近聞豺虎避垂見野棠陰亦有郵籤報春聲對
語禽

和素翁哭後峯二首

介死何疑尚啓棺奸拳易犯此爲難賜環僅見中

興日散帙冥搜往事觀空憶戴船三月夢

後峯子留都不果後峯亦介書淮揚以候情誼有同情者忍留徐劍百年看平生孤

調知音少客淡蕭上梧雨寒

共穿越嶠楚雲橫先後相期墓傳旌往歲罷歸余與後

相及共道遽訣幽明今隔路顧漸李杜偶齊名無家

合禴鄉連杜有典優忠死亦生吊哭聲哀慘行略

旒翻江月朔雲輕素翁率相和祖于長安而遂翁為文祭于京口核峯所感者多矣

江商濟進士歸南城詩以贈之拜寄相知諸

友也

客厭遊思薄行遲歸夢安愁蛩鳴入夜去鴈候先

寒故國江山在迎門骨肉看題書報知舊霜鬢易

侵官

壽陸元靜尊翁浩齋先生

東越友佳士相沿頌若翁祀嚴河海序壽擬岳

同抱璞辭刈鑿疏泉養正蒙夜來鄒魯夢孟氏有

遺風

和西原為鹿門賦新竹一首

宿雲長護竹舒日尚氤氳病俗寧忘我懷賢可似

文坐陰須主竝解籜立孫群風雨霏縑淨蕭森正

對君

初夏直考功公署賞花喜雨分韻得夜字

名華厭濃春好雨占深夜官衙省簿書林立到臺

榭能詩竝曹劉蹇足追軌駕堃望更何期秋風見

禾稼

奉和素翁致政留別二首

頓忘岐泣與絲悲可是經綸薄濟時為約谿山長
作主恐教猿鶴漫相疑孤懷西部新敷奏攜手北
門舊賦詩何日堯階看獸舞
論音遠問定先
夔

霜重冠纓雪透策時哉進退若公何

朝廷舊德方增重林壑閒人又漸多一舫秋風思夜
永百年丹訣是天和壺山改色迎歸節到處雲庄
著邵窩

贈別劉孟齋諫議二首

身退名逾重臣行

主漸移舞衣慈母戀魚飯故鄉宜鐵漢追先武金人

啓後疑春明延佇日誰謂隔天涯

愁多因許國別遠敢全身囊裡無遺草楚之行邊有

舊隣東塘諸君子素以德同者心卅君大赤頭白我如新飄泊秋風

葉分尊對岸巾

九日微醺巡簷獨步憶吾明水使節省親歸興悠
然樂何如也作別歌數章走筆錄去計與東郭方
酣白戰亦當倚和以師處贈之義工拙非所計也
還鄉人更好倦客最先知可負清秋夢應添月影
疑放歌僮亦健細話榻頻移道氣隨君長立園未
穩棲

英妙宦情薄老潦吏才疎出處共謀道去留真愧
吾廷闡繫日遠鴻鴈退風孤百里元方在牽裾見
二雛

有淚滴波酒無端愁屋雲隱身迷宦海客路別鄉
人禮樂冥搜任安危列館分明光虛夜席舊草仗
更新

君行近老親我居遠良友秋雲薄世情江山閱人
文鵲喧聯舞衣門高舊栽柳亦復念衰遲肉食漸
殊守

南郊卽事次函山韻五首

春入晴郊燒清分玉宇沉精禋逢有

聖昭格本無心匡榻驚孤調華裾憶上林共知淵
地震營若相臨

右齋居

法從移丹極祥雲集介釐風鈴搯殿閣星曜卷旒
旗龍馭垂端拱鴻遠見羽儀小臣魚鴈次露立正
夔夔

右候

駕

聖顏瞻咫尺

天語讚傳齊賈傳懷宣室閭闔達糗藜指占非異味
口實飲同圭

主德盤飧外青蒲聽曉鷄

右賜饌

栗牲非備物享配德惟馨煙燎初騰漢雲霞正繞
廷奉宗應受職五緯適享靈是夜五星聚營室陟降歡呼下
台燿燭上星

右對越

六龍來海駕萬乘逐雲開晉錫先登昨諸祥可祀
崇知後祀高燥以廣嗣也清塵道上雨慶讚殿中雷冠鳥分清
切安危仗有才

右扈從

入侍慶成宴次鶴坡韻一首

闔闔排緘翳春霞覆綺筵

穆雍瞻座近鎬宴錫詩傳星佩千官委雲韶九奏前
蓬萊涓滴醉歡舞祝豐年

慶成宴擬應

制一首

帝德運熙載采采神化工清河協寶歷今上生之億歲黃河清億
萬光吾明禮樂備三祀底績諧九成圓丘載克類
宴錫分彤廷浹紀廢迺興至樂無與京淇露未絕
簡河汾收續經駝峯登巨鮮渾醪幕樽清有踐接
旦父命賦歸長卿雲霞覆堯堦丹刻卑桓楹重茵
締綵裳列鼎閭闔饗感念俞弗交楫濟鹽梅羨沉

煙鬱縹緲拊擊調徵宮鳳威舞獸馴伏息鶯燕鳴
思皇抱世才而多替絃榮悅仰今昔懷泥途委長
纓榛蕪一披徑周道直以平

皇天右鴻圖山海無寒盟虎拜祝萬壽想見明良賡

歲暮懷義成一首

雪風徹夜寒客歲聊爾守更長鄉意多起祝

君王壽栢枝傲枯林辛春發穹秀可人滯城隈忍別
拂衣袖惡哉身後名覆此椒花酒

贈別義城一首

憶君共難時詎望有來日與君同檄時誰知有合
入生會別多去住何須惜觀海氣浩壯史才良中

律懷安愧我曹贈處言盈帙仰看天日清萬里文
山出

栢林爲吳大僕迺翁作

手栽稚栢數尺強汝水童童翳洞深落日風煙烏
旋集清秋鐘磬鶴爭鳴槐庭食報符先卜棘寺重
封耐老時鄉里衣冠常杜曲式車何日問雲岑

別五谿職方

結髮寡交好與君如弟兄出處相與謀有無時可
通往年連疏時初服得返同起落拜賜環郎署均
顯融暑瘡君卧床竄斥吾當鋒惆悵強為別踴跡
將安從廣陽路如天春明香登龍一掛秋風帆水

葉紛霏紅海天月正滿居行為劍容彈缺有餘壯
何悲途路窮

別梓谿太史

兩客最苦別况在秋深時風聲遺效永月影隨行
遲醫瘡床褥間薄竄湖湘支氣息通萬里莫隔為
天涯

舟次懷涇野東郭

涇野四方人東郭一世士翰林輟供奉名州佐撫
字聊余孤踪懷謫籍漫相次長沙放賈生痛哭亦
何事衡山雲幾開岳麓本洙泗過鴈秋風高求聲
永相似

舟中對月東安公石掌科

順流下輕舸推蓬延素月雲濤銷幾痕江花驚亂
發豪雋滯行旅吐吞氣陵轍倒樽諱獨醒數兔忘
過察願化

君王心秦臺懸鏡關

哭王改齋太史

斯人不可作若輩胡為生一語故叻叻寸鐵真錚
錚長女扶襯歸老姑問孫曾老母之嗣女長而向
未有歸痛矣痛矣向
語非石人涕淚應交橫

紀事贈仲栗

誰謂西山高莫厭丈夫節誰謂南海深莫沒丈夫

古千官抗疏一夕同重閭痛下萬行血
天子震怒示薄懲生者遭逢死不滅道路人傳紀載
繁臺司預奏台星折丈夫獨立天地間重簷長途
足未歇

倒屋歎

春旱種不入秋潦稼不收天禍若未悔民病何當
瘳太陰浸滂亦過虐海潮失候河流濁乘風濤捲
冰山橫坐看陸地藏舟壑去年田家作茅屋晝夜
勞勞淘不足今年蕩析沒雉堵窻沉井塞青蛙窟
老婦啼幼兒哭疲農束手還空腹盡日輸傭可一
哺樹食薪衣霜露宿沮洳未可脫溝塍未可辨棄

妻賣光幸有存他生未卜今生見

滄州道中阻風

南風盡日吹北棹未可捷卻思南棹時曾病北風
涉人南人北天不知終有不足令人非我行遲速
信所往天風順逆夫何疑

德州道中喜遇用脩舜卿二太史

望望平原路臨風拜使君銜舟追太史擊楫訪漣
淪更燭元非夢匡牀重倚雲莫疑顏色好深谷有
私春

宿武城純甫叙別

萍跡十年夢今宵一臂通若為輕別恨曾似未相

蓬破屋貧堪忍操舟道欲從無端南北路怨殺五更風

清源旅興

輕舟舊時路水波平細檢行藏負半生二九年光渾大夢尋常作用總虛名省曹肉食再逾考喪罪宵奔四度行歸自入仕兩以喪可恨滄洲吾道在秋雲漠漠本無情

南望分水

伏濟出流汶分岡坼轉瀾日浮湖射白秋薄柳歌寒北極本來近東山不厭看漁歌才到耳欲和未應難

九日過東郡

九日淹東郡何方把菊枝幽懷戀旅思好景向人移骨肉驚殊候團樂咲共卮雲深孤鴈沒風信正南飛

偶聞大同捷報

為問雲中使馳書捷報歸君恩寬解網師吉慎虞機反側初眠席邊陸舊作威才聞布醲賞惆悵誦緇衣

濟州夜泊書懷

寒知湖短草秋思客長舟不盡乾坤恨空嗟日月流文名慚舊負官謗逐時休欲把晴江釣飄飄對

浴鷗

三韻偶成

畜馬必禁蚕，蚕成馬弗息。驟騰壯且貞，莫敵絲繅力。物理偶亦然，成敗何須惜。每見人缺齒，不聞人斷舌。稟受氣則均，柔存剛故折。剛柔各有施，何事論工拙。蘭室亦宵寂，鮑肆爭喧填。氣味固有別，好惡由人遷。倒置任是非，種蘭方自妍。

豐沛觀水

平生悲別懷，秋風颯扁舟。夙昔絕滄海，變作江湖游。陰沴苦為虐，懷襄故陵丘。高黍沒短穗，古樹騰

蛟虬。開帆過鳥下，放楫奔夫流。村落絕煙炊，巢樁無瓦甃。賑貸豈長活，罌甕荒餘秋。畫圖獻天子，野謀亦先憂。

秋江雜詠寄謝趙體仁憲副

候鴈低欲下，澄江秋正深。飄飄行旅思，蕭索宦遊心。重碧拈時味，真丹靜裏尋。憧憧日遲暮，向意是山林。

拂鏡猜蓬鬢，霜痕較去年。安危海內士，迂拙井中泉。棹卻迎濤急，林疎落葉穿。細探生理味，齟齬任書天。

鷺立晴波白，鴉隨落葉紅。帽歌非着雨，絺薄更嫌

風墮淚鮫居使生涯魚飯翁清淮酒如許歌擊破
缶空

平岡屋架草高樹水衣苔是處蛟龍窟方須撫馭
才謂體煙塵一道靜帆影半湖開秋盡柴荆遠姑
山入夢來

禮樂隆三代立園藝兩生誰蒙稽古力深負冠時
榮再出何妨直寸心非近名兒童走問巷先識欲
歸情

偶書

誰復為國士高築苦金臺天開斥神駿康莊策駑
駘轉圜在君心無勞傷壯懷

直弦未必死曲鈎未必侯曲直本自我榮辱匪人
謀君看草莽中凡士封骷髏

蚕食桐必死熏桐蚕迺浴玉逢石必傷有石堪攻
玉邪正不相能君子聊自足

夜深扣入門門深主睡熟拾塊代手力椽樸聲自
續門開主相迎擲塊當衢陸

舟左舵必右舟前楫反後順送本利濟帆舉為風
受彼哉胡越心相應亦如手

春風弱和曛抽蘭蔓鉤棘秋風肅寒鏗棘刈蘭猶
昔識此造化心陰陽自消息

松栢千雲霄藤蘿障煙霧相比莫相容特立形攀

附善惡果不移良亦由所賦

麟趾不踐虫破鏡必食父物性固有然而情何好
惡令人咎化工白晝虎當路

清流日滔滔濁河時怒號誰云總為水清濁爭分
毫盃盃試澄瀟勉旃在吾曹

宿子房山

故國凋零日雄圖倚仗人虎狼威偃息薪膽恨沉
淪黃石期師帝炎劉正友臣力侔銷霸氣機密犯
軍輪重幄目中虜鴻門席上屯劍盤寒軟楚煙燎
燼灰秦申子愧仇主韓瓊更社神有懷歸倦翮無
意話攀鱗符券河山約芝翁鼎鉉春亦松才道舊

音

錢塘懷古東張文林大叅

看宮闕地盡屬草萊家百頃西湖幾行南樹
斜亭臯倚天畔胡騎亂風笳帝子知何在陵原曉
度鴉

宿霧隱山幕陰風破海紋英雄決盡下經畧事前
聞夢裏飛秦獄囊中蘇白文謀身亦儒術通老慣
眠雲

過嘉興懷宣公祠

清淚何能忍懷賢空白頭匡時大義疎靖難主恩
浮江漢離憂日暮歸屬屬故國看蘇子表請葛正

安劉

脩容造式拜清夜月明船裏雨看遺詔方書信異
傳官資瓜只並國祚古今傳亦南遷客雙龍宿
草軒

桐江釣臺寄謝韓大之楚長

丹樹哀鳴瀟蒼雲擁殿寒衣冠三代後人物四翁
流爵命終辭漢河山更幾割只今煙釣地鱸帛日
撥求

越碑孤嶂絕如檜逐臣看范老先憂國嚴君久薄
官高柯斜日菓采草向冬寒世務牽雙鬢年來只
小冠

素練淨江色遊絲牽斷涯征途吟葉樹野望宿鷗
沙寥落賓臣主清高處士家維舟重瞻仰一拜一
興嗟

過鶴山祠

一疏人如在百年懷正深鈎弦成異數燥濕自遺
音道路浮生計鄉閭祀典心相知若箇事何比萬
南金

拜清獻墓寄謝寒谷太守

蕭森密煙霧爽氣日深楸黃鳥天邊下青山江上
流盟心先靜夜執手後虔州鶴老琴聲古清風猶
故丘

再哭楓山先生寄方棠陵

節為甘貧苦名多蚤退全死生真晝夜心事對青天
天入望江山舊能忘杖屨前相逢問驥子猶解守
遺編

嘉興道中喜遇東郭明水

客睡不就枕寒燈剔更花同心下日脚聚首向天涯
涯饌實形分鼎三舟各出行厨對酌一虛舟道一家喜逢翻怨
別殘堞暮悲笳

常山公署見明水留題用韻并懷東郭

去國莫教先若水明水年移家未許借荆溪東郭
相度雲最愛秋山近過北江西虎滴露曾分曉樹低興

致雪舟天入盡

二訪公

重過煙洞月開籬平生信

仗知何事可信門無鳳字題

廣信道中一首東賞鐘石江茂毅

暫時問道入浮梗湖海江淮山又溪明發漸聞鄉
語近耿懷應有故人知夜長月落烏皮几雨薄霜
寒白接離何地相逢重相許鳳池鷗渚總忘機

風墮淡敲居使生涯魚飯翁清淮酒如許歌擊破
笙空

平阿屋架草高樹水木皆是廢蛟窟靈方須換馭
才上地離塵一道靜帆影半湖明秋盡柴荆遠姑
山入夢來

禮樂隆三代立圖繁兩生誰蒙稽古力深負冠時
榮再出何妨直寸心非近名兒童走閭巷先識欲
歸情

偶書

誰復為國士高築岩父登臺天開斥神厥康莊策駕
騎轉回在君心誰勞揚壯東

五弦未必死曲鈞未必僕曲直本自我榮辱匪人
謀君看藁葬中凡士封骷髏

黍食桐必死熏桐蚤迺浴玉達石必傷有石堪攻
玉邪正不相融君子聊自足

夜深扣入門門深主睡熟捨塊代手力格檣聲自
續門關主相迎擲球當帶陸

舟左舵必右舟前揖及後順遂本利濟帆舉為風
受彼哉胡越心相應亦如手

春風弱和曠抽蘭葉飭綠秋風重寒鏃棘刈蘭猶
昔識此造化心陰陽自消息

松栢千雲霄應誰障煙霧相泥莫相容特立形攀

附善惡果不移良亦由所賦

麟趾不踐豈破鏡必食食物性固有然而情何好

惡令人欲化工白費虎當路

清流日滔滔濁河時怒號誰云聽勸水清濁爭分

亮歪歪試澄灑勉旃在吾曹

宿于房山

故國凋零日樓閣倚仗人虎狼威震息新瞻恨沉

淪黃石期師帝交劉正友臣力伴銷霸氣機密犯

車輪重轍目中虜陽門席上屯劍盤寒秋楚煙燎

雄灰秦甲子冤仇主掃壇更社神有儀歸倦翻無

急結策藥得燕河山釣芝翁萬鍊香亦松才道舊

音

錢塘懷古東張文林大器

看宮闕地盡屬草萊家不項西湖曲幾行商榷

斜車車倚天畔胡騎亂風旂帝子知何在陵原晚

度鳩

宿霧隱山暮陰風破海牧英雄決費下輕器事前

聞夢裏飛秦徵囊中蘇白文鏖身亦儒術遺老憤

眠雲

過嘉興懷宣公祠

清淚何能忍樓賢空白頭匡時大義曠晴難主恩

浮江漢靈憂日夢解屬蘇蘇故隱看蘇子未許葛正



安劉

偷客適式拜清夜月明船裏看道詔方書信異
傳官資瓜呆並國竹古今攝我亦南廷客雙龍宿
草叶

桐江釣臺齊贈轉大之道長

丹樹寒鳴湖蒼雲擁殿葉衣冠三代後人物四翁
流舟今終辭漢河山更幾朝只今煙約地隸帛日
撥東

越碑孤曉魏始持授臣看范老先憂國嚴君久導
官高桐斜日東冠草向冬寒世務牽雙鬢年來只
小冠

素練淨江色遊絲牽斷涯征途冷葉樹野望宿鷗
沙翠落賓臣主清高處士家維舟重瞻仰一拜一
興嗟

過鶴山祠

一疏人如在百年懷正深鈞致成異數燥濕自遺
音道路萍生計鄉間祀典心相知若箇事何比萬
南金

拜清獻墓寄謝寒谷太守

蕭森密煙霧美魚日深椒黃鳥天邊下青山江上
流盟心先靜夜執手後皮爾鶴老琴聲古清風猶
故丘

再哭楓山先生寄方案陵

節為甘貧若名多蚤退全死生真晝夜心事對青
天入望江山舊能忘杖屨前相逢問曠予猶解守
遺編

嘉興道中喜過東郭明水

客睡不就枕寒燈剔更花同心下日脚聚首向天
涯鏗質形分弄行新野一塵舟道一家喜逢翻愁
別殘燻暮此嘉

常山公署見明水留題用韻并懷東郭

去國莫教先若水明水年移家未許信荆溪荆溪
江度雲最深秋山近江西雲滴露曾分曉樹低興

致雪丹天入盡勢斷重過煙湖月開離平生情
快知何事可信門無鳳字題

廣信道中一首東資鍾石江茂叔

暫時問道人浮梗湖海江淮山又深明發新聞鄉
語近耿耿懷應有故人知夜長月落烏皮几雨薄霜
寒白接離何地相逢重相許鳳池鷓鴣總忘機

東洲初稿卷之十四

是昌府推官唐振校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2502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